
武俠世界
第35年
45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撰著的「逃獄飛龍」。讀友可曾記得「虎俠擒龍」否？本故事正是虎俠裘之安的另一個傳奇故事。應天府神捕裘之安將南七省總瓢把子盛天蛟、東海霸王尉遲雲虎、茅山道士老猴精、山陰公主施媚兒、夜遊客裴彬一干人等囚入牢中，後來又進來冰仙之徒燕青。盛天蛟、尉遲雲虎、茅山老道等三人問斬，臨刑前將藏寶地點告知燕青等三人……圍繞尋寶、奪寶，故事引人入勝，情節緊湊，內容清新有緻，欲知神捕如何與臥底配合破案，請細閱本文，包你閱後回味無窮。

*　　*　　*

本期續刊中篇故事「飛刀小祖宗」二，以饗愛好者。另者新刊登麥菁先生撰寫的短篇「鐵漢俏羅剎」，希望哀艷脫俗的故事，能增添讀友的生活情趣，請鑑賞。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又一部新作品「穿心箭」。「武俠世界」，將源源不絕爲你提供新的題材，請敬愛的讀友屆時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5期

（總號180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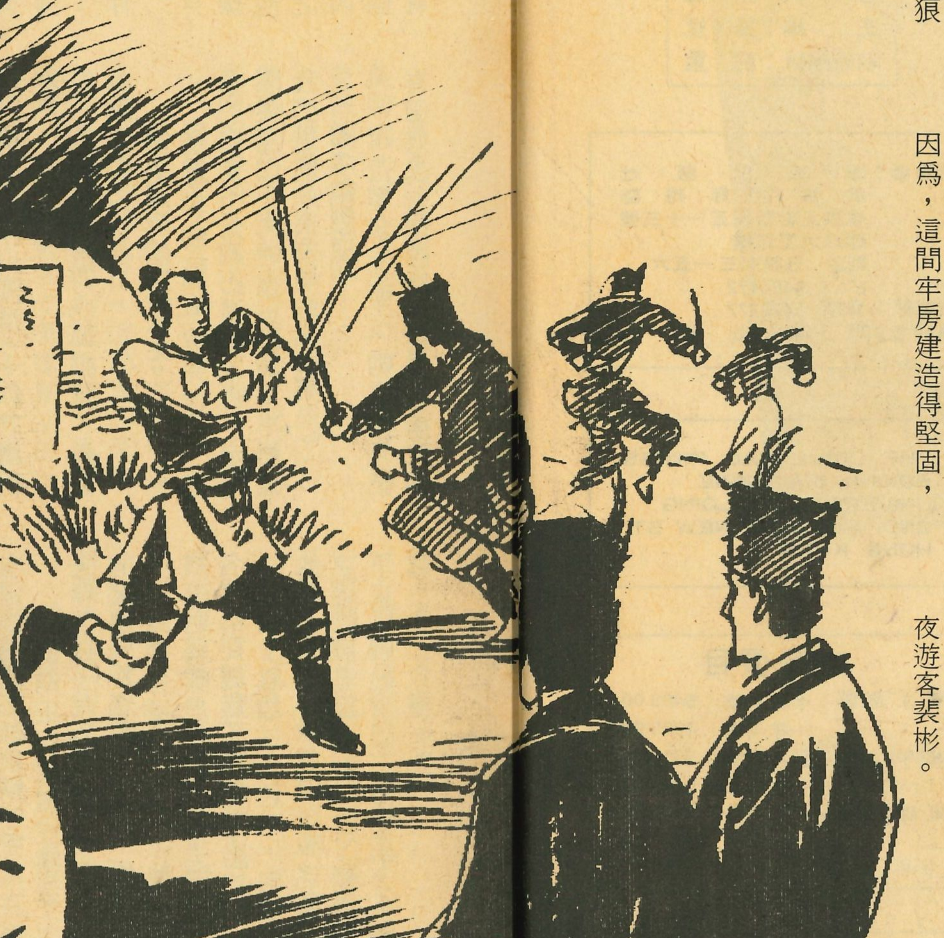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石磊·文
可飛·圖

逃獄飛龍





盗匪臨刑　託辦後事

監牢的鐵門突然打開，一個光着上半身的漢子被拋進牢房內，「叭達」一聲，重重的落到地面上。

然後，鐵門「砰」的迅速關上，再幾下下鎖的聲音響後，一切又歸於寂靜。

那漢子靜靜的趴在地下，久久未曾移動過一下，好像已死了一般。

他大約三十歲，身上的肌肉異常的結實，可是現在背上有着密麻交錯鞭痕，一粒粒的小血珠，從鞭痕中溢出，不問而知他剛才吃了一頓毒打。

陰暗的牢房中，有五對眼睛注視着這個受了酷刑的漢子。不過每人的眼色都不一樣，有的驚訝，有的疑惑，有的冷漠!

「眞是混蛋，混蛋透了!」

「嘻，我們的總瓢把子鐵心狠今天怎麼了?居然生起惻隱之心啦?」

「放屁!」

「不是?」

「操他奶奶的，老子罵他們太刻薄，這間『閻羅殿』關了咱們五人已是太擠了，如今又來了一個，這樣一來，咱們睡覺都不能翻身了!」

不錯，這間牢房實在太小，祇有一丈見方，容納五個人本已嫌擠，現在又多了一人，簡直連翻身的餘地都沒有了。

但這間牢房雖小，却是天下最著名的一間監牢，有個別名叫作「閻羅殿」!

意思是說，凡是被關入這間牢房的犯人，便已是「鬼」，絕無返魂復生之望。

因爲，這間牢房建造得堅固，可謂舉世無雙，它是用三寸厚的鐵板拼成的，四面牆壁也是鐵板，房頂和地面也是鐵板，而且，建造在地下深處，牢房外面是一條狹長的地道，地道上還設有重要的關防。

所以，這是一間特製的地牢，一般死囚都不配關在這裡，它的對象是天下最頑桀兇暴，最有越獄能力的重刑犯。

也就是說凡是被關進這間地牢的犯人，都是當今最可怕的綠林梟雄。

武功高强的重犯，祇有把他關進這樣一間地牢才不怕他越獄跑掉。

這間地牢原本關着五個人，他們的名號如下:

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鐵心狠盛天蛟。

東海霸王尉遲雲虎。

茅山道士老猴精。

山陰公主施媚兒。

夜遊客裴彬。

這五人，盛天蛟是統治一零八座山頭的巨寇，尉遲雲虎是橫行海上的海盜頭兒，老猴精專門施邪術騙財騙色的惡道士，施媚兒是專幹採陽補陰的淫婦，裴彬是夜走千家盜萬戶的獨行大盜。

應天府的捕頭——令黑道人物聞名喪膽的神捕裘之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將他們一一逮捕歸案，現在祇是等刑部行文一到，便要推出法場處斬。

一般死刑犯，大都在秋後處決。

現在已是中秋了，快了!

＊　＊　＊

今天，忽然又有個犯人被關進「閻羅殿」來，他們五人都覺得很驚奇，因爲他們五人都是當今黑道上頂尖兒人物，可說是相識滿天下，武林黑白兩道上祇要稍有名氣的，他們無一不知無一不識。而眼前這個漢子，他們都不認識，因此他們都斷定這個漢子不是個有名的大人物。

可是疑問來了，一個沒有名氣的小人物，爲甚麼會被人關進這間「閻羅殿」來呢?

難道說，這個漢子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一般監牢也無法禁錮他了?

他頂多三十歲的年紀，會是個武林的高手嗎?

老猴精第一個忍不住心中的好奇，他上前在漢子身邊蹲下，伸手拍拍漢子的臀部，怪裡怪氣的說道:「喂!老弟，別裝死了!起來!」

「少惹我!」

漢子暴叱聲中，翻身一掌劈出，這一掌比閃電還快，老猴精才想閃避時，左肩已被劈中，登時似被扔出的石頭，直滾了出去。

不過，牢房太小，他祇滾一滾就已碰上牆壁，屁股剛好貼上牆，雙脚高高翹起上面。

鐵心狠盛天蛟、東海霸王尉遲雲虎、山陰公主施媚兒、夜遊客裴彬，一看老猴精那副狼狽相，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

老猴精卻勃然大怒，他一個倒跳站起，兩顆圓圓的眼睛，暴射出一片野獸噬人的可怕寒芒，厲聲道:「好小子，發脾氣竟發到我老猴精頭上來，眞是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他年紀還不滿六十，但一張臉沒有幾兩肉，再加上兩顆大眼睛，眞像一隻老猴子，一隻脾氣暴躁的老野猴。

知他底細的人，若見到他這副兇相，非嚇得屁滾尿流不可，但是漢子卻不爲其氣勢所懾，冷冷地瞧着他道:「誰活得不耐煩?」

老猴精聽了更氣，怪叫道:「好，反正我老猴精已逃不過劫數，

再殺一人也是這條命！」

說着，便要上前動手。

鐵心狠盛天蛟臉色一沉，喝道：「站着，你不怕挨餓嗎？」

死都不怕，還怕挨餓？

可是很奇怪，老猴精聽了這話，就像被擊中了弱點，整個人如洩了氣的皮球，再也提不起動手的勇氣，祇恨恨的瞪了那漢子一眼，道：「哼！便宜了你這小子！」

就靠牆邊坐了下來。

山陰公主施媚兒格格脆笑道：「在這裡千萬不能打架，不論誰跟誰打架，五人一起罰餓五天，我不怕挨刀子，因爲挨刀子祇是一剎那……」

這話是說給那漢子聽的，因爲他知道漢子還不知道這裡的規矩。

鐵心狠盛天蛟板着臉孔道：「誰要打架連累了我，我就跟他沒完沒了！」

他眼珠一轉，斜睨那漢子問道：「老弟，你叫甚麼？」

那漢子也對他斜目而視，「你又叫甚麼？」

鐵心狠盛天蛟爲之失笑起來。

已經有幾十年沒有人敢以這樣傲慢的態度對待他了。尤其是自他坐上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寶座之後，人人視他如吃人魔王，沒有人敢對他不禮貌，因此，他確認這個漢子必是剛剛出道無知小子，祇有這樣的人才不認識他鐵心狠盛天蛟，才敢以這種態度跟他說話，他覺得很新鮮，所以不禁爲之失笑。

山陰公主施媚兒笑道：「兄弟，招子放亮點，他是威名蓋世的南七省總瓢把子，統治一百零八座山寨。」

那漢子神色動都沒動一下，冷冷淡淡地道：「你要我怕他？」

施媚兒道：「至少，應該尊重他一點呀！」

漢子倨傲地道：「不必。」

施媚兒道：「你吃了熊心豹子膽？」

漢子道：「沒有。」

施媚兒道：「那你憑甚麼？」

漢子說道：「憑你剛才那句話……在這裡千萬不能打架。」

施媚兒笑道：「我看走了眼，你並不嫩。」

漢子微微一笑道：「你怎麼稱呼？」

施媚兒笑道：「施媚兒，外號山陰公主。」

漢子道：「山陰公主？」

夜遊客裴彬哈哈笑道：「老弟，你要不是剛出道的，也一定是剛從深山下來的人，因此才不知道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施姑娘。」

漢子點點頭。

夜遊客裴彬道：「她這個外號有個典故，我說給你聽聽，南北朝時，宋武帝有個女兒叫『山陰公主』，她淫亂無度，常常與美少年私通還不滿足，後來她哥哥即位稱帝，有一天她向皇帝哥哥說：『臣妹雖不才，亦與陛下爲先帝所生，分骨肉而爲兄妹，而陛下六宮之佳麗萬數，臣妹僅駙馬一人耳，實非均等之道也。』……哈哈，她哥哥覺得有理，就選了十三個精壯的美男子做她的面首，我們這位施姑娘會以『山陰公主』自居，你就該明白她是甚麼樣的女人了！」

漢子一笑道：「明白了，閣下呢？」

裴彬聳聳肩道：「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偷兒，有人叫我『夜遊客』，因爲我喜歡在夜裡四出走動。」

漢子心情似乎卻漸漸好起來，轉望東海霸王尉遲雲虎問道：「還有這位的大名如何稱呼呢？」

東海霸王尉遲雲虎嘆道：「老夫幹了幾十年的買賣，想不到還沒有闖出一點名氣，慚愧，慚愧。」

施媚兒道：「兄弟，他是東海霸王尉遲雲虎，當今皇上聽到他的名字都要皺起了眉頭哩！」

漢子忽然站了起來，向他們五人抱拳道：「敝姓燕，單名青，方才這位裴兄說得對，在下剛從深山下來，因此有眼不識泰山，失禮之處，在此致歉。」

鐵心狠盛天蛟問道：「何方人氏？」

燕青答道：「江都。」

老猴精搖頭道：「口音不對。」

燕青一怔道：「怎麼呢？」

老猴精冷笑道：「我是茅山道士，常常在江都走動，你沒有江都人的口音。」

燕青道：「在下十二歲就離開了江都，隨家師在長白山住了十八年。」

鐵心狠盛天蛟臉容一動道：「長白山上住着一位武林異人，人稱『冰仙歐陽璧』。」

燕青道：「正是家師。」

盛天蛟驚訝道：「眞的？」

燕青道：「沒有必要說假話。」

盛天蛟道：「有人說令師已活了兩百歲，是眞的嗎？」

燕青答道：「沒有，今年一百二十三歲。」

盛天蛟道：「又有人說令師有冬眠術，可在冰谷中一坐三個月之久？」

燕青道：「這沒錯。」

盛天蛟道：「那麼，你是怎麼被他們關進來的？」

燕青道：「我殺了幾個人。」

盛天蛟道：「幾個？」

燕青答道：「三十九個。」

盛天蛟問道：「一次下的手？」

燕青道：「對，全家大小五十

三口，除了十四個僕婢沒有殺，可說一個不留。」

盛天蛟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巨寇，可是聽了這話，竟也倒抽了一口涼氣，問道：「是哪一戶人家？」

燕青答道：「淮安首富。」

老猴精吃了一驚道：「淮安首富是曹文堂，難道說……」

燕青道：「對，就是他！」

老猴精駭然道：「你爲何殺了他全家？」

燕青道：「曹文堂十二年前是先父的賬房，有一天他乘先父臥病在床時，將先父存在錢莊的二十萬兩銀子盜領一空，逃去無踪，先父因此不得不變賣家產償還債務，就此一貧如洗，先父在貧病和氣憤的交迫之下，不數月就一命嗚呼！」

裴彬道：「這樣說來，曹文堂的確該死，但你因此殺了他全家三十九口，手段未免太狠辣一點。」

燕青冷笑道：「若不如此，難消我心頭之恨。」

鐵心狠盛天蛟點頭道：「對，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要這樣才痛快！」

燕青嘆道：「可是，我低估了裘之安的能耐，竟被他逮住了。」

東海霸王尉遲雲虎道：「我們沒有低估他，結果仍然落入他手中，他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捕頭，身手之高，眞他媽的高不可測。」

燕青開始對這間牢房的環境打量起來，道：「我要出去，我才不要被推去法場砍頭……」

尉遲雲虎苦笑道：「不成了，老弟，到了這間『閻羅殿』，就有如寡婦死了獨生兒子，沒指望了。」

燕青道：「是嗎？」

尉遲雲虎道：「方才你被帶進來時，應已看見了，這間地牢建在地下深處，進入的地道上設有重重鐵柵，而這間地牢又是鐵製成的，鐵板厚達三寸，別說你手無寸鐵，縱然手上有神兵利器也萬難攻破！」

裴彬道：「外面的兄弟縱想劫牢，也打不進這地方，所以祇有坐以待斃。」

燕青問道：「你們爲何被關了進來？」

裴彬笑道：「方今天下，以我們五人犯案最多，殺人也最多。」

燕青道：「進來多久？」

尉遲雲虎道：「老夫第一個進來，算來已有七個多月了。」

燕青道：「一直已被關在這個地牢之中，是嗎？」

尉遲雲虎道：「要是關在別處，老夫的手下早就把老夫救出去了。」

燕青道：「我覺得肚子餓了，有飯吃嗎？」

尉遲雲虎道：「一日兩頓，是從那鐵門下塞進來的。」

他指指鐵門下一道寬不過五寸的空隙，接道：「再過兩個時辰就有飯吃了，但老夫敢跟你打賭，你一定吃不下。」

燕青打量了門下空隙道：「我練過縮骨功，但這空隙祇有貓才鑽得出去。」

尉遲雲虎道：「是的，可惜我們都不是貓的。」

燕青道：「大小便怎麼辦？」

尉遲雲虎起身走去牢房左後方的角落，揭起地上一塊鐵板，便見那鐵板上有個比拳頭大的圓孔，「大小便就在這裡解決，即使你會縮骨術，這個洞還是太小了。」

燕青望着施媚兒道：「這位施姑娘似乎不該被關在這裡吧？」

施媚兒道：「你覺得很尷尬？」

燕青道：「不，是你。」

施媚兒笑道：「你不必替我發愁，我早已經習慣了……哎唷！說着說着就來了。」

她走去角落處，一撩裙子，就臉對牆壁蹲下，屁股正對着那圓孔，頓時水聲潺潺……

燕青把臉轉向一邊，不敢去看，覺得噁心透了。

老猴精卻打趣道：「我的施姑娘，你的屁股越來越憔悴了，剛進來的時候，又圓又大又白，看得我老猴精眞有些把持不住了。」

施媚兒反手摸摸自己的屁股道：「眞的嗎？我覺得還是不錯呀。」

老猴精邪笑道：「比老太婆的還難看了！」

燕青大爲厭惡，說道：「老猴精，我覺得你這不是幽默，而是下流！」

老猴精怒道：「小子，你怎麼了？存心跟我老猴精過不去嗎？」

燕青冷冷道：「你出言太髒，令我厭惡。」

老猴精道：「你不愛聽，可以掩住耳朵。」

燕青道：「我不要掩住耳朵，我要你閉上你的汚嘴。」

老猴精站了起來，陰惻惻的笑道：「我不閉嘴，你待怎的？」

盛天蛟大聲喝道：「算了，你們都坐了下來。」

老猴精指着燕青罵道：「這小子無理取鬧，要不教訓教訓他，讓他看扁了！」

盛天蛟沉聲道：「你坐下！」

老猴精很不情願的坐了下去。

盛天蛟轉對燕青說道：「老弟，凡是被關進這間『閻羅殿』來的犯人，他們已不管你是女是男，你必須學習適應這個環境。」

這時，施媚兒解手完畢，起身笑道：「對，燕兄弟，你總不能叫我不解大小便，你多看幾次就會習以爲常的了。」

燕青嘆了口氣，坐下道：「這鬼地方，我一刻也呆不下去！」

施媚兒道：「那祇有一個解脫的辦法，咬斷舌頭或一頭撞死。」

燕青道：「不，我要逃出去。」

施媚兒笑道：「你有甚麼辦法可以逃得出去？」

燕青不答，反問道：「夜裡睡覺，有沒有棉被可禦寒？」

施媚兒道：「沒有。」

裴彬道：「你如覺得冷，可以彎腰跪地，把身體縮成一團。」

尉遲雲虎道：「另一個辦法是抱在一起，施姑娘最喜歡這個辦法。」

施媚兒吃吃的嬌笑道：「我現在就覺得冷，你抱抱我好不好？」

尉遲雲虎搖搖頭道：「不幹，你已四個月未淨身，味道難聞。」

燕青很不習慣他們的穢言髒語，皺皺眉頭道：「各位好像對求生已不抱希望，這是……」

裴彬截口道：「老弟，我告訴你，沒有人願意死，但是到了這裡，的的確確祇有死路一條了！」

燕青默然。

裴彬又道：「令師『冰仙歐陽璧』的大名，我從小就聽過了，他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人，你跟他練了十八年的武功，身手必非等閒可比，但是我要說句不客氣的話，不要說是你，即使令師到了這裡，也一樣祇有一死。」

燕青摸摸下巴，不以爲然道：「唔……是這樣嗎？」

尉遲雲虎接口道：「是的，老猴精有一身邪術，可是他已束手無策。」

老猴精忽然苦笑道：「我現在祇希望他們願意接受我的賄賂，祇要他們肯放我逃走，一百萬兩銀子都幹！」

尉遲雲虎嗤之以鼻道：「一百萬兩銀子算甚麼！要是他們願意，老夫願付一千萬兩！」

燕青吃驚道：「啊！你付出一千萬兩？」

尉遲雲虎點點頭道：「不錯。」

盛天蛟笑道：「他劫過幾次官銀官船，連外國的貢銀也全單照收，如今財產之多，當世無出其右。」

尉遲雲虎道：「老夫在某處海底下所藏的金銀珠寶，價値便在一千萬兩以上，可惜那些東西都已化成了廢物，救不了老夫的命。」

燕青道：「如你願獻出全部財產，官府仍不肯饒你一命嗎？」

尉遲雲虎道：「是的，老夫犯案纍纍，於法處斬十次也不算多，官府現在打定主意，祇要老夫的命，不要老夫的錢。」

盛天蛟道：「金錢如能買得活命，盛某人早就出去了。」

燕青道：「盛總瓢把子也有很多財產嗎？」

盛天蛟道：「沒有尉遲兄那麼多，但五百萬兩還可以拿得出來。」

燕青道：「你們這麼富有，死了實在可惜，這位裴兄，你也有不少吧？」

裴彬搖搖頭道：「沒有，我偷得多花得也多，左手來右手去，沒剩一個子兒。」

燕青轉對施媚兒道：「施姑娘，你呢？」

施媚兒道：「我更窮，我對金錢的興趣本就不高，我的興趣是在於男人。」

燕青正要開口，忽然神色一動，回望牢房鐵門問道：「誰在外面？」

牢房外面，響起一個沉重的聲音：「我！」

燕青臉上立現怒容道：「姓裘的，我今天雖然栽在你手中，但你別想把我解往法場。」

神捕裘之安在牢房外面輕笑道：「他們五個人剛進來的時候也是這樣說。」

燕青冷笑道：「我跟他們不一樣！」

裘之安道：「好，我拭目以待。」

老猴精開口道：「裘老總，我告訴你，他的確不一樣，他是長白山『冰仙歐陽璧』的徒弟！」

裘之安笑道：「我知道，歐陽璧要是下山來救他的徒弟，那更好，那老不死過去就犯過案子，我也想抓他。」

老猴精道：「你想抓歐陽璧？哼！信口開河，不怕閃了舌頭？」

裘之安道：「我一定辦得到，可惜你們沒有機會看到就是。」

老猴精臉色一變，問道：「刑部公文到了嗎？」

裘之安道：「不錯，已定八月卅日處斬，你們祇有五天可活了……」

盛天蛟、尉遲雲虎、施媚兒、老猴精、裴彬五人都爲之臉色如土，相顧失色。

* * *

飯送來了。

是一碗粗米飯、一碗白開水、一小把鹽巴而已。

牢卒一一將它塞進牢房時，燕青看了不禁破口大罵，但盛天蛟五人卻如獲至寶，各人端起自己的一份，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

眞的好吃嗎？

不，是餓了。

一日兩餐，份量都不多，而且沒有一點兒營養，他們一直處在半飢餓狀態，因此每次飯一到，他們就狠吞虎嚥起來。

盛天蛟很快便吃光了，他見燕青不吃，忙道：「老弟，你不吃的話，送給我如何？」

燕青點點頭。

盛天蛟大喜，伸手便欲端起那碗飯，施媚兒冷冷的道：「慢着，大家平分才算公平。」

老猴精立刻附和道：「對，總瓢把子，你不能一人獨享。」

盛天蛟有些尷尬，也有些懊惱，嘿嘿道：「他媽的，祇不過一碗飯，你們就搶成一團……」

施媚兒道：「對不起，誰多一口都不行！」

她把那碗飯分進了五人碗內，結果很明顯的她分多了一些。

老猴精怒道：「你看，你分多了一口呀！」

施媚兒一瞪眼睛道：「胡說，我分得很公平。」

尉遲雲虎不悅道：「我看是你分多了一口嘛。」

施媚兒生氣道：「豈有此理，你們四個大男人，好意思與我斤斤計較嗎？」

盛天蛟道：「算了吧！施姑娘，此地不分男女，怎可不計較？」

燕青看不過去，插口道：「各位以前在江湖上是何等人物，如今爲一口飯爭吵不休，不覺得臉紅嗎？」

五人沒有再吭一聲，默默的吃了起來。

施媚兒因爲多吃了一口，心中好高興，也對燕青大生好感，向他拋去一個媚眼道：「燕兄弟，可惜我快要死了，否則的話……」

燕青道：「怎樣？」

施媚兒嫣然一笑道：「眞想跟你睡一覺了。」

燕青不禁臉紅耳熱，慍然道：「這是甚麼話？虧你說得出口！」

施媚兒笑道：「唉！別假正經了，飲食男女，人之大慾，我就不相信天底下有不喜歡那種事的男人，除非他是白痴！」

燕青抱頭蹲坐，不再理她。

施媚兒又道：「你別看我現在又髒又醜，這是因爲一連幾個月沒好吃和沒梳洗之故，我要是能夠離開這個鬼地方，保證不出一個月，我又變成一個又白又嫩嬌滴滴的女人！」

盛天蛟道：「得了，得了，是睡覺的時候了，你少發夢囈成不成？」

說畢，往地上一倒，側臥蜷曲，尋周公去也。

尉遲雲虎、老猴精、裴彬將空碗推出門外後，也各踞一隅躺了下來。

燕青情緒尚未穩定，也無法立刻適應牢中環境，故仍靠牆坐着。

施媚兒看見大家都睡了，甚覺無聊，竟自輕輕吟哦了起來：「結識私情不要慌，捉着了奸情奴自去當，拚得到官雙膝磕頭跪下從實說，咬……咬釘嚼鐵我偷郎！」

此起彼落的鼾聲，漸漸充塞整個牢房，原來盛天蛟等人已能適應環境，躺下不久，就已進入夢中了。

燕青努力想睡，可是一直無法成眠，一來是背上所受的鞭撻刺痛還未消，二來是光着上身很不習慣，他抬頭望了施媚兒，很想跟她聊聊，那怕是汚言髒語也不妨，但看她已在一邊睡着了，祇好再把頭擱在膝蓋上，閉目假寐。

整個地牢中，除了盛天蛟等人的鼾聲之外，再無其他一點的聲響，這間小小的地牢，好像已被天底下的人遺忘了、唾棄了。

約莫過了兩個時辰，估計已是三更時分，忽然一陣輕輕的飲泣聲傳進了燕青的耳朵。

他抬頭定睛一看，祇見施媚兒聳肩縮成一團，似忍耐不住寒冷而在發抖、在哭泣。

他乃起身趨至她身邊，低聲問道：「施姑娘，你是怎麼樣？」

施媚兒滿臉淚水，瑟縮發抖道：「我……我冷……」

燕青對此，眞是愛莫能助，輕嘆了一聲道：「這可怎麼辦？」

老猴精忽然喃喃地說：「別理她，我剛進來的那幾天，她也是來這一套。」

燕青怒道：「老猴精，當眞你已沒有一點人性了。」

老猴精道：「你如同情她，那就把她抱在懷裏好了，她喜歡人抱。」

燕青將施媚兒扶起，毅然道：「來，施姑娘，你就躺在我懷裏睡吧！」

施媚兒如小鳥依人偎進他懷中，在這一刹那，她居然有點害羞道：「燕兄弟，你是好人，我知道，你是我見過的唯一的好人……」

燕青嗅到她頭髮有一股臭味，心中暗暗叫苦，他仍努力表示友善道：「那個姓裘的眞不是人，他實在不該把你關禁在這地牢中，你究竟犯了甚麼大罪？」

施媚兒道：「强姦、殺人。」

燕青道：「你强姦男人？」

施媚兒道：「是的，我强姦他們，然後把他們殺了，已經幹了十年了。」

燕青問道：「爲甚麼要幹這種事？」

施媚兒道：「因爲……因爲我恨！」

燕青問道：「恨誰？」

施媚兒答道：「恨天下所有的

人。」

燕青道：「包括女人？」

施媚兒道：「不錯。」

燕青道：「爲甚麼？」

施媚兒抹了一把眼淚道：「算了，現在再去談以前的事，已是味同嚼蠟了。」

燕青問道：「你是怎麼落入裘之安手中的？」

施媚兒苦笑一下道：「說來可笑，被我强姦殺害的男人爲數不怕上千，可是我落入裘之安之手，卻是無辜的。」

燕青道：「無辜？」

施媚兒道：「是的，有個公子哥兒失踪了，裘之安認定是我幹的，就把我抓來了。」

燕青道：「你沒有幹？」

施媚兒道：「沒有，可是裘之安一口咬定是我擄劫那個公子哥兒，他說祇要我把那公子哥兒放了，他就設法替我平反，甚至於可使我不被處斬，你想想看，被關在這裡比死還難過，要是我擄了那公子哥兒，現在還不放他回家，豈不是跟自己開玩笑？」

燕青道：「那公子哥兒想必是有錢人家的兒子？」

施媚兒道：「正是，說起來此人來頭大，他祖父官至尚書爲丞相，他父親現在正是監察御史，一門顯赫，怪嚇唬人的。」

燕青道：「他叫甚麼？」

施媚兒道：「他叫沈文儀，今年十九歲，據說文章寫得呱呱叫，而且是應天府的美少年，許多大家閨秀，都爭着想嫁給他呢。」

燕青道：「他是怎麼失踪的？」

施媚兒道：「誰知道？」

燕青道：「裘之安又是怎麼懷疑是你所幹的呢？」

施媚兒冷冷一笑道：「他懷疑是我擄走沈文儀的，倒是有些根據，因爲我曾是沈府的丫頭。」

燕青甚感意外道：「哦！你曾經做過沈府的丫頭？是甚麼時候？」

施媚兒道：「這是老掉牙齒的故事，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我爹娘在一場水災中喪生了，由於我爹是他們沈府的佃農，有了這層關係，他父親便將我收爲丫頭，後來……後來我遇上一位武功高强的道姑，她見我還算聰明伶俐，就收我爲徒，傳我武功，我十八歲的時候，有一天發現我師傅跟一個男人在床上做妖精打架，我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我師傅和那男人追上了我，在我師傅協助之下，那男人把我姦污了。」

燕青道：「那眞是不幸了。」

施媚兒道：「不，你用不着同情我，我天生是個下賤的女人，那男人姦污我的第二天，我反而自動去勾引他。」

燕青眉頭一皺道：「這爲甚麼？」

施媚兒笑道：「因爲我是個下賤的女人呀！」

燕青道：「你那位師傅一定不是個好東西，出家人還偸漢子！」

施媚兒道：「她出家爲道姑，並非出於自願，祇因爲小時候體弱多病，他父母就把她送給一位老道姑，後來長大了，想還俗時，她父母已死了，由於難耐寂寞，她就開始偸漢子。唉，有句說話『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其實女人也一樣不能入錯行的……」

燕青道：「你眞的與那沈文儀失踪無關？」

施媚兒向他施以媚眼道：「像我這樣的女人，做了事是不會賴賬的，你難道還看不出來的嗎？」

燕青道：「不！你很……很……」

施媚兒道：「浪！」

燕青一笑道：「男要出名需要闖，女要出名需要浪，你確實夠浪的了。」

施媚兒笑道：「可笑那裘之安竟認爲我劫持沈文儀，其實我這個人也有一點良心，當年沈老爺對我不錯，沈文儀又是獨子，我怎好意思找他下手呀！」

老猴精吁了一口氣，緩緩的道：「施姑娘，你說完沒有，別擾人清夢好不好？」

施媚兒道：「好了，好了，你少囉嗦，我不說話就是了。」

說畢，果然就蜷曲在燕青懷中，不再出言開腔了。

* * *

第一個漫漫長夜終於渡過了。

當牢卒將早飯遞進牢房時，燕青仍然對那碗糙米飯沒有胃口，他將他分給了他們五人吃，祇喝下那碗水，恨恨地道：「眞是豈有此理，簡直不把人當作人看待，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逃出去！」

老猴精臉露譏笑道：「打從你昨天進來直到現在，這句話你已經說過十幾次了。」

燕青冷笑道：「你以爲我祇是說說而已？」

老猴精笑道：「那就採取行動給我們看看呀。」

燕青道：「時候未到。」

老猴精「噗嗤」一笑道：「這樣好了，燕老弟，我老猴精反正是註定要挨刀子了，你若眞的出得去，我送你一筆財寶。」

燕青道：「送我一筆財寶？」

老猴精道：「我的積聚雖不如尉遲兄和盛總瓢把子之多，但少說也有一百多萬兩銀子，我把它埋在一個地方，除我自己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可是我的日子無多了，與其任由其埋沒，不如做個人情送贈給你。」

燕青道：「眞的？」

老猴精道：「若有半句假話，我就不是人了。」

燕青道：「好，你說出藏寶地點，等我出去時，就去挖出來替你花掉了。」

老猴精道：「但有個條件。」

燕青問道：「甚麼條件？」

老猴精道：「我老猴精這次被捕，並非敗於武功不如裘之安，而是上了我同門師兄的當，他是茅山三清觀的住持，法號絕塵子，他請我喝老酒，乘我酒醉時，召來裘之安把我逮住了。」

燕青道：「同門相殘，可惡！」

老猴精道：「對，他不死，我老猴精死不瞑目，你要是答應替我報仇，把他幹了，那筆財寶就是你的了。」

燕青道：「你不怕我陽奉陰違嗎？」

老猴精道：「怕！但是我相信你不是那種人，我會看相的。」

燕青笑道：「好，我答應你。」

老猴精道：「那麼，我告訴你埋藏財寶的地點，請附耳過來。」

燕青道：「你們五位都要處斬的，你怕給誰聽到？」

老猴精道：「怕隔牆有耳。」

他附耳說出藏寶地點，然後開聲道：「記住了沒有？」

燕青點點頭道：「記住了。」

鐵心狠盛天蛟笑道：「老猴精，你當眞相信他能從此地逃出去？」

老猴精道：「他目光堅定，口氣也堅定，說不定當眞有辦法。」

鐵心狠盛天蛟轉對燕青道：「老弟，你悄悄透露一下如何越獄，要是我認爲可行的話，我也贈你一筆財富，絕不食言。」

燕青微微一笑道：「你是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言出法隨，在下相信你絕不會食言，祇是我越獄計劃祇有我一個人能辦到，你絕對無可能如法炮製。」

盛天蛟道：「那麼，你說來聽聽，如我認爲可行，即使祇有你一人逃去，我也照送。」

燕青沉吟道：「這個嘛……」

東海霸王尉遲雲虎接口道：「不錯，燕老弟，我們都已是快要死的人了，要是你確有辦法越獄，你就說給我們聽聽，老夫也送贈給你一筆財富。」

燕青道：「無功不受祿，在下不敢接受你們的餽贈。」

尉遲雲虎道：「你不要，那些金銀珠寶勢必永遠埋沒而沒人知，所以你不必認爲受之有愧，不過……如你願意替老夫辦一件未了心願，那當然更妙了。」

燕青問道：「尉遲前輩的未了心願是甚麼呢？」

尉遲雲虎道：「老夫一生未娶，最親的人是一個侄兒，他是舍弟的一個兒子，叫尉遲金虹，在嘉慶開設一家香舖，沒出息透了，不過他畢竟是老夫唯一的親侄，老夫想送他一筆金錢，數量由你決定，祇要不少過五十萬兩銀子就行了。」

燕青道：「有無遺言？」

尉遲雲虎臉容一黯，「問問他願不願意替老夫立個牌位，樹高千丈，落葉歸根，老夫一生壞事做盡，但是仍望死後能夠歸宗。」

燕青道：「這要求不過份，如令侄不肯呢？」

尉遲雲虎道：「不肯，銀子照送，他若堅決不要，你就把它散給窮苦人家，做件好事。」

燕青點頭道：「好，在下答應了。」

他轉對盛天蛟和裴彬問道：「兩位呢？」

鐵心狠盛天蛟道：「你先說出越獄計劃，如我認爲可行，遺產全部相贈，你要拿去吃喝嫖賭，或是拿去救濟窮人，悉隨尊便。」

燕青道：「要是我逃了出去，你有沒有未了心願，要我去替你完成呢？」

盛天蛟道：「沒有。」

燕青尉道：「裴兄呢？」

裴彬道：「很抱歉，我沒有遺產。」

燕青道：「天下這麼大，你我能在這裡小房間相識，也算有緣，爲甚麼一定要談錢？」

裴彬一笑道：「那麼，有一事相託，我有一個好朋友名叫『無影兒柯九福』，他居住在徐州城西的城隍廟後，跟我一樣是個偸兒，你如見到他，就請他來把我的遺體火化了，將骨灰帶去金山寺見住持苦果和尚，那和尚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會把我的骨灰安置在塔內。」

燕青道：「好，在下當爲裴兄盡力辦到。」

他再轉對施媚兒道：「施姑娘，你有甚麼事要在下代勞的嗎？」

施媚兒道：「我的要求，你一定辦不到，說也無益……」

燕青道：「你說說看，說不定我辦得到。」

施媚兒道：「我的心願並不難辦，就是有些麻煩，尤其是你我沒有交情……」

燕青一指盛天蛟四人道：「我跟他們四位一樣沒有交情。」

施媚兒道：「那麼，我希望你出去之後，如我已死，便將我屍體火化，再將骨灰扔進海裏去。」

燕青一怔道：「扔進海裏？」

施媚兒道：「對，我已臭名滿天下，再加上這幾個月沒洗澡，身子更臭了，像我這樣的女人，也許跳到海裏也洗不乾淨，但我實在渴望洗一洗澡。」

燕青啞然失笑道：「這就是你的心願？」

施媚兒道：「是的。」

燕青道：「好，一定替你辦到。」

施媚兒道：「謝謝，你是個好人，我眞希望也能報答你，祇可惜我沒有遺產，而我的一身絕技，對你又沒有用處。」

盛天蛟聽了哈哈大笑道：「施姑娘，你這個女人眞奇怪，白天講話句句有味，有時叫男人聽了都臉紅，但到夜裡，你又變得嬌弱無比，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

施媚兒忸怩一笑道：「夜裡我怕冷嘛。」

尉遲雲虎輕咳一聲道：「好了，少打諢……燕老弟，你究竟有何本事，能逃離此處？」

燕青靠近鐵門凝神聽了一陣，確定地道中無人竊聽，才低聲道：「說來並不神奇，在下祇要僞裝死亡，等他們將在下抬出去掩埋便成了啦。」

尉遲雲虎聽了搖搖頭道：「這辦法行不通，姓裘的不是三歲小孩，你是眞死還是假死，他難道看不出來？」

燕青微笑道：「如果是你，你如何判斷眞死或假死？」

尉遲雲虎道：「把脈或聽心跳。」

燕青道：「要是我的心不跳、脈不動的話呢？」

尉遲雲虎一呆道：「那有這種事？」

燕青道：「別忘了家師有冬眠之術，本門稱之爲『龜息大法』！」

盛天蛟、老猴精及裴彬聞言大爲驚奇，幾乎異口同聲的問道：「那門功夫能使人心脈停止跳動？」

燕青點點頭道：「不錯，而且身體會冷卻僵硬，與死人無異。」

尉遲雲虎不勝驚訝，問道：「的的確確？」

燕青道：「而且是實實在在的。」

盛天蛟問道：「你也練成了『龜息大法』？」

燕青道：「是的，祇不過功力不及家師深厚，家師每次可以『龜息』三個月，而在下祇能『龜息』三天。」

老猴精道：「三天之後即能自行復活？」

燕青道：「隨時都可以復甦，但如在三天之內，他們不把我抬出去埋葬，那就麻煩了，因爲我祇能支持三天，過了三天就得復甦。」

施媚兒道：「他們如將你抬去埋葬，你能從地底爬了出來？」

燕青道：「是的。」

施媚兒道：「哎呀！我的媽，那不嚇死人嗎？」

盛天蛟道：「依我判斷，他們若發現你死亡，必會立刻將你抬去掩埋。」

燕青道：「是的，所以我說逃脫的機會很大，除非姓裘的知道我有『龜息』的本事。」

老猴精道：「你能不能做一次給我們看看？」

燕青搖搖頭道：「不成，這法寶不能輕易施爲，萬一被人撞見了，就再也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了。」

老猴精點點頭道：「對，那姓裘的每天都來探視一下。」

燕青道：「現在你們已知我脫逃的方法，這個方法你們是無法辦到的，希望你們不要告我的密，我死了對你們沒有好處，對嗎？」

盛天蛟道：「對，我們不會告密的，我盛天蛟雖然壞事做盡，但損人不利己的事絕不會做的。」

尉遲雲虎道：「燕老弟，你這樣說，你逃生的希望確實很大，老哥哥先在這裡恭喜你了。」

燕青道：「謝謝，咱們六人是患難之交，雖說相聚的日子不多，但你們在我心中永遠是朋友，我離此之後，一定盡力達成你們的託付。」

尉遲雲虎道：「我們距離行刑之日尚有四天，老夫打算在最後一天把藏寶的地方告訴你，你不介意吧？」

燕青笑了笑道：「前輩說這話，這就不對了，是你尉遲前輩主動說出要贈我遺產的，我並無此要求，你尉遲前輩不說出，我仍願爲你達成心願。」

尉遲雲虎有點不好意思道：「未到最後一刻，老夫實在捨不得放棄，希望你老弟不要見笑。」

燕青道：「絕對不會。」

盛天蛟道：「那麼，臨刑之日我們再將藏寶地點告訴你便是。」

老猴精道：「不對，你們兩位現在就告訴他，讓他立刻僞死，這樣對咱們有好處。」

盛天蛟問道：「甚麼好處？」

老猴精道：「他現在就僞死，經仵作驗屍過後，說不定今天下午即可抬去埋葬，這樣一來，他就有三四天的時間可設法搶救我們！」

燕青聽了忙道：「不成，我是昨天才進來的，沒有在今夜自殺之理，何況有你們五人在看着，若說你們見死不救，姓裘的會相信嗎？」

裴彬道：「對，他精明如鬼，絕對是不會相信的。」

燕青道：「所以，我們必須多等幾天，讓姓裘的認爲我是受不了苦而自殺，這樣他才不會起疑的。」

施媚兒道：「你打算要怎麼樣自殺？」

燕青道：「等你們走了之後，我就解下腰帶，往脖子上一套！」

老猴精仍想活命道：「今天晚上你假裝乘我們入睡時吊死，姓裘的不會起疑心。」

燕青笑道：「老猴精，請容在下說句老實話，在下如有能力解救各位出去，絕對不會猶豫，但你應該很瞭解在下無此能力。」

裴彬道：「不錯，你是無此能力。」

老猴精道：「不能找幾個朋友劫法場嗎？」

燕青道：「在下沒有朋友。」

盛天蛟說道：「老夫的部下，可能已到。」

剛說到這裡，忽聽一片喊聲從地道中一陣一陣的傳了過來。

「帶犯人燕青！」

「帶犯人燕青！」

「帶犯人燕青！」

喊聲由遠而近，不久便聽一片脚步聲響了過來。

施媚兒一怔道：「怎麼回事？」

燕青冷笑道：「大概是提我上堂審判吧！」

施媚兒道：「你尚未畫押？」

燕青道：「沒有。」

施媚兒道：「認了算了，省得再挨鞭子。」

燕青站起道：「好，我會在今天認罪畫押的。」

這時，鐵門已響起開鎖的聲音，接着鐵門被推開了數寸，祇聽得神捕裘之安沉聲道：「燕青，把你的手伸出來。」

燕青把手伸了出去。

「卡察」一聲，他的雙手已被一副鐵製的手銬鎖住，是很重的一副手銬。

在外面的裘之安隨即將他拉出去，又迅速的關門下鎖，就將燕青推走了。

盛天蛟、尉遲雲虎、老猴精、裴彬、施媚兒十隻眼睛都瞪着那道鐵門，看着鐵門打開，又看着鐵門關上，眼神隨着鐵門的關閉而黯然失色。

以前他們曾經乘鐵門大開時，發動攻擊，試圖逃走，結果都受阻於地道上，不但不能逃走，而且反吃了頓毒打。

後來，由於吃得壞，體力愈來愈不濟，就不敢嚐試了。

如今每當鐵門打開時，他們祇不過在心裡燃起一股希望，希望能化一道輕烟，飛了出去而已。

老猴精見鐵門關上，不禁苦笑一下道：「祇剩下四天，祇剩下四天了！」

裴彬道：「八碗糙米飯。」

施媚兒道：「臨刑那天，可以大吃一頓，而且有酒可喝哩！」

老猴精皺眉道：「不要打諢，山人心亂得很！」

盛天蛟道：「亂甚麼？大不了一死，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老猴精道：「我是在想，燕青這小子，是否可靠……」

盛天蛟目光一凝道：「甚麼意思？」

老猴精道：「我現在有些後悔，剛才不該把藏寶地點告訴他。」

尉遲雲虎也問道：「甚麼意思？」

老猴精道：「也許他是奸細，冒充犯人進來，目的就是引誘我們說出……」

裴彬插口道：「不可能，他挨毒打是眞的。」

老猴精冷哼一聲道：「那算不了甚麼，皮肉之傷罷了。」

盛天蛟點點頭道：「你的顧慮倒是有道理，裘之安甚麼花樣都耍得出來。」

施媚兒道：「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爲他不是奸細，因爲遺贈財產不是他提出的。」

老猴精道：「他自稱可以逃出去，此事便足夠引誘咱們上當。」

尉遲雲虎沉吟道：「嗯，不錯……」

裴彬笑道：「要知他是眞犯人抑或是假犯人，其實很簡單，咱們今夜逼他施行『龜息大法』看看，如果他確有閉氣停止心跳脈動的能耐，便是眞的，反之，便是假的。」

盛天蛟覺得有理，道：「對，當今天下，除了『冰仙歐陽璧』會冬眠之術外，沒有聽說還有人會，而他若會這門功夫，便可確定他是歐陽璧的徒弟，而他若是歐陽璧徒弟，那便沒有甚麼問題，因爲歐陽璧不是白道人物，他以前確曾犯案。」

老猴精連連點頭道：「對，就這樣辦，今夜咱們逼他施展『龜息大法』，如果他施不出來，就把他宰了！」

* * *

一個多時辰之後，燕青就被送回「閻羅殿」了，神捕裘之安親自押他進牢，解他的手銬，便把他推進了牢內。

燕青大叫道：「姓裘的，你聽着，我雖然招了供，但是你別想我挨刀子！」

裘之安並不理睬他，一上鎖之後，便走開了。

施媚兒聽得裘之安的脚步聲遠

去，急問道：「你招供了，畫了押？」

燕青點點頭，在房中一隅坐了下來。

施媚兒又問道：「沒有對你用刑？」

燕青答道：「沒有。」

施媚兒道：「畫過押後，再下來便是等判決了，一般行文往返最快也要四個月，換句話說，你如不逃走，最少還活四個月。」

燕青微微一笑道：「我說過了，等你們走了之後，我也要走！」

老猴精道：「你一直向裘之安說不願挨刀子，難道不怕他注意？」

燕青道：「這是我的一種策略，我這麼說，是表示我不服刑，如此當姓裘的發現我上吊自殺時，才不會生疑。」

老猴精笑道：「你很聰明。」

燕青笑笑不語。

盛天蛟道：「老弟，老夫在這間『閻羅殿』住了五個多月，有一種情形老夫可以告訴你。」

燕青抬目望他，問道：「何事？」

盛天蛟道：「裘之安每天不定時會來看一次，但是都在白天來，夜裡從沒來過。」

燕青不解其意道：「這種情形意味着甚麼呢？」

盛天蛟道：「不意味着甚麼？老夫祇是告訴你，夜裡是沒有人來查看。」

燕青又問道：「這又怎樣？」

盛天蛟道：「剛才，老猴精要你施展『龜息大法』給我們看，但你說得不錯，在白天，萬一被他們撞見了，那就再無機會了。」

燕青答道：「對啊！要是被他們知道我有僞死的本領，下次我上吊自殺時，他們如何肯相信。」

盛天蛟道：「所以，白天試不得，但是在夜裡，就不必有任何顧慮了。」

燕青微笑道：「盛總瓢把子要在下在今晚施法給諸位看看？」

盛天蛟道：「是的，這對你有無困難呀？」

燕青道：「沒有，在下今夜施法獻醜便是了。」

他彎起雙膝，把頭垂在膝頭上，接着道：「昨天沒有好睡，趁這個時候，打個盹兒也好……」

此後，他沒有再改變姿態，也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似已酣然入夢。

這一覺一直睡了三個時辰，當牢卒將他們六人的食物推進牢中時，他仍沒醒來！

怪的是：他一直沒動過一下，好像擺在那裡的一具木雕人像。

施媚兒覺得有異，她等牢卒走了之後，便去拍拍燕青的肩膀，低聲道：「燕兄弟，吃飯了。」

燕青不言不動。

施媚兒再一摸燕青的身體，頓時臉色大變道：「咦！怎麼回事？」

盛天蛟愕然道：「有何不對？」

施媚兒惶聲道：「冷的。」

尉遲雲虎大奇道：「甚麼！冷的？你是說……」

他一跳上前，一摸燕青的手，發現果然是冷的，再一探其脈搏，竟然發現脈搏也已停止跳動，不禁駭然道：「這……這……他原本說今夜……怎麼現在就……」

盛天蛟、老猴精和裴彬也上前探視，摸遍了燕青全身，又細聽其心房後，老猴精不覺輕吁一聲道：「他這種情形，與死亡有無分別？」

裴彬道：「沒有，再怎樣細心的仵作，也不可能看出他一點僞死的樣子。」

盛天蛟嘖嘖稱奇道：「這就是『龜息大法』，他媽的，我盛天蛟今天總算開了眼界了！」

施媚兒道：「小聲一點，不能壞了他的大事！」

尉遲雲虎嘆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老夫練了一輩子功夫，自認放眼武林已罕有敵手，但現在跟他一比……」

盛天蛟道：「不對，這門功夫雖然神奇，但是並非制敵技藝，尉遲兄不可妄自菲薄。」

老猴精道：「看樣子，他的確是『冰仙歐陽璧』的傳人了。」

燕青突然甦醒，抬頭一笑道：「在下當然是『冰仙歐陽璧』的徒弟傳人，不然，你以爲在下是誰的傳人？」

老猴精一見，甚爲驚喜，一把扯住他道：「老弟，眞有你的，老猴精本來對你有些懷疑，現在可完全相信啦。」

盛天蛟等人對燕青的本領，亦甚歎服，紛紛問他如何能在心跳停止後保持性命，燕青笑笑道：「抱歉，各位，這是本門獨步天下的功夫，不便奉告。」

老猴精道：「我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說給我們聽聽又何妨？」

燕青笑道：「各位既已是日薄崦嵫之人，又何必這麼好奇呢？」

老猴精問道：「老弟獨習這門功夫有多久時間呢？」

燕青答道：「十年。」

老猴精又問道：「我們五人已有很深厚的內外功夫，如知『龜息大法』的訣竅，幾天可以練成？」

燕青道：「三年。」

老猴精道：「不是三天？」

燕青笑答道：「你開玩笑！」

老猴精說道：「我們不需要太久，祇能僞死個一天，不被他們看出破綻就行了。」

燕青搖搖頭道：「眞的不行，要是可以的話，在下絕不藏私。」

盛天蛟道：「老弟，如果我們能夠逃離此地，願將全部財產的一半贈送給你。」

尉遲雲虎也接口道：「不錯，我們說得到做得到，絕非信口開河！」

燕青道：「我明白，但本門的『龜息大法』乃是一項深奧的功夫，非若練數載難有小成，絕對不是一蹴可成的。」

裴彬道：「我相信，我看咱們看開一些吧，人家燕老弟既已答允我們辦理身後之事，咱們實在不該對他要求太多了。」

施媚兒道：「對，大家二十年後再見吧！」

* * *

時光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希望他走得快的人，它偏偏走得慢，希望它走得慢的人，它又偏偏走得特別快。

盛天蛟五人希望它走得慢，可是它卻飛快的流逝，一轉眼工夫，五天已過去了。

第六天上午，當牢卒將「最後一餐」送進牢房時，雖然有酒有肉，是他們進牢以來最豐富的一餐，但他們一見之下，臉色都蒼白了。

天下間，有一些人眞能臨刑而臉不改色，甚至於含笑受刑，但這種視死如歸的人必有其內在的因素，盛天蛟五人無此因素，所以他們無法不怕，無法視死如歸。

裴彬比較能夠保持鎮靜，他看看那些酒菜，忽然驚咦了一聲道：「奇怪，怎麼祇有三副筷子。」

此語一出，盛天蛟、尉遲雲虎、老猴精和施媚兒才發現果然祇有三個酒盅三副筷子，不由精神一振，同時脫口道：「難道今天祇有三個人要死？」

牢房外面，響起了神捕裘之安的聲音：「不錯，今天受刑的祇有三個！」

盛天蛟急問道：「哪三個？」

裘之安道：「你一個。」

盛天蛟登時洩了氣，登時變得蒼老了許多！

尉遲雲虎道：「還有我？」

裘之安道：「不錯。」

尉遲雲虎低下了頭。

裴彬道：「還有一位一定是我了。」

裘之安道：「不是。」

施媚兒心如鹿撞道：「是我？」

裘之安道：「也不是。」

老猴精聽到這裡，眼淚就掉了下來。

裘之安道：「你們三人快些受用吧，還有一刻時辰就要出去了！」

盛天蛟、尉遲雲虎、老猴精默然相對，三人的胸懷中好像塞滿了石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來。

裴彬道：「裘之安，爲何沒有我？」

裘之安答道：「公文沒到。」

施媚兒也問道：「我的也沒到？」

裘之安道：「嗯！」

施媚兒又問道：「爲甚麼？」

裘之安答道：「因爲當初他們三人是一起呈報上去，你們兩人慢了一個半月，才向上呈報的。」

施媚兒嘆道：「眞是豈有此理，還要我受苦受罪，何時才能解脫？」

裘之安道：「快了，頂多再有一個月就會輪到你們兩人了，你耐着點兒吧！」

裴彬也嘆道：「眞是意外，我還以爲我們五人可以一道兒走呢？」

裘之安道：「盛天蛟，你們快些受用吧！」

盛天蛟沉默了半刻，忽然將燕青拉去牢房後面角落附耳向他說了一陣話。

燕青點點頭，表示明白。

尉遲雲虎心知盛天蛟是告訴燕青其藏寶地點，當下也起身走了過去，也向燕青附耳說出自己的藏寶地點。

燕青又點點頭，表示明白。

盛天蛟忽然强作豪邁的大笑一聲道：「來吧！兩位，不吃白不吃，咱們做個飽鬼吧！」

於是，三人圍上前去，吃那最後的午餐。

老猴精實在吃不下嚥，祇喝了三盅酒，對別的食物全無興趣。

施媚兒道：「老猴精，你不吃嗎？」

老猴精有氣無力地道：「施媚兒，你敢說出一句風涼話，我立刻劈了你！」

施媚兒道：「你別誤會，我祇是問你，要是你對那些食物沒胃口，可否賞給我打打牙祭？」

老猴精緩緩道：「這是死人吃的東西呀！」

施媚兒道：「我不在乎，我已三月不知肉味了。」

老猴精又緩緩的道：「我……我本來吃不下……」

施媚兒伸出舌頭舔着嘴唇道：「那就送給我吃吧。」

老猴精突然道：「可是，我現在要吃了。」

說着，開始狼吞虎嚥。

施媚兒苦笑道：「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到了這個時候，你

還不肯吃虧！」

燕青聽不懂，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施媚兒道：「他這個人無聊透了，你不理他，他會巴結你，你理他，他就會抖起來，人家不要的東西，他也不要，人家要的東西，他會搶！」

老猴精拿着筷子的手正在發抖，一塊肉掉了下去，忙趕快挾起塞進嘴裏，一面嚼一面說道：「胡說，我沒有一樣不比你强，至少我的身世比你高貴多了，我老子是開錢莊，開了兩間錢莊。」

尉遲雲虎忍不住道：「放屁，你家若有三畝地，老夫就不姓尉遲！」

鐵門突然開了！

神捕裘之安神色嚴肅地道：「時辰已到，請出來吧！」

老猴精忽然往地上一跪，對着裘之安猛叩頭，痛哭流涕道：「裘老總，請你做做好事，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你若救了我，我願送你一百萬兩銀子，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有關燕青的……」

「砰！」

老猴精頭了挨上一掌，頓時昏厥，是盛天蛟下的手。

裘之安臉色一變，「盛天蛟，你幹甚麼？」

盛天蛟哈哈一笑道：「沒甚麼？我實在不喜歡他，雖然我和他都是黑道中人物，他這個人卑鄙無恥下流，比下三濫還要下三濫的。」

說到這裡，站了起來，接着道：「走吧，裘老總，咱們二十年後再相見。」

尋寶落空　名捕追緝

六去其三，牢房頓時寬闊了許多，但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裴彬和施媚兒眼見盛天蛟等三人施施然出去，心情受到很大的打擊，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一直到這天下午，當牢卒將三碗飯推進牢房內時，裴彬和施媚兒精神才振作起來。

裴彬强笑了一下道：「施媚兒，閻王註定三更死，不會留下到五更，白操心是沒用的，咱們吃飯吧。」

施媚兒端起飯碗，望望燕青，問道：「兄弟，你還是不吃？」

燕青道：「嗯，不吃，你們最好也不要吃！」

施媚兒一怔道：「爲甚麼？」

燕青道：「今天下午這碗飯不吃，當裘之安發現三具吊死屍時才能騙過他。」

裴彬跳了起來，興奮地道：「你說甚麼？」

燕青輕噓了一聲道：「輕聲一點，被他們聽到了，那就甚麼都完了。」

施媚兒放下那碗飯，急走到他身邊，低聲道：「兄弟，你的意思是……」

燕青輕聲道：「咱們三人一起走！」

裴彬也靠近他身側，驚喜不已地道：「可你不是說我們無法在短時間內練成『龜息大法』？」

燕青道：「那是騙他們三人的。」

裴彬道：「爲甚麼要騙他們？」

燕青道：「理由有二；第一：六個人一起僞死，絕對瞞不過裘之安的；第二：他們三人被處斬後，咱們再來上吊自殺，更能使裘之安相信咱們是受不了死亡的恐懼，是以早求解脫了。」

施媚兒答道：「有道理，兄弟，看你外表忠厚，不想竟然有這麼好的智慧，正該如此，正該如此！」

燕青微笑道：「可是，有條件。」

施媚兒道：「你說，你說，祇要是我辦得到的事，無不從命。」

燕青道：「條件是，你們要協助我起出盛天蛟、尉遲雲虎和老猴精的藏寶。」

施媚兒聽了更高興，連連點頭道：「好，好，這沒有問題。」

燕青望着她笑問道：「你會見財起異心嗎？」

施媚兒連連搖頭道：「不會，不會，我祇要命，不要銀子！」

燕青轉對裴彬問道：「裴兄呢？」

裴彬笑道：「我是個偷兒，如果我說不會見財起異心，你一定不會相信，是嗎？」

燕青道：「是。」

裴彬道：「所以，我協助你起出他們三人的藏寶，絕無問題，但我要分一杯羹。」

燕青道：「多少？」

裴彬道：「總數十分之一。」

燕青再轉望施媚兒問道：「你呢？」

施媚兒道：「我對銀子的興趣不高，不過離開此處之後，總要花幾個錢，你隨便給一些就行了。」

燕青道：「我也送你十分之一吧。」

施媚兒搖頭道：「不必，我眞的不要那麼多的錢，你知道我的興趣……」

燕青打岔道：「不管你有無興趣，我決定將全部的財寶，分出十分之二送給你們。」

施媚兒失笑道：「你這個人好奇怪，爲甚麼非要人家接受不可呢？」

燕青道：「金錢人人愛，我不相信有不愛錢的人，雖然你一再聲明對銀子不感興趣，但我還是不相信。」

施媚兒發呆道：「甚麼意思？」

燕青道：「我大約估計了一下，他們三人的遺產價值總在二千萬兩銀子以上，如今我每人分給你們二百萬兩銀子，夠你們半輩子的了。」

施媚兒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燕青道：「意思是，我這樣已很夠義氣，希望你們好好的協助我，不要三心兩意，不要不知足，否則，我既有能力救你們出去，也有能力要你們的命。」

施媚兒又失笑道：「兄弟，你還不瞭解我，所以才說這樣的話，我施媚兒一向視金錢如糞土，有好多人都知道的。」

裴彬接口道：「對，燕兄弟，她眞是祇對男人有興趣，尤其是美少年，就像吃補一樣。」

燕青道：「難道不要花錢？」

裴彬道：「她有取之不盡的金錢。」

燕青道：「怎麼說？」

裴彬道：「她跟我一樣，去了那裡拿到那裡，要多少拿多少，非常方便。」

燕青道：「卿本佳人，因何作賊？」

施媚兒笑道：「强姦男人我都幹了，做賊又有何不可？」

裴彬笑道：「她經常到處跑，從來不在一個地方停留十天以上，因此不需要很多銀子，你要送給她二百萬兩銀子，她反而會覺得痲煩，因爲沒有地方存放。」

燕青道：「沒有親戚？」

施媚兒道：「親戚是有幾個，可惜他們一見到我，就像見到女妖一樣。」

燕青道：「你可以把銀子存進錢莊的呀！」

施媚兒道：「那也痲煩，反正我走到那裡拿到那裡，要多少拿多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不比甚麼都好嗎？」

燕青一笑道：「不論你怎麼說，我還是要送你二百兩銀子！」

施媚兒道：「如是珠寶我就拿。」

燕青道：「好，給你珠寶。」

施媚兒道：「好，兄弟，你快傳授我們『龜息大法』吧。」

燕青道：「別急，那位老猴精其實說得對，凡是有深厚內功的人，一經懂得『龜息大法』的訣竅之後，能使心脈停止跳動，歷時兩天之久。」

施媚兒問道：「要是一天之內他們不把咱們三人的『屍體』抬出去掩埋呢？」

燕青道：「不可能，他們一經證明咱們已死，一定會立刻將咱們抬了出去。」

他微微一頓，繼道：「爲了爭取時間，我現在就把訣竅傳授給你們，你們先練習幾次，然後明天再上吊好了。」

* * *

次日上午，當牢卒端着飯來到地牢門前時，他一看鐵門下沒有擺着空碗，不禁一呆。

原來，這個牢卒總是送飯來之時，才將上頓的空碗帶了出去，而被囚禁在牢裏的人，也總是在吃過飯後，即將空碗從鐵門下方推出去，而今天上午地牢門前沒有空碗，便表示昨晚送來的飯他們沒有吃。

他們爲甚麼沒有吃？

難道他們不餓？

不可能，每頓飯他們都吃得不剩一粒，怎會突然不餓了呢？

這個牢卒立刻感到情況有異，他連忙擧手拍打鐵門，叫道：「你們三個傢伙，快把空碗推出來。」

地牢裡靜寂無聲。

他又叫喊了一遍，仍不聞回答，當即往地上一趴，頭貼地面，從鐵門下方的空隙望進，一望之下，發現空隙被三人的身體堵住了，他伸手一摸他們的身體，祇覺得入手冰涼僵硬，跟摸到死人的屍體一樣，他大吃一驚，叫了起來道：「我的媽！」爬起來便往外狂奔。

* * *

不久，神捕裘之安帶着幾個捕快趕到了。

裘之安開鎖一拉鐵門，燕青、裴彬和施媚兒便從裏面向外一倒，三個人的手脚還成曲縮之狀，活像被熱水燙死的狗。

三人眼睛大睜、嘴巴半張、舌頭微伸、脖子都套着腰帶，而腰帶另一端綁在鐵門上方一個小窗口的鐵條上，一看就知吊死了！

裘之安很驚訝，伸手摸摸他們三人的心口，道：「竟有這種事……」

那幾個捕快也紛紛伸手去探息和摸屍體，結果沒有一人懷疑他們沒有死，其中一人開口罵道：「他媽的，這姓燕的脾氣很倔，他上吊自殺還有可說，這姓裴的和這個甚麼山陰公主又怎會自殺呢？」

另一個捕快的道：「他們是眼見盛天蛟三人被解赴法場處斬，精神上受不了壓力，就吊死以求早日解脫。」

裘之安道：「去請仵作來驗屍吧！」

又不久，一個老仵作趕來了，他仔細的驗過之後，向裘之安說道：「是吊死的不錯。」

「他們這樣吊死，與一般懸樑自盡不太一樣吧？」裘之安問道。

老仵作道：「是的，一般人吊死，雙脚都離地面，他們因無樑可懸，就將身體往上一蹲，這種吊死方法，我以前也見過幾次，要有決心才成。」

裘之安皺眉道：「眞糟糕，裴彬、施媚兒已呈報上去，到時怎麼辦？」

老仵作道：「祇好據實向上呈報，當然失職之罪是免不了，好在這兩人被判死刑已無疑問，刑部不會太追究此事。」

裘之安道：「我去向大人稟報一下，你先準備三口薄棺材好了。」

* * *

一輛馬車載着三口薄棺材來到了城外的墳場，由幾個皂隸動手挖了一個大坑，將三口棺材移入坑內，草草掩埋過後就走了。

午後不久，墳頭突現龜裂，土塊慢慢向上冒，終於從墳上掀起一片棺材蓋板，一個人從裏面爬了出來。

這個人正是燕青。

幸好附近沒有人，否則這種情景不把人嚇死才怪！

燕青從棺中鑽出之後，四顧無人，立刻將空棺拖出，然後撥開墳土，用手敲打下面的兩口棺材，開聲道：「裴兄、施姑娘，可以出來了。」

兩片棺材「劈啪」一聲，從裏面撐破，夜遊客裴彬和山陰公主施媚兒也破棺而出了。

裴彬低聲道：「附近有沒有人？」

燕青道：「沒有。」

施媚兒道：「那麼，可以大聲一笑吧！」

燕青啞笑道：「你想笑？」

施媚兒道：「是呀，咱們死裏逃生，重見天日，我要大笑三聲以示慶祝！」

燕青道：「得了，先辦正事要緊，咱們快快將墳修好，以免被人發現。」

他將拖出的棺材移回坑內，裴彬和施媚兒幫着他將土推進再堆高，使墳墓恢復原狀，做完了這件事，他們透過了一口氣，覺得舒服無比！

施媚兒笑道：「哈哈，現在沒有人知道我山陰公主還活在人間。」

燕青道：「咱們找個地方躲一躲，等天黑之後，再離開這裏。」

墳場上有一間百姓祠，他們進入一看，見裏面無人，乃進入祠內歇息。

裴彬道：「現在還早，大約是未牌時分吧。」

燕青道：「是。」

裴彬道：「咱們全身髒兮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可這樣離開此地，否則，會被人看出來。」

燕青道：「所以嘛，我說等天黑了再走。」

裴彬道：「天黑之後，我去附近人家，偷三件衣服來換上。」

施媚兒道：「順便偷些食物來吃了，昨晚那碗牢飯沒吃，餓得四肢無力了。」

裴彬道：「對，今晚，離開此處之後，咱們先找個地方吃個痛快，幾個月沒喝酒，口中快要淡出鳥來了。」

施媚兒長吁一聲道：「燕兄弟，你等於是我們兩人的救命恩人，我們該怎麼樣報答你才好呢？」

燕青笑道：「不必不必，我初入江湖，還沒有交上一個朋友，咱們三人交個朋友好了。」

施媚兒道：「這還用說，從今以後，咱們三人已是生死之交了，對了，咱們何不在此結爲金蘭？」

燕青道：「裴兄以爲如何？」

裴彬道：「好呀！」

施媚兒道：「那麼，咱們就在這裡叩拜天地，義結金蘭。」

於是，裴彬四十二歲，年齡較長，是老大，施媚兒卅三歲是老二，燕青三十歲是老三，三人就在百姓祠中對天跪拜，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燕青笑道：「小弟初入江湖，毫無閱歷，今後，大哥，二姊可得多多指導小弟啊！」

裴彬哈哈笑道：「三弟是『冰仙歐陽璧』的傳人，若論武功，愚兄和你二姊不及你多多了，今後我們還要你多多照顧照顧才是眞呢。」

施媚兒笑道：「現在是一家人了，客氣話不用多說了，談談今後的計劃吧！」

裴彬道：「對啊！三弟，你打算怎麼樣呢？」

燕青道：「先去完成盛天蛟、尉遲雲虎、和老猴精三人的託付。」

施媚兒說道：「你說的是……」

燕青道：「尉遲雲虎遺囑將其屍體火化，這件事可先就地辦理。」

施媚兒搖頭道：「不對！」

燕青道：「怎麼不對？」

施媚兒道：「裘之安這個人精明如鬼，他現在一定派人埋伏在他們三人埋屍的地方，準備逮捕他們的手下，咱們若去了，正好自投羅網了。」

裴彬點點頭道：「不錯，現在不能去呀！」

燕青道：「那麼……」

裴彬道：「老猴精是茅山道

士，茅山距此不遠，先去辦他的託付。」

燕青道：「他祇遺言要小弟殺那三清觀住持絕塵子報仇。」

裴彬道：「老猴精這個人愚兄最瞭解，他的十句話祇能信一句，最好先去拿他的寶藏，等財寶到手之後，再去找絕塵子算賬。」

施媚兒道：「對，三弟，大哥說得一點不錯，老猴精非常之狡猾、奸詐，等拿到他的財寶，才可替他報仇。」

燕青對此並不堅持，點點頭道：「好，他的藏寶地點就在茅山，咱們先去茅山便是。」

裴彬道：「盛天蛟和尉遲雲虎，一個是陸上霸王、一個是海上霸王，麾下高手如雲，要去起出他們兩人的藏寶，可不太容易呢。」

燕青道：「他們兩人的藏寶地點祇有他們自己知道，其手下無人知悉。」

裴彬道：「盛天蛟的總寨在九華山中，他的藏寶地點，是否也在該山？」

燕青道：「是的，不過距離其山寨，還有一段很遠的路……大哥以前去過九華山嗎？」

裴彬點點頭道：「去過，前年盛天蛟五十大壽那天，愚兄也是賀客之一，他的那座總寨，其實是一座大山莊，一般人根本看不出那是他統率一百零八座山頭的總寨，因爲他與一般山莊一樣，毫無山寨之實。」

燕青道：「爲甚麼？」

裴彬道：「他憑一身武功，收服了一百零八座山寨之後便坐地分贓，從不親自動手打劫。」

施媚兒接口道：「不過，一旦發生了大事，他會出面解決，而且每次都能迎刃而解，所以受他統治的各地山寨主對他都很敬服。」

燕青道：「如今盛天蛟已死，他所統治的一百零八座山寨不知怎樣了？」

裴彬搖搖頭道：「不知道。」

燕青道：「那姓裘的總不致於祇擒殺了盛天蛟一人爲滿足吧？」

裴彬道：「這是當然，不過，裘之安沒有力量一舉殲滅一百零八座山寨，以前官府曾出兵討伐，由於各山寨地處險要，攻擊困難，最後終於無功而退了。」

燕青問道：「東海霸王尉遲雲虎的勢力又如何？」

裴彬道：「他手下有戰船七艘，嘍囉千餘人，揚威海上無人能敵，不過現在他一死，蛇無頭不行，他的部下可能要星散瓦解了。」

燕青道：「那姓裘的武功確實厲害，等一切事情辦完之後，小弟要找他進行一次決鬥。」

施媚兒笑道：「你若能幹掉裘之安，保證你一舉成名天下揚。」

燕青道：「我一定要試試！」

談着談着，不覺天已入暮，遠處暮烟四起，因是秋天，烏鴉從枯樹上陣陣飛過，形成一幅凄涼的景象。

施媚兒忽然幽幽一嘆道：「入牢時是盛夏，出牢時已深秋，這五個月就像過了四五年，但不知他會怎麼了？」

燕青問道：「他是誰？」

施媚兒似覺失言，忙笑道：「是我一個好朋友，女的。」

燕青又問道：「很要好的嗎？」

施媚兒道：「是的，是很要好的……」

裴彬笑道：「奇怪，從來沒聽說你有朋友，你不是恨天下所有的人嗎？」

施媚兒嬌嗔一笑道：「人，多多少少總有幾個知己的，要是沒有，那是多痛苦的呀！」

裴彬問道：「她是怎麼樣的女人？」

施媚兒搖搖頭道：「不說了，那沒有甚麼可以談的……對了，我記得這片墳場的西邊上，好像有一條溪流，是不是呢？」

裴彬道：「沒錯。」

施媚兒道：「我身子實在太髒，咱們去那溪裏洗一洗好嗎？」

裴彬道：「等天黑再走吧！」

天，漸漸黑下來了。

裴彬站了起來道：「我這就去找一戶人家下手，你們等下可去溪裏洗澡，然後回到這裡等我。」

施媚兒道：「好，別忘記帶些吃的東西回來。」

裴彬點點頭，舉步跨出百姓祠，但剛剛跨到大門口，忽然又迅速退回祠內，低聲道：「有人來了！」

施媚兒一驚問道：「是誰？」

裴彬道：「不知道，一共有五個，正向這百姓祠走過來。」

燕青雙目一抬，精芒大盛道：「難道姓裘的已知道咱們僞死，率人趕來了？」

裴彬道：「好像不是……」

他說着在祠內原處坐下，抱頭垂在膝上，接着道：「咱們假裝睡覺，他們若問起，就稱要飯的好了。」

燕青和施媚兒兩人見祠內無處可躲，便同意其說，兩人曲起雙膝，抱頭假睡。

俄頃，五個人走進了百姓祠。

這五人，年紀四十以上五十以下，個個生得凶悍，身上帶着武器，其中兩人另背着兩把鐵鋤，看樣子很像盜墓賊呢！

他們一見祠內坐着兩男一女，均吃了一驚，待看清他們三人形態

骯髒落魄，才鎮定了下來，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臉有刀疤的人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施媚兒抬起臉來，咧嘴一笑道：「我們是要飯的……各位好心的大叔，請發發慈悲，施捨幾個銅板，給我們買東西吃好嗎？」

那臉有刀疤的老人臉色一變，吃驚地道：「你不是山陰公主施媚兒？」

施媚兒搖搖頭道：「不是，我是要飯婆子，旁邊是我的當家。」

她指的是夜遊客裴彬。

裴彬沒有抬頭，喃喃說道：「臭婆娘，你好好睡覺，別跟人搭訕。」

施媚兒「哦」了一聲，又把頭垂在膝上，表示不再理人了。

那臉有刀疤的老人愈看愈疑，衝口道：「沒錯，我認得出來，你是山陰公主施媚兒。」

另一個身材矮胖的中年漢子接口道：「施姑娘，聽說你已進了『閻羅殿』，怎麼卻在這裡，又怎麼變成這副模樣？」

施媚兒道：「當家的，他們都認定我是山陰公主施媚兒，怎麼辦？」

裴彬道：「你認識他們？」

施媚兒答道：「好像是盛總瓢把子的人呀！」

裴彬抬起頭來，看了看對方五人，然後伸手拍拍燕青肩膊，說道：「三弟，愚兄堵前門你來收拾他們，一個都不能留。」

話到末了，一個翻滾已到祠門，跳起來守住祠門，不讓對方五人出去。

那五人神色大變，那臉有刀疤的老人連忙拔劍備戰，他祇認得施媚兒，所以仍向施媚兒喝問：「施姑娘，你這是甚麼意思啊？」

施媚兒搖搖頭道：「不知道。」

燕青也弄不懂裴彬爲甚麼要收拾他們，乃問道：「大哥，理由是甚麼？」

裴彬道：「等一會再告訴你。」

燕青道：「一個不留？」

裴彬答道：「不錯。」

燕青一笑道：「好。」

他挺起身，雙掌一錯，擺出了攻擊姿式。

那臉有刀疤的老人厲聲道：「慢着，這位朋友你貴姓大名？」

裴彬搶着說：「不要告訴他。」

那臉有刀疤的老人轉望他冷笑道：「朋友，咱們有過節嗎？」

裴彬道：「沒有。」

老人道：「你是應天府的捕快？」

裴彬道：「不是。」

老人又道：「我們是前來爲盛總瓢把子收屍的，你要殺我們的理由是甚麼？」

裴彬道：「莫須有。」

老人怒道：「莫須有？」

裴彬道：「三弟，動手吧！」

燕青應了一聲，直欺而上，探掌便向老人的背心疾抓過去。

老人暴叱一聲，轉身揮劍，截砍燕青的手掌，出劍有如閃電。

但燕青變招的速度更快，右掌倏縮，避過了老人砍下的一劍，再疾吐，就抓中了老人胸下幽門穴。

「嘿！」

勁力透指而出。

老人突如被利箭穿心，慘叫了一聲，身上向上一挺，兩眼暴瞪，人還沒倒下就已死了。

另外四人萬料不到會有這樣情形，一時驚怒交迸，紛紛撤出兵刃，三人攻向燕青，一人攻向裴彬。

但不旋踵，祇聽「砰砰砰」一連三下巨響，攻向燕青的三個人祇覺得一條影子在身邊一陣飛繞，三人就同時中了一拳，而且都被擊中要害，在一片慘叫聲中，一個個的倒了下去。

攻擊裴彬的那一個，一見此情形，心裡發慌，便爲裴彬所乘，被裴彬一腳踢中小腹，狂叫一聲，抱腹倒下，身子縮成了一團。

施媚兒上前一腳踩上他頭部，笑道：「打一隻落水狗！」

一聲骨裂輕響，那人雙腳一蹬，頓時亦告了賬。

裴彬看見燕青招無虛發，祇一瞬間，已經就地解決了四個人，心中甚驚，忍不住脫口說道：「三弟，你好本領，又快又乾脆。」

燕青微微一笑道：「大哥誇獎了。」

施媚兒笑道：「不是誇獎，是事實的，我走了十幾年江湖，從來沒見過殺人這樣快的。」

燕青道：「沒甚麼，是這幾個人身手不强之故……大哥，你且說你爲何要殺死這五人？」

裴彬道：「因爲他們都是盛天蛟的部下。」

燕青道：「小弟聽不懂？」

裴彬道：「他認出了二妹。」

燕青道：「認出了又怎麼樣？」

裴彬道：「第一，咱們三人還活着的消息會傳入裘之安的耳中，第二，如此一來，你想取出盛天蛟的寶藏的希望便成泡影！」

燕青恍然而悟道：「原來如此。」

施媚兒從一具屍體搜出了一包乾糧和一些銀兩，不禁開心的笑道：「大哥，你不必去偷了，這裡有現成的銀子、衣服和食物。」

於是三人一起動手脫下了五人的衣服，另搜出幾十兩銀子和幾包乾糧。

裴彬笑道：「運氣要來的時

候，山都擋不住，現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施媚兒道：「咱們去洗個澡，再換上衣服吧。」

於是，三人走出百姓祠，橫過墳場，來到西邊一條溪畔，月光下但見溪水清澈見底，三人當即脫下了衣服，躍進溪中……

施媚兒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女人，她赤條條一絲不掛的泡在水中，如魚得水，歡暢不已。

燕青甚覺尷尬說道：「二姊，你不該跟我們在一起。」

施媚兒笑道：「爲甚麼？我現在是你的姊姊啊。」

燕青道：「你雖然是我的姊姊，但畢竟還是個女人。」

施媚兒道：「三弟，色不迷人人自迷，你視若無睹便是。」

燕青道：「小弟年輕氣盛，豈能視若無睹呢？」

施媚兒笑道：「你和女人親近過沒有？」

燕青搖頭道：「沒有，小弟跟隨家師在長白山上住了十八年，從沒見過一個女人。」

施媚兒道：「眞可憐。」

裴彬道：「二妹，你不要把三弟帶壞了。」

施媚兒道：「飲食男女，人之常情，守身如玉的男人，不一定是品行好的男人呀！」

裴彬道：「三弟現在是一張白紙，染之黑則黑，染之紅則紅。」

施媚兒笑道：「不錯，三弟你今後打算在白道上混呢，還是在黑道上混呢？」

燕青道：「我不知道，不過家師告訴過我，認爲該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

施媚兒道：「對了！所謂是非黑白和正邪，其實很難分得清楚，這個世上往往是公說公道理，婆說婆文章，譬如我，大家都認爲我山陰公主是個天下最無恥可怕的女人，但我自覺並不太壞，因爲我自己知道在幹着甚麼。」

燕青道：「你是說，你自認幹的事沒錯？」

施媚兒道：「不，我自知幹的事不對，但我有我的道理。」

燕青道：「你的道理是甚麼？」

施媚兒搖搖頭道：「算了，現在不是提掃興的事，我頭髮好髒，要洗一洗了。」

說着，從水裏站了起來，翻屁股低下頭，開始洗她的頭髮……

* * *

數月後，夜遊客裴彬、山陰公主施媚兒和燕青已走在茅山一條通往三清觀的山路上。

他們三人現在精神愉快，容光煥發！

尤其是山陰公主施媚兒，由於連日大魚大肉的吃，她原已消瘦的臉更漸見豐滿了，漸漸恢復以前的艷麗容貌了。

三人邊走邊談天，不覺之間，三清道觀已然在望。

燕青道：「大哥，小弟曾經聽家師說過，茅山的道士會法術，是嗎？」

裴彬道：「是的，但並非個個都會，各行各業都有敗類，也有好人。」

燕青道：「老猴精就是敗類。」

裴彬道：「對了，愚兄雖然犯案如山，到處偷雞摸狗，但也不齒其爲人。」

燕青道：「茅山的法術很厲害嗎？」

裴彬道：「據說是的，一般邪術約有四種：一是茅山法；二是降頭法；三是落蠱；四是雞鬼，而茅山法又名玉女喜神術，據說懂得其術之人一旦作起法來，能使任何一個女人前來就教，任作法者爲所欲爲，又據說茅山法術乃是張天師五雷正法以外的道家另一支派。」

燕青又問道：「這種法術敗壞人家女子的名節，實在可惡。」

裴彬笑道：「愚兄以前也讀過一些書，宋人『夷志堅』有這一段故事，邵武人黃某任通判，自太平州任滿後，住在句容縣的一座僧寺裡，那寺很接近茅山，有一天，黃某發現女兒未嫁而有孕，黃某疑其女兒與人通姦，但其女絕少外出，也沒有男人來過，經其母再三詰詢，女兒哭着說：『女兒實在沒有外出，可是夜間睡着之後，就覺似夢非夢，被一個道士迎到一間密室，和他做了男女間之事。』，黃某認定必是茅山術，乃托故具齋，集十里內的道士來吃齋，教女兒躲在寺內偷看，果然認出其中一個道士，遂縛之送官究辦。」

施媚兒道：「我也聽過一個故事，說有個巫師張某，擅茅山術，經常戲弄婦女，大家對他又怕又恨，有一天，他在外面與人閒話，看見遠遠有個女人，他便問衆人，你們想不想看我的法術，大家當然一致稱好，他就口中唸唸有詞，不久便見那個女子自動脫光了衣服，赤裸裸的走過來，等到她走過時，張某才發現竟是自己的女兒，這叫害人害己。」

燕青道：「不知那三清觀的住持絕塵子會不會茅山術？」

施媚兒道：「他既是老猴精的同門師兄，八成也會邪術。」

燕青打趣道：「若是如此，二姊可要小心一些，莫被他邪術召了去！」

施媚兒笑道：「被他的邪術召了去，那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山陰公主成日打雁，若有一天反被雁啄

了眼睛，那也很好玩呀！」

裴彬道：「好了，咱們談正經事，待會兒走到三清觀？還是……」

燕青道：「先去找老猴精的寶藏好了，找到了寶藏，再去找絕塵子。」

裴彬道：「老猴精的寶藏在何處？」

燕青道：「在三清觀後一里處的一座獅頭岩上，老猴精說找到獅頭岩上的一株神木，就可以找到寶藏。」

裴彬道：「你知道哪個獅頭岩？」

燕青道：「不知道。」

裴彬道：「那麼，怎知哪一座才是獅頭岩？」

燕青道：「老猴精說它像一個獅子的頭，一看便知，而岩上的神木是千年紅檜，也一看便可知道。」

裴彬道：「如此，就容易找着了。」

說話間，那座巍峨的三清觀已近在咫尺，三人見三清觀左邊有一條山徑蜿蜒伸向三清觀後的山中，於是折入山徑，走了進去。

山徑上鋪有石板，曲徑通幽，景色十分之優美。

燕青抬頭看看天色道：「現在還沒到正午吧？」

裴彬道：「大約還有一刻時。」

燕青道：「那麼，咱們走快一些，錯過了正午，就得再等一天了。」

裴彬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燕青笑道：「容小弟賣個關子……快走吧！」

於是，三人快步而行，不久，山徑已盡，眼前是一道寬闊的山澗，對面是重巒疊嶂的山林。

燕青問道：「從三清觀算起，到此有沒有一里路？」

施媚兒道：「差不多有了。」

燕青道：「那麼，獅頭岩必在對面山林之內了。」

說着一馬當先，向山澗對面飛躍過去。

三人過了山澗，進入樹林中，行約數十步，眼前豁然開朗，果然見到一座大山岩。

它像個獅子的頭部，形成張口怒吼之狀。

視綫向上移，就見到那株千年紅檜，它約有十幾丈高，似一柱擎天，矗立在岩上。

三人一見大喜，當即騰身飛縱上去，轉眼工夫，便到了獅頭岩上，也就到了千年紅檜之下了。

燕青再仰望天上日頭道：「現在是不是正午了？」

裴彬笑道：「三弟，要知現在是不是正午，應該低頭看看才對。」

燕青一怔道：「低頭看？」

裴彬道：「你自己的影子在你的脚下，便是正午。」

燕青低頭一看，果見自己的影子在自己脚下，忙道：「快跟我來。」

拔步便向右方奔去。

到了岩上一處地方，也就是千年紅檜的樹影投射在地上最末端的地方，站住了脚步。

原來千年紅檜的樹身略向西傾斜，因此樹影向西伸出四、五丈遠，其尾端照在一塊千斤巨石上。

施媚兒一看就知，笑道：「樹影投射之處，便是埋藏寶藏的地方？」

燕青道：「不錯。」

施媚兒道：「但這是一塊岩石呀！」

裴彬笑道：「也許就在這塊岩石的下面！」

燕青動手推開岩石，赫然發現岩石下面有個洞口，洞道狹窄，曲折向下斜伸，不知有多深！

施媚兒大喜道：「沒錯了，就是這裡，老猴精生平第一次沒有說謊騙人，眞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燕青四望一眼，不見附近有人，便向裴彬說道：「大哥，你替我把風，小弟和二姊進去看看。」

裴彬點頭道：「好，小心一點。」

燕青和施媚兒伸脚而下，慢慢的縮進洞內，深約二三丈，洞道變爲平伸，再向前爬進二三丈，忽然洞道變寬，原來已到了一間天然洞室。

由於陽光無法射進，故洞室中一片陰暗，祇能隱約看個大概。

燕青取出火摺子刷亮，藉火光一閃之間，才看清了整個洞室的情形。

洞室並不大，呈鵝蛋形狀，高度正可容一人站起，一舉手便可以碰到洞頂，而各面洞壁凹凸不平，均是堅硬的岩石。

但最使燕青和施媚兒看了怦然心動的是：洞室左側的角落下，擺着有五個大酒甕！

它，毫無疑問是老猴精所藏的財寶！

施媚兒一把扯住燕青，向他附耳低聲：「三弟，以後學精明些。」

燕青一怔道：「怎麼呢？」

施媚兒道：「你不該要裴彬在外面把風，那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燕青不解道：「爲甚麼？」

施媚兒道：「要是他乘機將洞口封死，咱們豈不完了！」

燕青微愕道：「這怎會呢？咱們三人現在已是義結金蘭的……」

施媚兒突伸掌向絕塵子後頸砍去……

施媚兒扯了他一下道：「三弟，你這個人甚麼都好，就是太率直了些，不知人心之險惡，怎知道這世上見利忘義的人可多得很。」

燕青道：「他是那種人嗎？」

施媚兒道：「他是獨行大盜，對金錢看得很重，何況有一句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燕青點點頭，但仍不以爲然道：「你說的雖然不錯，但我覺得裴大哥還不錯，不似那種見利忘義之徒可比……」

施媚兒道：「也許我說錯了，但小心無大礙，以後碰到這種情形，千萬不可叫他把風，也就是不要授人以柄，以免遭人暗算。」

燕青道：「是，小弟以後小心就是了。」

施媚兒說道：「你看見那五個酒甕沒有？」

燕青道：「看見了。」

施媚兒道：「那必是老猴精的一生積蓄了。」

燕青道：「對。」

施媚兒從懷中摸出一張紙，捲成一支紙棒，說道：「快把紙棒燃燒起來，咱們打開那酒甕看看！」

燕青依言用火摺子將紙棒點着了火，正當火光照亮整個洞室時，忽聽裴彬在外開聲道：「三弟，找到了沒有？」

施媚兒搶着答道：「還沒有呢！這裡好黑，我們正在點火！」

燕青拿着紙棒走近那角落，一看那五個酒甕，登時涼了半截，苦笑道：「哼！看來老猴精還是欺騙了我！」

原來，五個酒甕空空如也，裏面甚麼都沒有。

施媚兒一呆道：「他媽的，這是怎麼回事？」

燕青恨聲道：「老猴精開我玩笑！」

施媚兒道：「不對，老猴精絕不會開你這個玩笑，我看其中必有緣故……」

這時，裴彬又在外面開聲問道：「三弟，你們找到了沒有？」

施媚兒道：「大哥，你進來看看，有怪事了。」

沒多久，夜遊客裴彬就已進入洞中，他走前看過那五個空酒甕，再嗅嗅酒甕氣味，說道：「被人捷足先登了！」

燕青道：「是嗎？」

裴彬道：「這五個酒甕沒有一點酒味，可見非儲酒之用，當然也不是藏放死人骨灰的，因爲死人骨灰沒有人要。」

施媚兒道：「因此可斷定當初確是放着珠寶一類東西。」

裴彬道：「不錯，而老猴精那天在牢房是用耳語告訴三弟的，不

可能有外人聽見而先行趕來盜走的……」

施媚兒道：「他還說沒有其他人知道呢。」

裴彬道：「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施媚兒道：「不用說了，最可能知道這藏寶之人就是絕塵子。」

裴彬道：「這也有可能，也是他出賣老猴精的原因。」

燕青道：「咱們不能空跑一趟，找絕塵子算賬去如何？」

施媚兒道：「我贊成。」

裴彬沉吟道：「絕塵子可不是等閒之輩，此事最好考慮考慮……」

施媚兒道：「三弟的武功還不能制服他嗎？」

裴彬道：「愚兄祇怕事情鬧大了，被裘之安獲悉咱們尚在人間，那麼一來，咱們又得躲躲藏藏了。」

燕青道：「大哥、二姊是成名人物，有許多人認識你們，確實不宜去三清觀鬧事，但小弟初入江湖，沒有人認識我，就由我去找他算賬如何？」

裴彬道：「你的武功要制服他應無多大困難，祇是你經驗不足，絕塵子又八成會法術，萬一反落入他的手中，那豈不痲煩了嗎？」

燕青道：「不會，小弟絕不讓他有作法的機會，一看他作法馬上送他歸西！」

裴彬道：「不成，殺了他後，找誰要財寶，我看，這樣好了，咱們今夜一道去。」

燕青道：「大哥不怕被他們認出？」

裴彬笑道：「咱們以幪面人入觀，就不怕他們認出了。」

施媚兒道：「好主意，就這麼辦吧。」

* * *

這天深夜，當三清觀住持絕塵子回到他自己的雲房準備休息時，突然發現房內坐着兩個幪面人，不禁嚇了一大跳，慌忙轉身欲逃。

但已太遲了，另一個幪面人從門後閃出，迅速的關上房門，同時用一把長劍抵住他的腰部，冷冷的說道：「觀主莫怕，你祇要不反抗，我們是不會傷害你的。」

絕塵子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道士，修眉朗目，頗有仙風道骨之長相，他一看逃路已絕，不禁嚇得發抖地道：「你……你們是誰？要幹甚麼？」

裴彬用劍將他迫往床前道：「坐下，有些話要跟你談談！」

絕塵子惴惴不安的坐下，結結巴巴的道：「你們是……是誰？有何指教。」

裴彬道：「我首先警告你，在我盤問你時，你不可施法術，我一看你嘴唇亂動，立刻一劍殺了你！」

絕塵子惶然道：「施主多疑了，貧道雖是茅山道士，卻沒習過邪術。」

裴彬冷冷笑道：「你是老猴精的師兄，老猴精會法術，你那有不會之理？」

絕塵子道：「眞……眞的，貧道是眞正的出家修道之人，不習那旁門左道的害人之術。」

裴彬道：「但是老猴精卻說你懂得法術！」

絕塵子連連搖頭道：「他胡說，他要是這樣說了，便是存心陷害貧道！」

裴彬道：「是你陷害他，還是他陷害你？」

絕塵子呆了呆，問道：「施主何出此言？」

裴彬道：「我問你，他是怎麼被官府捕獲的？」

絕塵子臉色一變道：「是……是貧道將他灌醉，將他交給官府的，因為……因為……」

裴彬道：「怎樣？」

絕塵子道：「他不守清規，利用法術騙財騙色，甚至傷害人命，把本山道士的名譽都搞壞了，貧道一再苦勸不聽，祇好……祇好把他交給官府發落了。」

裴彬冷哼一聲道：「他再不好也是你的師弟，怎可不顧同門之誼，將他交給官府。」

絕塵子嘆了一口氣道：「他怙惡不悛，積惡如山，為了不讓他繼續害人，貧道才不得已……唉！對於這件事，貧道並不後悔，施主前來替他報仇的嗎？」

裴彬道：「是，也可說不是。」

絕塵子微怔道：「施主此言何解？」

裴彬道：「你知不知他已被正法？」

絕塵子道：「不知，但這是遲早會有的結果，對他來說，這是報應。」

裴彬道：「他要求我們替他報仇！」

絕塵子苦笑道：「既是如此，施主動手好了，但請勿傷及別人。」

裴彬頗感意外道：「你不反抗？」

絕塵子道：「如何反抗？」

裴彬道：「動手啊！」

絕塵子又苦笑道：「他沒有告訴施主，貧道不諳武功？」

裴彬又感意外道：「哦，你不會武功的？」

絕塵子道：「貧道乃是文身，手無縛鷄之力。」

裴彬默默的注視他片刻，忽然悍笑一聲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們多費手脚。」

絕塵子閉目待死！

裴彬道：「不過，我們也可以放過你，祇要你老老實實把他的那批財寶交出來！」

絕塵子睜目呆然道：「財寶？」

裴彬道：「不錯。」

絕塵子道：「貧道確實知道他有不少財寶，那都是他搶來騙來的，但貧道不知它藏在何處。」

裴彬冷笑道：「哼！你會不知道？依我看，你出賣他就是為了吞佔他所有的財寶。」

絕塵子唸了一聲無量壽佛，「施主言重了，貧道十四歲出家，心中早已無慾念，知善知惡，不迷不惑，財寶之物，對貧道來說，已如糞土，怎會去吞佔他的財寶呢？」

裴彬道：「少廢話，大爺不信你這一套，今夜不把老猴精的財寶交出，大爺一劍砍下你的狗頭。」

絕塵子嘆息一聲，道：「施主不信，貧道也是沒有辦法了，任憑處置就是了！」

說完，閉上眼睛。

燕青一頓足道：「這個老牛鼻子太頑固，我就不信你不怕死。」

搶過裴彬手中的長劍，就要當場將他劈死。

裴彬阻住了他道：「別忙，我再問問他，喂，老廢物，我老實告訴你，老猴精的財寶藏在觀後獅頭岩上的一個秘洞之內，剛才我們去看時，洞中財寶已被竊取一空，那不是你拿的，會是誰？」

絕塵子閉着眼睛答道：「貧道根本不知此事，若是知道，早交給官府了。」

裴彬道：「你最好仔細的想想，我一劍把你殺了，你甚麼都沒有了。」

絕塵子道：「是的，所以貧道如是拿了他的財寶，還敢不獻出嗎？」

裴彬道：「你當眞寧死不給？」

絕塵子道：「貧道確實沒有得到他的財寶，要貧道拿甚麼給你們？」

燕青怒道：「這老牛鼻子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劈了他算了。」

說着，揚劍便劈。

裴彬又阻住了他，對絕塵子冷笑道：「老廢物，我們對老猴精的那批財寶志在必得，你要是不肯獻出，今夜要死的恐怕不止你一人！」

絕塵子一聽這話，無法再保持鎮靜了，睜目驚問道：「你們……打算怎麼樣？」

裴彬道：「我會殺盡三清觀的道士。」

絕塵子臉色大變，張口便要叫喊，施媚兒眼明手快，閃電的一掌劈出，砰然正中其後頸，敢情絕塵子確實不諳武功，經此一擊，登時仆跌地上，昏倒不省人事了。

裴彬帶責備的口脗道：「二妹，你這算是甚麼？」

施媚兒笑道：「我看得出來，這老道士的確沒有說謊，老猴精的財寶不是他拿的，再問也是沒結果的了。」

燕青問道：「二姊，你怎知不是他拿的呢？」

施媚兒道：「大凡眞心修道之人，都不怕死，這老道不怕死，而怕觀中道士被傷害，就憑這一點，可知道他沒有吞佔老猴精的財寶。」

燕青轉望裴彬問道：「大哥以為如何？」

裴彬點點頭道：「二妹說得沒錯，祇是不該把他打昏，這樣一來，咱們還找誰去盤問？」

施媚兒道：「找別的道士呀！」

燕青道：「對呀！去抓一個道士來問問！」

裴彬道：「你們在此別動，待愚兄去抓一個來。」

他要過燕青手上的長劍，輕輕打開房門，向外窺伺了幾下，見附近無人走動，所有三清觀的道士似已就寢，正是抓人的好時機，於是舉步出房。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突的聽到一片人語聲，從不遠處傳過來，「貴觀住持祇怕已睡着了吧。」

「不妨……不妨……」

裴彬吃了一驚，連忙縮回脚，掩上房門，回顧燕、施兩人低聲道：「不妙，好像有客人來拜訪這絕塵子呢！」

燕青有些緊張，低聲問道：「這怎麼辦？」

施媚兒一笑道：「正好抓下來嘛！」

裴彬道：「對，咱們快躲起來，等他們入房時出其不意……」

一語未了，人聲又傳了過來了！

「裘捕頭，請這邊走。」

「唔……」

裴彬三人聽了這話，大驚失色，三魂七魄一下去了二魂六魄，一時慌得不知所措。

還是施媚兒反應較敏捷，立刻一指後窗，急道：「快走！」

她推開後窗，一頓足飛了出去。

畢竟是邪不勝正，裴彬和燕青也都沒有勇氣和裘之安朝相，兩人緊隨施媚兒之後越窗而去，似鼠輩般的急急遁逃了。

他們三人剛剛越窗而出，房門就已「砰砰」響起，祇聽一人開聲道：「觀主，觀主，應天府裘捕頭來了！」

絕塵子忽然從地上爬了起來，走去打開房門，含笑道：「請進！」

裘之安和一個道士舉步進房，前者一瞥那扇打開的後窗，微微一笑道：「走了？」

絕塵子點頭道：「走了！」

* * *

燕青三人一口氣跑了五六里，來到一處茂密的樹林中，因不見後有追兵，才在林中停了下來。

施媚兒喘着氣道：「這是怎麼回事，那姓裘的怎麼忽然跑到三清觀來了？」

裴彬道：「正是，還好咱們跑得快，要不……」

燕青道：「咱們實在不應該跑，跟他幹一幹又何妨？」

裴彬搖搖頭道：「不成，姓裘的實在不好對付，要是殺他不死，以後咱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施媚兒道：「眞奇怪，他怎麼忽然跑到三清觀來呢？」

裴彬道：「誰知道。」

施媚兒道：「那絕塵子醒的時候，當然會把剛才的事說給裘之安聽，你看裘之安會猜到是咱們三人嗎？」

裴彬道：「這要看他是不是已發現咱們僞死逃走，如果是的話，他今夜趕來三清觀，就有理由可以解釋了。」

施媚兒歪着頭尋思道：「他會發現嗎？」

裴彬道：「可能。」

燕青道：「那天晚上，咱們在百姓祠，殺了盛天蛟的五個部下，當時沒將屍體掩埋……」

裴彬省悟道：「對了，就是這件事出了漏子，姓裘的聞報百姓祠中有五具屍體，自然會去查看，他自然會查出是盛天蛟的部下……」

施媚兒道：「那百姓祠距離咱們三人的墳墓不遠，他必會前去看看。」

裴彬道：「他若是見到墳墓有異，必會叫人挖開來看……對了，就是這樣，他已經知道咱們僞死逃走。」

燕青道：「可是他來三清觀幹甚麼呢？他有甚麼理由猜咱們會到來三清觀？」

裴彬道：「很簡單，他認爲老猴精知道咱們的逃亡計劃，很可能會託咱們替他辦事，也可能猜到咱們會來三清觀替他報仇，因此就趕來了。」

燕青恨聲道：「這個姓裘的眞是頭痛的人物，總有一天我會殺了他。」

施媚兒道：「三弟，你眞有能力殺死他？」

燕青點頭道：「有。」

施媚兒笑道：「那麼，我有個主意，你去將他引到此處，咱們三人合力把他幹掉。」

燕青道：「好！」

掉頭便要趕回去，裴彬連忙道：「且慢！先好好的商量一下……二妹，你認爲這樣妥當嗎？」

施媚兒冷冷一笑道：「既然他已知道咱們三人沒死，夜長夢多，索性把他解決算了。」

裴彬沉吟道：「愚兄倒認爲犯不着如此，咱們還有正事要辦，何必跟他們鬥氣？」

燕青道：「大哥，小弟不認爲這是鬥氣，姓裘的不死，咱們今後就不能放心在江湖上混了。」

施媚兒道：「正是，幹掉了他這才是一勞永逸之策。」

裴彬道：「咱們三人合力攻擊他，不知能不能置他於死地？」

燕青道：「大哥，不是小弟誇口，那次小弟因一時大意，才落入他的手中，眞要再幹起來，小弟絕對有把握！」

裴彬想了一想道：「也罷，但要小心，別在觀內跟他們動手，把他引誘到此，咱們聯手收拾他！」

燕青道：「好！」

將身一縱，勢有如投出去的梭子一樣，一刹那，已消失在黑夜下的林中。

裴彬目見燕青走後，有些不安的搓着手道：「二妹，我總覺得這樣不大妥當。」

施媚兒笑笑道：「三弟對此輿緻可是很大哩。」

裴彬道：「三弟年輕識淺，不知道裘之安的厲害，你不該……」

施媚兒打岔笑道：「別替他擔心，他說不定與你的想法完全相反，是個最精明之人！」

裴彬一怔道：「你是說……」

施媚兒道：「說實話，直到現在，我對他仍不敢太信任！」

裴彬目光一凝的道：「你還懷疑他是奸細？」

施媚兒頷首道：「是的。」

裴彬失笑：「我的山陰公主，你可會想到，你我都是犯案纍纍的人，官府捕快爲了緝捕咱們，曾吃了不少苦頭，他們恨不得咱們趕快死掉，在這情形之下，他們會派人冒充犯人救咱們出牢嗎？」

施媚兒又頷首道：「是的。」

裴彬道：「理由是……」

施媚兒道：「第一，他們曾對盛天蛟、尉遲雲虎和老猴精進行刑求，逼他們供出藏寶地點，盛天蛟三人堅不肯吐露，因此，他們有理由使出反間之計。」

裴彬道：「若是如此，他目的已達……盛天蛟三人已將藏寶餽贈給他……他又爲甚麼要救咱們出牢？」

施媚兒道：「第二，你此次被捕的理由，是被控盜走庫銀，我是被控劫持沈文儀，你我都沒有承認，因此，他們不得已而以累犯的罪名呈報上去的，是不？」

裴彬道：「不錯。」

施媚兒道：「但是裘之安仍然認爲你盜走了庫銀，我劫持了沈文儀，這兩件案子不破，對他是如刺在背的，因此他有理由使出這一招來。」

裴彬點點頭道：「有可能，但並非絕對。」

施媚兒道：「還有一點，老猴精是非常精明的人，他藏寶的地點絕不會被人知道，他自己也說過沒有第二人知道，但是，結果藏寶卻被人先一步拿走，這如解釋爲燕青暗中通知裘之安，先把老猴精的藏寶取走，也說得通啊！」

裴彬又點點頭，神情變得嚴肅起來了。

施媚兒笑了笑道：「所以，我要他去引誘裘之安到此，如果他將裘之安誘到此，而眞肯與咱們聯手對付將裘之安幹掉，才能證明他不是奸細。」

裴彬笑笑道：「二妹，你心思縝密，愚兄服了你啦。」

施媚兒道：「吃得一次虧，學得一次乖，今後咱們必須步步爲營，時時小心，否則，再被抓進『閻羅殿』，那就死定了。」

裴彬道：「對，但既然燕青仍有可疑，咱們何不在前面一段路埋伏，暗中觀察他引誘裘之安的情形。」

施媚兒道：「正該如此。」

於是，他們向來路奔前二、三里，找了一個隱蔽處埋伏了起來。

約莫等候了半個時辰，才見一條人影，從來路上飛奔而來。

臨近一看，正是燕青。

但是，他身後不見有追兵，想像中的裘之安並沒出現。

他們看看燕青從眼前奔過，交換了一個懷疑的眼色，施媚兒低聲道：「奇怪，裘之安怎麼沒有追來？」

裴彬道：「正是，你認爲這是甚麼意思？」

施媚兒顰眉道：「這個情況我倒沒有料到，不知是甚麼原因……」

裴彬道：「咱們怎麼辦？」

施媚兒道：「這樣祇有回去跟他見面了。」

兩人趕回剛才三人分開的樹林內時，竟不見燕青在場，方自錯愕間，忽然，身後有人笑道：「大哥、二姊，你們哪裡去了？」

兩人一回頭，赫然發現燕青含笑站在身後，施媚兒不禁一呆道：「三弟，你搞甚麼鬼？」

燕青道：「小弟回到這裡，不見你們兩位，怎麼說小弟搞鬼？」

裴彬道：「我們怕你有失，故趕去前面支援，剛才看見你趕回來，我們以爲姓裘的會在你後面，因此沒有開聲叫你。」

施媚兒接口道：「正是，三弟，怎麼不見姓裘的追上來？」

燕青搖搖頭道：「他奶奶的，小弟碰到了怪事。」

施媚兒道：「怎麼回事？」

燕青道：「小弟趕回到三清觀時，就悄悄接近絕塵子的雲房，可是躲在房外偷聽了老半天，竟沒聽見一點聲音。」

施媚兒道：「絕塵子和裘之安不在裏面？」

燕青道：「正是，小弟先投石試探，仍沒有動靜，就從天窗往房內窺望，祇見房中一燈如豆，卻沒有一個人在裏面。」

裴彬道：「奇怪，姓裘的深夜拜訪絕塵子，他們不在房中談話，到哪裡去了呢？」

燕青道：「咱們三人逃出雲房時，絕塵子尚昏迷未醒，因此小弟猜想姓裘的可能將他抱去某個房間施救，但後來小弟找遍全觀，又發現一件怪事。」

裴彬道：「甚麼怪事？」

燕青道：「整間三清觀，已沒有半個道士，都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施媚兒道：「原來如此。」

裴彬道：「嗯，這表示姓裘的已發現咱們還活着，他們怕咱們前去三清觀替老猴精報仇，因此，趕來通知絕塵子，而絕塵子恐觀中道士被咱們傷害，下令全觀道士連夜躲到別處去了。」

燕青道：「但姓裘的怎麼也不見了呢？」

裴彬道：「他必是保護絕塵子，也可能他認爲守在絕塵子身邊，就可以再度逮住咱們。」

施媚兒道：「對，趁着他們還在茅山，咱們先往別處下手，去九華山！」

爾虞我詐　只爲財寶

九華山，原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華削成，遂改名爲九華，山在青陽縣西南，峯之得名者有四十八，此外奇岩洞泉不可勝數，重巒叠嶂，險惡峻阻。

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盛天蛟的「總舵」就建在一座著名的「棲鸞台」附近，它原是一座大山莊，氣派很不錯，但如今已被廢置，莊中所有值錢的東西已被盜走一空，也沒有人敢在裡面居住了。

燕青、裴彬和施媚兒是在深夜裡到達的，爲恐神捕裘之安已派人在莊中埋伏，他們沒有入莊，只在莊外的一株大樹上往莊中瞭望，但見莊中一片靜寂，沒有一點燈火，也沒一個人影。

施媚兒道：「要不要入莊去看一看？」

裴彬道：「三弟，你說要不要？」

燕青道：「我看無此必要，咱們是來取盛天蛟所埋藏的財寶，何必自找麻煩。」

施媚兒笑道：「要是姓裘的派人在莊中埋伏，我倒想跟他們耍耍，除去裘之安，其餘的人都不難應付。」

燕青道：「算了，小弟只對裘之安一人有興趣。」

施媚兒道：「好吧！辦正事要緊，你說盛天蛟的財寶藏在何處？」

燕青道：「鬼洞之中。」

施媚兒問道：「鬼洞在何處？」

燕青道：「他說在九華第五座峯上，小弟不知第五峯是在什麼地方。」

裴彬道：「這個愚兄知道，你們跟我來吧！」

當下，三人從樹上跳下，由裴彬帶路，遠遠繞過山莊，轉向西北而來。

一路翻山越嶺，走了一個更次，來到了一座絕峯之下，裴彬住脚一指絕崖道：「這便是九華第五峯，愚兄早年曾到此一遊，記得有一條石級到峯腰，咱們找找看。」

三人繞着峯脚找了一會，果然找到一條石級的起點，石級是繞着峯壁開出來的，蜿蜒而向峯上伸去，在起點之處却擋着一片木柵，上面還釘着一塊木牌，寫着：「上有崩石，遊人止步。」八個字。

施媚兒看了笑道：「這必是用來唬嚇一般遊客的。」

裴彬道：「盛天蛟將他的財寶藏在這座絕峯之上，實在有些奇怪，他難道不怕被人發現？」

施媚兒道：「不！有句話說『大隱隱於朝』，他把藏寶藏在大家常到的地方，才叫人猜不到。」

燕青一個飛身跳過木柵，到了裡面的石級上，叫道：「走吧！但願這回不致落空。」

裴彬和施媚兒也跳過木柵，三人順着石級一路向上走，繞峯一匝，已到峯腰，石級沒有了，只有一塊小小的平台供人眺望景色。

抬頭上望，距峯頂尚有二十多丈呢？

而且，上面的峯壁是一片片峻峭如削的岩石，恰似竹筍的葉子，非有絕頂輕功，絕對上不去。

三人仔細打量絕峯的形勢後，施媚兒搖了頭道：「難！難！難！」

裴彬道：「二妹，何必謙虛，愚兄知道妳的輕功十分高明。」

施媚兒道：「可是現在是夜間，視野不清，一個弄不好，摔了下來怎麼辦？」

裴彬轉眼望望燕青問道：「三弟，你有沒有把握？」

燕青點點頭，道：「有，小弟在長白山住了十八年，那地方的山峯常年爲冰雪所封，比這地方的山峯要難登得多，但小弟已能如履平地，一點都不覺得困難。」

裴彬道：「愚兄的輕功自信也不比人差，不過現在是深夜，峯上岩壁的情況不清楚，實在也不敢上去，你要是急着想上去的話，我們在此處等候你。」

燕青道：「那就算了，咱們就在峯腰上坐等天亮再一起上去吧！」

施媚兒笑問道：「爲什麼你一定要跟我們一起上去？」

燕青笑道：「咱們三人已結拜爲兄妹，今後應當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施媚兒道：「這與攀登山峯，有何關係呀！」

燕青道：「那天在地牢中，小弟曾說要將全數財寶十分之二送給你們二位，如今咱們的關係已不同，因此分配財寶的方式也得改變一下。」

施媚兒道：「你要怎麼分配呀？」

燕青道：「不管多少，三人平分。」

裴彬聽了忙道：「這倒不必如此，我們這條命是你給的，若是跟你平分財寶，我們於心不安。」

施媚兒道：「正是，我們對你感激都來不及了，怎好與你平分財寶？」

燕青笑道：「大哥和二姊不必客氣，咱們若不能平分財寶，還算是結拜兄弟麼？」

他微微一笑，繼道：「況且，小弟一向對金錢看得並不重，金錢夠用已足，多到用不完便是多餘了。」

裴彬道：「話雖是不錯，但是……」

燕青截口堅決地道：「不要但是了，小弟心意已決，不論多少，三人平分。」

* * *

破曉時分，他們開始飛登絕峯，由燕青領頭，三人施展輕功提縱術，捷如猿猴，攀壁而上，沒費多少工夫，已經登臨峯頂。

峯頂沒有一塊平地，岩石形如筍尖，三人找了一會，果然發現了一個山洞。

這個山洞，也是天然洞穴，洞口很大，但是越入越窄，進入數十步，洞口已變成一道狹縫，僅能容許一個人橫着擠進去。

但進入數丈深，洞道又突然變寬，當燕青點燃一支紙棒，火光大亮時，才發現已經置身於一個洞窟之中。

洞窟約有兩丈見方，上有鐘乳石，下有大小不同的石筍，給人一種千奇百怪的感覺。

但是使他們三人看了心驚的，却是洞窟一塊角落上的情形，那角落上有四具骷髏，歪歪斜斜的陳卧在地上。

四具骷髏已沒有一點肉，顯然已死亡多年，皮肉早已爛掉了。

三人走上前近看，施媚兒笑道：「我猜這四人是盛天蛟的部下。」

裴彬道：「不錯，而殺死他們的必是盛天蛟。」

燕青問道：「怎麼說呢？」

裴彬笑道：「三弟，如果你是盛天蛟，如果你指揮四個部下，將你的財寶運到此處埋藏，當埋藏妥當之後，你會採取什麼行動？」

燕青恍然大悟道：「殺人滅口。」

裴彬道：「對了，正是殺人滅口！」

燕青運目四望，道：「但寶藏在哪裡？」

裴彬道：「找找看吧！」

這時，紙棒已快燒盡，施媚兒一捲紙張，捲成紙棒再點上火，三人就在洞窟裡找尋起來。

沒多久，施媚兒發現一處洞壁下的一片岩石上有異，她將岩石扳倒，一眼便見岩石後面有個小洞穴，而且一眼便見裡面放着五個鐵箱，不禁大喜道：「找到了，找到了！」

燕青上前將鐵箱一一拖出，笑道：「他媽的，這回總算沒有落空了。」

施媚兒道：「這洞中太黑，搬到洞外，再打開來看。」

當下，燕青、裴彬各提兩個鐵箱，施媚兒提最後一個，費了一番功夫才擠出狹窄的洞道，來到了山洞外面。

這時，天已大亮，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燕青將兩個鐵箱放在地上，滿心歡喜的道：「我這兩個很重，箱中一定載得滿滿的。」

裴彬和施媚兒也將鐵箱放下，後者笑道：「快打開來看，要是我猜得沒錯，一定都是價值連城的珠寶翡翠，或者是稀世古物。」

燕青拿起一顆石頭，用力一敲箱上一副銅鎖，銅鎖應聲而落，他急急掀開一看，不覺爲之目瞪口呆，整個人都傻了！

裴彬和施媚兒也爲之瞠目結舌。

是滿箱珠寶了？

不，是滿箱的石頭！

燕青呆了半晌，又急急敲開四個鐵箱，一一打開來看，一見都是石頭，不禁氣得狂叫了一聲，提起鐵箱猛砸猛摔，將四個鐵箱摔得稀爛！

施媚兒臉上現出一片冷笑，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誰在跟咱們開玩笑？」

燕青已經氣得臉呈鐵青，破口大罵不已。

裴彬皺眉嘆了口氣道：「眞是怪事，爲什麼每次都被人搶先一步，難道說……除了盛天蛟和三弟之外，還有人知道這件事？」

燕青氣呼呼地道：「不錯，一定還有人知道，可是他是誰？難道會是裘之安麼？」

施媚兒冷笑道：「他怎麼會知道？」

裴彬道：「對啊！他怎麼會知道，除非有人告訴他，但盛天蛟不會告訴他，而三弟你也絕不會告訴他，是不？」

說着，目光如刀，釘在燕青的臉上！

燕青好像沒有發現裴彬正以異樣的眼光在看着他，連連頓足道：「不可能，不可能，大哥，二姊，你們說，那天盛天蛟耳語告訴我藏寶地點時，你們聽見了沒有？」

施媚兒道：「沒有，我們沒聽見。」

燕青道：「這就是了，你們在牢中都聽不見，裘之安在牢外更不能聽見了。」

施媚兒道：「可是兩處寶藏却都被人捷足先登了，這怎麼解釋？」

燕青神情的激動地道：「是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裴彬搖搖頭苦笑道：「這件事實在奇怪，愚兄也實在想不明白。」

施媚兒道：「三弟，大哥和我在出牢之後，雖曾問過你寶藏地點，但是你祇說出大概的地點，我們都不知道藏寶的詳細所在地，你可別懷疑是我們幹的啊！」

燕青道：「二姊說那裡話，小弟怎會懷疑到你們，這話不要說了。」

施媚兒道：「我知道，但我不能不說一說。」

燕青忽然道：「對了，大哥、二姊，老猴精和盛天蛟的寶藏，一定不是裘之安拿走的，他若知道咱們來此取寶，爲何不在此埋伏，順便圍捕咱們三人。」

裴彬點點頭道：「正是，他是應該這樣做才對，這是再度捕獲咱們的好機會。」

施媚兒微微一笑道：「如果他起了私心，他就不會這樣做。」

裴彬道：「妳是說他見財起意，打算獨吞掉了？」

施媚兒點頭道：「是的，這麼多的財寶，對任何人都具有引誘力。」

裴彬道：「這當然也有可能，但問題在於，他怎麼知道藏寶地點呢？」

施媚兒道：「這一點我也猜不透。」

燕青道：「會不會是老猴精和盛天蛟告訴他的？」

施媚兒道：「他們會麼？」

燕青道：「他們在臨刑之際，也許會心生反悔，覺得與小弟並沒交情，爲何要將財寶遺贈給我，要是他們這樣一想，就可能將藏寶告訴裘之安，好讓裘之安和我們爲搶財寶而鬥個你死我活。」

裴彬搖搖頭道：「不，他們不會這樣做，他們對裘之安恨之切骨，絕對不會把藏寶地告訴他的。」

燕青緊皺雙眉道：「要不，小弟就想不明白了。」

裴彬道：「可能是盛天蛟的部下知道這件事，在盛天蛟被捕入牢之後，就來盜去一空。」

燕青嘆氣道：「老猴精的寶藏也是如此！」

裴彬點頭道：「可能。」

燕青恨恨的踢了鐵箱一脚，罵道：「他奶奶的，咱們的運氣怎麼這樣的壞！」

裴彬道：「俗語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個人如無發財的命，天上掉下元寶來，你都會當它是石頭，走吧，咱們去山莊看看。」

三人悶悶不樂的下了絕峯，來到了盛天蛟的山莊。

他們走去莊外觀望了一會，確定莊內無人，才一起進入山莊。

只見莊中處處又髒又亂，已形同廢墟，他們在前院搜索了一遍，不見任何可疑事物，便走入客廳坐下歇息。

燕青對於沒能取得寶藏，一直耿耿於懷，半天都沒說一句話。

裴彬勸道：「看開一點，三弟，你不是說你對金錢看得不重麼？」

燕青道：「小弟是覺得對不起大哥和二姊，害你們跟着小弟白跑了一場。」

裴彬道：「這是什麼話，你救了我們兩人的命，這個恩惠，我們一輩子也還不了，我們還會在乎那些財寶麼？」

施媚兒道：「不錯，三弟，有了命不怕沒有錢，裴大哥是出了名的樑上君子，他只要往城裡走一次，就可以滿載而歸了。」

裴彬哈哈笑道：「可惜此處距離城裡太遠，大哥我英雄無用武之地。」

施媚兒笑道：「我餓了，不知莊內能不能找到可吃的東西？」

裴彬道：「此莊已數月無人居住，怎麼可能還有食物，還是吃些乾糧吧！」

燕青道：「山中必有野兔，待小弟去打一兩隻回來烤食如何？」

施媚兒正想找機會與裴彬談談，聞言立刻點頭讚好，道：「好，你是山中長大的，打野兔你在行，就去打一兩隻回來好了。」

燕青乃出廳而去。

但才走出客廳，忽見他機警的剎住了脚步，冷笑道：「大哥、二姊，咱們有朋友！」

裴彬和施媚兒聞言心頭一震，急忙出廳去探視。

但見五個彪形大漢正手持鋼刀，滿臉敵意的向燕青舉步走過來，看他們的服裝，似非官府中的捕快。

裴彬見多識廣，一看就猜出七八分，當即開聲道：「三弟，他們是盛天蛟的手下。」

燕青冷眼瞥視着對方五人，問道：「朋友，你們是盛天蛟的手下麼？」

一個彪形大漢冷冷的道：「不錯，你們是那條綫上的朋友？到此何爲？」

裴彬搶着答道：「三弟，跟這

種小角色，用不着通名道姓。」

燕青一笑道：「小弟知道。」

施媚兒道：「要活的啊！」

燕青又一笑道：「小弟明白。」

那彪形大漢心中大怒，手中鋼刀一翻，擺出了攻擊姿式，喝道：「要命的就快報上名來。」

燕青微微一笑道：「我不要命，你動手便是了。」

那彪形大漢大喝一聲，舉起鋼刀，對準燕青的頭上直劈了下來。

燕青幾乎等到他的刀口將劈中自己的頭部之際，才將身一側，隨之右掌一探，一把扣住對方的右手脈門，再以左掌猛然擊出。

「砰」的一聲，彪形大漢的腰上應聲下陷，肋骨不知斷了多少根，只見他「喔」的叫了一聲，臉上立刻扭曲，冷汗滲滲而出。

燕青順勢一扯，將他扯倒在地，說道：「躺下歇一歇吧！」

其餘四個彪形大漢，一見同伴一招未過就已傷在對方手中，不禁臉色大變，流露出畏怯之色。

燕青上前一步，向他們招招手道：「別怕，你們四個一起上來走幾招，我不會殺死你們。」

四人互望了一眼，忽然同時吶喊一聲，同時揚刀搶步而上，從四個方向攻向燕青，打算將燕青亂刀分屍。

燕青身形一動，頓如鰻魚入水，滑溜無比，在他們四人中間，一陣穿梭飛行轉溜，慘叫聲便响了起來。

「哎呀！」

「喔！」

「喔！」

「哇！」

四個彪形大漢一齊倒地不起，情況與第一大漢相同，都傷在腰上。

施媚兒拍手喝彩道：「三弟，你眞行，今後的武林將是你的天下了。」

燕青笑了笑道：「二姊過獎了，這不過是五個兔崽子，沒有什麼啊！」

裴彬將五個人拖到一邊，讓他們靠在一起在廳前石階坐好，然後拾起一把鋼刀，由第一個開始，用刀尖抵住對方的脖子，道：「你們先報上名來。」

第一個大漢沒有回答，只呻吟不已。

裴彬喝道：「快！否則頭要斷了。」

第一個大漢不敢强硬，答道：「我叫詹杰！」

裴彬把刀抵住第二個大漢。

「我叫曹玉書。」

「牛大通。」

「牟四郎。」

「伍威。」

裴彬道：「盛天蛟的部下？」

詹杰答道：「是的。」

裴彬道：「原在盛天蛟麾下擔任什麼職位？」

詹杰道：「我是他的僕人。」

裴彬笑道：「僕人？那麼你對盛天蛟的一切必然十分清楚了，你們五人一直留在這山莊麼？」

詹杰道：「不，盛總瓢把子被捕之後，我們就離開了這裡，原想去投靠別處山寨，可是他們都不肯收留，我們無處可去，只好回到這裡來。」

裴彬問道：「回來了幾天了？」

詹杰道：「昨天才到的。」

裴彬問道：「你們打算怎麼樣？」

詹杰道：「有人說我們總瓢把子生前埋藏着一批財寶，我們想把它找出來。」

裴彬笑道：「你們一定找到了？」

詹杰道：「沒有，我們還沒有找到。」

裴彬道：「我猜你一定找到了。」

詹杰道：「要是找到了，我們還留在這裡幹什麼？」

裴彬道：「因爲財寶太多，你們帶不走，因此才沒有立刻離開此地。」

詹杰道：「不是，不是。」

裴彬道：「你們走過鬼洞了，是不是？」

詹杰道：「鬼洞？沒有啊！我們去鬼洞幹什麼？」

裴彬冷冷一笑道：「你最好說實話，否則，我一刀搬去你吃飯的傢伙。」

詹杰臉色發白，惶聲道：「我……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裴彬沉聲道：「胡說！」

詹杰口吃起來，道：「眞的，我說的，說的都……都是實話。」

裴彬臉現煞氣，道：「看樣子你是不想活了，那麼我送你回老家吧！」

說着，揚刀欲砍。

詹杰大驚，急道：「大爺饒命，你要小的說什麼呀！」

裴彬道：「說出財寶藏在何處！」

詹杰道：「那……那些藏寶，我們……我們還沒有找到。」

施媚兒上前要過裴彬手中鋼刀，笑道：「大哥，讓我來問問吧！」她突然一刀砍下，詹杰一聲慘叫未了，項上人頭已然滾落在身旁，鮮血似泉噴了出來。

那四人見她問都不問，一刀就砍下同伴的首級，頓時驚得臉無人色，全身發抖起來。

施媚兒一脚撥開了詹杰的屍體，然後視綫盯住曹玉書，格格嬌

笑道：「你說不說呀！」

曹玉書恐懼萬分，顫聲道：「說……說什麼的……」

刀光一閃，血光迸飛，曹玉書的頭腦也應聲落地了。

其餘三人看到這種情形，嚇得魂飛魄散，慌不迭的跪下叩頭，哀求道：「女俠請饒命，女俠請饒命，我們願把所有財物孝敬女俠，只請女俠饒我們一命。」

施媚兒道：「所有財物在那裡？」

牟四郎戰戰兢兢的道：「在……在後院廂……廂房中，一共三百多兩銀子。」

施媚兒笑道：「我要的是盛天蛟的財寶，你說不說？」

牟四郎忽然哭了起來，道：「我們眞的不知道，妳要我們……哎呀！」

人頭又落地，鮮血四下飛濺。

施媚兒一刀砍下他的頭後，就往後縱開數丈，避開鮮血的飛濺。

伍威和牛大通乘機爬起逃走，施媚兒嬌笑一聲，一個橫飄追了上去，鋼刀一揮，伍威半邊腦袋飛上半空，人頓時倒地氣絕，牛大通狂呼叫道：「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可是，施媚兒又是一刀遞出，牛大通的頭腦便垂下，只留一些皮肉還連在咽喉上。

裴彬含笑着看她殺人，只不過笑得有些不自然，他聳聳肩，道：「二妹，妳太性急了。」

施媚兒掉扔了鋼刀，微笑道：「怎麼呢？」

裴彬道：「也許還可以問出了一些端倪來，何必急殺他？」

施媚兒道：「不如此，怎能逼得他們說出實話。」

燕青失笑道：「二姊已將他們全都殺了，還能逼他們說出實話麼？」

施媚兒一笑道：「他們不是已經說出了實話麼？」

燕青怔了一怔，道：「他們確實不知道盛天蛟的財寶在那裡。」

施媚兒道：「要是知道，殺了第二個時，第三個還敢不說。」

燕青哦了一聲道：「二姊作風明快，小弟佩服之至。」

施媚兒道：「我跟裴大哥不一樣，他有時還有些菩薩心腸，不大喜歡殺人……好了，你去打野兔，我和裴大哥收埋死人！」

燕青應了一聲，立即出莊而去。

裴彬和施媚兒動手就地挖坑，兩人一邊挖一邊交談起來。

「裴大哥，你覺得怎樣？」

「還是想不通。」

「我相信盛天蛟和老猴精的話，他們在埋藏財寶時，一定會很小心，而且埋藏妥當之後，一定會把參與埋藏之人殺了！」

「唔！」

「我相信他們二人只將藏寶地點告訴燕青一個，沒有第二個知道。」

「唔！」

「可是，結果被別人捷足先登，這表示着什麼呢？」

「你懷疑他是奸細？」

「是的。」

「不一定。」

「你的看法是……」

「我沒有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不是奸細，但是我會看人，我覺得他不是。」

「但是兩處藏寶都被別人捷足先登，這該如何解釋？」

「也許只是巧合，老猴精的財寶落入絕塵子或別的茅山道士之手，盛天蛟的財寶落入其手下之手，他們在老猴精和盛天蛟被捕入牢時，就將財寶盜走了。」

「可是，我總覺得有些不對勁，他對咱們太好，太熱情了，我越想越覺得不妙！」

「如果他是奸細，他的目的何在？」

「還是那句話，裘之安認定你盜走了庫銀，我劫持了沈文儀。」

「但如我是裘之安，我絕不會縱虎歸山。」

「他武功很高，可以隨時將咱們抓回去。」

「妳的猜疑不無道理，但不一定正確，妳打算怎樣？」

「他還要去找尋尉遲雲虎的藏寶，是不是呢？」

「不錯。」

「要是尉遲雲虎的寶藏又被人捷足先登，那就証明他是奸細，那時咱們必須先下手爲强了。」

「好吧！就這樣辦！」

＊　＊　＊

半個月後，燕青和裘之安、施媚兒連袂抵達一個瀕臨東海的大市鎮——古鰲頭。

此處，是全縣商業最繁盛的地方，境內出產的茶、礬，及海產，均由此裝船出口，故鎮上商店林立，熱鬧非常。

三人到達鎮上時，剛好是在中午，街上幾間酒樓都告客滿，但三人走到一間名叫「海樓」的酒樓門口時，雖然看出裡面座無虛席，仍然走了進去。

燕青拉着一個伙計問道：「夥計，有座位麼？」

那伙計一看他們是三個人，便道：「抱歉，客滿了，三位能不能等一等！」

燕青道：「找一位姓韋的掌櫃，有沒有？」

伙計一指櫃台道：「他在那裡嘛！」

燕青走到櫃台前，向那個「韋掌櫃」問道：「你是韋掌櫃？」

韋掌櫃是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他正在算帳，聞言也沒有抬頭，溫和答道：「是的。」

燕青輕吟道：「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韋掌櫃的，還認得我嗎？」

韋掌櫃聽得一呆，這才慢慢的抬起頭來，打量燕青問道：「咱們在何處見過面？」

燕青道：「東海之上。」

韋掌櫃再看一看左右，又問道：「何時？」

燕青道：「五月五日。」

韋掌櫃臉上立現笑容，說道：「咳，看我都老眼昏花了，老朋友竟都不認得，恕罪恕罪。」

說罷，拱手不已。

燕青笑道：「還有兩位朋友跟我在一起，韋掌櫃能不能替我們找個座位？」

韋掌櫃連聲稱有，立刻召來一個伙計，吩咐道：「小張，帶這三位貴客到我房間去，準備最好的酒菜。」

又回對燕青道：「三位先生，待老漢把帳目交代一下，隨後便到。」

於是，燕青三位被領入酒樓後院的一間靜室，伙計獻上茶後，恭聲問道：「三位大爺要吃什麼酒菜？」

燕青道：「隨便吧！」

伙計道：「那麼，三位大爺稍候片刻，小的去吩咐廚房一聲。」

說罷，施禮而退。

施媚兒看伙計去後，才以驚奇的表情問燕青道：「三弟這是什麼玩藝兒？」

燕青道：「這是東海霸王尉遲雲虎教給小弟的辦法，他說這樣就可以與他的部下聯絡上了。」

施媚兒哦道：「原來如此，可是你幹嗎要與尉遲雲虎的部下聯絡呢？」

裴彬接口道：「是啊，咱們此來是要去取出那批東西，怎好與其部下聯絡？」

燕青微微一笑，低聲道：「因爲要取出那批東西，必須要有一張地圖，而那張地圖，尉遲之虎把它藏在南月山上。」

裴彬問道：「南月山在何處？」

燕青道：「在一百多里外的海上，它是一個海島，向爲尉遲雲虎盤據。」

裴彬道：「咱們不能自己去了？」

燕青答道：「不能，因爲島上建有一座『龍王宮』，他的部下都在那裡。」

裴彬明白了，微笑道：「你打算去『龍王宮』作客，伺機竊取那張地圖？」

燕青道：「是的，此外還要降服一些人，指揮他們起出海底藏寶。」

不久，酒菜上了靜室的桌子上，而韋掌櫃亦適時入房，他連連拱手，道：「怠慢怠慢，三位請包涵。」

燕青道：「別客氣，韋掌櫃的，我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在下姓錢，賤名一個通字，這位是在下的義兄，叫費彬，這位是在下的義姊陰媚珠。」

韋掌櫃連聲道：「幸會，幸會，請坐下好說話。」

當下，四人圍着桌子坐下，韋掌櫃提起酒壺斟了四盅酒，然後舉盅道：「來，先乾一盅！」

一盅下肚，韋掌櫃神色一黯，長嘆一聲道：「上個月，我們大船主不幸在應天府授首，三位是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見到我們的大船主的？」

燕青道：「在牢中。」

韋掌櫃一怔道：「哦！這麼說……」

燕青道：「五個月前，在下因犯案落入裘之安手中，被囚禁在監牢之中，直到半個月前才得到越獄的機會。」

韋掌櫃神色一動，道：「老弟與我們大船主被囚禁在一間監牢中？」

燕青道：「開始幾天是的，但後來尉遲大船主被轉入『閻羅殿』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見過面。」

韋掌櫃目光一凝，道：「那麼……」

燕青道：「大概尉遲大船主自知逃生無望，故與在下同房的時候，交代了一些機密事，囑在下萬一能夠逃出監獄時，將所交代的秘密事轉告他的繼承者。」

韋掌櫃問道：「什麼機密事？」

燕青道：「抱歉，尉遲大船主曾再三叮囑，一定見到他的繼承者才可以當面奉告。」

韋掌櫃道：「哦！」

燕青道：「不知他的承繼者是那一位呢？」

韋掌櫃道：「我們大船主有一位結拜義弟，名號叫『獨目神蛟孫麟』，老弟聽說過吧！」

燕青點頭道：「大名如雷貫耳。」

韋掌櫃道：「我們大船主受難後，幫中兄弟便擁立他爲首領，如今他是我們的大當家。」

燕青問道：「他在那裡？」

韋掌櫃道：「老弟一定要見到他才肯說？」

燕青點頭道：「是的。」

韋掌櫃道：「那麼，等老漢來安排一下。」

他叫來一個伙計，低聲吩咐伙計幾句，伙計應聲而去。

之後，四人開始飲酒暢談，燕青編了一個故事哄騙他，並暗示自己三人希望能加入他們的海盜幫中，韋掌櫃沒有正面答覆，只說可和「獨目神蛟孫麟」談談看。

酒足飯飽，伙計回來了，告訴韋掌櫃已準備妥當，韋掌櫃便向他們三人道：「很抱歉，由於最近風聲太緊，我們新當家的不願上岸，故祇好委屈三位一下，老漢已吩咐他們準備好了船，要是三位……」

燕青立刻站起，道：「好，我們就上船。」

施媚兒問道：「那位孫大當家的在那兒？」

韋掌櫃道：「在一座海島之上，三位到了那邊自會知道。」

轉對伙計吩咐道：「你帶這三位貴客上船，不得怠慢無禮。」

* * *

船，平穩的駛出港口，朝東方破浪前進。

這是一艘漁船，開船的是一雙老夫妻，年紀都在六十以上，滿臉風霜與皺紋，但身子很硬朗，顯然在海上討生活已有幾十年了。

燕青、裴彬、施媚兒被安置在船艙中坐着，裴彬一直等到招待他們的老婆子離開船艙後，才向燕、施二人低聲道：「咱們上了賊船了！」

施媚兒道：「本來就是嘛！」

裴彬又低聲道：「我認得這對老夫妻，他們名氣很大，男的叫『東海釣翁』，女的叫『東海釣嫂』！」

施媚兒臉色一變，道：「我的天，原來是對要命的人物，那咱們可得小心一點了。」

燕青道：「怎麼呢？」

施媚兒道：「這對夫妻有名的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海上巨寇。」

燕青道：「尉遲雲虎的麾下高手？」

裴彬道：「他們一向是獨往獨來的，但看今天這情形，他們夫妻似已加入海盜幫中了。」

燕青道：「既然如此，他們就不會對咱們不利了。」

裴彬道：「這難說得很，那韋掌櫃的安排咱們上他們夫妻的船，我覺得有些不妙。」

施媚兒心中有些發慌道：「我水性不佳，在海上不會支持太久，萬一他們心懷不軌，那我可完了。」

燕青道：「別怕，一看情形不對，小弟會先殺了他們。」

這時，船離港口已有數里之遙，到了大海之上，只見那「東海釣翁」將船交給老妻「東海釣嫂」，他自己從腰上抽下了大烟桿，裝上烟絲點上火，便一邊抽烟一邊踱到艙門口，在艙門口坐了下來，含笑道：「三位以前到過海上沒有？」

施媚兒搶着答道：「到過，我爹以前也是打魚的，我的水性相當高明的。」

東海釣翁笑了一笑，道：「哦！姑娘貴姓芳名？」

施媚兒道：「我姓陰名媚珠。」

「媚珠？」東海釣翁哈哈的笑了起來：「這個名字是誰跟你取的？」

施媚兒笑道：「我爹呀！」

東海釣翁笑道：「妳爹一定沒有讀過書，怎可以給自己女兒取這個名字？」

施媚兒道：「有何不對？」

東海釣翁道：「媚珠是狐狸精口中之物，因爲狐狸精有顆媚珠，所以能迷惑男人。」

施媚兒笑道：「眞的？這眞糟糕，我還以爲這個名字很美的哩！」

東海釣翁又笑道：「不過，姑娘貌美如花，即使不叫媚珠，也一樣叫男人神魂顚倒。」

施媚兒佯羞道：「老丈別打趣，我才不會迷惑男人呢！」

東海釣翁望着燕青和裴彬笑道：「兩位老弟貴姓大名？」

燕青答道：「在下錢通。」

裴彬道：「在下費彬。」

東海釣翁道：「你們曾見過尉遲大船主？」

燕青道：「在下在獄中見過他。」

東海釣翁嘆道：「他眞不幸，縱横海上幾十年，不料竟一時疏忽而落入裘之安手中，終至被砍了頭。」

燕青道：「正是，太不幸了。」

東海釣翁道：「據說尉遲大船主有遺囑要你轉告他的繼承者？」

燕青道：「是的。」

東海釣翁道：「能不能說給老漢聽聽？」

燕青道：「對不起，此事祇宜『獨目神蛟』一人知道。」

東海釣翁道：「是不是有關尉遲大船主的海底寶藏？」

燕青搖搖頭。

東海釣翁敲掉了烟灰，笑了笑道：「尉遲大船主幹了幾十年的買賣，我們都知道他在某處海底藏着了一批財寶，只可惜不知道藏在那裡。」

燕青道：「尉遲大船主遺囑轉告其承繼者的事，與海底藏寶無關。」

東海釣翁笑道：「這倒奇怪，那批藏寶除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當他被判死刑而逃生無望時，他應該把藏寶地點說出才對，還有什麼事情比這個還重要呢？」

燕青道：「他眞的沒說。」

東海釣翁道：「唉！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他尉遲大船主又是個很豪爽的人，老漢不相信他會沒有一番交代，他一定有交代的。」

燕青道：「老丈，聽你口氣，你好像不是他的部下？」

東海釣翁道：「當然不是，老漢是何等樣人，怎麼會是他的部下呢？」

燕青問道：「老丈名號如何稱呼？」

東海釣翁道：「大家都叫老漢爲『東海釣翁』——專釣大魚的漁翁。」

裴彬道：「老丈既非尉遲大船主的部下，爲何受命送我們去見『獨目神蛟』呢？」

東海釣翁道：「你誤會了，老漢不是送你們去見『獨目神蛟』。」

裴彬訝道：「可是，那位韋掌櫃分明是說要安排我們去和『獨目神蛟』見面的呀！」

東海釣翁又裝上了烟絲，點火吞雲吐霧起來，慢吞吞地道：「事情是這樣的，這位韋掌櫃本來是聽命於尉遲雲虎的，但自從尉遲雲虎死了之後，他就改聽命於老漢，有好買賣的就先通知老漢。」

裴彬臉色微變道：「這麼說……」

東海釣翁搖搖手，嘻嘻的笑道：「老弟莫怕，老漢是個最講道理和義氣的人，絕不會胡亂殺人或把人扔入海裡去！」

他望望船外的汪洋大海，又笑嘻嘻道：「在這麼遼闊的大海上，要是有人掉入海裡，那可眞是要命啦。」

燕青冷冷一笑道：「老丈，你是在恐嚇我們？」

東海釣翁搖搖頭道：「不，不是恐嚇，而是實情，老漢從來不恐嚇人。」

燕青道：「那麼，你載我們到這海上，目的是什麼呢？」

東海釣翁道：「跟你們商量商量，要是你們願意，結果將是皆大歡喜。」

燕青道：「關於尉遲大船主的海底寶藏？」

東海釣翁道：「正是。」

燕青問道：「你認爲我會知道？」

東海釣翁道：「正是。」

燕青道：「好，我告訴你，尉遲雲虎確實告訴我他在某處海底有一批寶藏，只是我不能跟你合作。」

東海釣翁道：「爲什麼？」

燕青冷冷道：「因爲我這個東西不同意！」

他拍拍身邊的寶劍。

東海釣翁哈哈笑道：「老弟，你錯了，待老漢分析道理給你聽聽，第一，你要在這海上跟老漢動手，可謂太不知死活，第二，你把寶藏和地點告訴『獨目神蛟』，其結果一定不比告訴老漢的好，因爲老漢可以與你們三人平分，而『獨目神蛟』絕對不會。」

燕青一笑道：「有道理，可惜你有一點弄錯了。」

東海釣翁道：「哪一點？」

燕青道：「我並不打算把寶藏的地點告訴『獨目神蛟』。」

東海釣翁一怔道：「不然，你打算如何？」

燕青道：「獨吞！」

東海釣翁開始覺得燕青不簡單了，他對燕青打量了片刻，突然縱聲大笑道：「好，你這位老弟眞有種，只不過如今老漢已插上了一脚，你如何來打發老漢呢？」

燕青道：「很簡單——殺！」

話聲中，突然一掌平切而出。

這一掌出得不可謂不快，但是東海釣翁早有提防，只見他一個倒滾翻，便翻到了甲板上，再靈捷的跳了起來，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眞是不知好歹，我東海釣翁肯與你們合夥，是很看得起你們。」

燕青爬出船艙，在他面前站直了身子，冷冷一笑道：「我却看不起你。」

東海釣翁怒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要死還不簡單。」

說着，俯身從船舷上抓起一支槳板，舉起一掄，目中兇光大盛。

那支槳板長達丈二，通體烏黑，分明是鐵打的東西，重量絕不下五十斤，可是握在他手中，竟似輕如無物，由此可見其功力之雄厚。

燕青毫不爲其氣勢所懾，他慢慢的拔劍出鞘，態度之悠閒，使人覺得他成竹在胸，有堅定的致勝信心。

這時，裴彬和施媚兒也已從艙中爬出，準備協助燕青制服敵人，而那個東海釣嫂對此事居然視若無睹，仍在船尾操動槳板，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不過，這位東海釣嫂絕對不是對船上的情況漠不關心，她其實已採取了行動，她操動槳板使漁船成水蛇般的扭動。

這一招，對燕青和裴彬沒有產生威脅，但對施媚兒就有些頭痛了，她一向有暈船的毛病，經此搖擺，立感頭暈噁心，不過，她仍能保持鎭靜，還風趣的破口大駡，道：「喂！妳這鬼婆娘，我們可是要付船資的，妳正經一些成不成？」

東海釣嫂桀桀的大笑道：「騷蹄子，妳受不了是不是？這跟床上沒有什麼差別啊！」

施媚兒啐了她一口道：「去妳

的，差別可大啦，在床上要是這般情形，妳不死掉才怪。」

燕青沉聲道：「大哥、二姊，你們去對付那個婆子，這個老匹夫由小弟一人來打發就可以了。」

裴彬道：「好！」

他向施媚兒一招手，兩人便向船尾的東海釣嫂欺了上去。

東海釣嫂停止操槳，抽出一柄鋼刀，準備迎戰。

東海釣翁全不擔心老妻的處境，反而哈哈大笑道：「臭婆娘，那兩個不是正點兒，妳出手不必留情。」

東海釣嫂笑道：「我知道，你自顧自吧！」

東海釣翁視綫回到燕青面上，悍笑道：「小子，再問你一聲，你打定主意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燕青道：「打了再說如何？」

東海釣翁道：「也罷，吃我一板！」

槳板一掄，猛然向燕青下盤掃去，招疾力猛，其勢銳不可當也。

燕青一躍避過，乘勢上飄，一劍直取對方心窩。

東海釣翁一見他身法高明，頗感意外，大叫道：「小子，你是誰的徒弟？」

話聲中，槳板疾拍，錚然震開了燕青的長劍，繼之板柄倒挑，撞向燕青小腹。

燕青左脚一抬，以腿部擋開槳板，右手上的長劍再度直刺而去，仍取對方心胸。

東海釣翁臉色一變，急忙一個旋身閃開，槳板順勢斜劈燕青左肩，喝道：「說話，你是什麼人的徒弟？」

燕青道：「打了再說如何？」

長劍連翻，突然攻出三劍。

東海釣翁到了這時才知道碰上了厲害人物，但已騎虎難下，同時也不認為自己會輸給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當下奮起神威，與燕青拚鬥了起來。

這時，裴彬和東海釣嫂動上了手，一個使鋼刀一個用長劍，搏鬥之劇，亦是武林罕見。

施媚兒只在一旁掠陣，沒有參與搏鬥，因為漁船不大，活動的地方太小，她怕掉入海裡，故只好在旁掠陣，準備伺機助裴彬一臂之力！

裴彬的劍法十分輕靈詭異，處處避實擊虛，與東海釣嫂的猛掄猛掃恰成對比，各走極端，兩人棋逢對手，正是打得難分難解。

施媚兒看得技癢了，便從懷中抽出幾把柳葉飛刀，覓個眞切，抖手打出一把，嬌叱道：「臭婆子，看姑奶奶的法寶！」

柳葉刀，顧名思議，其形有如柳葉，由於刀身薄而長，故發出之後，其速度比飛刀還快，而且聲音不大，是一種很厲害的暗器。

東海釣嫂是個老江湖，她雖在與裴彬搏鬥，但仍不忘注意施媚兒的舉動，當施媚兒抽出柳葉飛刀時，她已發現，故未被施媚兒所乘，只見她槳板一抬，柳葉刀便「叮」然一聲迸了開去，原來她的槳板也是鐵打的，夫妻倆竟然都有一身神力。

施媚兒又乘機發出三柄柳葉刀，分上中下三路投射而去，一笑道：「臭婆子，再接這三把試試。」

這一下，東海釣嫂可眞有些為難了，因為她這時已被迫到狹窄的船尾上，後退既無路，往左右閃避也不可能，只有用槳格擋了，但一支槳板如何能夠同時擋掉成直線射來的三把柳葉刀呢？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她用力一頓鐵槳板，將鐵槳板插入甲板上，人則藉力向上旋起，一縱竟然高達三丈有餘。

「好功夫！」

裴彬喝彩聲中，振劍向上刺去。

東海釣嫂空中一個翻身，噗通一聲，投入海裡去。

東海釣翁一見老妻被迫入海中，心中微慌，一面揮動槳板封住燕青的凌厲攻勢，一面大聲道：「賊婆娘，妳沒事吧？」

東海釣嫂在距離漁船約八九丈的海面上，冒出了頭，大聲回答道：「沒事，賊漢子，別跟他們囉嗦，你也下來吧！」

施媚兒急道：「三弟，不能讓他逃入海中，他們會把船打破的。」

燕青發動緊密的攻勢，不讓東海釣翁有跳入海中的機會，同時開口道：「大哥，快把船開走。」

裴彬會意，笑道：「好！」

他飛快的跑到船尾，立即操動兩支槳板，全速的向東駛去。

東海釣嫂一見丈夫被燕青纏住，又見裴彬將船開走，這種「拆散鴛鴦」的戰術實在太毒辣，不禁發慌道：「當家的，你快下來呀！」

東海釣翁道：「莫慌，妳跟着船走便是。」

說着，絕招綿綿而出，企圖將燕青迫退。

他必須將燕青迫退之後，才能跳入海中，因為他和燕青是在近身搏鬥，而他已經知道燕青是個罕見的青年高手，武功不在自己之下，跟這樣的對手在近身搏鬥中，絕對不可以突然後退，一退便空門大露，可能在自己未能落海就會被燕青一劍刺中，是故在未獲得絕對有利的時機之前，他是不敢往海裡跳的。

燕青十分了解這種微妙的情

況，因此毫不放鬆，長劍攻擊不輟，連續出擊，絕不肯後退一步。

東海釣嫂似乎也明白丈夫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只好泅水隨在漁船之後面。

她有幾次想趕上漁船，潛入船底去進行擊破，但是結果都沒有成功，因為裴彬駛船的技術竟然非常之高明，使她無法趕上，再加上施媚兒，一直等着用柳葉飛刀攻擊她，那種刀子攻擊在水裡潛游的人十分有效，她不敢太靠近漁船。

他們夫妻橫行海上一向得心應手，今天却反陷入困境，亦可謂惡貫滿盈，在劫難逃了。

東海釣翁使盡渾身解數，用盡十二成功力，跟燕青激戰了百多招，依然未能將燕青迫退半步，不由得心中更慌。

而這時，東海釣嫂在海上已游了好一段時候，由於處境險惡，精神緊張，體力已無法持久，她試圖追上漁船，却被施媚兒的柳葉飛刀逼回，弄得狼狽不堪，不禁急得大叫：「老伴，我快不行了，你快想點辦法呀！」

東海釣翁情急拚命，大吼一聲，沒頭沒腦的掄槳猛砍猛掃，總算將燕青迫退了一步，當即趁機一仰身，竟然帶着那支鐵槳板投入海中裡去。

由於鐵槳板很重，因此人入水之後，瞬即不見。

燕青心知他要擊破船底，急向裴彬道：「大哥，快，他要弄破船底了！」

裴彬奮力操槳，漁船破浪急進。

施媚兒緊張的蹲在船舷上俯望着，她最怕漁船入水沉沒，因為東海釣嫂的境況使她不寒而慄，她自知漁船如被弄破擊沉，自己是必死無疑。

她在兩道船舷跑來跑去，搜望東海釣翁的踪跡，一面叫嚷道：「他一定在船底下，他一定在弄破船底了。」

燕青笑道：「別慌，他在那邊呢！」

說着，一指船後面海上。

施媚兒舉目望去，果然見東海釣翁已在船尾三丈處的海面上冒出了頭，正在努力泅水，企圖追上了漁船。

敢情由於裴彬駛船的技術相當高明和快速，東海釣翁在潛入海裡之後，沒來得及攀上船底，就被漁船抛開了，他手上的鐵槳板已丟掉，正全速向漁船追過來。

燕青道：「二姊，妳用柳葉飛刀招呼他，小弟去幫大哥操槳！」

施媚兒笑嘻嘻的道：「好啊！」

手一揚，一把柳葉飛刀如電的射出，向海中東海釣翁急打過去。

東海釣翁急忙翻身避開，破口大罵不已。

燕青接過裴彬手上一支槳板，快速的划動，一人操一槳，速度更快，頓時將東海釣翁遠遠抛開了。

這時，隨在東海釣翁後面的東海釣嫂已呈現後力不繼的現象，氣急敗壞的叫道：「老伴，我快游不動了，怎麼辦呢？」

東海釣翁只得停止追趕，掉頭轉去照顧老妻，東海釣嫂一隻手搭上丈夫的肩膀，吁口氣歇息着。

到了這時，夫妻倆希望弄破船底的計劃已失敗，而且雙雙落在海上，反成了「浮」以待斃的東海釣翁釣嫂。

施媚兒拍手笑道：「東海釣翁，大海茫茫，沒有船隻，沒有島嶼，你們怎麼辦呀？」

東海釣翁大聲道：「停船，讓我們上去。」

東海釣嫂接口道：「是呀，快停船，讓我上去吧，我們認栽便了。」

施媚兒笑得花枝招展，道：「三弟，他們在向咱們求饒啦！」

燕青道：「不要理他！」

他已看出東海釣翁夫妻無力追上漁船，故與裴彬減慢了操槳的速度，讓漁船慢慢前進。

東海釣翁奮力在後泅水追趕，但因東海釣嫂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等於馱着一個人。

因此越追越遠，與漁船的距離已遠達二十幾丈了。

東海釣嫂又大叫道：「喂！快停船啊，我們服了你們便是！」

裴彬道：「三弟，你看要不要救他們上來呢？」

燕青道：「且將船停住，待小弟問他們幾句話再作定奪。」

兩人停止操槳，讓漁船慢慢停下來。

東海釣翁夫妻以為燕青肯讓他們上船了，急急游過來。

但游到距離船尾三丈之時，一眼瞥見燕青手上抓着兩把柳葉飛刀，不禁臉色大變，慌忙往後游退。

燕青拱手笑道：「二位老人家，請問南月山往哪裡走才對啊！」

一副行人問路的口氣。

施媚兒噗嗤一笑道：「三弟，跟你相處這麼多天，今天才看見你對人這麼有禮貌的。」

東海釣翁一聽燕青這樣發問，心中頓燃生望，忙答道：「小子，你讓我們上船，老漢帶你們去南月山便了。」

燕青道：「你叫我什麼？」

東海釣嫂立刻對丈夫加以斥責道：「賊漢子，你就是這麼不懂禮貌，現在是什麼時候，怎可以小子

長小子短的稱呼人家。」

東海釣翁生氣道：「臭婆娘，妳要我怎麼稱呼他？叫他小祖宗？哼！告訴你，我東海釣翁叱咤風雲四十年，一頓足可使天地變色，一翻身就叫海龍王……」

東海釣嫂喝道：「閉嘴！」

東海釣翁敢情是懼內的高手，一見老妻發怒，趕緊把話嚥了回去。

東海釣嫂堆着笑臉，向站在船上的燕青說道：「小兄弟，尉遲雲虎的寶藏，我們不要了，你讓我們夫妻上船，我們帶你去南月山就是了。」

燕青笑道：「眞的嗎？」

東海釣嫂道：「眞的，眞的，老身要是騙了你，就叫老天爺罰我們死在海裡餵魚。」

燕青道：「好，准妳上船。」

他見船上有一綑繩子，便將繩子拋入海中，將另一端綁在船上。繩子有二十丈長，東海釣翁接住繩子就要沿繩上船，燕青喝道：「不是你，是你老婆。」

東海釣嫂一呆，道：「小兄弟，你不准他上船？」

燕青道：「不錯。」

東海釣嫂道：「這不行，他若死了，老身活着也沒有意思，要兩個一起救。」

燕青道：「妳上來，他抓着繩子隨在船後，絕對死不了的。」

東海釣嫂道：「爲什麼要這樣折磨他呀！」

燕青道：「不是要折磨他，而是怕他上船作怪。」

東海釣嫂道：「不會的，他是最聽老身的話，老身叫他不要作怪，他就絕對不敢作怪。」

燕青道：「靠不住，我的條件就是如此，妳要麼就上船，不要的話……」

動手便要收回繩子。

東海釣翁忙道：「臭婆娘，快上去吧！不要再管我，他說得不錯，我抓着繩子死不了的！」

說着，急將繩子交到老妻手上，又連連催她上船。

東海釣嫂祇得沿繩攀爬上了漁船，東海釣翁則將繩子綁在自己腰上，準備讓漁船拖着走。

燕青道：「東海釣翁，你可要老實一點，乖乖的隨在漁船後面，要是敢作怪，我一劍砍斷繩子，叫你去見海龍王！」

東海釣嫂喝聲道：「聽到了沒有，賊漢子。」

東海釣翁嘆聲道：「聽到了，聽到了，他媽的，我東海釣翁今天陰溝裡翻船，夫復何言！」

燕青笑道：「不是陰溝裡翻船，是你成日釣魚，今天反被人釣着了。」

轉對東海釣嫂喝道：「開船，目的地——南月山！」

邪不勝正　法網難逃

這天黃昏時分，一座島嶼已在前面的水平綫上出現，東海釣嫂告訴燕青那就是南月山，東海霸王尉遲雲虎的海盜幫總舵所在地。

燕青問道：「現在島上是怎麼個情形呢？」

東海釣嫂道：「跟以前一樣，只是改由『獨目神蛟』坐上首領的寶座而已。」

燕青道：「獨目神蛟在不在島上？」

東海釣嫂道：「這老身就不清楚了，只知道自從尉遲雲虎死了之後，他們很少在海上活動。」

她回頭看看海上的丈夫，見他已疲乏無力泅水，忙的要求道：「小兄弟，我當家快不行了，你行行好，讓他上船好了。」

燕青道：「好，我拉他上來。」

他動手收回繩子，將東海釣翁拉上船，由於已在海上游了十里路，已疲困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被拉上船後，就趴在甲板上沒動一下。

東海釣嫂好心疼，急問道：「當家的，你沒事吧？」

東海釣翁「唔」了一聲，沒說什麼。

燕青拿起長劍，含笑道：「大哥、二姊，咱們去見獨目神蛟，應該帶些見面禮去吧！」

裴彬不解道：「見面禮？」

燕青道：「是的，不知獨目神蛟對二位釣翁釣嫂有沒有興趣？」

東海釣嫂聞言吃了一驚，忙道：「不，小兄弟，你千萬不能把我們交給獨目神蛟，我們與他有過節，落入他手中一定活不成。」

東海釣翁抬起頭，憤然道：「小子，你若要把我們交給獨目神蛟，倒不如把我們殺了的好。」

燕青笑道：「這話當眞？」

東海釣翁道：「不錯。」

燕青道：「再說一遍。」

東海釣翁道：「就是那句話。」

「好！」

手起劍落，血光迸射，東海釣翁的一顆人頭登時離體滾到一旁。

裴彬和施媚兒都料不到他在這個時候殺了東海釣翁，一時爲之目瞪口呆。

東海釣嫂也料不到燕青如此心狠手辣，一時震駭欲絕，口中發出一聲淒厲的悲呼，便瘋狂的向燕青撲了過去。

燕青冷笑了一聲，身形微側，長劍一式「風掃落葉」如電射出。

「啊！」

東海釣嫂咽喉突然裂開，好像

被割斷了頸的鷄，鮮血直噴而出，口中「嗬嗬」的叫了兩聲，就倒了下去，兩眼暴睜，一副死不瞑目之態。

裴彬和施媚兒是黑道上響叮噹的人物，也曾幹過不少殺人的勾當，可是像今天燕青這種殺人的方法，卻使他們心中陣陣發涼，因爲燕青利用完了東海釣嫂，又折磨了東海釣翁之後，才動手殺了他們，這種殺人的手段，通常要有深仇大恨才如此，但燕青跟他們夫妻是絕對不會有深仇大恨的。

他們兩人對望了一眼，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兩人至此時對燕青都有了一層新的認識——原來這位貌似忠厚且出道不久的三弟，竟有如此狠辣的心腸，好可怕啊！

不過，看了他殺死東海釣翁夫婦的情形，山陰公主施媚兒總算釋去心中的一層疑慮，不再懷疑燕青是官府派來的奸細了，因爲官府中人是不會這樣殺人的。

燕青似乎也怕裴、施兩人責怪自己手段太狠辣，便向他們解釋道：「大哥、二姊，這兩人不死，對咱們會造成很大的後患，所以小弟才這樣做。」

施媚兒强笑道：「對，你沒有錯。」

裴彬道：「你說要帶給獨目神蛟見面禮，莫非是要……」

燕青點頭一笑道：「不錯，獨目神蛟見到了這兩個人頭，心裡一定很害怕！」

施媚兒道：「這對他們帮中兄弟也有鎭懾的作用，可因此而更易降服他們。」

燕青笑道：「一點不錯。」

說畢，用劍割下了東海釣嫂的頭，然後將他們的屍體扔進海裏。

裴彬忽然道：「看，那海島上有船開出來了。」

不錯，三艘船從南月山駛出，分成三路朝漁船駛了過來，不問可知，是盤據該島的海盜來了！

施媚兒道：「要有一場激戰了。」

燕青道：「不，別跟他們動手，等到了島上再見機行事。」

不久，三艘海盜船已駛近了漁船，將漁船包圍在中間，船上有許多嘍囉已搭箭彎弓準備發射！

燕青提高兩個人頭，大聲道：「喂！船上朋友聽着，我們三人是尉遲大船主的朋友，我們帶有尉遲大船主的遺囑，要轉告貴帮的繼承者，請帶我們去見『獨目神蛟』孫麟，孫大當家的。」

對面一艘船上有人大聲道：「報上名來！」

燕青道：「夜遊客裴彬、山陰公主施媚兒，以及在下燕青。」

那人又問道：「手上提的是何人首級？」

燕青道：「東海釣翁夫婦的首級……給孫大當家的見面禮！」

那人道：「好吧！停泊該處，等候指示。」

然後，那艘船響起了一片鼓聲！

鼓聲時快時慢，分明是在傳送某種訊號！

裴彬笑道：「這是鼓語。」

施媚兒道：「這表示『獨目神蛟』孫麟正在那南月山上。」

一會兒之後，鼓聲停止了。

又過了一會，從南月山上傳來了一片鼓聲，雖然燕青三人聽不懂，卻知是島上的「獨目神蛟」孫麟在下達指示。

須臾，鼓聲停止了，那人便大聲道：「三位請隨本船過來吧！」

那艘船慢慢的轉過頭，領航駛向南月山，裴彬操槳隨後駛去，不久二船先後在南月山靠岸，那發話者是個滿臉橫肉的中年大漢，他請燕青三人下船，說道：「我們當家在島上恭候大駕，三位請隨在下上山！」

這座南月山，雖是他們海盜的總舵所在地，但島上竟看不出甚麼設備，擧目所見盡是巨石礁岩，保持着荒島的原始本色。

中年大漢一路領着他們三人來到島上一處平坦的山頭上，突見從對面低窪處冒起六個人來，當中一人是個六十多歲的禿頭老者，身材非常雄健，一隻右眼幪着眼罩，一看便知他就是「獨目神蛟」孫麟，如今海盜帮的首領。

另外五人年紀都在四十以上，個個生相兇猛慓悍，身上均佩帶着武器，分明是孫麟的麾下高手。

中年大漢躬身道：「啓稟大當家的，夜遊客裴彬、山陰公主施媚兒以及燕青帶到。」

獨目神蛟孫麟，揮手令其退在一旁，那隻精芒迸射的左眼盯上了裴彬、施媚兒臉上，現出一片强悍而不失客氣的微笑，吐出低沉的聲音道：「裴朋友與施姑娘的大名，孫某人聞名已久，幸會了！」

裴彬抱拳道：「能見到孫大當家的，在下也至感榮幸！」

施媚兒笑道：「我是個臭名遠播的女人，希望孫大當家的不要嫌我這個客人。」

孫麟哈哈大笑道：「不會，不會，孫某人最欣賞像施姑娘這樣的女人，孫某人十二分的誠意，歡迎你到敝島來。」

目光一轉，盯着了燕青，接着道：「這位燕朋友，孫某人倒是較爲陌生……」

裴彬道：「他剛出道不久，江湖朋友知者不多，不過提起他的恩師，孫大當家的一定知道，其恩師

是長白山的『冰仙歐陽璧』。」

孫麟聞名神色一動，立即對燕青另眼相看起來，抱拳道：「原來是武林高人的傳人，孫某人眼拙，恕罪恕罪。」

燕青淡淡點頭道：「不敢，在下年輕識淺，今後還望孫大當家的多多指教。」

孫麟笑道：「不敢，不敢，燕朋友既是『冰仙歐陽璧』的高足，一身技藝必然不同凡響，今後在江湖上出人頭地，必然可期，咱們好好地交個朋友！」

微微一頓，繼道：「前幾天，孫某人聽到消息，說有個青年協助裴、施兩位從『閻羅殿』越獄逃脫，傳說中那個青年，想必就是燕朋友了。」

燕青點點頭。

孫麟看看他手上提着兩個人頭，驚訝道：「果然是東海釣翁夫婦，燕朋友是怎麼收拾了他們的？」

燕青將人頭往地上一扔，道：「海樓那個韋掌櫃的倒向了他們夫婦，竟安排我們三人上了他們的船，午間船到海上，東海釣翁要在下說出尉遲大船主的遺囑，在下當然予以拒絕，因此打了起來。」

孫麟有些激動道：「這對賊公、賊婆一直是我們的死對頭，如今燕朋友能將他們除去，對孫某人來說，的確是一份很厚重的見面禮。」

燕青微笑道：「孫大當家的不嫌禮薄便好了。」

孫麟道：「那裡的話，燕朋友曾在獄中見到我們尉遲大哥是嗎？」

燕青道：「是的，尉遲大船主知道在下有越獄之能，便交代一些事情，要在下前來轉告貴帮全體兄弟。」

孫麟注目問道：「他要燕朋友轉告的是甚麼事？」

燕青微笑道：「對不起，可否即請孫大當家的召集全體兄弟到此，好讓在下當衆宣佈尉遲大船主的遺囑。」

孫麟敏感的想到了一些事情，臉有難色道：「不能先說給孫某人聽聽嗎？」

燕青答道：「不能，尉遲大船主一再叮囑，一定要當着他全體兄弟的面前才可宣佈！」

孫麟一陣目光閃動，然後點頭一笑道：「好，三位遠道而來，且先到龍王宮歇歇，然後孫某人便召集全體兄弟恭聆我們尉遲大哥的遺囑。」

當下，領着燕青三人走下山頭，到了另一處怪石礁岩的山頭上，在亂石如林的山頭上穿梭也似的走了一程，最後來到了一個岩洞口，獨目神蛟孫麟一指那岩洞道：「敝帮的『龍王宮』就在此洞之內，三位請隨孫某人進去。」說畢，首先舉步進洞，燕青三人隨後進入，那五個海盜帮高手也跟在後面進入洞中。

洞道很寬大，一路向地下伸入，走下約莫十幾丈深，眼前擋着一道鐵門，但奇怪的當孫麟走近鐵門之際，鐵門便緩緩向上升起。

隨着鐵門的上昇，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廳便呈現於三人眼前。

這是一間宮殿式的大廳，要不是三人親眼看見，說甚麼也不會相信在這荒島之上的一座岩洞中會建造這麼一間金碧輝煌的大廳。

施媚兒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驚嘆道：「好漂亮，尉遲大船主眞會享受呀！」

獨目神蛟孫麟親切的招呼他們進廳坐下，隨有兩個容貌俏麗的女婢端進茶點，但是燕青三人都不敢受用，怕中毒。

裴彬很注意那五個高手，這時便乘機說道：「孫大當家的，這五位朋友你也替我們引見引見呀！」

獨目神蛟孫麟當即爲他們介紹引見，原來海盜帮共有七艘戰船，而每艘戰船，有一位船長，他們的地位僅次於孫麟，平時都在海上行劫，自從首領尉遲雲虎被捕之後，他們收斂了不少，爲防官兵前來圍剿，現在每天祇派出兩艘戰船及一些小船在南月山的四週巡邏，其餘的均在島上駐防，此刻跟隨在孫麟身邊的五人便是七艘戰船的船長中的五個，他們的外號是：黑蛟、白蛟、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

雙方重新寒暄施禮之後，獨目神蛟孫麟向燕青發出試探問道：「燕朋友，關於我尉遲大哥的遺囑，可否透露一些讓孫某人知道？」

燕青道：「抱歉，在下不便違背尉遲大船主的意願，還是等到全體兄弟來了再說的好。」

獨目神蛟孫麟有些不高興了，但仍保持禮貌道：「可是，燕朋友也應爲孫某人的立場設想一下，孫某人目前已是敝帮首腦，燕朋友當着孫某人的部下面前說話，總得先讓孫某人瞭解一下它的內容吧？」

燕青微笑道：「孫大當家這麼說，莫非已不承認尉遲大船主生前的身份了？」

獨目神蛟孫麟道：「燕朋友言重了，尉遲大哥是孫某人的義兄，本爲全帮兄弟的首領，孫某人怎敢不承認他的身份。」

燕青道：「既然如此，在下在貴帮兄弟面前公開宣佈尉遲大船主的遺囑，又有何不可？」

獨目神蛟孫麟爲之語塞，摸摸下巴強笑道：「孫某人祇想先瞭解一下，如是我大哥的遺囑中提到處

理其遺產的辦法……」

說到這裡，那隻左眼直盯着燕青，想看一看燕青的表情變化。

但燕青木無表情。

獨目神蛟孫麟輕嘆一聲，笑道：「也罷，黑蛟，你去傳令鳴鼓，召集全體兄弟在外面集合！」

黑蛟應聲出廳而去。

獨目神蛟孫麟端茶向他們三位勸飲，含笑道：「三位請喝茶，茶葉是武夷大紅袍，十分難得哩！」

燕青道：「謝謝，我們不渴。」

* * *

海盜帮的兄弟在鼓聲中紛紛的趕到「龍王宮」外，人數竟達千人之多！

不久，燕青、裴彬、施媚兒在獨目神蛟及五位船長的陪同之下，從「龍王宮」走了出來。

在這之前，所有海盜帮兄弟都已知燕青殺死了東海釣翁夫婦，因此，當燕青出現在他們面前時，均不禁投以敬佩的眼光，視之爲英雄人物。

大家紛紛鼓掌表示歡迎。

獨目神蛟孫麟舉手示意衆人肅靜，然後介紹燕青三人給大家認識，再後說道：「這三位朋友，與本帮尉遲大哥曾經一起被囚在應天府的監獄中，最近始越獄逃出，而本帮尉遲首領於臨刑之前，曾有遺囑要求這位燕朋友轉達本帮衆兄弟，現在就請燕朋友將尉遲首領的遺囑宣佈出來。」

全場頓時鴉雀無聲，人人屏息等待燕青的宣佈。

燕青向衆人拱拱手，大聲道：「各位，貴帮尉遲大船主要求在下轉達的遺囑祇有兩項：第一項，他要將藏在某處海底的大批財寶取出，悉數分給全帮兄弟，每位兄弟至少可以分得五千兩銀子！」

衆海盜一聽大喜，頓時歡聲雷動，眞是興奮極了。

獨目神蛟孫麟臉上也出現了笑容，祇是笑得很不自然，因爲他打算獨霸財寶的希望落空了。

燕青接道：「那批藏寶在此距離此地數百里外的一處海底洞中，明早各位可選派出二十位精於潛水的兄弟，隨在下一起去，如果一切順利，大後天便可以回到這裡，將所有財寶分給大家。」

衆海盜又歡呼了起來。

燕青舉手示意他們肅靜之後，繼續說道：「貴帮尉遲大船主的第二項遺囑是，要求替他報仇！」

「好！我們一定替他報仇！」

「咱們一起去應天府，將那衮之安碎屍萬段！」

「對，殺死那個狗娘養的衮之安！」

燕青大笑道：「各位弄錯了，尉遲大船主要報仇的對象不是衮之安。」

不是衮之安？

那會是甚麼人？

衆海盜都怔住了。

燕青道：「尉遲大船主親口告訴我，陷害他的一共六個人，這六個人目前都在貴帮之中！」

「誰？」

「是誰？」

「快告訴我們，讓我們殺了他！」

獨目神蛟孫麟神色一變，衝口道：「燕朋友，請勿胡說，本帮兄弟對我們尉遲大哥一向忠心耿耿，沒有人會陷害他！」

燕青冷笑道：「有，陷害他的人就是你，還有五位船長！」

那五位船長做夢也沒有想到箭頭會落到他們自己的頭上，不禁聽得一呆。

獨目神蛟孫麟大吃一驚，登時暴跳起來，戟指燕青大聲道：「胡說，你含血噴人，我們與尉遲大哥親如手足，怎麼會陷害他呢？」

燕青冷笑一聲道：「這是衮之安告訴尉遲大船主的，他說你們爲了謀奪其地位和財產，就暗中與衮之安聯絡，在他因事前往應天府時，通知衮之安擒捕他，出賣了他！」

孫麟又驚又怒，暴跳如雷道：「胡說，胡說！絕對沒有這種事！」

裴彬和施媚兒相視一笑，暗暗叫絕叫妙。

燕青不理孫麟的怒吼，又向衆海盜說道：「尉遲大船主的遺囑就是這兩項事，他生前對你們不薄，你們要不要替他報仇，就由你們自己來決定了。」

衆海盜聽了這話，情緒更爲激動，都對孫麟和五位船長投以憤怒的眼色，大有上前圍攻之勢！

孫麟怒不可遏，大喝道：「姓燕的，你無端挑撥是非，是何居心？」

欺前一步，發掌便劈。

燕青閃開一步，沉聲道：「獨目神蛟，到了這時，你還想抵賴不成！」

孫麟狂吼一聲，雙掌齊出，十指曲如鷹爪，瘋狂的向燕青胸口抓去。

燕青又退開一步，大叫道：「各位，你們這位新首領的猙獰面目露出來了，他要殺死在下，你們說該怎麼辦？」

衆海盜齊聲道：「殺了他！」

「好！」

燕青欺身疾上，就與獨目神蛟孫麟打了起來。

那黑蛟、白蛟、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五人一看情勢已不可收拾，立即撤出武器，將裴彬、施

媚兒包圍起來。

裴彬又啞笑道：「又要打架了，眞是要命得很了。」

施媚兒格格嬌笑道：「打就打啦。」

她從懷中抽出一對短劍，連話也不說，首先發動，分向黑、白二蛟刺了過去。

於是，二對五，一場廝殺展開了！

衆海盜已完全相信了燕青的話，他們將現場團團圍住，吶喊叫囂，爲燕青三人助威……

燕青有意賣弄本領，以耍猴子的姿態，與孫麟游鬥着，惹得衆海盜哈哈大笑起來。

孫麟好似一頭獸性大發的猛虎，頻頻向燕青猛撲，可是均被燕青巧妙的避開，反而挨了燕青幾個清脆響亮的耳光。

「哈哈，打得好，打得妙！」

「殺了他，殺了他！」

衆海盜笑着叫着，鼓噪不已。

另一邊，裴彬一人獨鬥大鯊魚、鬼頭鰻和翻江龍三個，亦能保持優勢的局面……

倒是施媚兒的兩個對手竟有一身相當高明的武功，他們一個使刀一個用劍，左右夾攻，默契甚佳，攻勢亦非常凌厲，迫得施媚兒完全採取守勢，屈居下風。

雙方激戰一刻時候，燕青游刃有餘，裴彬尚能自保，祇有施媚兒處在險境，有幾次差點傷在黑、白二蛟的刀劍之下，她自知無力取勝，便大叫道：「三弟這兩個太扎手，姊姊我對付不了啦！」

燕青道：「別慌，小弟馬上過來！」

絕招突發，連出三掌。

這三掌極詭異難解，孫麟祇躲過前面兩掌，就被第三掌拍中胸部，登時身如斷綫風箏飛了出去，一頭撞在岩石上。

「哎呀！」

這一聲驚叫，卻出自施媚兒口中，原來她支持不住黑、白二蛟的攻勢，腰上中了一刀，刹那間鮮血迸流，直跌了出去。白蛟趕上一步，手起劍落！

「哇！」

突然，一條人影如電飄至，凌空一脚踢中白蛟太陽穴，白蛟一聲慘叫未了，人已砰然摔在一旁，祇抖了幾下就斷了氣。

施媚兒倒在地上呻吟。

燕青大喝一聲，身形如風一轉，突然欺上黑蛟，猛可一掌劈出。

黑蛟見來勢太强，急忙倒退一大步，但突然間，他的小腹「砰」的挨了一下重擊，敢情燕青拍出的一掌是虛招，眞正可怕的攻擊來自他的左脚。黑蛟一時未及提防，登時兩眼一翻，仰身倒了下去！

至此，六去其三，祇剩下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尚在與裴彬拚鬥不休，燕青正要上前助戰，忽聞附近一座山頭上傳來一片鼓聲，在場衆海盜聽了鼓聲之後，頓時慌張起來，大叫道：「不好了，官船來了，有十四艘官船前來圍剿了！」

「大家快上船！」

「快逃呀！」

衆海盜登時四散奔逃，好像一羣林中鳥，突然受到驚嚇似的。

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三人也沒心情再與裴彬纏鬥，跟着衆嘍囉跑了。

燕青上前察看施媚兒的傷勢，見她腰上的刀傷很重，雖未傷及腹內，但血流不止，忙向裴彬道：「大哥，二姊受傷不輕，怎麼辦？」

裴彬從黑蛟身上解下了腰帶，上前爲施媚兒裹傷止血道：「官兵來了，咱們也得快走才行。」

燕青恨得咬牙道：「他媽的，怎麼老是這樣的倒霉，眼看成功了，忽然就有官兵前來剿捕。」

裴彬繃着臉孔道：「愚兄也想不通，但這座南月山四面環海，咱們非得快走不可！」

燕青道：「二姊，你支持得住嗎？」

施媚兒已痛得臉色發白道：「你們快走吧，不要管我。」

燕青道：「說哪兒話……來，小弟背你走吧！」

他將施媚兒背在背上，接着道：「大哥，你開道，咱們去海邊奪一條船。」

裴彬道：「往哪方向走呢？」

燕青道：「官船來自西方，咱們往東方走去吧！」

裴彬道：「對，跟我來！」

他們拔步向東疾奔，一口氣跑到南月山的東面，看見有許多海盜在海邊搶着登船，那裡停泊着三艘戰船和許多小船，所有海盜均搶登戰船，沒有人乘上小船。

裴彬問道：「咱們是跟着他們上戰船的呢？還是乘小船好呢？」

燕青道：「戰船容易被發現，還是乘小船走吧。」

裴彬道：「有道理。」

於是，他們登上一艘小船，說是小船，其實比一般漁船小不了許多，燕青上了船後，便讓施媚兒在船上躺下，裴彬則立即操槳板，將船撐離島邊，然後向東方海上划去。

「轟！」

「轟！」

「轟！」

島上突然響起爆炸聲，幾縷黑烟冒上天空去了！

燕青一驚道：「怎麼回事？」

裴彬道：「官船現向島上發炮

攻擊了！」

燕青抽了一口冷氣道：「海盜帮會不會起而應戰？」

裴彬道：「若在以前，他們當然會起而應戰，但今天恐怕不行了，一來獨目神蛟已死，二來官船來了十四艘，剛好比海盜帮戰船多出一倍……」

燕青又罵道：「他媽的，老猴精和盛天蛟的寶藏被人捷足先登，這次眼看快要成功得手了，卻又忽然有官兵前來圍剿，莫非那姓裘的是個未卜先知的神仙不成？」

裴彬嘆道：「我看……大概是咱們流年不利之故吧！」

施媚兒接口苦笑道：「三弟，姊姊要向你道歉。」

燕青一怔道：「道歉？」

施媚兒道：「是的，姊姊要說出心裏話，希望你聽了不要生氣。」

燕青道：「不會，姊姊有話便說。」

施媚兒道：「今天你救了我的命，我才覺得自己太多疑了，想想眞慚愧。」

燕青問道：「究竟是甚麼事呀！」

施媚兒道：「姊姊一直懷疑你是個奸細。」

燕青又是一怔道：「奸細？甚麼奸細？」

施媚兒道：「官府派來的奸細，冒充犯人跟我們在一起，目的是……」

燕青爲之一笑道：「奇怪，你爲甚麼有這種荒謬的想法？」

施媚兒道：「這並不是荒謬，那姓裘的詭計多端，他會耍這一招的。」

燕青道：「目的是甚麼？」

施媚兒道：「老猴精、盛天蛟、尉遲雲虎三人雖然認了罪，卻一直不肯招供出他們所劫掠的財寶藏在何方？因此，若要追出他們的財寶，唯一的辦法，就是派出一個奸細冒充犯人，進入地牢……」

燕青哈哈大笑道：「如果小弟是奸細，又怎會肯救你們出去呢？」

施媚兒道：「裴大哥盜了庫銀，他也沒有供出所盜庫銀的下落，而我的罪名是劫持了監察御史的寶貝兒子沈文儀……」

燕青接口道：「因此，你認爲我救你們逃出來，目的是要找出庫銀的下落和救回沈文儀的人？」

施媚兒道：「是的。」

燕青道：「現在你已不懷疑我是奸細了？」

施媚兒道：「是的。」

燕青問道：「爲甚麼不懷疑呢？」

施媚兒道：「第一，你今天對付東海釣翁夫婦手段太辣，官府中人絕對做不出來的，第二，你剛才又救了我。」

燕青笑道：「救你，是怕你死了之後，救不回那個沈文儀？」

施媚兒道：「不，我看得出來，你這個人雖然心狠手辣，但對裴大哥和我確實不同，你眞情流露，視我們親如手足。」

燕青聽了這話，忽然神色一黯，輕嘆了一聲道：「小弟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姊妹，人活在世上，總得有幾個親人。」

施媚兒道：「三弟，姊姊再次向你道歉，不過，姊姊現在對你已全無懷疑了。」

燕青道：「不必抱歉，你的懷疑是有道理的，老猴精三人祇將其藏寶的地點告訴小弟一人，可是咱們找到那一處藏寶地點時，卻發現被人捷足先登了，而今天，眼看祇要再將三個船長幹掉了就可以控制整個海盜帮了，卻不料忽然有官船前來圍剿，若說這是巧合，實在叫人不敢相信。」

說話間，小船駛離南月山已有一里多遠了，回望南月山附近的海面上，正有五艘官兵戰船駛到島的東面。而且開始向逃逸的三艘海盜船發炮攻擊，炮彈在海上連連激起丈高的水柱！

裴彬道：「咱們怎麼辦？」

燕青道：「在海上咱們鬥不過他們，祇好暫時到別處避一避，等事情過了，再來設法取出海底寶藏，大哥以爲如何？」

裴彬笑道：「也好，但願官兵此次前來圍剿，祇是爲殲滅海盜帮，而不是爲了那批海底藏寶。」

燕青道：「如是爲了那批海底寶藏，那麼，小弟敢說走漏了消息的，必是老猴精三人！」

裴彬道：「你是說他們把藏寶的地點供出來了？」

燕青道：「是的。」

裴彬搖搖頭道：「無可能，他們絕不會在臨刑之前供出藏寶地點，那樣也不能救他們的性命。」

施媚兒道：「三弟，你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前途無可限量，不要重視那批寶藏，有命在，還怕沒有錢？」

燕青道：「可是，那些財寶可以令咱們成爲富翁，一輩子也受用不了！」

施媚兒道：「不，錢太多會使一個人變得庸俗，姊姊身爲女人，都不重視金錢，你更不應該重視它。」

燕青道：「二姊是要小弟放棄這批藏寶嗎？」

施媚兒道：「不是要你放棄，而是希望你不要太重視它，你要爲自己而活，不要爲金錢而活，爲金

錢而活是沒有意思的。」

燕青聳聳肩道：「也罷，暫且不談寶藏事，那麼今後咱們何去何從？」

施媚兒道：「我這腰上的傷，恐怕要個把月才能痊癒，所以我想暫時回家去靜養一下，要是你願意，就跟我回家去。」

燕青道：「你有家？」

施媚兒微微一笑道：「是的，不過我的家祇有我一個人就是了。」

燕青道：「在哪裡？」

施媚兒道：「在應天府。」

燕青道：「在應天府？你不怕回去時被裘之安逮個正着？」

施媚兒露出一個神秘笑容道：「不會，我的家在應天府一處非常隱蔽的地方，裘之安絕對找不到的。」

燕青道：「很安全？」

施媚兒道：「絕對安全。」

燕青轉望裴彬問道：「大哥，你看如何？」

裴彬一邊划船一邊答道：「愚兄以爲，既然到了這裡，就該先取出尉遲雲虎的那批藏寶，有了錢之後，才好遠走高飛。」

燕青似乎沒有主見，聽了又點頭道：「對，祇是二姊受傷行動不便，而且，要取出海底藏寶，也需要幾個精於潛水之人，怎麼辦呢？」

裴彬道：「愚兄就能潛水，何必假手於外人。」

燕青道：「那批藏寶，據尉遲雲虎說，共有二十大箱，大哥一人，絕對無法拿上來。」

裴彬道：「那麼，咱們先去看看，如果可以，先吊起一箱，其餘的等將來再拿……老實說，我心裡有些懷疑，也有些擔心。」

燕青問道：「懷疑些甚麼？擔心些甚麼？」

裴彬道：「懷疑尉遲雲虎所言是否屬實，擔心那批寶藏又被人捷足先登。」

燕青沉吟道：「尉遲雲虎應該不會開咱們的玩笑，至於怕被人捷足先登，這個顧慮確實是對的……二姊，你看如何？」

施媚兒問道：「那地方距此處有多遠？」

裴彬道：「此處距北月山約有九十里之遙。」

燕青道：「那批藏寶在北月山西面十幾里遠的一座小島的峭壁上，那座小島沒有名字，尉遲雲虎說小島的形狀遠看似一個筆架。」

裴彬道：「那麼，咱們就去找一找看……二妹，你支持得住嗎？」

施媚兒苦笑道：「大概是死不了，祇是傷口痛得要命，一定要去嗎？」

裴彬道：「咱們現是在南月山東面的海上，不論往北或南都要航行一百多里才能上岸，所以此去北月山可以說是順路。」

施媚兒道：「那就去吧！」

裴彬便把船開往北方，一邊問道：「三弟，你說詳細一點，那批藏寶在那座小島峭壁下的甚麼地方？」

燕青道：「尉遲雲虎說那峭壁下十幾丈深的海底，有一個海底山洞，所有財寶就在那海底山洞中。」

裴彬道：「這樣的話，要帶一條長繩去才行，你找找看這船上有沒有長繩。」

燕青揭開船板，看見船板上有一綑長繩，便將它拿了出來，說道：「有，這一綑繩子約有二十多丈，夠用了！」

船繼續向北月山駛進，幸好海上風浪不大，小船沒有遭遇到任何驚險，到了這天黃昏時分，船從北月山南面繞過，轉到北月山西面時，氣候突然變壞，刮起強風，下起傾盆大雨來了。

裴彬祇得將小船靠近北月山的一處海灘，由燕青背負着施媚兒下船，他剛將小船拖到沙灘上，三人冒雨上島，尋找避雨的地方。

北月山比南月山還小些，島上幾乎全是礁石，他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座岩洞，躲進岩洞時，三人已成了落湯鷄，狼狽不堪。

燕青將施媚兒放下，發現她臉色不對，用手一摸她的額上，不禁大吃一驚道：「好燙，二姊，你發燒了！」

施媚兒疲倦欲眠，喃喃說道：「是嗎，我……我祇想睡覺……」

裴彬摸摸她的額頭，眉頭一皺道：「果然燒得很厲害，渴不渴？」

施媚兒道：「嗯！喉嚨好乾……」

裴彬道：「我去弄些水給你喝……」

他走出岩洞，用雙手掬了些雨水，轉回施媚兒身邊，叫她張開口，讓手裏的雨水流入她口中。

「還喝不喝？」

「不了，謝謝你。」

燕青道：「二姊，你能不能動一動？要是可以的話，最好把衣服脫下來，扭乾再穿上去，你發燒穿着濕衣服是不行的。」

施媚兒露出一個疲倦的苦笑道：「好的，祇是……唉！眞奇怪，我山陰公主一向不知羞恥爲何物，但是我現在覺得……覺得要在你們面前脫光了衣服，眞有些難爲情了！」

燕青道：「我和大哥不看就是嘛。」

於是，他和裴彬一齊臉向洞口，以背對着她，這種情形，對她施媚兒來說，已無所顧慮了。

她當即脫了濕衣，解去腰帶，一起扭乾之後，才又穿了上去，然後請燕青爲她重新包紮傷口……

天，漸漸黑了下來！

裴彬道：「這場大雨不知何時能停，看來尋寶之事要等到明天了。」

燕青道：「不妨，現在最要緊的是二姊，等她好了再去尋寶不遲。」

裴彬道：「當然，不過咱們不能在此呆得太久，這兒又沒有吃的，也沒有藥物可治她的病傷，因此不管如何，咱們明天仍要採取行動，然後立刻上岸去。」

燕青道：「好，就這樣辦。」

施媚兒呻吟道：「唉！想想眞好笑，說老實話，咱們三人都不是好東西，想不到結成兄妹，我山陰公主活了三十年，今天才知道這世上敢情還有好的男人呀！」

燕青笑道：「在這之前，你認爲世上沒有一個男人是好的嗎？」

施媚兒道：「是的，個個都是壞透了。」

燕青道：「不論男女，有好也有壞，並非個個男人都是壞的。」

施媚兒道：「是的，我已明白了。」

裴彬道：「二妹，你要是能睡，就睡一覺吧，不要再說話。」

施媚兒道：「嗯，我是想睡一覺，我的頭好重好重……」

＊　＊　＊

海上的氣候變化得很快，到了第二天早上，當燕青和裴彬兩人走出岩洞時，發現又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燕青很高興的道：「咱們這就上船如何？」

裴彬臉帶憂色道：「好的，不過她從昨天到現在一直昏迷未醒，剛才我摸了她的額頭，仍是燒得很厲害，這樣下去，祇怕……」

燕青道：「這怎麼辦？」

裴彬道：「她的情況很不好，必須趕快請醫生治療才行，愚兄也不知怎麼辦才好？」

燕青道：「那麼，尋寶的事暫時擱下，咱們先送她上岸，找個大夫爲她治病如何？」

裴彬想了想，點頭道：「這樣也好，救人要緊，等她好了再來便了。」

兩人商定之後，便轉入洞中，祇見施媚兒仍然雙目緊閉，卻在吃吃詭笑道：「現在你知道我施媚兒的厲害了吧？你毀了我一生，我也要讓你嚐盡了痛苦……」

燕青聽得一呆道：「二姊，你在說甚麼呀？」

施媚兒沒答話，祇是冷笑不止。

裴彬道：「她燒得太厲害，在發夢囈呢。」

施媚兒忽然狂笑起來道：「我告訴你，這叫禍延子孫，哈哈哈，這叫禍延子孫，你現在明白了吧？」

燕青走至她身邊蹲下，伸手搖動她叫道：「二姊，二姊，你醒醒。」

施媚兒霍然驚醒，呆呆的瞪着燕青道：「你是誰？你是誰？」

燕青道：「我是燕青呀！」

施媚兒迷迷糊糊道：「哦，你是燕青……你是燕青……」

燕青轉對裴彬，表情沉重地道：「大哥，她眞的燒得很厲害，怎麼辦？」

裴彬掏出一條汗巾，轉身出洞，不久，拿着濕了水的汗巾回到洞中，在施媚兒身邊蹲下說道：「二妹，你張開口。」

施媚兒倒還聽得懂，把嘴張開，裴彬再將汗巾上的水擰給她喝，然後再將汗巾放在她額頭上……

一會之後，施媚兒顯然清醒了不少，她看見燕青和裴彬，忽然眼淚奪眶而出說道：「大哥、三弟，我恐怕要死了！」

燕青忙道：「不會，你祇是發燒，等燒一退了就沒事了。」

施媚兒淒然一笑道：「我頭好重，傷口也痛得很厲害……」

燕青道：「不要緊，小弟和大哥商量過了，決定先送你到岸上就醫。」

施媚兒道：「不去尋寶？」

燕青道：「不去了，等你痊癒好了之後，再來這裡……」

施媚兒嘆了口氣道：「我要回家去，你送我回家好嗎？」

燕青道：「應天府的家？」

施媚兒道：「是的，如果我要死，希望我死在自己的家裡。」

燕青道：「二姊，你的家既然祇有你一人，那又何必回去？」

施媚兒道：「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回去辦一件事情。」

燕青道：「甚麼事情？」

施媚兒道：「現在不告訴你……」

裴彬道：「二妹，剛才你在發夢囈，你說『你毀了我一生，我也要讓你嚐盡痛苦……』是誰毀了你的一生？」

施媚兒發怔道：「我說過這些話嗎？」

裴彬道：「是的，然後你苦笑，又說甚麼『禍延子孫』的話，是不是你以前遭遇到甚麼不幸？」

施媚兒道：「沒有，沒有甚麼。」

裴彬道：「如果你心中有甚麼隱痛，不妨說給愚兄和三弟聽聽，我們幫你解決吧！」

施媚兒道：「不必，沒有甚麼。」

燕青道：「大哥說得對，二姊，你要是有仇要報，不妨告訴小弟，我們去替你把那個仇人的首級摘來。」

施媚兒道：「沒有，我祇想回家，你們如肯送我回家，我會很感激你們。」

裴彬道：「好，我們送你回家……你家在應天府的甚麼地方？」

施媚兒道：「到了應天府，我再告訴你們好嗎？」

燕青道：「好，好，現在小弟背你上船。」

* * *

船在古鰲頭靠岸。

三人投進一家客棧。裴彬立即吩咐店小二請大夫來爲施媚兒療傷醫治，經過數藥和服了幾帖湯藥之後，傷勢和病勢略爲好轉，但是施媚兒卻不願在客棧多住，一直要求送她回家。

爲此，燕青和裴彬私下交談。

「大哥，小弟實在弄不懂她爲甚麼急着要回家，你看這是甚麼回事？」

「愚兄也想不通，她說應天府有個家，還是昨天第一次說起的。」

「其實，她祇要再靜養數日便可痊癒，要回家，等取出那批東西之後，再回去也不遲呀。」

「是的，但是她一再堅決要先回家，你看怎麼辦？」

「唉！祇好答應她了，但你看會不會有危險？這時候返回應天府，會不會變成自投羅網的？」

「不要緊，咱們可以喬裝，不怕被袞之安發現。」

「那麼，今夜就要動身。」

「好。」

* * *

半個月後，三人喬裝回到了應天府。

這時候，施媚兒的傷病已痊癒了，腰上的傷口也漸漸在結疤生肌，可說已完全恢復正常了。

三人沒有進入城中，而在郊外一座破廟歇了下來。

燕青看看暮色漸濃，便向施媚兒問道：「二姊，現在已回到了應天府，你的家究竟在哪裡呀？」

施媚兒微笑道：「別急，等天一黑就帶你們去了。」

燕青道：「小弟眞想不明白，既然你父母不在，又無兄弟姊妹，爲甚麼把家看得這麼重要？」

施媚兒又微笑道：「因爲我家裏還有一個僕人，他沒有我就活不成。」

燕青道：「哦，怎麼沒有你就活不成？」

施媚兒道：「數月前，我離開他時，他的存糧可吃半年，現在存糧可快要吃完了，這也是我急忙要趕回家去的理由。」

燕青道：「小弟還是聽不懂，難道他不能行動，不會自己去購買糧食？」

施媚兒道：「是的，他不能行動。」

燕青問道：「他是個殘廢者？」

施媚兒道：「不是。」

燕青道：「既非殘廢，爲何不能行動呢？」

施媚兒臉上浮現一絲神秘的微笑說道：「你別問，等會兒你就會明白了。」

一會之後，天已黑了下來。

施媚兒站起身來道：「走，你們跟我去吧！」

三個人離開了破廟，往南趕了四五十里路，便到一處風景優美的陵園。

陵園，乃歷代帝王的陵墓所在地。

這座陵園規模不大，歷史卻極悠久，建於南唐時代，由於年代太久，許多陵墓已失去原來模樣，園中荒草叢生，景象甚爲淒涼。

燕青一看是陵園，不禁大爲詫異，問道：「二姊，你的家在這裡？」

施媚兒道：「是的，我的家就是墳墓，但不是自掘的墓墳。」

燕青問道：「你爲甚麼要住在墳墓之中呢？」

施媚兒道：「因爲我是個活死人。」

她一邊回答一邊領路走進陵園。

燕青又問道：「甚麼叫活死人？」

施媚兒道：「我的心已死，我的身還活着，這便叫做活死人。」

燕青詫異道：「你的心已死？」

施媚兒點頭道：「是的。」

燕青道：「爲甚麼？」

施媚兒沒有回答，她在一座陵墓的階前住足，一指面前的陵墓說道：「這就是我的家，它的原主人是南唐中主的一位貴妃。」

說着拾級而上。

三人走到墓碑前，施媚兒動手移開那塊墓碑，便見墓碑後有個洞口，她請燕、裴兩人先鑽進洞中，自己才隨後進入，將移開的墓碑掩回原位。

三人頓時陷身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

洞道以一道滑梯向下伸去，在最前面爬行的燕青因不知道墓中情形，不敢太深入，爬進一二丈深即

行停住，回頭說道：「二姊，你來領路吧。」

施媚兒便越過他們兩人，領路向下爬行，邊爬邊說道：「這座墳墓底下別有洞天，有一年我無意中發現一個飛賊在夜裡進入此墳墓，經過幾天的暗中觀察，才知道他在此居住，後來我殺了他，鵲巢鳩佔。」

裴彬問道：「從此以後，你就在這裡居住了嗎？」

施媚兒道：「是的，經過半年的精心佈置，我這個家已可稱得上相當完美哩！」

裴彬又問道：「你那個僕人就在這裏面？」

施媚兒道：「是的。」

裴彬道：「不會被悶死？」

施媚兒道：「不會，墓中有通氣的孔道。」

裴彬道：「這裏面一片漆黑，能不能點盞燈照明照明呀？」

施媚兒道：「快了，過了這條地道，下面便有燈。」

繼續爬下數丈深，空間突然變大了，燕青和裴彬正感不知所措之際，忽然眼前火光一閃，隨之燈光大亮，原來施媚兒已點亮了一盞宮燈。

燈光一亮，墓中的情形已清楚呈現在眼前，眼前是一條幽深的地道，高約丈許，寬有七尺，一直向前平伸過去，看不出有多長。

燕青吃驚道：「好大的一座墳墓，古代皇族爲了埋葬一個死人，竟然建造如此龐大的墳墓，實在太浪費了。」

裴彬道：「不僅如此，有時還要活人陪葬，那才慘無人道呢。」

施媚兒道：「不錯，以前我曾在一間墓室中發現了幾具陪葬的骷髏，而且還有許多食物，不過那些食物都不能吃的了。」

她說到這裡，提燈向地道中走去。

三人再行四五丈深，地道轉向右方，又行約五丈深，才見到一扇石門。

石門緊閉，有一副銅鎖鎖着，施媚兒取出一支鎖匙開了門，即推門而進。

過了石門，便是一間大墓室，佈置得富麗堂皇，宛如富貴人家的大客廳。

怪的是，墓室中居然點亮了四盞琉璃燈，把整個墓室照得如同白日。

施媚兒笑道：「好，燈還亮着，這表示我的僕人還活着。」

燕、裴兩人舉目打量了墓室，發現對面另有一扇石門，不禁大感驚奇問道：「對面那扇石門通往那裡的？」

施媚兒道：「裏面還有幾間廂房，另有一間廚室，一切陳設……」

剛說到此處，忽見那道石門被推開，一個青衣少年從裏奔出，大呼小叫道：「姊姊，你回來了，姊姊，你回來了。」

他撲到施媚兒腳下，一把摟住施媚兒的雙脚，欣喜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可是，當燕青和裴彬看清那個青衣少年的面目時，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原來這個少年五官長得相當端正，但是已瘦得一身皮包骨，臉色之蒼白，令人一見之下，就會想到他是個活在地獄中的人！

他緊緊抱住施媚兒的雙脚，高興得眼淚淌下來，好像一隻小狗見到了闊別的主人！但是施媚兒卻全無主人之情，她一抬脚將青年撥出老遠，喝叱道：「滾遠一些，少來糾纏我了。」

那少年在地上翻了一個觔斗，卻仍像一隻忠心的狗，對着主人投以討好及乞憐之色，口中直叫道：「姊姊，姊姊，姊姊……」

燕青看得不忍，皺着眉頭道：「二姊，他究竟是誰？」

施媚兒笑道：「我的僕人，名叫小狗子……喂！小狗子，你說是不是？」

那少年連連點頭道：「是，是，姊姊，我……我差點嚇死了，你一去就是半年，留我一人在此，我……非常之害怕……」

施媚兒喝道：「閉住你的狗嘴。」

小狗子果然緊閉了嘴，不敢再說了！

燕青又問道：「二姊，他是誰家的子弟，爲甚麼變成了你的僕人？」

施媚兒沒有立即回答，而在一張石椅上坐了下來，伸出雙脚道：「小狗子，過來。」

「是。」

小狗子奉命唯謹，上前跪在她身前，小心謹愼的爲她脫鞋，看來這是他以前常做的一件事，因此，不用施媚兒多說一句，就自動爲她脫鞋子了。

施媚兒見他爲自己脫了鞋之後，接着道：「我的脚好癢啊！」

小狗子立即低下頭，用舌頭舐她的脚趾，居然舐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裴彬看得有點噁心，喝道：「二妹，你這算是甚麼？」

燕青雖然殺過不少人，也很不喜歡她這種不把人當作人看待的作風，沉聲道：「二姊，你太過份了。」

施媚兒不理他們兩人的抗議，

把兩眼閉上，舒服的享受着小狗子的舌功。

裴彬上前將小狗子拉開，怒道：「二妹，你難道沒有一點人性嗎？」

施媚兒眼睛微睜，斜睨着裴彬笑道：「大哥，你應該可憐我，不應可憐他，他即使做牛做馬服侍我一輩子，也抵不了我以前所受的損害。」

燕青道：「這話怎麼講？」

施媚兒道：「也罷，我說個故事給你們聽聽，十五年前，有個農家少女名叫施雲英，她的父母是貧苦的佃農，租了一位姓沈的富貴人家的田地耕種，他們每年都規規矩矩的繳納租金，可是有一年當地鬧了水災，農作物都被大水冲走了，施雲英的父母繳不出租金，那位沈老爺卻仍一再催討，非繳足不可，逼得施雲英父母雙雙上吊自盡，不料那位沈老爺仍不罷休，竟將施雲英强拉回家，說要抵償他的損失，後來他就把那施雲英姦污了。」

燕青聽得臉色一變道：「施雲英就是你？」

施媚兒點點頭，繼續道：「那位沈老爺不僅將施雲英當作洩慾之物，還把她當作痰盂，當他要吐痰的時候，就叫施雲英張開口，把痰吐在她的口中。」

燕青怒氣衝衝道：「他媽的，世上竟有這麼個大混蛋嗎？」

施媚兒目中淚光閃動道：「過了一年，施雲英的運氣來了，一位身懷絕技的空門尼姑看上了她，將她帶進山中，收她爲徒，傳她武功，十年之後，施雲英藝成下山，遇上了一個青年，兩人情投意合，結成連理，不料成親後的第三天，她的新婚夫婿留字出走了，他留下八個字：「你非完璧，爲何騙我？」」

燕青嘆氣道：「原來如此，那麼這小狗子就是那位沈老爺子的兒子沈文儀？」

施媚兒道：「對，你們說我該不該報仇？」

燕青道：「該報。」

裴彬道：「不，冤有頭，債有主，不能罪及無辜。」

他將沈文儀拉到自己身邊，神情嚴峻地道：「如果我是你，我會殺了那位沈成賢，但絕不傷害他的兒子，因爲他的兒子是無辜的。」

施媚兒臉色一變，從石椅站了起來，吃驚地道：「沈成賢，你知道他的父親是沈成賢？這麼說，你很清楚這件事了？」

裴彬說道：「不錯，爲了這件事，我已費了不少時間和心血……」

燕青大奇道：「大哥，你這話又是怎麼說的？」

裴彬又冷冷的道：「現在的事情已結束了，所以我可以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施媚兒，你一直懷疑燕青是官府派來的奸細，爲甚麼不懷疑我呢？」

施媚兒呆住了，睜大眼睛道：「啊！你是……」

裴彬道：「我姓張，名傑，神捕裘之安的副手！」

燕青跳了起來，大叫道：「大哥，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張傑冷笑道：「你再入牢的時候，我會讓你看看老猴精和盛天蛟的財寶，它目前已在應天府的官庫中。」

燕青一萬個不相信，又大叫道：「不，大哥，你不要開玩笑，小弟不喜歡這個玩笑。」

「不是玩笑，是眞的。」

一個陌生的聲音傳進了墳墓室中。

隨着話聲，神捕裘之安從地道走進了墓室，身後還跟着大批捕快！

施媚兒大驚失色，急叫道：「三弟，快動手殺死他們！」

燕青拔劍在手，準備搏殺了。

神捕裘之安含笑道：「算了吧，燕青，你們已在墳墓中，還想怎麼樣？」

施媚兒忽然轉身奔進裏面那扇石門去了。

神甫裘之安道：「張傑，進去抓她出來吧。」

張傑應了一聲，追了進去。

燕青大吼一聲，似一頭驚怒的野獸，揮劍向裘之安，瘋狂的運劍攻上。

裘之安冷靜的運劍封擋他的攻勢，一面沉笑道：「燕青，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令師『冰仙歐陽璧』日前已到了應天府，已被我擒住，現在正在『閻羅殿』中等你。」

「胡說！」燕青怒吼道，連續揮劍進攻，猛劈猛砍，完全一副拚命的姿態。

裘之安仍然冷靜的應付着，又說道：「昨天令師交代我一句話，他說：『當你見到我那徒弟小蠻牛時，請你劍下留情，我還想見他一面』。」

燕青一聽，鬥志全失了。

他師傅常常叫他「小蠻牛」，這種稱呼沒有人知道，因此他不得不相信裘之安的話了，他往後縱退，駭然道：「我師傅當眞被你抓住了？」

裘之安點點頭道：「是的，令師有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我有一腦子的智計，最後智計勝了武功。」

燕青一派沮喪，沒了氣力，棄劍在地，嘆道：「罷了，我跟你去便了。」

裘之安踢開那柄長劍，笑道：「你的本性不壞，可惜有些糊塗。」

他向一個捕快使了一個眼色，那捕快立即取出一副鐵銬，上前扣住了燕青的雙手，就在這時，張傑抱着施媚兒從裏面走出來，裘之安一見微愕道：「你殺死了她？」

張傑道：「不，她自殺了。」

裘之安不禁長嘆了一聲道：「這個女人身世堪憐，那位沈成賢眞個是害人不淺！」

那沈文儀一直呆呆的站在一旁，聽到了施媚兒自殺了，竟然哭了起來：「姊姊，姊姊，你不能死呀，我喜歡你，我願意做牛做馬服侍你一輩子，你怎麼死了啊！」

裘之安聽了苦笑道：「這又是一個糊塗蛋了。」

* * *

「閻羅殿」的門突然打開了，一個光着上身的漢子被拋進牢內，「叭達」一聲，重重的落在地上。

然後，鐵門「砰」的一聲迅速關上，再幾下鐵鎖的聲音後，一切恢復寂靜。

那漢子靜靜的趴在地上，久久沒動一下，好像已死了一樣，他就是燕青，他又回到了「閻羅殿」裏來了。

這次，陰暗中的牢房祇有一對眼睛在一旁注視着他，一會之後，那個注視他的人才開口問道：「你是……小蠻牛嗎？」

燕青猛然抬頭，驚喜的叫道：「師傅，眞是你！」

那人急趨到他身旁，歡聲道：「小蠻牛，果然是你呀！」

冰仙歐陽璧是當今武林一位最傑出奇特的也最長壽的高人，今年一百二十歲，滿頭銀絲，滿臉皺紋，由於這老人素行不良，又由於活得太久，老而不死，已被人視之爲「妖異」人物了。

今天，他身入囹圄，被囚禁在「閻羅殿」中。

燕青一直希望這不是眞的，這時見到了師傅，不禁黯然若喪的道：「師傅，這是從何說起呢？」

冰仙歐陽璧笑道：「別嘆氣，小蠻牛，爲師是來救你的。」

燕青道：「救我？」

冰仙歐陽璧道：「是的，自你下山之後，爲師眼皮直跳，越想越不放心，所以爲師決定前來看看，五天前，爲師到了應天府，一經打聽，才知道你已報了仇，卻不幸落在裘之安的手中，爲師聽了大怒，便約裘之安在城外見面，要他釋放你，他不肯，於是爲師就跟他打了起來。」

燕青道：「結果師傅敗在他手中？」

冰仙歐陽璧道：「不，憑爲師的功夫，要收拾他實在簡單，祇因爲爲師聽說你被禁囚在『閻羅殿』中，而這間『閻羅殿』建造於地下，無法劫牢救人，因此爲師乃施了個苦肉計，假裝失手讓裘之安擒住。」

燕青苦笑道：「那之後呢？」

冰仙歐陽璧道：「進入了這間『閻羅殿』後，不見你在這裡，爲師有些發慌，問裘之安，他說你關在別處，爲師要求他把咱們師徒關在一起，他答應試試看……哈哈，他還算夠朋友，果然把你送來了。」

燕青苦笑道：「師傅，你也錯了。」

冰仙歐陽璧搖搖頭道：「沒有錯，爲師的確有辦法救你出去。」

燕青道：「甚麼辦法？」

冰仙歐陽璧道：「傻孩子，你忘了爲師的能耐不成？」

燕青道：「師傅是說『龜息大法』嗎？」

冰仙歐陽璧道：「是呀，咱們師徒就以『龜息大法』僞裝死亡，等他們把咱們師徒抬了出去，咱們便活過來，走他娘的了。」

燕青苦澀道：「師傅，你的消息不靈通，你打聽出弟子被抓進『閻羅殿』，卻沒打聽出弟子曾經逃出『閻羅殿』了。」

冰仙歐陽璧一怔道：「你說甚麼，你曾經越牢逃走了？」

燕青道：「是的。」

冰仙歐陽璧道：「那今天又爲甚麼在這裡？」

「裘之安告訴弟子，你被他抓進此牢，弟子一聽之下涼了半截，就……」

冰仙歐陽璧緊張起來，拉住他急問道：「那麼，你上次究竟是怎麼越牢逃出去的？」

燕青嘆道：「運用『龜息大法』僞死呀！」

冰仙歐陽璧一聽臉色大變，瞠目結舌了大半天，才失聲道：「這麼說……」

燕青道：「是的，再也不可能了，咱們師徒完了。」

冰仙歐陽璧血液直衝腦門，兩眼一翻，仰身倒下，昏死過去了。

（完）

俠情哀艷脫俗故事

麥菁・文
可飛・圖

鐵漢俏嬌娃

落拓少年人　湖口遇知己

賭智賭力，賭氣賭命。

「啊！六豹子，統吃！」

在擲骰子的賭桌上，莊家擲出一個六豹子自然是要統吃了。

只是他既不是莊家，也不是賭客。

那麼，他憑什麼擲骰子？憑什麼大叫統吃呢？

* * *

世間有幾種人不必講理，拳頭粗的是其中之一。

他的拳頭並不粗，只不過他可以一拳搗碎一塊堅硬的石頭。

人頭決不會比石頭堅硬，他雖然不是莊家，不是賭客，他還是能夠統吃。

* * *

「對不起，各位兄弟……嘿嘿，只是賭運較好一點而已。」

他收起賭桌上的錢，再抓起他那三顆灌了鉛的假骰子，身形一轉，逕向賭場大門走了出去。

「站住！」

這一聲喝叱，簡直像沉雷一般，震得人們的耳鼓嗡嗡作响，顯然，出聲喝叱的必然是一位內家高手。

他站住了，目光一抬，回頭向發話的人望了過去。

這人的確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因爲他是震天幫幫主裴仲機的徒弟。

裴仲機的功力通玄，譽滿武林，是當代武林的泰山北斗，他有二子三徒，全部習得一身上乘武功。

唐易是裴仲機的二弟子，此人偶然也喜歡來賭館玩玩。

青年人都喜愛打抱不平，管管別人的閒事。

唐易年歲不大，約莫三十出頭，正是血氣方剛，愛管閒事的時候。

何況震天幫是俠義之門派，既然遇到强取豪奪的不平之事，他如果不管，豈不弱了震天幫的名頭！

於是，他在一聲喝叱之後，便向那人迎了上去。

「朋友好像面生得很，你不是本城人氏吧？」

「可以這麼說。」

「你很年輕，還沒超過二十？」

「你又說對了。」

「年輕人應該力圖上進，爲自己創造一個美好的將來，你如此强取豪奪，不覺得行爲可耻麼？」

「你是在教訓我？別忘記我擲的是六豹子。」

語音未落，右手突揚，篤篤篤三聲輕响，左側牆壁之上已嵌進三顆骰子。

它是一個品字形，每一顆都是六點向外，正是一個六豹子！

唐易微微一笑，舉袖向牆壁一

揮，道：「朋友，湖口不是你發財的地方，把錢還給他們，這個給你。」

他塞給這位少年一塊銀子，然後從容舉步，逕步出賭館。

唐易沒有說錯，湖口縣城的確不是强取豪奪者發財的地方。

就拿他們剛才顯露的一手功力來說吧！將三顆骰子擲入牆壁使它一律六點向外，不只需要巧妙的手法，還要一身不俗的內功，不過要是跟唐易相比，他就差了一截的距離了。

唐易立身之處，與牆壁相距約莫一丈五六，他只是舉手輕輕一揚，骰子雖還在原處，但那十八點却已全部消失了。

一拂之力，如同刀削，而且絲毫不傷及牆壁，只削去三顆骰子突出的部份，這份功力，怎能不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那位少年呆立了半晌，忽然轉身一躍，向賭館之外急掠而去。

他走了，留下一點什麼？

適才强取豪奪的錢財，以及唐易塞給他的一塊銀子，他全部留了下來。

只是如此一來，他的問題就無法解決了。

他的確有了問題。

住店付不出房錢，吃飯付不出飯錢，他幾乎衣食無着，才想到賭館來撈點油水，現在他依然兩袖清風，還是一文不名的窮小子一個，今後的生活叫他如何應付？

他住在客棧裡，却害怕見到店東及小二的債主面孔，那也別無他法，醜媳婦難免要見家翁，除了回到客棧，他已經無處可去了。

他硬着頭皮返回客棧，果然見到一張面孔。

不是店東，也不是小二。

那是一張比桃花還要嬌艷，比蜂蜜還要甜蜜的面孔。

這張美麗得令人眩目，而又十分陌生的面孔，竟然巧笑倩兮的向他迎了上來。

「小兄弟，你眞行，來，我請你喝一杯！」

「妳是誰？」

「我叫司馬姍姍，來，咱們先坐下，再慢慢聊。」

「別忙，妳爲什麼要請我喝酒？」

「一來是崇拜英雄，二來則是有事相求。」

「崇拜英雄？嘿嘿，妳找錯了人，有事相求嘛，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連衣食二字都成了問題，只怕會使妳失望。」

「不要妄自菲薄，單兄弟，你年紀還輕，又有一身不俗的武功，未來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如此說來，妳倒是我的紅粉知己了，只是我不明白，妳如何知道我姓單，又怎麼知道我會武功？」

「這還不簡單，咱們住在同一間客棧，向店小二一問，不就知道你叫單青了麼？至於你的武功麼，湖口地方不大，賭場又是最容易傳消息的地方，你跟震天幫二弟子唐易的較量，早已傳遍了湖口城了。」

「傳言是不可靠的，我根本不是唐易的對手！」

「不要灰心，單兄弟，唐易至少比你大十歲，再過十年，難道你還不是他的對手？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小二，拿酒菜來。」

「慢點，司馬姑娘，妳如果須要飲酒，在下自然無權反對，不過，在下無暇奉陪，告辭了。」

單青雙拳微微的一抱，逕自走向他的客房去了。

司馬姍姍估不到單青會不領她的情，不由神色一呆。

此時，店小二已經捧着酒菜過來，他竟然向着單青背影撇撇嘴道：「此人是茅厠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姑娘不要理他就是了。」

司馬姍姍臉色一沉道：「小二，你怎麼可以這樣批評客人？」

店小二道：「對不起，客官，小的的確是不該這麼說那單公子，只不過小店要是再多幾個像他的客人，就只有關門大吉了。」

司馬姍姍問道：「爲什麼？難道他是白吃白住？」

店小二道：「客官說對了，他已經欠下小店幾兩銀子，咱們請他走，他又不肯離開，長此下去，小店就不勝負擔了。」

司馬姍姍由懷裡掏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交給店小二，「除了單公子欠的，剩下來的就存在櫃上做單公子的房錢及伙食費用，不夠再向我拿！」

店小二雖然是一臉訝異之色，仍然迅速的接過銀票，道：「多謝客官。」

司馬姍姍道：「我代交賒欠之事，你不要對單公子說，你去問問單公子，他想必餓了。」

店小二應了一聲，先將銀票交到櫃上，然後，向單青的客房走去。

他敲開單青的房門，然後諂笑一聲道：「公子，要不要吃點什麼？」

單青一怔道：「我沒有銀子，你肯賒東西給我？」

店小二道：「公子說笑話了，欠點錢算得了什麼，人是血肉之軀，總不能整天不吃東西，空着肚子。」

單青道：「小二哥原來是個好人，那就請你隨便弄點吃的吧！只

要能填飽肚子就行了。」

店小二道：「好，小的這就送來。」

他果然送來了酒菜，單青雖然是覺得有點意外，由於飢腸轆轆，只好吃了再算。

當店小二前來收拾飯碗筷子之際，他忍不着詢問道：「小二哥，明天……唉！我是……」

店小二道：「公子放心，明天你儘管到食堂進食，不過……」

單青問道：「不過什麼？」

店小二道：「長此以往，終非了局，公子必須想法子賺點銀子。」

單青眉峯一皺，道：「我除了會幾手莊稼把式，別無所長，憑什麼去賺銀子？」

店小二道：「公子會賭麼？」

單青道：「賭，當然會，只不過除了賭假賭詐，誰也不能包贏，何況我連賭本都沒有哩，怎麼去賭？」

店小二道：「我看公子紅光滿面，必然已經否極泰來，這樣吧，小的還有點積蓄，公子先拿十兩銀子去試試。」

他取出十兩白花花的銀子交給單青，面上是一片誠懇之色。

單青呆了一呆，道：「不，小二哥，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你的銀子。」

店小二道：「這樣吧！算我借給你的，贏了給我一點利息就是了。」

單青窮途潦倒，借貸無門，現在居然遇到這麼一位好心的店小二，也許他眞是否極泰來，運轉鴻鈞了。

於是他接過銀子道：「小二哥，我還沒有請教你尊姓大名，眞是失禮得很。」

店小二道：「別這麼說，公子，小的王二承當不起，快去吧，祝你好運。」

單青果然去到賭場，只不過他並沒有贏錢。

而且他是敗得非常非常之慘，簡直是丟盔棄甲，血本無歸。

現在他變作無面目見東江的楚霸王了，店小二的十兩銀子得來不易，現在輸光了，如何向他交代？

強取豪奪麼？他不敢，因為震天幫的唐易已經警告過他，他不想眞的開罪這一位武林中的豪傑。

那麼，他只好在賭場裡磨蹭了，說不定會磨出一點奇蹟。

人生絕望之際，有時會寄望發生奇蹟，單青在絕望之中，難免也有如此一想法。

他的想法並非絕無可能，例如，他忽然拾到一張銀票。

想拾銀票，就必須到地面上去找，因為他祇能撿別人遺失在地面上的，決不能到桌面上去收拾。

可惜他看到的只是一些廢紙菓皮，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拾到。

不過，奇蹟還是發生了。

「公子，這個拿去。」

「啊！王二哥，是你！」

他臉現驚喜之色，先向店小二看了一眼，再看他手上握着的東西。

那是三張銀票，票面上的數字是一張五十兩、兩張二十兩，足足九十兩紋銀。

「不！王二哥……」

「不要說了，公子，放心去賭，我相信你會贏回來的，我還有事，先告辭了。」

不由分說，店小二就匆匆的離開了賭場。單青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弄得張口結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良久，他才輕輕的一嘆道：「我不能叫他失望，也希望財神爺幫我一個忙。」

結果財神爺並沒有幫他的忙，他又叫店小二大大的失望了。

一百兩銀子輸得分文不剩，怎能不叫店小二失望？

＊　＊　＊

有人用兩句話形容欠債的人，那是「虱多不癢，債多不愁」。

適才他輸去店小二的十兩銀子，就弄得六神無主，現在前後輸去一百兩，他倒是有點不在乎了。

不過，他不願意再在賭館中待下去了，出去走走，也好舒舒胸口中的悶氣。

他剛剛踏出賭館，迎面就碰到了店小二，這當眞是寃家路狹，他的臉色不由為之一怔。

「王二哥……我……對不起你……」

「又輸了？沒關係，其實小的只是一個跑堂的，那裡會有這麼多的銀子。」

「王二哥，你是說……」

「銀子是姍姍姑娘的，是她叫小的拿給公子，希望你舒散一下心情。」

「啊！王二哥，你為什麼不早說？」

他說着話，目光同時向店小二的身後望去，因為那兒現出一個美麗的倩影。

這個倩影自然是司馬姍姍了，她的聲音也同時傳了過來。

「朋友有通財之義，區區百兩銀子算不了什麼，去，單兄弟，我就不相信咱們會一直輸下去。」

她伸手拉着單青的臂膀，又將他拖進了賭場。

單青甩掉了司馬姍姍的玉臂，冷冷的道：「姑娘，妳這是為了什麼？」

司馬姍姍柳眉一挑，道：「賭

命運呀！」

單青一怔道：「賭命運？我不懂？」

司馬姍姍道：「有人說你窮潦倒，正在走霉運，我偏偏不信這個邪。」

單青道：「現在妳該相信了！」

司馬姍姍道：「不信。」

單青道：「擲骰子么二三，推牌九準拿癟十，一百兩銀子輸得分文不剩，妳為什麼還不相信？」

司馬姍姍道：「這只是一時手風不順，你千萬不要氣餒，再說，人生的道路，原本就有些崎嶇不平，遇到坎坷應該奮勇直前，否則活下去就沒有意義了！」

單青的性格原本就豪放，經司馬姍姍的一陣開導，他心頭的陰影終於消除了，不過，他仍然有些不安，因為他輸的是別人的銀子，而不是自己的。

司馬姍姍已忖知他的心意，嫣然一笑的道：「錢財是身外之物，你不要看得那麼嚴重，實在告訴你吧，我帶的銀票很多，不要說一百兩，就是一萬兩咱們也輸得起。」

單青道：「我知道妳有錢……但……」

司馬姍姍道：「我剛才說過，朋友有通財之義，除非你不認我這個朋友。」

單青為司馬姍姍的熱情所感動，他們又開始狂賭起來，只是他們賭運並沒好轉，由黑夜到天亮，他們又輸了幾百兩銀子。

第二天，第三天，他們天天在賭，銀子好像東流的江水，有去無回。

不過，他們也有收穫，那就是他們之間的感情。

感情原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它會悄悄的在人們內心中生根、發芽。

這當然是有條件的。

司馬姍姍貌美如花，又擁有那麼多的銀票，只要她肯稍假辭色，追求她的男士，怕不門檻為穿！

至於單青麼，他可是一個分文全無的窮小子。

只不過，這個窮小子却異於常人。

他的長相十分英俊，不管他的衣衫如何陳破，還是那麼英姿勃發，像臨風玉樹一般。

他雖是貧無立錐之地，但並不因此而喪失了豪氣，那份高傲洒脫，傲然不羣的氣質，是人間罕見的。

這是令女人看一眼就會動心的男人，司馬姍姍焉能不對他傾倒？

這天他們又在豪賭，而且賭運有了轉機。

他們賭的是牌九，震天幫主的二弟子唐易也是這一局中的賭客。

此消彼長，是賭局中常見的現象，單青的賭運好轉，唐易却在冷汗直流。

晌午時分，唐易站了起來，今天手風不順，他不想再賭了。

他剛剛走出賭館，身後忽然有人呼叫道：「唐大俠請留步。」

唐易回頭一看，敢情是單青與司馬姍姍跟了上來。

「什麼事？」

「日前多承指教，在下十分感激。」

「這沒什麼，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話是不錯，但在世風日下的今天，像唐大俠這等古道熱腸的畢竟不多。」

「好說，如果你別無他事。」

「在下沒有事，我想唐大俠也不會有什麼急務待辦的，何況現在正當午飯時間，咱們何不共謀一醉？」

「這個……」

「走吧！唐大俠，兄弟今天頗有斬獲，咱們來個不醉無歸。」

唐易是一個疏財仗義，不矜細節的俠士，否則，他也不會上賭館了。

因而他接受了單青的邀請，這三名原是彼此陌生的男女，竟然觥籌交錯的暢談起來。

「單兄弟仙鄉何處？你怎麼會流落湖口呢？」

「小弟原本就是湖口人氏，只是湖口的鄉下人而已。」

「哦！眞想不到，咱們竟是同鄉。」

「小弟也居城南六旺莊，先父母是當地的漁民，當小弟年方五歲之時，就已是一個孤兒了。」

「兄弟別無親人？」

「沒有！」

「那……兄弟這一身武功？」

「家師人稱一清道長，當時雲遊六旺莊，如非他老人家收留，小弟焉有今日！」

「一清道長是當代奇人，兄弟敢情是玄門高足，勿怪氣質武功兩皆不凡。」

「不敢當唐大俠的謬讚，小弟這點莊稼把式實在不堪一提。」

「不要妄自菲薄，單兄弟，以你的根骨智慧，只要潛心向學，小兄敢擔保，十年之內必臻大成。」

他們這一交談，由於惺惺相惜，竟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

司馬姍姍笑道：「唐大俠獎勵後進，語出至誠，果然是一個性情中人，不過，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上西天，唐大俠何不伸手拉他一把？」

唐易道：「姑娘之意是……」

司馬姍姍道：「單兄弟根骨奇佳，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上駟之材，

如若令師能夠將他收歸門下，不難為未來武林放一異彩。」

唐易道：「這個我知道，在下也願意將單兄弟引進本門，只不過……」

單青道：「唐大俠如果有困難，就不必勉強了！」

唐易道：「困難是有，不過，這項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語音一頓，扭頭對司馬姍姍道：「請恕在下失禮，姑娘芳名是……」

司馬姍姍道：「小妹司馬姍姍，目前赴南昌探親，順道暢遊鄱陽，在湖口原擬稍作停留的，卻不……」

唐易道：「不過卻遇見單兄弟，這也難怪，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在下要對兩位說一聲恭喜。」

司馬姍姍嬌面一紅，道：「你是怎麼啦？唐大俠，原是在說引進單兄弟之事，怎麼扯到小妹的頭上來了？」

唐易微微一笑，道：「不錯，咱們是在研究如何引進單兄弟，但單兄弟能不能進入本幫，關係全在司馬姑娘的身上。」

司馬姍姍一怔道：「這話怎麼說？小妹又不是貴幫的幫主。」

唐易道：「姑娘雖然不是敝幫的幫主，妳卻具有極重要的關係，只要妳肯點點頭，單兄弟的事就成功一半了。」

司馬姍姍道：「唐大俠在說笑話吧！小妹我真不懂。」

唐易道：「本幫在十年之間，出了兩名叛幫的弟子，這兩名弟子全是沒有家屬的，因為家師立下了一個規定，沒有家屬之人，本幫一概不收。」

司馬姍姍啊了一聲，同時向單青投下一瞥，不由自主的低下頭去。

唐易哈哈一笑道：「妳明白了吧，司馬姑娘？」

司馬姍姍櫻唇一噘，道：「那會有這樣的規定？你騙人！」

唐易面色一整，道：「姑娘，這項規定看似荒唐，其實卻有道理，一個沒有家室的人，心性會飄浮不定，這樣的人最不可靠。」

單青道：「令師胸羅萬有，對人性也研究得如此深刻，勿怪能夠叱咤風雲，執天下武林之牛耳了。」

唐易道：「家師的確胸羅玄機，無所不能，單兄弟如果能進入本門，不出十年，必然可以名揚天下，現在的問題，就看司馬姑娘肯不肯成全你了。」

司馬姍姍沉吟了半晌，忽然頭一抬道：「唐大俠，如果……如果……」

唐易道：「我知道姑娘的心意，只要你們結為夫婦，引進單兄弟之事在下願意負全責。」

司馬姍姍道：「可是我得告訴我娘一聲。」

唐易道：「姑娘仙鄉何處？」

司馬姍姍道：「我住在金陵。」

唐易道：「好地方，這樣吧，姑娘寫出地址，在下立即派人去稟告令堂，就是將令堂接來也未嘗不可。」

司馬姍姍搖搖頭道：「我家住在金陵的鄉下，小地方難找得很。」

她忽然長長吁一口氣道：「看來只好事後稟告我娘了，她老人家事事依我，我想她老人家不會反對此事的。」

唐易道：「單兄弟，你沒有問題吧？」

單青道：「我除了有點受寵若驚，還能有什麼問題？」

唐易道：「那好辦，兩位先回客棧，待在下佈置好了新居，再來通知兩位。」

單青道：「如此有勞唐大俠，小弟實在過意不去。」

唐易豪放的一笑道：「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是一件高興之事，再說單兄弟入門之後就是我的師弟了，師兄弟之間還有什麼好客氣的呢？」

江湖兒女大都不拘小節，一件人生大事，就這樣的決定下來。

唐易先走，然後單青伴着司馬姍姍回客棧，兩個時辰之後，他們被請到新居，當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們這個小家庭，不只應有盡有，還有一個做飯的中年婦人何媽，及一個丫頭香兒。

婚禮由唐易主持，經過一個簡單而又隆重的儀式，一對新人就被送進洞房了。

* * *

三朝之後，唐易來了，除了向這對新人道喜，還帶來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兄弟，師父已經答允收你為記名弟子，現在你跟我去拜見他老人家吧！」

「多謝唐大哥。」

但司馬姍姍卻哼了一聲道：「既是正式收徒，為什麼用那記名二個字？」

唐易道：「這個就要請弟妹原諒了，他老人家原是不再收徒的，經小兄再三懇求，才答允收單兄弟為記名弟子，不過，弟妹放心，記名弟子與正式弟子待遇相同，任何地方都沒有半點差異，再說以單兄弟的根骨智慧，必能獲得家師的喜愛，而不須等待多久，必可成為正式弟子的。」

司馬姍姍道：「好吧！唐大俠待會來吃晚飯，小妹親自做幾樣小

菜請你。」

唐易哈哈一笑道：「多謝弟妹，待會兒我一定來。」

* * *

震天幫的總壇設於廬山的北麓牯嶺，幫規規定，自日出到黃昏，門下弟子都必須去總壇接受訓練。

單青為了返家方便，只好在牯嶺附近租了一間房子，將司馬姍姍遷了過去。

唐易沒有猜錯，單青入門不到百日，已由記名改為正式，而且獲得裴仲機的寵愛。

有人說：「一個人如果走了運，城牆都擋不住。」

這是一句諺語，只是對走運人的一種形容而已。

單青就是一個走運的人，無論在師門、在家庭，他都是天之驕子。

只不過他的好運並不太長，半年之後，他不知何故竟日漸消瘦起來。

震天幫主裴仲機頗明醫理，但卻治不好他這位心愛的弟子，甚至單青究竟患了什麼怪病他都無法找出。

他不惜重金四處延請名醫，一晃數月，單青的怪病依然毫無起色。

如此一來，不止急壞了裴仲機師徒，也累壞了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是賢淑的，她幾乎衣不解帶的侍候單青，縱使整天目不交睫，她也沒有絲毫怨言。

這天傍晚時分，單青躺在床上，司馬姍姍坐在床前陪他閒聊。

「姍姍，這些日子讓妳吃了苦了。」

「別這麼說，相公，侍候丈夫是妻子的責任，這點苦算得了什麼，不過……」

「不過甚麼，姍姍？」

「你的病總不能就這麼的拖下去，咱們總得想個法子。」

「這就難了，師父找遍名醫，仍然是束手無策，還有什麼法子可想？」

「不，師父所找的所謂名醫，只是比一般庸醫少害了幾條命罷了，這般人是不可靠的。」

「哦，還有什麼人可靠管用？」

「當然有，一個具有眞材實學的高人，是不喜歡沽名釣譽的，這種人不是藏身山林，就是隱身市井，咱們必須到那些地方去找。」

「這個……哎，妳也許說得對，不過，天下如此之大，咱們如何找法？」

「不要發愁，相公，我知道金陵紫金山上，就隱居有這麼一個高人，不過此人怪癖，他肯不肯管就很難說了。」

「既然如此，咱們總得找他試試。」

「我也是這麼想，明晨一早就跑一趟金陵到紫金山去。」

「咱們一道走。」

「不，相公，長途跋涉，你會支持不住的，還是我一個人去比較好些。」

「這……好吧！只是又辛苦妳了！」

「看，你又來了，對妻子幹嗎要這樣的客氣呢？」

「好！我不說就是了，哦！姍姍，咱們要不要稟告師父？」

「用不着為此事去煩師父，如有師兄來看你，順便告訴他們一聲就是。」

「好吧！」

翌晨，天剛破曉，司馬姍姍就離家上道，她走後不足一個時辰，裴門三弟子胡歧山就來探視單青了。

「師弟，近日好一點了麼？」

「多謝三師兄關懷，小弟……唉……」

「不要難過，師弟，信心會戰勝一切的，你要多加保重。」

「是，小弟明白。」

「弟妹呢？」

「她去金陵尋找醫生，剛走不到一個時辰。」

「好，咱們耐心等着吧。」

「也只好如此了。」

「你歇着，我走了。」

「師兄，慢走。」

* * *

十天之後，司馬姍姍回來了，她進門一看，竟然大吃一驚。

落葉滿階，積塵未掃，這那像有人住的地方。

莫非……

她心裡閃過一絲不祥之感，腳下猛的一點，彈身由屋外衝了進去。

「相公……相公……」

衝進房裡一看，她懸起的心終於放下來了。

敢情單青正睡在床榻之上，雖然面色又憔悴了幾分，不過他還好好的活着。

她輕輕的走到榻前，再輕輕的呼喚着。

「相 公…… 相 公…… 你 醒 醒……」

「啊！姍姍…… 妳…… 妳…… 妳終於回來了。」

「這是怎麼啦？相公，何媽跟香兒她們呢？」

「她們走了。」

「為什麼？相公，她們為什麼要走？」

她將單青扶起，讓他靠在床頭坐着，然後倒了一杯冷開水遞給他道：「先喝一點潤潤嗓子，我再替你燒熱的。」

單青飲了一口冷開水，接着長長的一嘆道：「人情淡薄到一至如此，眞叫人由心底生出寒意。」

司馬姍姍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快些說吧！」

單青道：「那天妳走了之後，胡師兄曾來看我，這原本是沒有什麼，但意想不到的是師門竟然將我逐出門牆！」

司馬姍姍愕然道：「你犯了什麼過失？竟然遭到逐出師門的處分？」

單青道：「我原先也弄不明白，後來唐師兄來了，才知道是『蔑視師門』的罪名。」

司馬姍姍一呆，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莫非我尋找醫生之事，使他們傷了自尊？」

單青道：「實情正是如此，不過，一個心胸如此狹窄的門派，脫離了倒也不必惋惜，哦，妳找到那位奇人沒有？」

司馬姍姍道：「找到跟找不到一樣，還弄得一肚子窩囊氣。」

單青道：「是他不肯替我看病？」

司馬姍姍道：「是我不肯。」

單青一怔道：「姍姍，妳在說什麼，我不太明白。」

司馬姍姍道：「你別急嘛，你慢慢的聽我講。」

單青道：「妳說，我在聽着。」

司馬姍姍道：「他提出一個使人無法接受的條件，我無法辦得到，只好不肯了。」

單青問道：「什麼條件？」

司馬姍姍道：「他要咱們將震天幫裘仲機祖傳的銅駝秘笈作爲交換。」

單青哼了一聲道：「銅駝秘笈又不是咱們的，他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司馬姍姍道：「他的確是強人所難，不過，此人心如鐵石，說一不二，除了銅駝秘笈交換以外，就算殺了他也不會有用的。」

單青淡淡的道：「那就算了，人生百年依然不過是一個死字，早死幾十年又有什麼要緊的呢？」

司馬姍姍忽然偎進他的懷中，洒着淚水，道：「不，我不要你死，我一定要弄到銅駝秘笈的。」

單青撫摸她的秀髮，感慨的嘆息一聲道：「螻蟻尚且貪生，我何嘗願意死亡，只是咱們沒有銅駝秘笈，不願死又能夠怎麼樣？」

司馬姍姍道：「咱們去偷。」

單青道：「偷？不，裘幫主雖然將我逐出門牆，咱們總有一份香火之情，再說秘笈放置之處，守衛十分嚴密，我此時已手無縛鷄之力，如何能夠去偷？」

司馬姍姍道：「裘仲機冷酷無情，他假若還念師徒之情，就不會將你逐出門牆而不管你的死活了，相公，生命是自己的，你爲什麼要這般遷就？」

單青道：「就算我願意去偷，我現在也是有心無力了。」

司馬姍姍道：「紫金山上那個怪人，曾給了我三粒丹藥，服下一粒，可保十日之內百病皆除，功力倍增，晚上不妨服一粒試試。」

單青道：「會有這種事？」

司馬姍姍道：「這有什麼稀罕，我將你的病情告訴了他，他自然可以對症下藥了。」

單青道：「原來如此。」

司馬姍姍站起來道：「你歇着，待我去做飯吧！」

單青道：「好的。」

司馬姍姍做好了飯，他們邊吃邊聊。

其實他們說話的重點，只是如何去盜取銅駝秘笈而已，司馬姍姍對此事這麼熱心，幾乎是勢在必得。

這不能怪她，她愛自己的丈夫，祇要是爲了單青，任何事情都會拚命去做。

當夜月色迷濛之際，司馬姍姍取出一顆藥丸要單青服下，他只是運功一週天，果然精神旺盛，功力盡復。

單青嘆道：「此人果有窮天地造化之能。我就不明白，像他這等奇人，要那銅駝秘笈有何用？」

司馬姍姍道：「這就難說了，也許這就是他的怪癖呢。」

他們挨到了二更時分，才聯袂向震天幫的總壇撲去。

單青輕車駕熟，帶着司馬姍姍避過了不少樁卡，待走完了一條通道，單青竟然有一點遲疑起來。

敢情通道之外就是秘室，除了幫主之外，是不容許任何人前來的。

秘室之前有四名守衛，他們一律身穿黑衣勁裝，腰中繫着紅帶，手中抱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在往返不停的巡邏着。

單青貼着牆壁，以傳音對司馬姍姍道：「這四人是十八瘋虎中的人物，每人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咱們要一舉將他收拾下來，只怕是十分的不易。」

司馬姍姍道：「不必擔心，我可以讓他們乖乖的躺下，你先將這個含進嘴裡吧！」

她取出一粒綠色丸藥要單青含在嘴裡，然後翠袖一揮，一股不急不徐的清風向那四名守衛飄了過去。

單青不知她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但那四名守衛竟如斯响應的倒了下去。

「姍姍，原來妳會使法術！」

「瞎說，我只不過……好啦，別說廢話，你快去取銅駝秘笈，我替你把風。」

「好的。」

放倒了守衛，就不會再有什麼阻礙了，因而單青很容易的盜得了震天幫的鎭幫之寶「銅駝秘笈」。

他們不敢在牯嶺停留，立即連夜北上，待趕到九江，天色已經大明了。

單青回身一看，然後呼出一口長氣道：「咱們總算逃出來了，姍姍，我餓了，咱們到街上買點吃的。」

司馬姍姍道：「不！船上有吃的，快跟我走吧！」

單青一怔道：「船上會有吃的？」

司馬姍姍腳下不停，向江邊放步急奔而去，同時微微一笑道：「你不相信？」

單青點頭道：「我的確有點懷疑，除非妳事先安排好，不過似乎不大可能？」

司馬姍姍道：「可不可能，待會兒你就知道了，快走吧！」

一艘單桅帆船停在一處荒僻的江岸邊之外，距江岸約莫兩丈七八。

司馬姍姍伸手挽着單青的臂膀，足尖一點江岸，彈身逕向帆船躍去。

單青心頭一凜，他決想不到司馬姍姍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強。

縱躍二三丈之距離，單青也有能耐，如若帶着一個人就有問題了。

而且他們落於船面，輕如落葉，帆船只是輕輕的晃動了一下。

此時一名虬髯滿腮的彪形大漢，及一名紅衣綠裙的少女由船中奔了出來，他們向司馬姍姍及單青抱拳一禮道：「參見小姐、姑爺。」

司馬姍姍一擺手道：「開船。」

虬髯大漢道：「是。」

待得司馬姍姍領着單青在艙中落座，帆船已經一瀉千里，向下游急馳而去。

單青暗中觀察，船上共有五名大漢、兩名少女，這船上人不止對操舟十分純熟，而且還有一身不容忽視的武功。

那麼，司馬姍姍究竟是何等人物？她如何會有這樣出色的部下？

司馬姍姍似已看出單青的懷疑，遂微微一笑道：「他們都是我娘調教出來的，還不錯吧。」

她在詢問單青，却不容許他回答，跟着笑笑道：「相公，銅駝秘笈呢？讓我開開眼界好嗎？」

這本秘笈是以羊皮紙書寫的，封面四個漆金大字「銅駝秘笈」。

司馬姍姍翻開封面，她那佈滿喜悅的嬌臉，竟然面色一變。

「相公，糟了，這是假的！」

「不！姍姍，它是眞的。」

「可是，裡面一個字也沒有。」

「有，只不過須要動點手續而已。」

「動手續？」

「不錯，秘笈的內容是以特殊的藥物寫上去，必須用棉花沾點明礬水輕輕塗上去，字跡就會顯露出來。」

「哦，馨兒，快拿明礬水來。」

馨兒就是那位紅衣少女，她應聲奔進後艙，立即捧來一碗泡着明礬的水。

江船食用水須放明礬，倒是方便得很。

司馬姍姍用棉花沾着明礬水，正待往羊皮紙上塗去，單青伸手一攔道：「使不得。」

司馬姍姍道：「哦！要怎麼樣塗？」

單青道：「明礬水塗在那種藥上，必待十二個時辰才會乾燥，如若在未乾之時將它收起，可能會損壞字跡，如是不收，很難擔保不發生意外，所以咱們不能隨便亂塗。」

司馬姍姍說道：「這個……唉，我要是不看看它的字跡，實在不敢相信它是眞的。」

單青道：「這樣吧！妳盡可能少沾一點水，輕輕點上一兩個地方，如果有字跡出現，就可以證明它的眞僞了。」

司馬姍姍道：「好吧！」

她沾了少許明礬水，在第二頁、第五頁各輕輕點了一下，片刻之後果現出紫色的字跡。

現在她相信了，而且由衷的讚嘆道：「好辦法，如果不明內情之人，縱然得到了也只是幾張廢紙而已。」

單青道：「收起來吧！姍姍，此物得來不易，咱們還是小心爲宜。」

司馬姍姍原想收藏懷中，單青搖頭道：「不可，它不能長期受熱，只能收藏在包袱之內爲是。」

司馬姍姍櫻唇一嘟道：「這東西倒是痲煩得很，馨兒，妳帶着它吧！」

馨兒道：「小姐，這東西貴重得很，小婢害怕！」

司馬姍姍雙目一瞪道：「少廢話，妳跟着咱們有什麼好怕的？」

馨兒不敢再辯，只得小心翼翼的將銅駝秘笈收藏包袱之內，她時時背着這隻包袱，片刻也不敢放它下來。

* * *

下水行船快如奔馬，只不過片刻之間，已經過了「流斯橋」，距離彭澤縣城不遠了。

此時在船頭瞭望的大漢，忽然叫了起來。

「五哥，不好，江中有險。」

五哥林橫是這艘船的老大，他在船尾把着舵。

船頭瞭望的一陣叫喊，他也發現前途有了意外。

那是一片木排，由十幾個人牽着正逆水而上，木排頗爲寬大，行船的水道幾乎被它塡滿。

這下可糟了，除非立即轉舵冲向江岸，否則，帆船非撞上木排不可。

撞上的後果是可怕的，可能會落個舟覆人亡。

林橫當機立斷，立即提高嗓門，道：「小姐，前面有木排阻路，咱們要向後邊靠岸了。」

他的處置是對的，左側有不少暗礁，只有右側較爲安全。

坐在艙中閒聊的單青和司馬姍姍及馨兒，聞聲走出，對船老大林橫的處置，他們是完全的同意。

只有一點，他們沒有想到，右側江岸並非當眞安全。

「彭」的一聲巨响，帆船已經靠了江岸，只不過那兒也有不少石塊，在猛力一撞之下，船頭開了花，江水很快就灌了過去。

好在船頭有一部份擱了淺，雖是漏進不少江水，還不至於沉沒。

只是他們坐船赴金陵的計劃告吹了，這艘帆船必須修理，那要費去不少時日。

他們不能待在這裡，因爲此地距離震天幫太近，一旦被人家追上，他們只有死路一條。

因此，司馬姍姍吩咐林橫在此地找人修理船隻，她只帶着馨兒與單青上路，沿着大道逕奔彭澤縣城。

在城中歇了一下，進了一點飲食，然後購來三匹坐騎，驅馬直奔安徽省境的東流縣城。

這天到達香口鎮，司馬姍姍忽然一勒韁繩道：「相公，你看……」

單青道：「黑衣武士？是震天幫的，咱們要不要進鎮去？」

司馬姍姍道：「他們剛剛出鎮，說不定還有人沒有走，馨兒，妳去買點乾糧再跟上來，相公，咱們往東走。」

往東是山區，屬於黃山山脈，山勢雖然不高，但丘陵起伏，峯巒處處，行走頗爲不便，爲了逃避追緝，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傍晚時份他們趕到一個名叫「黃木店」的山鎮，此地遠離官道，自然沒有客棧，逕向飲食店情商，才借得一間卧室。

出門在外之人，只得隨遇而安，能夠借到一間卧室已經算是不錯了。

翌晨他們沿着一條山道向東北前進，花去三天的時間才趕到七都。

七都也是一個山鎮，屬於石棣縣所管轄。

此時暮靄蒼蒼，是投宿的時份了，但他們剛剛趕到鎮口，三個人的神色竟然同時一呆。

馨兒第一個出聲驚呼道：「小姐妳看，震天幫的黑衣武士！」

不錯，他們的確是震天幫的黑衣武士，人數竟有十二人之多。

黑衣武士並非幫主裴仲機的弟子，却是裴仲機親手所調敎出來的，他們不止是身手極高，在江湖上也有頗爲响亮的名頭。

現在人數的比例是十二比三，單青一行自然是處於十分不利的處境了。

最使司馬姍姍駭然的，是震天幫的黑衣武士，爲什麼會在此地出現？

七都是山區，窮鄉僻壤，交通頗爲不便，黑衣武士竟然會事先在這兒守候，其中豈不大有蹊蹺。

司馬姍姍不由心中一動，暗忖：「江中木排莫非是震天幫故意安排，如果當眞是這樣，自己豈不是處處落在對方的計算之中。」

司馬姍姍自然也不是等閒之人，她在九江預置一艘帆船，也是經過週密計劃的，只不過對手太高，她才顯得棋差一着而已。

不過她雖是面對强敵，神色上半點也不慌亂，那份沉穩的氣度，連單青也自愧不如。

此時，他們已躍下坐騎，馨兒以十分俐落的手法將牠們拴在道旁的樹下。

小丫頭摘下了肩頭的單刀搶上兩步道：「小姐，待小婢打發他們。」

司馬姍姍道了一個好字，再回頭對着單青微微一笑道：「累了吧！來，咱們到那邊歇歇。」

單青道：「妳是怎麼啦？姍姍，對方可是名滿江湖的黑衣武士，妳怎能叫馨兒一個人去涉險？」

司馬姍姍道：「放心吧，相公，別人怕黑衣武士，咱們不怕，縱使再多一些，馨兒也一樣可以打發，我只是想不到他們會攔在咱們的前頭裡。」

單青道：「這沒有什麼稀奇，震天幫是地頭蛇，在人地兩方面，他們都佔了便宜。」

司馬姍姍道：「這倒也是。」

他們說話之間，馨兒已經和一名黑衣武士鬥了起來。

那名黑衣武士身材高大，比馨兒幾乎高出一個頭，他們同是使用單刀，只是在力量上大有差別。

馨兒使的是柳葉飛刀，看起來像是輕飄飄的，如果跟黑衣武士的厚背砍山刀一比，在兵刃上她已落了下風。

但在馨兒一招攻出之後，單青倒替黑衣武士擔心起來了。

敢情馨兒一刀使出，竟像閃電一般的快捷，但見銀芒一閃，刀鋒已然迫近黑衣武士的前胸了。

黑衣武士估不到馨兒的刀法如此凌厲，他一連使出三刀，並連續退後三步，才將馨兒的一招應付過去。

黑衣武士名滿江湖，竟然一招之中就被一名少女迫得手忙脚亂，如果傳入江湖，豈不丟人現眼。

這名黑衣武士自然不會善罷干休，在一聲暴吼之後，揮刀劈了過來。

他不止是招沉力猛，招式之精奇在當代武林之中也不易多見。

只是一晃數十招，他竟然無法沾到馨兒的衣角，這一仗的結果，黑衣武士只怕很難討得好處了。

不錯，他果然敗了，而且幾乎連性命也丟在這兒。

原來當他攻勢微微一頓之際，馨兒忽然發出一聲嬌叱，只見銀芒暴漲，柳葉飛刀像電光般的一閃，黑衣武士倒了下去，他的前胸正射出大量血花。

一招傷敵，馨兒的精神爲之一振，纖足輕輕一點，就待撲向另外一名黑衣武士。

單青忽然出聲阻止說：「馨兒，回來！」

馨兒原已躍身半空際，聞言凌空一個翻滾，就輕輕落在單青的身前，那份控制自如而又十分美妙的輕身功夫，除了司馬姍姍，敵我雙方幾乎全都爲之心頭一凛。

她只是一個丫頭，年齡不過二八之數，功力之深已達如此深厚的境界。那麼，司馬姍姍的身手並豈莫測高深？

當今武林具有一流身手的女人只有一個，那就是領袖黑道的射月門主宗琳。

難道司馬姍姍是來自射月門？莫非她是射月門宗琳的弟子？果眞如此那就糟了。

射月門與震天幫分別領袖黑白兩道，他們自然而然的成了勢難兩立的對頭寃家了。

既是勢難兩立，自然要各出奇謀去消滅對方了，但一晃十多年，他們雖是不斷明爭暗鬥，却也對對方無可奈何。

震天幫人才輩出，幫主裴仲機功力通玄，是當代公認的第一高手，而且是愼謀能斷，穩打穩紮。

射月門明裡暗裡對震天幫發動過幾次的攻勢，全部都是鎩羽而歸。

震天幫自然也想撲滅射月門，也好爲武林同道盡一點心力。只是他們消耗了巨大金錢與人力，就是查不出射月門的總壇所在。

射月門是一個極端詭異的門派，江湖黑白兩道人人雖知道這一門派，却沒有人見到過射月門的部屬。

它似乎並不存在，又像是無所不在。

它以一隻神秘的射月令指揮黑道，不遵守令諭之人，必然會遭遇十分可怕的慘死。

因而震天幫雖是領袖羣倫，但射月門却更具震撼之力。

現在震天幫的不傳之秘正在馨兒的包袱之內，如若司馬姍姍主婢當眞是來自射月門，後果豈不是十分可怕的事。

單青呆了，他幾乎不知如何是好。

馨兒櫻唇一嘟道：「你是怎樣啦，姑爺。」

單青啊了一聲，道：「沒有什麼，他們人多，我祇怕妳吃虧而已。」

馨兒哼了一聲道：「就憑他們？一羣土鷄瓦狗罷了，小婢還不至於將他們放在心中。」

單青道：「我知道妳功力夠高，不過雙拳難敵四手，還是小心爲宜，再說他們究竟爲什麼攔阻咱們，也應該問個清楚才是。」

馨兒還待爭辯，司馬姍姍喝叱道：「馨兒大膽，妳敢不聽姑爺的話？」

馨兒雙手一垂，道：「小婢不敢。」

單青不再理會馨兒，緩步踏前幾步，向黑衣武士雙拳一拱道：「各位，在下雖然被逐出師門，却沒有違犯震天幫的幫規，各位聚衆阻路，究竟是爲什麼？」

一名身材高瘦的黑衣武士道：「咱們奉命請你們回去。」

單青問道：「爲什麼要咱們回去？」

黑衣武士道：「這個就不知道了，咱們只是奉命行事。」

單青道：「原來如此，閣下是否知道在下已經離開了貴幫？」

黑衣武士道：「知道。」

單青道：「在下已不是震天幫的部屬，就不必聽從貴幫的指使，你們說對嗎？」

黑衣武士一怔道：「這個……」

單青道：「在下不願意打糊塗仗，你們何不回去問個清楚了再來？」

黑衣武士略作沉吟，然後雙手一揮道：「走！」

他們當眞走了，連那位身受刀傷的在內，走得一個也不剩。

馨兒嘟着嘴：「咱們原來可以將他們留下來的，姑爺心腸太軟了。」

司馬姍姍道：「不，馨兒，咱們要緊的是給姑爺治病，時間十分

有限，不能多作躭擱，走吧，咱們到鎮上吃點東西還要上路。」

單青道：「天色已經黑了，走山路恐怕有不便之處。」

司馬姍姍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祈門休寧一帶，必然有震天幫的高手，今夜如果住在此地，明天就只怕無法脫身了。」

單青長長一嘆道：「在此等窮鄉僻壤，也會遇到震天幫的武士，咱們脫身的機會只怕不多！」

馨兒哼了一聲，道：「那也不見得，震天幫不過如此，倒使人有着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司馬姍姍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單青雖然覺得這個丫頭態度狂了一點，但也不便駁斥她。

在鎮上進過晚餐，稍作歇息就立刻上道。馨兒一馬當先，沿山道直奔石棣。

今晚的月色並不太好，山道又頗爲崎嶇，直到天色大明時，他們才趕到石棣縣城。

一夜不眠不休，已然人困馬疲，不管情況如何緊急，也得找間客棧歇息一下才是。

午餐之後，他們撇開山道直奔青陽，這是馨兒的主意，她認爲震天帮一定以爲他們已經逃往山區，倒不如出其不意直奔官道，待對方發覺上當時，他們已脫出對方的包圍圈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立即獲得司馬姍姍的贊同。

這個主意的確不錯，一直到達南陵，並未遇到半點阻礙。

不過待他們趨向繁昌的途中，痲煩終於找上來了。

來人祇是兩個，在前面山口之前並肩而立。

馨兒勒住韁繩，柳眉一挑道：「老虎不發威，你們還以爲是病貓，本姑娘今天非給你們好看不可！」

單青道：「馨兒，來人雖然祇是兩個，卻是震天帮的主要人物……」

馨兒道：「我知道，穿紫衣的是裴門大弟子桓元功，穿藍衣的是二弟子唐易。在江湖道上的確是兩個不易招惹的人物，不過，哼！要是對姑娘耍狠，他們還差了一點！」

好狂的丫頭，跟姑爺說話，居然如此毫無分寸！

單青雖然心中不滿，依然神色平靜的道：「震天帮並非徒擁虛名之輩，千萬大意不得，這樣吧，讓我先跟他們談談，如果不行再行動手也不遲。」

馨兒道：「好吧！」

單青躍下坐騎，趨前幾步道：「見過兩位師兄。」

桓元功冷冷的道：「閣下不是本帮弟子，用不着如此稱呼。」

「桓大俠說得是，兩位攔阻在下夫婦去路，必然有甚麼指教了，請說。」單青問道。

桓元功道：「咱們有兩件事請問閣下，希望你能實話實說。」

單青道：「哦！甚麼事？」

桓元功道：「閣下身染怪病，家師請盡天下名醫均告束手無策，但閣下竟在一夜之間不藥而癒，是閣下心存不軌而故意裝病的呢？還是得到了甚麼靈丹妙藥？」

單青道：「桓大俠說笑話了，在下數日之間，落得骨瘦如柴，除非天天吃瀉藥，任何裝病之人，也不會像在下這般情況，桓大俠如是不信，你不妨裝病試試。」

桓元功道：「那麼閣下是獲得靈丹妙藥了，是甚麼人有這等能耐，說出來讓咱們見識見識一下。」

單青道：「對不起，在下答允過治病人不得有一字洩漏，不便之處敬請桓大俠鑒諒。」

桓元功道：「好吧！閣下不說咱們也不勉强，祇是爲甚麼忽然離開牯嶺？」

單青道：「這是在下的私事，不便奉告。」

桓元功道：「私事？嘿嘿，似乎是太過巧合了一點吧！」

單青道：「太巧合？我不懂桓大俠在說些甚麼話。」

桓元功道：「閣下離開牯嶺的當天，本帮失去了一件重要的物件，你能說這不是太巧合了嗎？」

單青啊了一聲道：「原來桓大俠對在下起了懷疑之心，不過捉賊拿贓、捉姦在床，桓大俠憑甚麼懷疑咱們夫婦？」

桓元功道：「我說過，這祇是一個巧字，咱們丟東西的當天，你們就離開牯嶺，如非作賊心虛，怎麼如此之巧法？」

單青臉色一沉道：「桓大俠名滿江湖，怎能說出如此捕風捉影的話！」

唐易接口道：「對不起，單兄弟，敝師兄說話直率了一點，不過本帮失落重要物品，你們又在當天離開牯嶺，咱們就以事論事，你們的確難逃桃李之嫌，爲了使你們洗清這冤屈，在下倒有一個法子。」

單青道：「好！請唐大俠說說看。」

唐易道：「請你們委屈一點，讓咱搜尋一下。」

馨兒臉色一變道：「你敢心存輕薄，本姑娘決不饒你！」

唐易道：「姑娘請不要誤會，請跟咱們返南陵，在下保證決不使姑娘受到半點傷害。」

馨兒冷哼一聲道：「好辦法，可惜咱們無暇奉陪，你的好意祇好心領了。」

桓元功臉色一沉道：「姑娘，你如果敬酒不吃吃罰酒，那麼就休怪咱們不客氣了。」

馨兒微微撇嘴道：「別往自己臉上貼金，震天十八式還嚇不倒咱們的，不信，你就試試看吧！」

桓元功道：「很好，姑娘如此一說，在下倒不便藏拙了，請！」

馨兒道了一個「好！」字，纖足輕輕一點，連續三掌擊了過去。

單青大吃一驚，扭頭對司馬姍姍道：「姍姍，馨兒太大膽了，震天十八式天下無敵，她如何是桓元功的對手？」

司馬姍姍雖是神情嚴肅，但看不出有半點駭怕之色，聞言淡淡一笑道：「不必擔心，她可以應付的。」

馨兒當眞可以應付，桓元功雖是掌力如山，卻對她奈何不得。

祇見一條嬌小的身軀，像蝴蝶穿花一般，在桓元功掌影中游走，有時她還擊一掌，却是極端陰損的手法，桓元功雖掌握着大半的攻勢，仍不得不收招自保。

單青搖頭一嘆道：「震天十八式，是當代武林最威猛的掌力，能夠接下它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馨兒這身功力，實在叫我開了一次眼界。」

司馬姍姍道：「這沒甚麼，祇要你能學到了馨兒那套身法，你也可以鬥鬥震天十八式。」

他們說話之間，唐易已緩步走了出來，雙拳一抱道：「在下見獵心喜，請司馬姑娘賜招。」

單青正欲上前迎戰，司馬姍姍伸手一攔道：「不，他找的是我，你替我看着一點就是。」

單青道：「好吧！不過唐易的功力不在桓元功之下，你可得處處小心！」

司馬姍姍點點頭，嬌軀一擰，衝着唐易說了一聲「請！」雙掌分合之間，掌勢已連連遞出。

山口之前是兩對人影在拚命的搏殺，祇有單青沒有對手，祇好在一旁替司馬姍姍主婢掠住陣脚。

一晃近百招，馨兒與桓元功還是銖兩悉稱，一時半刻難分高下。

令人不解的是司馬姍姍，她竟然無力化解唐易的掌力。

唐易的功力絕對高不過桓元功，司馬姍姍的武功至少應該不會較丫頭馨兒還低的。

但馨兒能夠力鬥桓元功，她卻捉襟見肘，敗象已呈。

單青想不明白這是爲了甚麼？祇是目前戰況險惡，不容他仔細的想下去。

於是彈身一躍，由側面向唐易展開搶攻。

他的功力不如司馬姍姍，不過他卻爲司馬姍姍解除了極大的危機，現在他們夫婦以二對一，總算將頹勢扭了過來。

但是，震天十八式太過霸道，招招有如巨斧開山，式式如同驚濤拍岸，在一百五十招之下，司馬姍姍與單青已經窮於應付了。

他們最初還能有攻有守，後來就陷於有守無攻的危殆境地了。

唐易勝券在握，他高興得大笑起來。

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一人勝了兩個，的確應該大笑，祇不過他剛剛笑出一聲，竟然一聲驚呼，翻身向後便逃。

這是爲了甚麼？難道單青夫婦忽然使出了奇招不成？

不！他們如果還有奇招，就不會手忙脚亂，在生死邊沿中掙扎了。

說起來，近乎有點使人不敢相信，救他們的竟然是馨兒。

的確是馨兒，她剛才向唐易發出了三粒「雷火彈」，使單青夫婦脫出困境。

這就怪了，馨兒祇是一個丫頭，她獨戰裴門大弟子能夠保持不敗，已經令人難以理解，竟然還有餘力顧及單青夫婦，這就實在使人想不明白了。

桓元功師兄弟想不明白，單青同樣也是滿頭霧水，祇是他無暇細想時已被司馬姍姍拉着奔向坐騎狂奔而去。

他們先後馳過山口，桓元功師兄弟並沒追來，直待繁昌縣城在望，單青這才悄悄的吁了一口氣來。

在落店之後，單青覺得馨兒神態有了改變，她不再侍候他們夫婦，甚至連姑爺、小姐的稱呼也吝於出口。

古往今來，驕兵悍將是最難駕馭的，馨兒恃功生驕，也沒有甚麼出奇，何况司馬姍姍若能夠容忍，單青又何必多管閑事。

祇不過此等反常的情形，單青總覺得有點彆扭，直到三天以後，他終於恍然大悟。

這天他們過了當塗縣，準備趕到馬鞍山鎮上歇息，走在後頭的馨兒忽然哼了一聲，硬生生的勒馬停了下來。

莫非又是找痲煩的來了？

不錯，是找痲煩的來了，而且是聲勢浩大，志在必得。

震天帮二弟子唐易、三弟子胡岐山，這兩人已經夠頭痛的了，再加上二十名黑衣武士，豈不是一組難以抵禦的實力？

馨兒輕輕一提韁繩，讓坐騎緩緩前行，她沒有回頭看，卻以命令的口脗對單青夫婦道：「敵人勢力龐大，咱們不能讓他們纏着，待會

兒我出其不意，賞他們幾顆『雷火彈』，你們就借趁機會衝過去。」

單青道：「你呢？」

馨兒冷冷道：「少廢話，照我的話去做。」

單青臉色一變，正待出聲斥責，司馬姍姍卻扯了他一把，將他的怒氣壓制了下去。

馨兒驕狂過甚，簡直不成體統，但小不忍則亂大謀，單青不得不忍下這口烏氣。

雙方距離丈餘，馨兒忽發出一聲嬌叱，二話不說，一把「雷火彈」已經擲了出去。

「雷火彈」出手之後，經空氣磨擦立即燃起一團熊熊的烈火，它着物就會爆炸，力道之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抵抗的。

它是江湖道上最具威力的暗器，具有極端驚人的震撼力。

現在馨兒擲一把，是以扇形的形狀擲出去的。

要是一兩顆還可以用暗器將它在空中擊毀，如果數量一多，震天帮門下就不敢冒這個險了。

於是單青夫婦衝了過去，敵人自顧不暇，他們自然不會遇到甚麼阻力。

他們雖是脫離危險，卻不能揚長而去，在道義上必須等待馨兒。

於是勒住坐騎，回頭向來路一望，這雙夫婦竟然目瞪口呆。

原來馨兒擲出「雷火彈」之後，也同時躍馬急衝，祇是她行動慢了一點，幾乎栽在胡岐山手裡。

在震天帮三大弟子之中，以胡岐山的功力最差，但輕功暗器則以他最為出色。

他以絕世輕功避過了「雷火彈」，再追向馨兒洒出三把柳葉飛刀。

馨兒估不到震天帮會有這等高人，及至勁風攝衣她才知道大事不妙。

所幸她的功力夠高，三柄飛刀全被她讓過，祇是坐騎遭了殃，一柄飛刀貫進馬腹。

更糟的是她背上的包袱被飛刀割斷了，「吧」的一聲掉了下來。

馬匹可以不要，包裹卻不能失落，因為他們千方百計得來的銅駝秘笈，正藏在那隻包裹之內。

祇是她被負傷的坐騎帶出了十丈以外，胡岐山形同鬼魅的身形正向那包裹急撲。

雙方離包裹的距離不同，她必然搶不過胡岐山，在無可奈何之中，她作了一個痛苦的抉擇。

一聲嬌叱，「雷火彈」再度出手，她並非攻擊胡岐山，而是擲向那隻包裹。

當巨大的爆炸之力將包裹內的東西炸得片片飛舞之後，她發出了一聲苦笑，然後彈身一躍，飛向司馬姍姍之身後。

她們兩人共乘一騎，領先狂奔，單青自然跟了上去，待馳出六十餘里，速度才漸漸的慢了下來。

也許馨兒累了，她忽然發出了一聲嘆息。

「停下來吧！我要歇一歇。」

丫頭要歇歇，小姐遵命照辦，馬蹄還沒有停穩，馨兒已拔身而起，向一側的樹林之內投去了。

單青驅馬來到了司馬姍姍的身旁，輕輕的搖頭一嘆道：「姍姍，馨兒很出色，不過，她總是一個丫頭……」

司馬姍姍道：「這個……相公，不要理她，咱們也需要下來歇歇。」

單青希望司馬姍姍管管馨兒，看來她不祇管不了丫頭，還有點畏懼之意，在此等情形之下，單青祇好三緘其口了。

他們躍下坐騎，將馬匹拴在樹下，正待坐在草地上歇息，一聲嬌叱忽然從林中傳了出來。

「馨兒，過來。」

單青聞言一怔道：「奇怪，誰在此處在叫馨兒呢？」

的確有點奇怪，他與司馬姍姍都沒有叫，那麼呼叫馨兒的自然另有其人了。

他在詢問司馬姍姍，但司馬姍姍的神色卻顯得怪異之極。

她的臉色原是嬌艷的，此時竟然一陣紅、一陣白，好像哭笑不得，手足無措似的。

這就怪了，莫非那呼叫馨兒的人是她的尊長？

是尊長也不要緊，她為甚麼會這麼無地自容呢？

單青雖不傻，他卻猜不出司馬姍姍為了甚麼會這般。

此時，呼叫馨兒的聲浪又由林中傳了出來，而且語氣嚴厲，似乎喝叫者已大為光火了。

馨兒不是也在林中嗎？她為甚麼不回答那人的呼叫？

馨兒沒有回答，司馬姍姍卻回答了。

「來了，小姐。」

她不止是回答，還撇下了單青，匆匆向林中奔了過去。

這回單青當眞被她們弄糊塗了，那人呼叫馨兒，司馬姍姍為甚麼要代她回答？

還有，司馬姍姍不是小姐嗎？他為甚麼稱別人為小姐？

* * *

單青的確不傻，他並沒有當眞糊塗，經過片刻的思忖，他忽然放聲狂笑了起來。

笑是情感的發洩，並沒有甚麼不對，不過按單青的遭遇，他應該哭都哭不出來，如何還能狂笑？

此時，司馬姍姍出來了，她祇

是向單青瞥了一眼，就將頭低下去了。

「相公……小姐，請你……」

單青哼了一聲道：「你是馨兒？」

假司馬姍姍點點頭。

單青道：「她才是司馬姍姍？」

假司馬姍姍又點點頭。（以後下文司馬姍姍改作了馨兒，她已與單青結為夫婦，原來的馨兒才是司馬姍姍。）

單青冷冷的道：「很好……」

甚麼很好，他沒有解釋，祇是身形一轉，向來路疾馳而去。

「相公……相公……你不能去……」

單青沒有理會馨兒的呼叫，脚下卻加了幾成的勁力，風馳電掣一般的狂奔，待轉過一片樹林，他忽然脚下一窒。

敢情前面有人攔住了去路，正是那位貨眞價實的司馬姍姍。

單青哼了一聲道：「讓開！」

司馬姍姍道：「讓開？姓單的，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單青說道：「哦！我應該怎麼樣對你說話才是？」

司馬姍姍道：「你是我丫頭的丈夫，應該明白你的身份，再如此無禮，我就要給你一點懲罰。」

單青哈哈一笑道：「你錯了，姑娘，這件事祇怕你還沒有弄清楚。」

司馬姍姍道：「哦！我有甚麼不清楚的呢？」

單青道：「第一，我的妻子是司馬姍姍，在江西、在震天帮，可以說人人皆知，第二，司馬姍姍不守婦道，我已將她休了，我要將這項決定告訴震天帮，並告訴江湖道上的朋友知道。」

他語音未落，左頰上忽然傳來了一聲脆響，同時一個元寶翻身，他已被一股强大的暗勁震得仆倒下去。

原來他挨了一記沉重的耳光，不止是面頰上暴現出五條血痕，嘴角也流出鮮血來了！

這一記耳光，自然是司馬姍姍的傑作了，除了這位姑娘，要打單青耳光的還沒有這般的容易。

單青時運不佳，他遇上一個刁蠻潑辣的姑娘。

他剛才的言語，司馬姍姍認為是莫大的侮辱，一記耳光太便宜了，怎能驅除她心頭的怒氣。

「起來，姓單的，本姑娘還要教訓教訓你這小子。」

「很好，大爺也要管管你這不守婦道的潑婦。」

他起來了，但還未弄清楚天南地北，轟的一聲又倒了下去。

倒下去他又爬起來，起來了他又再度的倒下去。

就這樣週而復始，單青受的罪可大了，幾乎創傷遍體，找不出一寸完好之處。

小夥子武功不行，牛脾氣可是又臭又硬，除了將他活活的打死之外，就算太陽從西邊出來，也休想讓他低頭。

馨兒在一旁哭求、勸說，但他們誰也不聽，掌力着肉之聲依然響個不停。

最後，一記沉重的掌力，將單青打得鮮血狂噴，這一掌縱然打他不死，至少也無力再爬起來了。

司馬姍姍嘴角一挑，冷冷道：「說，姓單的，司馬姍姍是不是你的妻子？」

「是……是……這是……事實……」

他居然又爬了起來，雖是脚下虛浮，搖搖欲倒，但是神態之上還是那麼威武不屈。

這是鋼鐵一般的男人，山嶽一般的漢子，司馬姍姍闖過不少的江湖，像這般傲岸不羣的男子，她還是第一次遇到。

她的石榴裙下爬過不少男人，但這個男人決不會爬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殺過不少男人絕不會心軟，但對這個男人她再也硬不起心腸。

她那雙美麗的雙目，原先是充滿着殺機的，現在殺機消失了，竟現出一片惶恐不安的情態來。

良久，她忽然返身一躍，跨上馨兒帶來的坐騎，雙腿輕輕一磕馬腹，放轡向馬鞍山急馳而去。

「馨兒，將單公子帶來治傷，我在鎮上等你。」

這位女羅刹居然換了一副慈悲的心腸，叫馨兒帶單青到鎮上治傷，在馨兒的記憶中，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兒。

不管怎麼樣，單青總算有救了，他傷得十分之慘重，必須立即予以救治。

於是她抱着單青縱騎緩行，待到達鎮上，已是歸鴉繞樹的黃昏時分了。

鎮上的客棧不多，很容易找到了司馬姍姍，她已經開好了兩間上房，馨兒立刻將單青扶了進去。

她讓單青躺下，再向司馬姍姍要來治傷靈藥，經過一陣忙亂，總算將傷勢穩住了。

一晃三天，單青的傷勢在逐漸好轉，祇是他的臉色仍然帶着一股恨意。

恨，使他不願言語，在這三天療傷期中，他像三緘其口的金人，連一個字都吝於出口。

馨兒是和善的，她當眞像個賢妻良母，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

但無論如何體貼，單青仍然不理不睬，從不稍假辭色。

第四天晚餐之後，司馬姍姍來

了，她向單青打量了一眼，然後詢問馨兒道：「怎樣，好多了吧？」

馨兒道：「多謝小姐的靈藥，已經好多了。」

司馬姍姍道：「我不要你謝，難道他不會說話嗎？」

他的確會說話，不過不是用嘴說。

劍眉一聳，嘴角一挑，臉皮往下一拉，像是佈上一層濃厚的嚴霜似的。

厭惡、憤恨，在他的神色之中，十分明顯的表露出來。

司馬姍姍臉色一變，一片殺機由雙目中暴射而出。

馨兒大吃一驚，身形輕輕一晃，擋在單青的身前道：「小姐請息怒，他傷勢還沒有好，心情難免有些惡劣，小姐大人大量，千萬不要跟他一般見識。」

司馬姍姍哼了一聲道：「你看他，打從我一進來，他就閉上雙眼，那份神態，簡直就將我當作仇人似的，我好心好意來看他，他竟然這麼不識好歹！」

馨兒道：「他是無心的，請小姐不要怪他吧！」

司馬姍姍冷冷哼了一聲，接着長身而起，懷着滿腔怒火，匆匆奔回房去。

馨兒跟着過去，好話說了不知多少，並且服侍她睡下，才吁出一口長氣，悄悄的退回單青睡的房中來。

單青還是閉着雙眼，他的臉色也還是那麼難看。

馨兒幽幽一嘆道：「相公，你太倔强了，適才差一點……唉……」

差一點怎麼樣？

馨兒沒有說下去，她知道說了也是白說。

的確，單青的性格是寧折不屈的，要命可以，要他說一句阿諛奉承的話，叫他爺爺也不行。

就這樣又過了三天，單青的傷勢已大有起色了。

這天傍晚司馬姍姍又來了，她沒有看望單青，卻對窗子發出了一聲嘆息。

「單青，我知道你恨我，不願跟我說話，但事關你的生死，希望不要自誤！」

這回單青沒有讓她失望，終於開了他的金口。

「是威脅？」

「不，我說的是實話。」

「我知道你說的是實話，祇是我有點不大懂。」

「你有甚麼不懂的？」

「當你們取得銅駝秘笈之後，我便失去利用價值了，那時候你爲甚麼不下手？」

「啊！原來你早就知道了咱們的計劃了。」

「哼！我要是早點知道，就不會被你們利用了，不過我並不太笨，這幾天躺在床上靜靜的一想，自然會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你果然不笨。」

「祇是有一點我還不明白，你不惜犧牲了一個丫頭的清白，找上了我這個倒霉鬼，爲的就是盜取銅駝秘笈，其實你的功力並不在震天帮之下，爲甚麼要盜取他們的武功秘笈？」

「你說得不錯，本門武功決不在震天帮之下，但要勝過震天十八式卻也十分困難。」

「我明白了，你們是要由銅駝秘笈之中找出破解震天十八式之法。」

「不錯，可惜秘笈已毀，祇落得功敗垂成之嘆了。」

「可是震天帮被你害慘了，今後他們必然每況愈下，再也無法逐鹿江湖了。」

「這不能怪我，誰叫他們跟本門作對呢？」

「好，咱們話已說明，你動手吧。」

「我爲甚麼動手？」

「剛才你不是說事關我的生死嗎？」

「不錯，你並不是沒有生機，這就看你如何選擇了。」

「哦，你能不能說明白一點？」

「當然可以，其實你應該想到的，我並不想殺你滅口。」

「我知道，你們早就對我下了毒，說我生怪病，祇是你們用毒的手法高明而已，現在嘛，我遲早總會毒發身亡的，你自然不必再浪費精力了。」

「不，你說錯了，咱們已經給你吃了解藥，你的怪病不會再發了。」

「這我就更不明白了。」

「唉！你這人有時候眞是很愚蠢的，你偷了震天帮的秘笈，難道他們就會放過你？祇要你離開咱們，就祇有死路一條了。」

「啊！不錯，這的確關係我的生死，不過，我如果跟着你就能安全嗎？」

「震天帮雖是橫行江湖，對本門卻也是無可奈何！你如果不想死，跟着咱們是你唯一的生機，不過……」

「有條件？」

「不錯，咱們不會平白無故的保護一個外人，提點條件總是應該吧！」

「應該，你說吧！」

「其實很簡單，你是馨兒的丈夫，馨兒是我的婢女，祇要你能夠守本份就行了。」

「這是說，我也要當你的奴僕了？」

「難道不應該嗎？」

「嘿嘿……這是一個好辦法，也是一個好主意，祇是你弄錯了一點。」

「哦，哪一點？」

「大丈夫不吃嗟來之食，單某堂堂七尺之軀，豈能奴顏婢膝聽人使喚！」

豪情萬丈，義正詞嚴，司馬姍姍不禁神色一呆。

良久，她才嘆息一聲道：「人在矮簷下，誰能不低頭，莫非你不想活了？莫非你願意放棄這唯一的生機？」

單青淡淡道：「螻蟻尚且貪生，我自然想活，不過，一個人要活得坦坦蕩蕩，要活得毫不窩囊，如果你叫我做一個軟骨頭、窩囊廢，單某的命在這裡，你拿去就是了。」

馨兒見他們越說越僵，祇急得搓手頓脚，她想打個圓場，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誰知道司馬姍姍並沒有大發嬌嗔，反而和顏悅色的微微一笑道：「遇到你這塊臭石頭，眞是叫人哭笑不得，看來祇好走最後的一條路了，不過，這條路我卻擔着極大的關係……」

還有最後的一條路，可見天無絕人之路。

祇不過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路？她卻賣了一個關子，並沒有將它說出來。

但，這是轉機，也是奇蹟。

就馨兒所知，她這位大小姐司馬姍姍，不祇眼高於頂，而且任性好殺。

當代武林高人，江湖豪門子弟，因一言不合，或因垂涎她的美色而喪生在她手下的，已有數十人之多。

因此江湖朋友送了她一個既香艷又嚇人的諢號：纖纖血手俏羅刹。

她嬌小美麗，像一個人見人愛的香扇墜，但動輒傷人，滿手血腥，又是一個極端可怕的小魔女，以纖纖血手俏羅刹來形容她，的確是再也恰當不過的。

像她這樣的一個姑娘，居然會對單青如此遷就，這還能不算是奇蹟？

但是臭石頭終究是臭石頭，單青竟然不願領受她的這番好意。

「我不願欠人的，你也不必承擔甚麼關係。」

話說得斬釘截鐵，不失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祇是太絕了一點。

天下居然有人敢對纖纖血手俏羅刹說出絕情的言語，莫非他嫌活得命長了？

果然，司馬姍姍嬌容一變，原來柔若春水的目光，忽然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

馨兒大吃一驚道：「小姐……」

司馬姍姍擺擺手，那兩縷凌厲的目光，旋即又收了回去。

「好，好，臭石頭，我算是服了你，其實我祇是想將你引進本門，作爲我娘唯一的弟子而已，你願是不願？」

馨兒舒出了一口大氣道：「快答允，相公，老夫人功參造化，學究天人，除了咱們小姐，一生未收過弟子，這是千載難逢的機緣，你千萬不要錯過……」

單青認眞的考慮了一陣道：「你不要我當你的奴僕了？」

司馬姍姍笑笑道：「那是跟你說着玩的，不要放在心上嘛。」

單青道：「好吧，不過有一點我要預先聲明……」

司馬姍姍道：「你說。」

單青道：「你打得我好慘，我要是學好了武功，也得好好的打你一頓！」

司馬姍姍嫣然一笑，同時又拋給了他一個白眼道：「小心眼，不必等待學好武功，我讓你打就是。」

馨兒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下來，神情也輕鬆了起來。

「你捨得嗎？相公，小姐那樣嬌嫩，怎麼挨得起你那……」

「馨丫頭，你給我住口！」

「是，小姐。」

「好啦，單青，咱們說正經的，明天動身，你的傷不礙事吧？」

「我想不會礙事的。」

「這樣吧，我用內力幫你運運功，馨兒替咱們防着一點。」

「小婢遵命。」

待馨兒退出房外，司馬姍姍忽然臉色一整道：「我現在傳你本門內功心法，待你領悟後我再來幫你運功，不過，今後就不能幫你了。」

單青道：「這樣不好吧，你還沒有稟告令堂，如若她老人家不肯收我……」

司馬姍姍道：「放心吧，祇要我答允，我娘是不會反對的，現在你注意聽着……」

任何門派的內功心法，都有它突特之處，尤其是那些名震江湖的傑出門派，其內功心法更有它的不傳之秘。

既是不傳之秘，自然義理深奧，不是一般常人所能窺其秘奧的。

但單青不是常人，而且具有驚人的智慧。

當司馬姍姍講述完畢之後，他不祇是心領神會，竟然還按照心法開始運起功來了。（未完・一）

上文提要： 于家是大皇莊的富戶，此家的獨生子于阿坤十二、三歲，淘氣出名，不願讀書。他的父親于天保請來了第八位老夫子來教他讀書，最後仍被他氣走了。爹娘正愁兒子難成大器之際，莊裡忽來了一位和尚。于阿坤向其詢得有武功可學，爲了在玩伴中稱霸，便央求老和尚教其武功，老和尚便讓其每天四更起床推那打麥場的石滾子……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辛士・文 ／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老禪師刻意點化　小頑童耐勞練武

石管家道：「少爺，想當人上人，苦是免不了的，你忍着點吧！」

于阿坤道：「我才不想當什麼人上人，只要小胖那幾個小王八蛋見了我下跪，我就高興了！」

一楞，石管家道：「少爺，快別這麼說，和尚聽了便不會教你武功了。」

于阿坤往四下裡看了又看，道：「大和尚要是整我冤枉，哼！下回我非叫他受受罪不可！」

石管家道：「少爺，你可千萬別存有這種心，有本事的人，手段最是狠，你小心吃苦頭！」

于阿坤又道：「當然，他眞要教會我武功，我自會對他好，可是……可是……」他看看沒有推動的大石滾，半晌只嘆了一口氣。

一千三百斤重的大石滾，十三歲的于阿坤如何能推得動？而且還要沿着打麥場推三圈呢！

如此大的石滾，平日裡壓麥子是由兩條牛合拖，也有用一匹驢子才拖得走，于阿坤再有力氣，短時間他是很難推得動了。

雖然如此，于阿坤就是不信邪，非要把石滾推走不可，於是，他每天四更起，一推就推到大天亮。

一個月後，他推動了，雖然他只推動半尺遠，那也足以令他高興不已。

一大早，石管家從院門走出來，他笑呵呵的走近于阿坤，說道：「少爺，石滾推動了嗎？」

于阿坤嘻嘻笑，道：「石管家你來看，我推動了！」

說着便又奮起雙臂去推石滾。

不料他的力氣早已用盡，想再推動那得等歇過勁來。

于阿坤「喝叱，喝叱」推了半天未推動，石管家笑道：「少爺，我幫你推。」

石管家只是開玩笑，他剛彎下腰，于阿坤突然推向石管家，怒道：「你走開！」

豈料，于阿坤只是推了一把，石管家立刻蹬蹬蹬連退七八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怔住了！

兩個人都怔住了！

石管家半晌沒站起來，口中驚異的道：「少爺，你……」

于阿坤看着自己雙手，道：「推你就像推棉絮！」

拍着屁股站起來，石管家道：「少爺，你以後別再練推石滾了。」

于阿坤道：「爲什麼？」

石管家道：「等你練得能把石滾推三圈的時候，那還得了？」

哈哈得意的笑起來，于阿坤望着遠方，說道：「等我練成了，小胖那幾個傢伙就慘了！我成了大力水手了。」

石管家道：「練武是鍛練身子，可別去打架惹麻煩。」

于阿坤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我打敗小胖他們，我就是老大了，哈……」

人若是對某一種事情發生興趣，必然有推動他去下苦功的原動力，而令于阿坤四更天一到便起來推石滾的原動力，大概就是想在小胖之間當個老大。

然而，他再也想不到自己會……

但不論怎麼樣，于阿坤絕不放棄推石滾。

已經三個多月了，他已能把石滾推動半個打麥場，只是仍然不見那大和尚到來，也許……

也許大和尚不來了！

又過了一個月，于阿坤已經能把石滾推三圈了。

他在推完三圈之後，坐在大石滾上面拭着滿臉汗水，天尚未亮，自言自語道：「好個大和尚，說話當屁放，我已經推三圈了，你的人呢？哼！整我于阿坤冤枉啊！」

「背後罵人已不該，何況你罵的是我飯桶和尚，更不該了！」

于阿坤聞空中傳來這聲音，忙伸手掩住口四下看。

四週風刮樹葉響，鬼影子也沒有。

于阿坤站在石滾上，突然一聲哈哈笑，只見一個高大人影往這邊走來，那舉止，那步履，于阿坤立刻認出來，正是那大和尚。

跳下石滾迎上來，于阿坤歡叫道：「大師父，你可來了，嗯，你也該來了！」

大和尚摸摸于阿坤的頭，笑笑道：「如果你今天不能把這石滾推三圈，這一輩子你也休想看到我了。」

于阿坤眨着一雙疲憊的眼睛，道：「爲什麼？」

大和尚道：「因爲你不聽話，不用功，偷懶，這種人是永遠學不好武功的，我又何必白費心？」

于阿坤道：「原來是這樣子，大師父，我今已能推着石滾在這打麥場滾三圈，你該教我武功了吧？」

搖搖頭，大和尚道：「差得遠了！」

于阿坤一怔，道：「差多遠？」

大和尚道：「練武有四關，第一關要力氣大，第二關要跑得快，第三關要能挨揍，第四關要不怕摔，小施主，你剛剛才過了第一關，想學拳脚刀槍招式，還差三關吶！」

于阿坤拍拍頭，苦兮兮的道：「乖乖，那得多久哇？」

大和尚道：「說快也很快，全看你自己了。」

于阿坤道：「比讀書還苦呀！」

大和尚一笑，道：「貧僧不勉强，你隨便！」

大和尚回身欲走，于阿坤上前拉其衣衫，道：「大師父，你別走，便是上刀山下油鍋，我于阿坤全卯上了，武功我是學定了！」

回頭一笑，大和尚道：「小施主，你決定了？」

于阿坤重重的點點頭道：「我豁出去了！」

大和尚又是一聲笑，道：「好，小施主你聽清楚！」

于阿坤睜大眼睛，道：「大師父，你……」

他心中在想，自己終歸不是這大和尚的徒弟，他心中當然不會疼自己，盡出些歪點子整人，如果是他的徒弟，也許他就不會坑自己了。

于阿坤一想到這些，便「咚」的一聲跪下來，說道：「大師父，乾脆你收我這個徒弟好了！」

大和尚臉色一寒，道：「我飯桶和尚遊四方，連個卓錫的地方都沒有，我收的什麼徒弟？你再要胡鬧，我便從此不來了。」

于阿坤只得站起來，道：「好嘛！好嘛！不收就算了，只要你教我武功就行。」

打麥場邊有兩棵大樹，兩樹中間一條黃土路，大和尚指着黃土路，道：「小施主，你看那條路！」

于阿坤道：「那是往縣城去的路。」

大和尚道：「通往縣城五十里，太遠了，不過那條路走上三里地，往東轉繞過七重坡，再過抱虎寺，由莊後面折回來，這大概有二十里吧？」

于阿坤道：「我去過抱虎寺，門口有座石雕大老虎，我常騎在上面撒……」

大和尚一瞪眼，道：「撒尿？」

于阿坤道：「那是三年前的事……」

冷冷的，大和尚道：「你果然調皮！」

于阿坤道：「自從認識大師父，我就沒再同小胖他們打架了。」

淡淡的，大和尚道：「我知道你沒有再同人打架了，一個人累了半夜，白天便只有吃飽了睡大覺。」

于阿坤道：「大師父，你怎麼知道？」

大和尚道：「這還用猜？」

于阿坤不敢再多說，直不楞登的望着面前這大和尚。

只聽得大和尚道：「小施主，你從那條路往東跑，繞過抱虎寺從

莊後面跑回來，每天跑一圈，什麼時候你能在半個時辰跑完一圈，我自會再來看你。」

大和尚說完便大步走去，于阿坤想再問，大和尚走得眞快，眨個眼已在十丈外。

于阿坤心中不是滋味，他在想：大和尚只一句話，他便得累上幾個月，而且每天累個半死。

於是，于阿坤自言自語：「娘的，猴舐蒜罈子，越舐我越覺不是滋味！」

第二天……

又是四更剛到的時刻，于阿坤已習慣的爬下床，只一出了院門，他便沿着兩棵大樹間的黃土大路跑。

抱虎寺他常去，他不但常去，而且還在抱虎寺打過架。

抱虎寺內有個凹嘴老和尚，平日裡這位老和尚很會逗小孩子，他只要把下唇往鼻尖一堵，上唇立刻不見，那種滑稽的臉，立刻引得孩子們大笑。

現在，于阿坤一路往抱虎寺方向跑，這玩意比推石滾還辛苦。

等他跑到抱虎寺往回頭路上跑的時候，五更天東方已泛白，那已是他累得伸長舌頭直喘氣。

于阿坤從抱虎寺似跑似走的回到打麥場邊，迎面，石管家匆忙的走來，道：「少爺，你今天怎麼沒推石滾，去那兒了？老爺夫人正在……」

他話未完，于阿坤已不耐的伸手撥過去，道：「別吵了，累死我也！」

話聲猶在，石管家打橫摔出三丈外，地上兩個就地滾，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于阿坤一驚，道：「你怎麼不經推……」

石管家哎唷着站起來，道：「少爺，你把老石摔壞了，用那麼大的勁……」

于阿坤看看自己的右臂，他有點不相信的道：「石管家，我並沒用力呀！」

石管家道：「算了！算了！快回去吃飯吧！」

就在第二天四更剛到，于阿坤醒在床上不起來了——不是不起來，是他的兩條腿不聽使喚，他幾次咬牙想起來，腰一挺腿就痛。

苦苦的在床上熬了一陣子，于阿坤心中想：「上次推石滾不就是這樣？想學武功就得撐！」

于阿坤一咬牙，一狠心，拿自己的腿不當自己的腿，便翻身下得床，齜牙咧嘴的又溜到莊門外。

這天他更慘，跑到抱虎寺天已亮了，回程！

回程他幾乎是連滾帶爬的回來，一路上他心中大罵和尚不是東西，盡想這些鬼點子整活人。

罵雖然罵，跑還是要跑的。

于阿坤又苦熬了六、七天，他的雙腿已不再痛了，跑起路來全身都輕鬆。

日子過得眞快，轉眼一個月又過去了，于阿坤已經能在一個時辰之內跑完這二十餘里的山路了。

這天天還未亮，他也剛剛過了抱虎寺，忽見前面山邊一團灰影向他走來，于阿坤吃一驚，只見那灰影站在路中間不動了。

于阿坤眨着眼睛看過去，忽聽得迎面一聲叫：「過來！」

一聽是大和尚的聲音，于阿坤立刻走上前，喘着大氣，道：「原來是大師父，嚇我一跳！」

只見大和尚手中提着個布袋，道：「拿去，明早跑的時候每隻脚踝上綁一個，記住，用棉布包好，別把皮肉磨破了！」

于阿坤接過來提提，足有五六斤，遂笑道：「大師父，脚上綁這玩意做甚？」

大和尚道：「不許多問。」

于阿坤一怔，眞想伸手推過去。

大和尚臉無表情的道：「綁着鐵砂袋，半個時辰跑完全程，我自會來找你！」大和尚回頭便走，于阿坤只想叫老娘。

背着兩個鐵砂袋跑回莊，于阿坤累得喘大氣。

不料他走進後院大廳上，于天保老夫妻並不以爲意，二老只裝沒看見，連他手上提的鐵砂袋，二老也不聞不問，光景是在裝糊塗了。

果然，于阿坤在第二天便把鐵砂袋綁在兩脚踝上，於是，他受的罪大了。

宛似在砂地上奔跑，又像在泥坑裡拔腿，他拖泥帶水的跑到抱虎寺，寺內晨鐘已鳴，敢情要吃早飯了。

于阿坤跌坐在那尊七尺高的石雕老虎邊，雙手揉着足踝，道：「我是活受罪，受活罪！」

「去，去，于阿坤，不許歇！」

「誰？」

于阿坤四下看，那裡有人影？想了想，便又鼓足勇氣卯足勁，起身便又往回跑。

痛苦的又跑了一個多月，于阿坤算算時辰，他心中琢磨：「要想在半個時辰跑完全程，再花三年也難成，嗯，一定是這大和尚在整人，大禿驢可惡！」

于阿坤心中在罵，四更天還是照樣在跑。

就在這天四更剛到，他已束整好走出莊門來，忽見大石滾上面坐了個人，不，是大和尚！

招招手，大和尚道：「過來！」

于阿坤走上前，道：「大師父，你原來就在這附近！」

大和尚並不多言，淡淡的道：「還我的鐵砂袋！」

于阿坤道：「不叫我練了？」

大和尚道：「三個多月了，想你再笨也該在半個時辰跑完這二十幾里路了！」

于阿坤心中嘀咕，三年也難跑完！

他把砂袋解下來，便聽得大和尚道：「我在這兒等你半個時辰，半個時辰不回來，你便再也看不到我飯桶和尚了，去吧！」

不綁砂袋可輕鬆，于阿坤大喜，立刻拔腿便跑。

于阿坤繞過抱虎寺，忽見那凹嘴老和尚笑呵呵的站在石虎邊，道：「喂！于阿坤，歇歇腿，喝口水吧！」

于阿坤邊跑邊叫道：「凹嘴和尚沒牙口，拿個饅頭當石頭！」

這是平日于阿坤一夥來搗蛋時候，常對凹嘴和尚如此吼叫的話，凹嘴和尚並不以爲意的哈哈大笑。

老和尚滿嘴沒牙齒，平日裡吃一口饅頭得在嘴巴裡磨呀磨的磨上半天才下嚥。

果然，于阿坤跑回打麥場的時候，大和尚仍然坐在大石滾上面未站起來。

于阿坤走上前，道：「大師父，我回來了！」

大和尚道：「于阿坤，你在中途看到什麼了？」

于阿坤道：「什麼也沒看見。」

大和尚一瞪眼，道：「嗯！沒有？」

于阿坤忽然想起凹嘴和尚，便又道：「我看到抱虎寺的老和尚了！」

大和尚道：「他對你說些什麼？」

于阿坤道：「他叫我喝茶，我沒喝。」

大和尚點點頭，道：「喝了水你便不能及時趕回來了。」

于阿坤在想：「別是你們兩個大光頭狼狽爲奸吧！」

忽見大和尚指向場邊的兩棵大樹，道：「這後兩關合爲一關練，于阿坤，你敢不敢爬樹？」

哈哈一笑，于阿坤拍着胸脯咚咚響，道：「爬樹，我五歲就會爬，嚇得我娘在樹下直哭，哈！」

大和尚道：「于阿坤，你可要看清楚了。」

于阿坤道：「再高的樹也難不倒我于阿坤。」

大和尚道：「好，明日你交代你兩個長工，用麥桿把兩棵樹下面舖得厚厚的，四更天不用起來了，你五更天再起來。」

于阿坤道：「起來以後就往樹上爬？咳，大師父放心吧！就不用在樹下舖麥桿了，我摔不着的。」

大和尚冷冷一笑，指着右邊大樹後，道：「于阿坤，你看右邊大樹後是什麼？」

「竹子林呀！」

「對，竹子林，我就是要你爬上竹子頂端，把竹子閃呀閃的，把你的身子閃到大樹上面。」

于阿坤一楞，道：「大師父，閃那玩意幹什麼？萬一閃到地上……」

「地上有麥桿，摔不痛的。」

于阿坤道：「大師父，我從高竹往大樹上閃落，要閃多久呀？」

大和尚道：「那要等你閃十次，一次也不會掉下地，就算成功了。」

于阿坤道：「這有什麼好處？」

大和尚道：「訓練你反應靈敏，眼明手快，腰身輕靈如猿猴，肌膚韌强，銅筋鐵骨，摔在地上不覺痛！」

于阿坤笑道：「我知道了，要能挨能摔，是吧？」

大和尚道：「且等你閃十次沒有一次失手掉下地，我飯桶和尚便把那三招兩式教給你！」

于阿坤失望的道：「才三招兩式，那管什麼用？」

大和尚道：「三招兩式走天下的人大有人在，哼！有些人一招也不會，照樣能把人唬得一楞一楞！」

于阿坤道：「大師父，你那三招兩式是些什麼？」

大和尚道：「我的三招兩式可用於刀槍劍戟斧鐵鈎叉，拳打足踢更是妙用無窮，于阿坤，以後你就會知道。」

於是，于阿坤便在當天過午，便命石管家叫兩位長工搬麥桿，直把兩棵大樹下面各墊起六七尺厚的麥桿。

奇怪的是，于天保夫妻二人也不再過問，盡着于阿坤自己去攪和，彷彿他們沒有這個兒子似的。

就在第二天五更，天剛亮的時候，于阿坤果然爬上一棵五丈高的大竹子上面。

只見他彎起腰來把竹子閃呀閃的，猛咕丁他雙手一鬆，竹子已將他的身子彈起五丈高，他便不由自主的在空中翻了一個半觔斗，噗通一聲落入那棵枝葉茂密的老榆樹頂。

「哇呀呀！」于阿坤不由的叫出聲來。

「嘩啦啦！」樹葉飛起與樹枝的折斷聲。

「噗通」一聲，于阿坤從大樹上摔在麥桿堆上面，他手臂面皮已破，便連衣衫也撕裂開來。

彈身而起，于阿坤嘿嘿笑道

:「我操，眞好玩，來呀，哇！」

他一路哇着又爬上一棵竹子上面，雙腿一挾，雙臂緊抱，閃呀閃的幾乎把那竹子閃晃斷了。

於是，他雙足一蹬，雙臂齊張，人在空中「哇」叫着便往大樹上落去。

他原是想一把抱住樹上橫枝，不料人在高空三個觔斗，便早已七葷八素，不辨方向。

又是一陣嘩啦啦響不斷，「咚」的一聲又跌在麥桿上面，氣得于阿坤大駡道：「你娘！」

這是頭一天苦練，等到石管家叫他回後廳吃飯的時候，于阿坤一身是血，衣衫已碎，連褲子也隱隱露出小雞來。

那副狠狽樣，就如同他剛和小胖那夥人打過架。

後廳上，于天保仍然不多問，淡淡的看了于阿坤一眼，道：「痛嗎？」

于阿坤道：「不痛。」

于天保看看老伴，又道：「妳看吧，他果然是練武的材料！」

于阿坤楞然的道：「原來爹也知道了？」

于天保道：「你以爲爹是老糊塗？」

于阿坤笑了，笑得臉上的血水往口中流。

于老夫人心疼的說道：「讀書多好，你偏要去受這種罪，我的阿坤，娘心痛呀！」

于阿坤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呀！」

于天保心中安慰的問道：「什麼叫人上人？」

于阿坤立刻笑道：「看吧，爹，等我學了武功，打敗小胖那幾個小毛頭，我就是他們的人上人！」

此語一出，于天保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氣得直翻老白眼。

不管怎麼說，于阿坤苦學武功不能說不是一條正途，這年頭一定要考上狀元才有飯吃？狗屁！文不出頭，武也可以，要知天生我才必有用。

于天保如今就是這麼想，兒子不讀書是他天生不喜歡，只要能學得一身好武藝，照樣吃香喝辣過一生！

于阿坤有了父母支持，學武學得更是來勁，摔得當然也更加淒慘，不過只要不傷筋動骨，他還是照樣每天一早就爬上竹桿往樹上跳。

於是，于阿坤跳出心得來了，十次，他可以有五次雙手攀住樹枝不跌落地上。

兩個多月又過去了。

于阿坤已把迎面兩棵大樹梢上的枝葉跌撞得光禿禿的，但他也跟着能輕鬆的彈落在樹枝桿上面，閃呀閃的好不快樂。

就在這一天夜裡，飯桶和尚又來到大皇莊上，于天保老夫妻一見這大和尚，立刻恭敬的請入廳中好一番熱情招待。

席間，于天保誠意的道：「大師父，這些日子承蒙你的教導，小兒阿坤的身子骨又粗又壯，像換了個人似的，這都是大師父教導有方。」

飯桶和尚不忌腥葷的大吃着，邊笑道：「其實我可以老實對施主說，貧僧是受人之托才留下來的。」

對面坐的于阿坤道：「大師父，是誰托大師父教我的武功？」

「抱虎寺的老住持。」

「凹嘴和尚哪！」

飯桶和尚一瞪眼，叱道：「以後不許叫凹嘴和尚，要叫老禪師，知道嗎？」

于阿坤眨着眼睛，道：「好嘛！我叫老禪師。」

飯桶和尚道：「有一羣娃兒常去抱虎寺搞鬧，其中最調皮的就是你。」

于阿坤道：「是誰背後說我壞話？」

飯桶和尚道：「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表現上任何人一看就知道。」

于天保乾乾一笑，道：「阿坤這孩子是頑皮，但他心地可好得很……」

飯桶和尚道：「抱虎寺的老禪師也是這麼說，他要我飯桶留下來，想個法子點化他……嗯，他沒令我們失望，果然有決心！」

于阿坤一緊一怒，一鬆一樂的心情，就隨着飯桶和尚的話不停的起變化，這時候他才明白，原來是抱虎寺的凹嘴和尚……不，老禪師拉拔自己，不由得心中一喜，道：「大師父，這麼說，你是來教我武功了？」

飯桶和尚道：「還早，還早！」

一怔，于阿坤道：「還早哇！我都可以從竹桿頂上彈落在樹上了。」

飯桶和尚淡淡的道：「明日把時辰改到四更天，你再上去試試看，如果你還能穩穩的落在樹枝上，我再來。」

于阿坤一怔，道：「天黑看不見，怎麼辦？」

飯桶和尚笑笑，道：「你自己看着辦！」

于天保與于老夫人擔心兒子會摔死，彼此一緊張，于天保舉起酒杯，道：「大師父，我敬你！」

飯桶和尚一笑，舉杯一飲而盡。

于天保放下酒杯，道：「大師

父，一定要在半夜天黑在樹上練？」

飯桶和尚重重的點點頭，道：「有許多事情往往就是發生在夜裡，二位老施主放心，還不到緊張的時刻。」

于夫人道：「什麼時候方算緊張？」

不料飯桶和尚推杯而起，道：「等下回來了，我自會說出來。」

飯桶和尚大步出莊而去。

于夫人緊張的道：「怎麼辦？這武不學也罷！」

于阿坤道：「不，我一定要學，反正已經吃了不少苦，再吃些苦我忍了。」

于天保道：「阿坤，你們幾個小潑皮，平日一定把抱虎寺的老和尚氣得不輕，要不然他怎會叫這大和尚來整你？」

于阿坤道：「爹，老和尚看我是學武的人才，他不是在整我。」

石管家送走飯桶和尚又匆匆的走來，他苦兮兮的對于天保道：「莊主，我送大和尚出莊，半路我問他，還要怎麼練法？你們猜他怎麼說？」

于天保急忙問道：「他怎麼說？」

石管家道：「大和尚說要在大樹下面支個大油鍋，少爺不掉下油鍋，才算成功！」

于老夫人霍地站起來，叱道：「好嘛！這和尚忒也可惡，敢情他要我們于家絕子絕孫吶！」

不料于阿坤拍手笑道：「刺激！刺激！好玩，好玩！」

于天保道：「你幹了？」

「不錯！」

「你不怕掉進油鍋燙死？」

于阿坤拍拍胸脯，道：「爹，我要是怕燙死就不配是你兒子！」

楞了一下，于天保哈哈笑道：「哇，老子英雄兒好漢，有種，老子支持你下油鍋，不對，爹支持你練下去！」

於是，于阿坤早早去睡了。

因爲他還要在四更天起來練跳樹，不能不早睡。

不料，于阿坤果然發現夜間不比白天好跳，這頭一天他又摔得鼻青臉腫，衣衫變成了洞洞乞丐裝，光景是好不淒慘！

其實夜間跳樹練的是反應眼力，要在空中翻滾中看得清認得準，一把抓住絕不鬆手。

于阿坤雖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然而經過七個多月的苦練，果然練得銅筋鐵骨，雙臂一聳便全身肌肉賁起成栗，看他十三歲，十五六歲的人也沒他壯。

又是一個月過去了。

于阿坤已能在夜間翻騰在樹梢上，而不跌落在地上。

第二天四更，于阿坤剛剛起身來到兩棵榆樹前，忽見地上堆放的麥桿草料全被掃光，代之的便是幾個尖稜大石頭。

于阿坤一怔間，他便四下裡看，心中琢磨，地上沒有草舖着，人若自四五丈高處摔下來豈有不受傷的？

何況，地上又擺了幾個大石頭，娘的，這是要我于阿坤好看嘛！

忽然有人沉聲道：「于阿坤怕了不敢跳？」

于阿坤一聽就知道是大和尚來了，他一狠心，一跺脚，道：「大師父，你看我上去跳給你看！」

暗影中，只見一個高大的身影走過來，不錯，飯桶和尚來了。

冷冷的坐在樹下大石上面，飯桶和尚道：「于阿坤，你快快跳十次，如果一次不跌下來，我飯桶和尚就要開始教你武功了。」

于阿坤苦了七八個月，等的就是這一天，忽然聞得大和尚要傳授武功，那個高興，便是上得竹竿頂上還在笑。

「大師父，我跳了！」

于阿坤塌腰用力把竹竿拉彎下來，忽然隨着竹竿彈起，便在彈起的半空中，于阿坤故意賣弄個身法，三個觔斗緊相連，嘩啦一聲落在一棵榆樹上面上下閃。

飯桶和尚伸出個指頭，道：「一下了！」

于阿坤滑落地上，遂又爬上大竹竿頂，便又聞得他一聲「咳！」剎時又落在樹頂上。

就在于阿坤滑下樹，飯桶和尚特別提醒他，道：「于阿坤，地上可未曾舖草喲！」

于阿坤道：「不但沒有舖草，幾顆石頭也一定是大師父放的。」

「好！」飯桶和尚道：「你果然有種，老禪師沒看錯你。」

他一頓又道：「老禪師會見你被十一個少年人壓在地上打，不見你哼一聲，你果然是個學武的人！」

于阿坤道：「他們打我，我也打他們，大家豁上幹，誰又怕誰了！」

飯桶和尚道：「你就要開始學武功招式了。」

于阿坤道：「大師父，我迫不及待了！」

飯桶和尚指着樹，道：「那就快上去跳呀！」

於是，于阿坤又開始爬上竹子跳。

他一連跳了七八次，樹下面的飯桶和尚笑哈哈的道：「好了，好了，于阿坤，你已經有練功的底子了。」

于阿坤一喜，道：「大師父，

你不在樹下支起油鍋來考我了？」

哈哈一笑，飯桶和尚說道：「不用，不用，那是逗老管家的話，幾曾見有人支油鍋的？」

于阿坤道：「大師父，你這就開始教我了？」

飯桶和尚道：「別急，別急，有件事情我問你，你可要照實話說。」

于阿坤道：「什麼事？」

大和尚道：「你爺爺叫什麼名字？」

于阿坤一楞，道：「我爺爺死的時候，我還沒出生，我不知道。」

于阿坤心中暗道：「大和尚突然問起爺爺是誰，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這大和尚的突然出現是有目的？」

突又聞大和尚道：「于阿坤，你可別多心，如果你爺爺是我飯桶和尚要找的人，我還是要教你武功的，因爲……因爲我……」

于阿坤睜大眼睛，道：「大師父怎麼不說了？」

大和尚道：「你回去問你爹，問清楚了再來告訴我，記住，明天夜裡四更天我會再來！」

大和尚說完起身便走。于阿坤楞在大樹下，直到天已放亮，石管家走來，他才倖倖然走回後莊院。

吃飯桌上，于阿坤先是望了老爹一眼，突然道：「爹，好奇怪呀！」

于天保道：「什麼事好奇怪？」

于阿坤道：「大和尚要教我武功了，但他突然問起一個問題來了。」

于天保道：「他問你什麼？」

于阿坤道：「大和尚問我爺爺叫什麼名字！」

猛一瞪眼，于天保道：「他問你爺爺名字幹什麼？」

于夫人也重重的道：「一定有問題，當初我就說了，大和尚不會無緣無故的來教孩子學武功，他一定有目的，哼，我猜中了吧！」

于天保道：「他不是說受抱虎寺老和尚所託嗎？怎麼又問起爹的名字？」

「是託詞，我們上當了！」

于阿坤道：「大和尚說他並無惡意，問明了還是要教我武功的。」

于天保道：「爹當年曾在商縣做過一任縣官，難道是他在任內得罪了人？」

于老夫人說道：「商縣離大皇莊八百里，這大和尚如果找的是公公，只怕眞的要出事了！」

思忖了一陣，于天保說道：「且等明天我親自去見見這位大師父，看他到底是什麼目的。」

于阿坤道：「爹，我有個主意。」

于天保道：「你有什麼主意？」

于阿坤道：「等明天我就向大和尚隨便說個人的名字，看他是什麼模樣，他要是很失望，這中間一定有問題。」

重重的點點頭，于夫人道：「行脚和尚多半是江湖中人，對他們這種人，見面只說一分眞，九分實話不能說，當家的，小心上當喲！」

于天保道：「大皇莊與世無爭，坤兒又這麼小，江湖中人如何會找到我們頭上？妳多慮了。」

于阿坤道：「爹，明日見了大師父，我就說爺爺名字叫于大天。」

于天保道：「好吧！你只要認明他的表情就好了。」

于阿坤道：「眞是的，爹，我爺爺名字叫什麼？」

于天保道：「二十年前，提起商縣的于青天，那是誰人不知何人不豎起大拇指！」

于阿坤道：「我爺爺叫于青天？」

于天保道：「于青天是人人對你爺爺的尊稱，你爺爺名叫于玄。」

于阿坤道：「于玄！于玄！唔，眞玄哪！」

于天保怒叱道：「你胡說什麼？」

于阿坤道：「爹，你想想，爺爺死了二十多年，如果這大和尚是找他老人家，你能說這事不玄？」

連一旁的于夫人也瞪大了眼。

就在第二天夜裡，于阿坤四更天走出莊門外，果見飯桶和尚已坐在榆樹下面。

飯桶和尚見于阿坤走來，便站起來，說道：「于阿坤，你問你爹了沒有？你爺爺叫什麼名字？」

于阿坤坦然一笑，道：「大師父，你叫我問的事我自然不會忘記，我爹說了，我爺爺叫于大天。」他一頓又道：「大是大小的大，天是青天的天！」

飯桶和尚喘了一口大氣，他不自覺的伸手摸摸袈裟袋子，道：「那就好，是我多慮了。」

于阿坤道：「大師父什麼意思？」

飯桶和尚臉色一緊，道：「小孩子不許多問，我們開始練功夫吧！」

于阿坤心中在想，不知這大和尚在弄什麼鬼，他在打聽的人難道眞的是爺爺？可是爺爺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了，還有什麼好找的？

于阿坤很想再問，飯桶和尚已走至場中央。

月光之下他穩穩的站定，忽然擺了個架式，左足撐地右足前提，雙臂弓在頭兩邊，身子前傾四十度，那姿勢多少帶點滑稽，也有些不倫不類。

只聽得飯桶和尚對于阿坤道：「于阿坤，你也擺出這個架式來。」

于阿坤不敢怠慢，立刻照葫蘆畫瓢的也擺出了這個架式來，只一下子他便有些東倒西歪。

飯桶和尚道：「我這是三招兩式第一招，一招之間含兩式，今天教你學這第一招，你可要看清楚了！」

于阿坤一心要把功夫學成，大半年的時光已熬過去了，如今開始學招式，自然十分用心。

於是，于阿坤十分專心的看着大和尚在這招上所發生的變化。

只見大和尚身子快要觸地的刹那間，中路扭腰，雙臂箕張，右足忽然旋向身後，全身不由得便躍立地面。

於是便見他拳打足踢四面八方，空氣中發出呼轟之聲。

于阿坤學着旋起身，不料起來一半便摔了個狗啃屎。

飯桶和尚笑嘻嘻的道：「于阿坤，再看清楚了！」

於是他又出招變式的演了一遍，笑向于阿坤，道：「于阿坤，看清楚了嗎？」

于阿坤道：「看是清楚了，只是不能像大師父般的隨心所欲。」

飯桶和尚道：「這可是一招攻守兼備，刀拳皆可的妙着，學習之間只能心領神會，無法言傳，能在這招上修出多深功力，便全靠你自己了！」

飯桶和尚說完便走，于阿坤忙叫道：「大師父，就是這一招二式？」

大和尚沒回頭，但却傳過來一句話：「一個月後我會來看你練得如何！」

大和尚走了，于阿坤楞楞的不知如何是好。

便在這時候，忽見兩條黑影走來，于阿坤立刻認出是老爹老娘全來了，便迎上前去，道：「你們怎麼也來了？」

于天保立刻問道：「阿坤，可知道大和尚問你爺爺的目的？」

于阿坤道：「聽說爺爺叫于大天，他喘了一口氣，說什麼他多慮了。」

于天保怔怔的道：「這是什麼意思？」

于老夫人道：「別多想了，以後別說這件事，免得惹出是非痲煩來。」

于天保看看兒子，又道：「大和尚今天教你學的什麼武功？」

于阿坤道：「他只會三招武功，每招也只有兩式，今天他教了我一招兩式，說是一個月後再來。」說着，他便擺出這一招兩式的架式來。

于天保看了搖搖頭，道：「這是什麼招式？不用同人打，自己就站不住要跌倒了。」

于阿坤道：「爹，別管這麼多，我學了再說，萬一大和尚在整我，看我怎麼饒他！」

于夫人沉聲道：「要不就不學，要就好好學，別人半夜來教你武功，你怎可說這話！」

于阿坤道：「只要不整我，我眞要拿他當師父，娘，我是你兒子，你兒子最有良心，是不是？」

于夫人笑笑道：「兒子，以後記住，要就專心學，可別七嘴八舌亂說話，那會惹出痲煩的。」

于阿坤道：「兒子記得，你們回去吧，我還要練習這一招兩式呢！」

望着二老回莊內，于阿坤拉開架勢就苦練，但他總是在扭腰中途一跤跌在地上。

就只這一招，于阿坤勤練十七天，才勉强的飛腿出雙拳，若想在拳脚上有力道，他心中明白，他再練三個月也辦不到。

一個月後的一天夜裡，飯桶和尚果然又來了。

于阿坤立刻比劃出這招來，只見大和尚點點頭，道：「很好，你確實下了工夫。」

于阿坤道：「可是光是這一招，怎麼對敵？」

飯桶和尚笑道：「武者陽剛之氣，氣發丹田，如果有敵人圍攻，便自然會爆發出力量來。」

于阿坤那懂這些，道：「大師父，我明天就去找小胖他們試試這招，看管不管用！」

飯桶和尚臉色一寒，道：「不可以！」

于阿坤道：「爲什麼？不找小胖試試，我又怎知這一招的威力？」

飯桶和尚道：「這以後我會天天來，我同你對打。」

于阿坤立刻搖頭道：「不，不，我同大師父對打，吃虧挨揍的是我，要是同小胖他們打，我準是贏家，仇報了，功夫也練了！」

飯桶和尚沉聲道：「你知道什麼？任何招式，並非一定是克敵制勝的絕招，所以一個學武的人，他打人也準備挨打，在打與挨中掌握良機，于阿坤，你準備練習挨打吧！」

于阿坤滿肚皮的不是滋味！

＊　＊　＊

果然，飯桶和尚第二天夜裡便又來到大皇莊外面的榆樹下面，于阿坤也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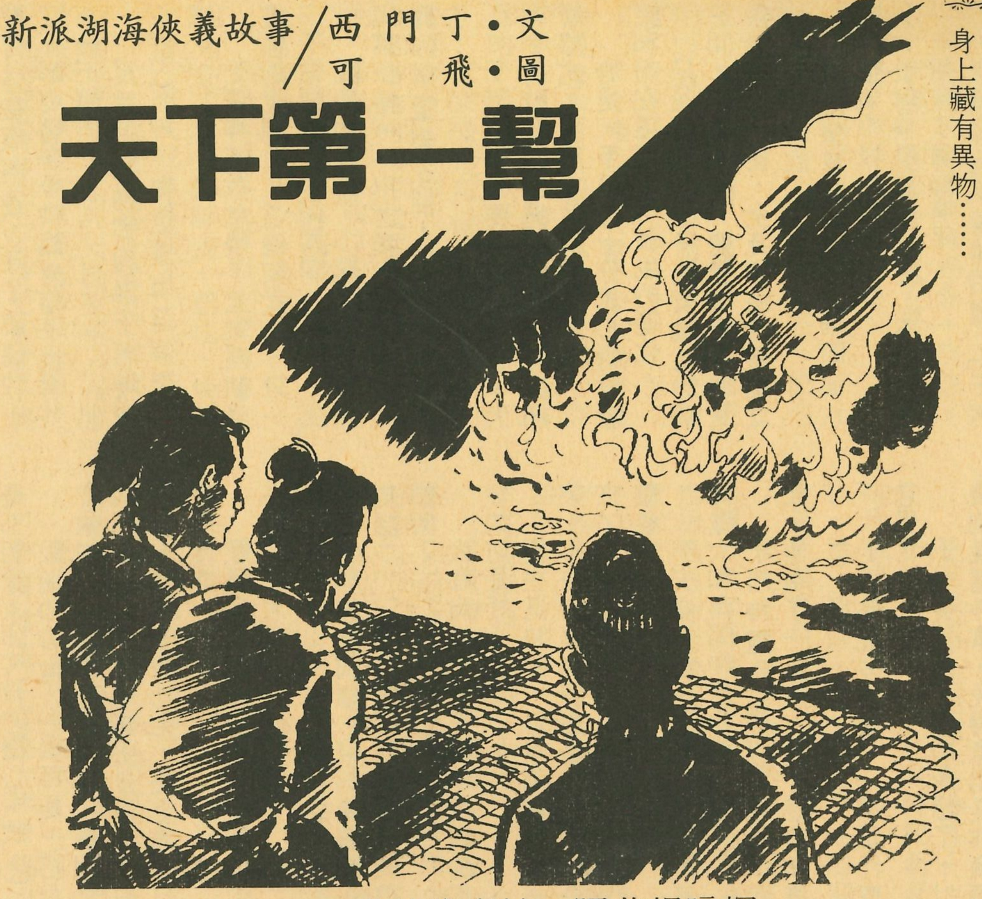
（未完‧二）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天下第一幫

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在樂知足及諸葛神挑撥下，京師丐團的幫主石城對展玉翅頗有偏見，但却被他的武功及為人所降服。展玉翅與香雪蘭來到安慶，得知樂知足正等展玉翅來上當。展玉翅便暗中了解情況，通過樂知足所派暗探周大典那裡得知安慶分舵被襲的詳細內情……展玉翅又發現一女子在盯他的梢，同時，亦發現那女子身上藏有異物……



森林降毒蛇　陋巷捉暗探

說時遲，那時快，那女人之左袖管裡突然竄出一條褐色的小蛇。那顏色在暮色四合之情況下更難發現，小蛇箭一般向展玉翅射去。

只見展玉翅左掌仍按在其頭頂上，身子一偏，右手飛快探出，曲指一彈，在蛇口離手臂一寸時，將蛇彈出丈餘：「小姐，你『百滙穴』在我掌下，請小心！」

話音未落，那女人右手袖管不斷有蛇兒射出，展玉翅左掌一偏一沉，掌緣切在其粉頸上，只見她頭一歪，嬌軀便軟軟歪倒，與此同時，展玉翅身子向後急飛，比蛇還快。

蛇兒落地再度彈起，展玉翅已乘這空隙，折了一根樹枝，也不慌亂，他目光如炬，樹枝每次揮出必抽中小蛇，看看那些蛇，最少竟有十二三條，每條不過盈尺，有綠色的，也有褐色的，一望即知是奇種毒蛇，且經過訓練。

樹枝抽擊蛇兒，收效不是太大，展玉翅遂改變打法，運勁於指，曲指彈擊，蛇兒雖毒，也是血肉之軀，如何禁受得起，兩盞熱茶工夫過後，地上已多了幾條斷截毒蛇屍骸。

展玉翅走近那女人身旁，伸手將其抓起來，但隨即拋下，一個急縱躍後，臉色發白，但見那女人脚旁盤踞着一條兩尺多長之蛇兒，那蛇碧綠青翠，在嚴寒中，樹木枯凋之情況下，更覺可愛，但展玉翅深知這是著名之毒蛇：青竹蛇。

這蛇不知何原因，後背多了一條猩紅的細線，十分耀眼，蛇舌吞吐，發出嘶嘶聲響。

這蛇必是剛才那些被殺小蛇之首領，但看牠那副從容不迫架勢，便知不是凡品，青竹蛇似乎志在保護主人，並不急於攻擊，展玉翅彎腰拾起幾塊小石，不斷向牠發射。

青竹蛇亦不斷閃動，但終於被擊中兩次，惹起其獸性，再也不顧主人，慢慢游動過來，展玉翅見牠可不敢大意，剛才他若稍慢半分，此刻必已毒發身亡。

面對比人還可怕之「敵人」，展玉翅雙臂全注滿了眞力，以靜制動，決定先看準其攻勢再進行反擊。

那蛇兒游至展玉翅身旁七尺遠便停止了，支起頭來，瞪着展玉翅，跟武林高手，幾無不同。

展玉翅突然改變主意，繞着蛇兒轉動，他動牠亦動，展玉翅驀地加快，那蛇終鬥不過人，極不耐煩地自地上彈起，直射展玉翅。

展玉翅脚下再加勁，速度更快，按理青竹蛇那一擊，應該落空才對，不料牠細長的身子凌空一曲一彈，改了個方向，去勢更疾，急射展玉翅後頸。

展玉翅叫了一聲好，樹枝橫掃，雙方極快，即使是武林高手亦未必閃得開，不料蛇兒竟在樹枝上面探出，蛇信清晰可見。

展玉翅這一驚非同小可，手臂急抬，同時雙腿蹲下，方堪堪避過這致命一擊！

展玉翅並沒有退縮，今日不殺此蛇，異日大決戰必成隱憂，只見他半轉身子，右掌發出一股掌風，將蛇兒掃開！待他站直起身，已失去青竹蛇之踪影！

最令人難受的是只知敵人在旁環伺，卻不知敵人在何處，天色已全黑，幸虧那是條青竹蛇，比較容易覺察！展玉翅跳過幾步，點燃火摺子，燒着旁邊的一棵小枯樹，他雙脚不斷踢動，把地上之枯草及枯葉，向小樹踢去，火勢漸盛。

就在此刻，地上的一根「枯枝」突然躍起，向展玉翅小腿射去，這一着實大出人意料！幸好展玉翅另一脚尚在地，立即用力一壓，借力彈升，方堪堪避過。

他落下之時，那蛇兒又向他降下之方向射去：「不殺你這長蟲，少爺誓不爲人！」他樹枝當作打狗棒使，舞得風雨不透，那蛇兒倏地伏在地上不動了！

展玉翅剛噓了一口氣，那蛇兒又再彈起，牠似乎知道對手之厲害，不攻擊上半身，專噬展玉翅之小腿，如此一來更增威力。

展玉翅在此刻，不但要防牠，還得提防另一條青竹蛇，纏鬥了一陣，方發現這條渾身褐色，但靠背處，却有一條翠綠的細線，跟剛才那一條正好相反！這一定是一對「夫妻蛇」！

「忠義窮不怕」以擅長養蛇馳名武林，那女人若不是陰三娘，也必是該幫之頭領，幸虧她已暈倒，否則展玉翅將更加危險！

展玉翅全身佈滿眞力，汗毛直豎，暗想辦法解決强敵。此刻他又感覺到背後來了敵人，只見他倏地拔高兩丈多高，凌空打了個後翻，火光下看得分明，背後那條青竹蛇已彈跳起來，只是撲了個空！

展玉翅倏地使了個「千斤墜」，急速降下在那女人之身上，俯身又在其腰上麻穴狠狠地戳了一記，那條蛇見敵人在主人身旁，迅速游爬過去。展玉翅正要引牠們亂陣脚，方可乘機將之除掉，是故假裝不知道！

電光石火之間，那兩條蛇不約而同，凌空飛射襲至，展玉翅眼明手快，樹枝驀地抽出，又疾又快又猛又重，「呼」地一聲過後，青竹蛇已被擊落地上，而另一條又給展玉翅之指風射中，登時斷成兩截！令人恐怖的是，褐色蛇只剩半條，仍能迅速向那女人游去。

展玉翅連忙長身而起，看那蛇兒似乎又要鑽進那女人之袖管，他指風再度射出，蛇兒又再斷成兩截，這次方不能動彈，他這才噓了一口氣，舉袖拭去額頭之汗。

說時遲，那時快，青竹蛇突然由地上彈跳起來，向展玉翅之咽喉噬去！這是牠全力之一擊，蓄勢以待，速度更快！

展玉翅臨危不亂，只見他左臂一抬，食中兩指用力一夾，蛇信在離咽喉寸許便不能前進！展玉翅兩指用力，將之「剪」成兩段，拋落在地上，直至此刻方眞正大功告成。

他不敢造次，先以樹枝在那婦人身上撥動，不見再有蛇兒出來，然後抱她進入樹林，躍上樹，將伊放在樹椏上，再以其手帕，抹掉臉上易容藥。

易容藥一去，便露出其本來之面目，年紀看來在二十七八間，容貌清麗，只是眉宇之間，有一股陰鷙之色，展玉翅拍醒她，那婦人一醒來，便見到展玉翅，大吃一驚，掙扎着欲坐起來，不料麻穴未解，不能動彈。

「小心，別摔下去！」

「你，你這惡賊，你到底是甚麼人？」

「我是惡賊！爲何惡賊身上沒有毒蛇，反而好人有，而且有很多？」展玉翅不爲所動，滿面嚴肅地道：「你問的那句話，其實應該由我來問你，你在忠義窮不怕幫裡，供的是甚麼職位？」

「姑奶奶爲何要告訴你？」

「因爲你不幸失敗了，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較好！你不說，我也不會勉强，不過我却有個壞習慣，便是將不喜歡的女人的衣服，一件一件褪下來……」

「惡賊！姑奶奶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展玉翅用力一扯，將其外衣撕破。「相信你的身材一定不錯，明早再拿到碼頭去『表演』，相信可以爲我賺回不少路費！」說着又將其第三套衣服撕開，那女人眼睛噙淚，不斷地咒罵着。

「你不是陰三娘，因爲陰三娘據說已有三十七八歲，由你的年紀來計算，你又不是她女兒，再由你之武功來看，你也不是一般弟子！嗯，你到底是副幫主蒲小玉，還是總堂主岳紅花？」

那女人聲音似哭。「惡賊，你眞是瞎了眼，蒲小玉那副尊容，能跟我比麼？你，你的手還不拿開！」

展玉翅忙將其衣服整理好，正容地道：「對不起，並不是在下有心輕薄，只是不如此，怎迫得你表露身份？其實彼此最好坦誠相見，何況你我之間，又沒有甚麼深仇大

恨！」

岳紅花喘着氣問道：「你到底是那位惡賊？」

「惡賊可不是我，在下是展玉翅，適才有所冒犯，請多包涵！」

「原來是你……難怪！你還有甚麼手段沒施展的？」

「在下只想問幾件事，希望岳堂主合作，將來做個朋友如何？嗯，敝幫主龍侶軍及顧愛兩位堂主，是否落在你們手中？」

「不是我們！是落在諸葛神手中。」

「樂知足來了沒有？他和諸葛神以及貴幫都匿在敝幫安慶分舵內？你們又是何時到達安慶的？」

「不是匿，是寄居！」岳紅花氣猶未消，不斷出言糾正他。「眞是廢話，樂知足不來，咱們會巴巴地趕來？至於到安慶，今天已是第四天了。」

「換而言之，你們都集中在安慶分舵裡面？」

岳紅花沉吟道：「嗯，可以這樣說。」

展玉翅換了一個姿勢，問道：「我很想知道，你們爲何會助樂知足，而與敝幫作對？他如何說我？」

「他說你是個野心勃勃的梟雄，先後吞併了優悠、齊魯、武夷、蓋世等丐幫，下一步之目標便是對付敝幫之天府不怕窮及京師丐團，咱們如不聯手，便無立足之地！」

展玉翅仰頭大笑：「你們便相信他了？事實上，咱們幾個同行，鑑於同道爲了地盤、名利，互爭至殘，更是爲了提高丐幫在武林中之地位，是以商議合併，而且至今除了優悠丐幫與四海丐幫合併之外，其他兄弟幫會，有關此事尚在商討階段！」

「這便是你狡猾之處，騙他們跟着你，屆時你便可以爲所欲爲，咱們只有聽令之份兒！」

「事實上齊魯丐幫及蓋世窮家幫先向在下提出合併之事，我是讓他們說服的！」展玉翅沉住氣道：「欲以武力征服同行的不是在下，而是樂知足！前個月他還帶了數十名高手，遠征齊魯丐幫，殺傷無數同道，幸好撞在我手中，他被我打傷，懷恨在心，故意顚倒是非耳！」

「任你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會相信！」

「信不信在乎你，不過樂知足毀我安慶分舵，這個仇我一定要報，誰助紂爲虐，在下也不會輕饒他！」展玉翅道：「咱們先把話說清楚，以免你屆時又誤會我！」

岳紅花一時想不到甚麼話反駁，良久方道：「你制住我，意欲何爲？」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樂知足練了一身毒功，每隔一段時間，便要生啖新鮮之紫河車，你可知道他爲了練成絕世武功，殺害了多少人命？」

岳紅花花容一變，脫口道：「你胡說！」

展玉翅笑道：「我不會殺你傷你，屆時你回去之後，暗中留意就是！貴幫女弟子不少，可有孕婦？」

岳紅花臉色再一變，不吭一聲，展玉翅又道：「還有一件事，展玉翅若是這般不堪的人，他只須登高一呼，必有許多仗義之士，與我爲敵，爲何他要借助綠林之勢力？丐幫與綠林好漢可是毫無淵源！」

岳紅花仍不吭聲，展玉翅輕嘆一聲：「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但可否退出此場競爭。這麼大的事，爲何你們不問問其他同道，查清楚眞僞才行動？」

「樂知足與我舊幫主是好朋友……我，我如今根本分不清，你們誰是誰非。」

「不打緊，以後你終會明白！」展玉翅忽然解開其痳穴，道：「你若不信我的，如今便可以走了，不過你千萬別說出此行之眞相！」

岳紅花坐了起來，邊整理衣服邊問：「原因何在？」

「你若告訴樂知足我跟你說的話，你想他對你不會存戒心？爲己爲貴幫，你回去都只能騙他！」

岳紅花再問：「你放我走不後悔？」

展玉翅笑道：「我爲何會後悔？這場決鬥，我方人員極多，不在乎多一個敵人！且今日我能制住你，明日相遇，就更有取勝之把握！」

「我岳紅花也不是凡夫俗子，你能放我回去，此恩此情生領了，將來見到你便自行避開！」

「不必不必，不必避開！你回去之後，請把此事告知貴幫主，請她離開，否則若有所得罪，幸勿相怪！」

岳紅花跳落地上，走了兩步，忽又抬頭問道：「你要去那裡？還去九華山？」

「不怕告訴你，我會回安慶！」

「現在就過江？你有辦法過江？」

展玉翅心頭一動，反問：「難道你有其它路可通？」

「你若信得過我的，你跟我走！」

展玉翅一躍而下，「爲何不信？」當下岳紅花在前帶路，她對此一帶之路逕似乎甚熟，跑了五六里，已隱約聽到波濤之聲，岳紅花方折入一條小村，回頭道：「你且在此處等一等。」

展玉翅在小村外等了兩頓飯工夫，猶不見岳紅花回來，心頭不由嘀咕起來：「這婆娘看來不大可靠！不過，少爺也不怕妳，就算妳有幾百個人我也不在乎！」回心想起那幾條蛇之可憎處，不由打了個冷顫！

幸好過了一忽，便見岳紅花帶着兩條壯漢，手提木槳及竹篙走了過來。「這兩位是我好兄弟，這位楊少俠是本堂之好朋友，走吧！」

那兩條漢子只嗯了一聲，便快步向江邊奔去，終於到達碼頭旁，但見小船都被拉上岸邊，那兩個大漢將一條小船推進江裡，道：「岳姑，上船吧！」

岳紅花低聲道：「幫主千萬不要表露身份，他倆水性極好，夜裡過江是尋常事，坐穩就是……嗯，你懂水性否？」

「還算可以，總堂主放心，即使有意外，在下也有把握過江！」

當下四人都上了船，小船便慢慢盪出去。岳紅花道：「不要走直線，最好離安慶碼頭遠一點。」那兩條漢子依言走斜線，終於慢慢向江心駛去，小船倏地顚簸起來，倏起倏落，升高時有三四層樓之譜，低時又似陷入谷底。岳紅花坐不穩，滾在展玉翅身旁，要靠着他才坐得穩，展玉翅運上內勁，屁股跟坐板似乎黏成一塊。

忽然一個漢子說道：「大哥，今夜水流有變，咱們還是回去吧，明天早一點過渡就是。」

另一個沉聲道：「退不了，已近漩渦，快用竹篙撐！岳姑，你們小心，咱們今夜可能遇險。」他話未說完，岳紅花已哇地一聲，嘔吐起來。

展玉翅邊扶住她的肩膀，邊道：「兩位儘管撐船，若眞不行，便跑來我這裡。」他雙脚用勁，小船便稍穩，可是小船是木造的，他不敢施全力，擔心把船底蹬穿。

岳紅花聽完之後，緊緊地靠着展玉翅，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小船忽然向橫擺放，接着便慢慢打起轉來。「大哥，不行了。」

展玉翅急道：「快過來，抓住木板！」他待那兩個漢子跑過來，抓住船舷之後，手掌一落，劈下幾塊木板，叫他們抓住，再力將他們往遠處推去。

船板裂開，江水便迅速湧了進來，待展玉翅送出那兩個大漢，小船已全在江水中，展玉翅及岳紅花之下半身亦同樣浸在水裡。展玉翅再「撕」下一塊木板，左臂挾住岳紅娘，右臂抱住木板，雙腿用力一蹬，竄出丈餘，恰好避過漩渦。

兩個人浮上江面之後，展玉翅雙脚用力踢動，由於江水湍急，饒得兩人都有一身武功，也只能「隨波逐流」，要越過江面，談何容易。

幸好岳紅花定下神之後，大聲道：「展幫主，你放開我，讓我抓住木板，兩個人一齊蹬。」

「好，小心，抓穩！」展玉翅改以一手抓木板，一手撥水，四條腿一齊蹬踢，如此方可慢慢橫越，在江面上掙扎了半個時辰方到彼岸。

到了岸邊，岳紅花已全身乏力，軟軟地癱倒在地上，展玉翅抓起她，向岸上跑去。剛才在江中搏鬥尚不覺得什麼，此時在岸上，全身濕濡濡的，經夜風一吹，岳紅花直冷得牙關抖得格格亂响，連展玉翅也覺難受。

附近並無人家，展玉翅扶她進樹林避風，他坐在岳紅花背後，雙掌放在她背上大穴，兩股暖流透過手掌，直透進其體內。

眞氣運行了七個大周天，兩人身子才暖和起來，各自運功調息，不知過了多久，天色方微微發亮，忽聽岳紅花叫了起來，展玉翅只道來了強敵，抬眼望過去，晨曦中，只見她衣服不整，露出一大截雪白的肌肉來，且衣衫全貼在肉體上，玲瓏浮凸，甚是不雅，一遇到展玉翅的目光，雙頰飛紅，忙不迭轉過身去。

展玉翅乾咳一聲，道：「你且爬到樹上去，我出去替你找衣服。」言畢出林而去，他跑了四五里路，方有小村，一問方知此處離安慶，竟有八、九里遠。

當下他付了銀子，向農家買了幾套衣衫，自己先換好了，然後再跑回樹林，將衣衫拋給岳紅花，道：「我在外面替妳把風，妳快換！」

過了一陣，岳紅花方紅着臉走了出來，那衣衫十分寬大，穿在她身上，怪模怪樣的，只聽她低聲道：「謝謝，你昨夜爲何要救我？」

展玉翅失笑道：「風雨同舟，我有不救妳之理由麼？只可惜不知那兩位是否也能脫險？」

「展幫主，我回去之後，一定勸敝幫主離開樂知足，即使她不相信，我一定會暗中助你，謝謝你的大恩，岳紅花希望日後能追隨左右。」

「承蒙青睞，在下亦希望日後大家能成爲好朋友，能一道爲天下叫化子多做點好事。」

岳紅花輕嘆一聲：「我今後再不相信樂知足了。」

「總堂主深明大義，使在下相信邪終不能勝正，還有，妳臉上之易容藥已被海水冲掉大半，最好修飾一下，免得嚇壞村民。」

岳紅花雙頰飛紅，輕笑道：「你還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當下兩

人在林內易了容，為了避開諸葛神手下之耳目，分開上路。

展玉翅首先過江，再兜路返回安慶，斯時已經靠午，遂到香江客棧投宿，他在走廊上兩邊觀望，果見一扇房門下角畫上一條魚，待小二離開之後，展玉翅便去敲門。

房門拉開，果然是香雪蘭，她讓他進去，便埋怨道：「叫你不要獨自去冒險，你就是不聽話。」

展玉翅這才將昨夜的經過告訴她。「你問過周大典的口供否，他肯合作嗎？」

香雪蘭冷笑一聲：「在『西方仙子』面前，他能不合作？他說出一切了，這廝及老孫都是諸葛神放出來作『魚餌』，準備咱們上釣的，幸好你運氣好，沒有被坑上，而那位周寡婦，本就不是好人，也做了諸葛神之耳目。」

「他們現在何處？」

「大部份在安慶分舵內，不過周大典說，他至今尚未見過樂知足，而諸葛神的武功亦十分高明，他只知諸葛神約了『京師丐團』、『忠義窮不怕』、『西湖丐幫』的人來安慶，其他事他似乎都不知道。」

香雪蘭道：「我昨夜進城找不到你，今早再出城，直等到龔幫主那干人到城外才回來。」

展玉翅急問，「你如何吩咐他們？又如何處理周大典？有否訂下緊急聯絡或召集之信號？」

香雪蘭撇撇小嘴，道：「我西方仙子也不是尋常人，連這些也不會料理麼？我已買了幾枚綠色的烟花，若施放一枚便是立即入城，施放兩枚便是情況有變，暫緩進城，至於周大典，我交給龔幫主他們看管。」

「是否問過孫副香主之住址？」

「都問好了，只問你咱們何時行動，如何行動。」

展玉翅沉吟了一陣，忽然抬頭道：「我想晚上到安慶分舵一下。」

香雪蘭一怔，道：「要不要再等一兩天？等所有的人全到齊了再行動？」

「不，我只想進去了解一下，順便把他們趕出來，教他們知道咱們不是省油燈。」

「周大典說，典鰲和兩位副分舵主還沒被處死，據他所知，他們是被囚在安慶分舵內的，你是想進去救他們？」香雪蘭搖搖頭。「我不贊成，他們是故意設下陷阱，等你進去，依我之見是咱們立即離開，長久之下，毫無動靜，對方反而沉不住氣，等到他們急時，咱們才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這不是更好？」

展玉翅想了一下，點頭道：「雪蘭還是比我冷靜，就依你的辦法，石城到了沒有？」

「我進城時，他還沒到。」

「那好，我立即出城，你下午才去。」

* * *

展玉翅終於找到龔善貧及徐天從等人，徐天從也是剛到的。俄頃，石城等人已到，展玉翅立即跟他訂好聯絡方法，並告知他岳紅花是自己人，有事可找她幫忙。

石城等人趁着黃昏前進城了，過了一陣，由管飛星帶領的第三批人馬已至，入黑之後，蘇義的最後一批也到了，徐天從道：「幫主，這許多人集中在這裡，一定會暴露，不如把人馬拉到遠處，請下令。」

當下留了兩個人作聯絡，便向東走了七八里路，恰好有一座樹木茂盛的山包，山下村子又多，便決定在此過夜，有的到山村裡借宿，有的在山上露宿。展玉翅乃將香雪蘭之建議，以及自己進城所見的情況告知了諸頭目。

蘇義立即派人進城找尋虎口餘生的弟子，其他人則在村裡，靜候時機。

日子並沒有白等，第三天，蘇義的手下便帶來了幾名暗中隱藏下來之分舵弟子，得到以下之消息：大龍侶軍及顧愛以及同行之頭目，大部份仍被囚禁於安慶分舵之內；安慶分舵弟子有一半已遭殺害或投降，幾乎有一半逃到外地，暗中隱藏在城內，靜候良機的，不超過十人；副香主孫進香跟周大典一樣，也已投降了，安慶分舵內聽說藏了很多毒蛇，專候展玉翅去送死。

展玉翅想起岳紅花豢養之毒蛇的厲害，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暗叫幸虧沒有孟浪。

展玉翅問道：「可知樂知足是否也在分舵內？」

一位弟子道：「這惡魔十分神秘，他肯定已到了安慶，但咱們根本沒見過他，一切均由諸葛神出面。」

「除他之外，尚有什麼高手？」

「聽說他還帶了好幾位高手來，可是屬下等均沒見過，也許跟樂知足一樣，也匿了起來。」

展玉翅沉吟問道：「這兩天出入的人是否比較多？」

「是不少。前兩三天聽說京師丐團的人已到了，而忠義窮不怕的人也早已到了，看來西湖丐幫不久也會到達。」一位弟子不無擔憂地道：「幫主雖然神通，但終究雙拳難敵四手，幫主為何不找些幫手來？」

「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咱們是誠心實意要為叫化子做點好事，屆時自然有人拔刀相助。」展玉翅看看開始偏西的日頭道：「這是最後一戰，咱們一定能

取勝，丐幫也一定能統一！」

另一個比較焦急，接口道：「既然如此，幫主為何還不動手？被捕的弟兄的日子相信十分難過。」

展玉翅笑道：「不急在一時，本座自有安排，你倆下去休息吧！」那些分舵弟子去後，展玉翅又問蘇義：「老蘇，總舵那邊以及兄弟幫是否有消息？」

「總舵組織的大軍，離此只有一日脚程，聽說是由盧長老親自率領的，其他兄弟幫之人馬尚無消息，相信不久也將到達！」

展玉翅點點頭。「咱們便等人馬齊集之後，殺他個片甲不留，老徐，你着人弄一些火箭，我有用處，如今我最擔心的不是攻不進安慶分舵，而是害怕樂知足溜了。」

徐天從道：「幫主，他跑不了的，也不能再跑，跑了他便身敗名裂，以後想再號召羣醜破壞，便無人聽他指揮了。」

展玉翅不無憂慮地道：「希望如此，戰一次，勞師動衆，死傷不少弟兄，損失太慘重了，他跟咱面對面決鬥，本座不怕他，就怕他施暗箭。」

香雪蘭道：「他一直沒露面很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加緊練功；二是暗中觀察咱們之實力，以便作比較，若他覺得沒有把握，可能會打退堂鼓，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不會那般傻，明知沒有取勝把握，還跟咱們硬拚，是故……」

展玉翅接口道：「是故咱們應該隱藏實力，或在實力未暴露前，先發動攻勢。」

龔善貧道：「前一點老哥哥明白，後一點便不明白了，老弟可否明言？」

「比喻咱們把部份人馬隱藏在城內，到其他人發動攻勢，迫樂知足現身之後，暗藏的人才出現，一齊圍攻，不就可以達到目的？」

「好！」龔善貧用力拍了一下大腿，道：「問題是咱們進城可能已暴露目標。」

徐天從道：「目前他們仍是隱藏實力，在城內各地巡弋的人並不多，必有漏洞，不是有七八個分舵弟子麼？咱們把部份人馬，匿在他們居處，相信可以瞞過樂知足之耳目。」

展玉翅想了一陣，沉吟道：「就這樣辦，非本幫弟子者，全部隱藏起來，包括香姑娘在內，不過，樂知足那惡魔毒功非常厲害，大家可得小心。」

當下就這樣決定，又商量了一些細節，展玉翅修了兩封信，交給蘇義，要他進城，設法聯絡到石城及岳紅花，互相配合，方可萬無一失。

龔善貧問道：「咱們什麼時候發動攻勢？」

「明天盧長老大軍到達，後天便發動攻勢，不等齊魯及武夷兩幫了。」展玉翅忽然又改變了主意：「蘇義，本座跟你一齊進城，再帶一個人作聯絡，其他要隱藏的人深夜才進城，請莫由北城進去，那邊耳目一定較多。」

管飛星在旁道：「幫主，屬下隨你進城。」

「好，大家開始易容化裝，本座單獨行動，你跟老蘇扮成商旅主僕，騎馬進城，其他要隱藏實力的朋友，也請化裝易容，不管外面殺聲如何響亮，除非有綠色之烟花，否則不可現身。」

* * *

展玉翅獨自進城，他大搖大擺地在街上走着，安慶城只有幾條街巷，很快便來到周寡婦那爿豆腐店，只見她仍坐在那裡賣豆腐，但神色却有點不安，一對眼睛不斷地來回瞟。

展玉翅暗笑一聲，快步而去，目標安慶分舵，他直行直走。分舵那座大院旁邊便有一座酒樓，展玉翅一直走到那裡，表面上不見一個人影，大門也緊閉着，但他覺得有無數道目光自暗處射出來，盯在他背後，他雙脚微微一偏，便拐上酒樓，直上樓座，挑了一張靠窗的座頭坐下。

此刻離晚飯尚有半炷香工夫，是以食客稀疏，小二空閒，連忙走上來殷勤招呼：「客官要吃點什麼？」

「挑好吃的來三四樣就行。」展玉翅十分氣派地問：「小二哥，敝人要到九華山還願，今晚在此過夜，請問貴城那家客棧最好？」

店小二恭恭敬敬地答道：「本城最好的客棧，便是香江了，有錢的大爺無不都在那裡歇脚的，大爺去九華山，獨自一個人上路？」

展玉翅故意哈哈笑道：「不瞞你說，敝人自小練武，尋常三五個山賊近不得身，且做了好幾年生意，走南闖北，走過不少地方，何須找保鏢！」他一邊說，一邊拿眼打量四周，只見有大半的食客，依然故我，對他完全不留意，展玉翅心中反而嘀咕起來：「難道諸葛神佈置了這麼多線眼？」

店小二哈腰道歉。「客官請稍候，酒菜立即便送上來。」展玉翅揮揮手，「隨意」轉頭望過去，這才發現分舵大院，宅深牆高，此處雖是二樓，却只能看到瓦面，看不到院子裡的人。

再回頭看看那些食客，三三兩兩各自在談話，似乎無人對他感興趣。展玉翅冷笑，你們扮得太像，反而要露出馬脚。

由於食客稀疏，是故片刻間，店小二便開始上菜，展玉翅舉箸慢慢地吃着，一對眼睛却不時瞟到對面去！可惜沒見到他想見的人！

食客中肯定有諸葛神之耳目，可是他們沉得住氣，展玉翅也不能魯莽，露出馬脚，雙方就這樣耗着。大戰在即，連對方一點丁情況都摸不到，展玉翅心之焦急可想而知。

看看即將把菜吃光，對面大宅依然沒有半點動靜，展玉翅不覺有點氣餒，暗中決定，白天沒有成績，只好在夜裡冒險進內探個究竟了。

由於晚飯時間已至，食客增多，樓板蹬蹬地响着，上來兩個人，展玉翅眼尖，認出是蘇義和管飛星所扮的，便暗中向他倆遞一個眼色。

管飛星道：「小二，給咱一個靠窗的座頭！」

小二忙賠禮道：「對不起，靠窗的座頭都有人了，您請另挑一個吧！」

「不，咱老闆一向吃飯必定要靠窗才吃得舒服，沒有也得替咱找一個！」

展玉翅道：「在下已快吃飽，兩位若不嫌棄，便請先坐下！」

管飛星故意徵求蘇義，蘇義大剌剌地道：「也好，先坐下歇歇吧！」展玉翅便喚小二先看賬。

蘇義道：「你這頓飯也沒花多少錢，就由咱替你付吧，你吃飽便走！」

展玉翅扳着臉道：「豈有此理，在下可不白吃的，多謝兩位美意了！」他借管飛星擋住其他人之視線時，以指蘸湯寫道：「可有消息？」

蘇義也依樣劃葫蘆，寫道：「二更在城隍廟。」

展玉翅又寫道：「小心樓上有『狗』！」寫畢故意將湯潑了出來，將痕跡蓋掉，然後付賬下樓，一出了酒樓，展玉翅便發覺有人跟梢，展玉翅故意找人打探過江之地點及情況，在街上溜躂了一陣方回客棧。

進了客棧，也不管是否有人偷窺，脫了鞋子便躺在床上睡着，一忽，忽聞到異味，同時腦袋一陣昏沉，他暗叫不妙，立即運功逼「毒」。俄頃，窗子輕呀一聲打開，竄進一條黑影來。

展玉翅閉住氣，裝作暈迷之狀，待那人走至床前，他猝然發難，右臂閃電般翻起，五指如同鐵鉗般扣住那人之「曲池穴」，同時左手食中兩指戳在其啞穴上，動作之快，拿捏之準，比別人睁着眼睛還厲害！

直至此時，展玉翅方睁開眼睛，打量眼前的人，只見他臉上蒙着一方黑巾，身子不斷地抖着，展玉翅手指再用力，那厮只痛得額上都爆出汗來。

「是誰教你來的？你好好地跟我說，若高聲張揚，管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展玉翅在他耳邊輕輕地說着，同時解開其啞穴。「你還有沒有同伴？」他一手扯下其黑巾，只見那人只有二十多歲，濃眉大鼻，不像丐幫弟子。

「只有小的一個人來……是咱們……老大派小的來的，好漢饒命，小的上有高堂……」

「下有妻兒不是？哼，一眼便看出是山盜！是諸葛神派你來的吧？目的何在？」

「咱們懷疑你的身份，是以老大……咱老大是銀鈎寨的寨主『鐵筆銀鈎』高長治……他要小的把大爺弄出去問一下……」

「他在那裡？你們爲何會來安慶？」

「咱們是隨諸葛盟主來的，一直匿在城內，剛接到老大給小的任務，是以小的便來了……誤犯虎威，實在該死，盼大人有大量……」

展玉翅斥道：「廢話少說，諸葛神在丐幫安慶分舵內，到底有何佈置，有甚麼高手？你叫甚麼名？」

「小的叫常銀，職位太過低微，可不清楚那些機密……能夠知道的，相信只有像老大那種地位的少數人！」想不到這厮說起話來，倒十分流利。

展玉翅沉吟問道：「龍侶軍及顧愛被囚於何處？」

「聽說在安慶分舵內。」

「你們老大在何處？」

「他在街頭等我，準備接應。」

「一共有多少人？」

「大概四五個吧，人多怕暴露。」

展玉翅道：「好，我這就放你回去，若他問你，你便說在客棧找不到我，太老實對你沒有好處！」

「多謝……」常銀有點難以相信。「請問壯士高姓大名？」

展玉翅心頭一動，反問：「你們認爲我是甚麼人？」

「不知道……老大只說你很可疑，一定是展玉翅那方的高手。」

「你不必理會我是甚麼人，快走！遲了老大會懷疑你！」展玉翅言畢便放開他。「出入小心！」

常銀又謝了一番才開窗鑽出去，展玉翅在窗縫處看着他到了街上，他才閃電般鑽出去。到街上，見他鑽進一條小巷，便跟了上去。

只見小巷中有幾條黑影在交頭接耳，展玉翅心頭一動，輕輕躍上屋頂，再沿屋脊前進，直至近處，

只聽一個道：「奇怪，那厮不在客棧會去那裡？」

另一個道：「這時候還不回客棧，証明這厮有問題，須報與盟主知道！」

適才那人道：「不必多說，你們先分頭到四處找找，我回去報告，一有發現，不可打草驚蛇，暗中跟梢……嗯，對啦，最好兩人一組，方便聯絡！速去！」

剎那間，小巷內只剩下他一人，他轉身要出小巷，展玉翅那容得他離開？飛身躍下，攔住其去路。那厮吃了一驚，問了聲：「誰……」展玉翅雙掌已至。那厮倉促應付，但展玉翅志在必得，雙臂注滿眞力，雙方手臂一碰上，便酥痲酸軟地垂下去，展玉翅手指一落，已封住了其暈穴。

展玉翅反應迅速，一把扯住其衣帶，托着他躍上屋背，先封了其痲穴，再解開其暈穴，沉聲道：「你若不識時務者，必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是『鐵筆銀鈎』高長治？」

那厮猶疑了一下方道：「是……你是……」

「如今是我問你，你有權問我麼？」展玉翅冷冷地道：「有問必答，知無不言，這才是你求生之道，若敢不遵，便休怪老子手段毒辣！」他頓了一頓方問：「諸葛神帶了甚麼高手！」

「好像沒有……除了十三個山寨的精銳，並無其他……」高長治話還沒說畢，已吃了一記耳光。這一巴掌打得他嘴角沁血。

展玉翅怒道：「諸葛神受命於樂知足，他要對付的是丐幫的展玉翅，就帶你們十三個人，便想與高手如雲的丐幫作對？」

高長治急道：「樂知足帶了多少高手，咱們就不知道了！說實在的，到了安慶之後，咱們還沒見過他！」

「你是住在安慶分舵內的麼？」

「是的，但咱們根本看不見還有甚麼高手，也許他要隱瞞……」

展玉翅雙眼迸出神光，逼視着他。「你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高長治身子輕輕一抖，目光下垂，囁嚅地道：「聽諸葛神謂，好像樂知足帶了幾名高手來，另外尚有『京師丐團』的石城、『忠義窮不怕』陰三娘、『西湖丐幫』熊老祖及其手下，都不是省油燈……在下知道的實在只有這些……」

「他們有何佈置？」

「這個咱們只有聽命令之份兒，一切由諸葛盟主或樂知足決定。」

「你們在安慶分舵內又有甚麼佈置？」

「在下只知陰三娘帶了許多蛇來……其他的便不清楚了……因爲在下負責外務……不過聽諸葛盟主之口氣，好像有很大之把握。」

「你們是否已發現展玉翅之踪跡？」

「奇怪，到如今還無其音訊……」

展玉翅忽然再一指封了其暈穴，然後抬頭望天，覓路去城隍廟。

這安慶城之城隍廟雖然不大，但整齊又整潔。展玉翅不敢貿貿然進去，縱身躍上屋頂。過了一陣，便見一道人影鬼鬼祟祟地向城隍廟迫近，展玉翅初時還以爲來的是蘇義或管飛星，後來才發現錯了，來的竟是位老太婆！

老太婆來至廟前，左右看了幾眼，不見有人方鑽進廟裡。她在裡面來回走着，似乎十分焦急，只聽她喃喃地道：「莫非蘇義找不到他？」

月亮倏地自烏雲後露出來，洒下一片銀光，展玉翅這才認出她來，霍地躍下，問道：「你要找我麼？」

老太婆看了他幾眼，點點頭道：「正是，差點認不出來！」

原來這老太婆正是岳紅花所扮！展玉翅道：「咱們到屋頂談話比較方便！」當下兩人一齊飛上殿頂，居高臨下，附近街巷之情況全在眼底下，「岳總堂主找在下，莫非有好消息奉告？」

岳紅花道：「展幫主，賤妾有感爲你所救，是故冒險來會你，只因聽說千蛇谷的人，南海七十二島總島主『南海龍王』龍從海還有好幾位魔頭，這兩天便會趕來，是以你必須小心！」

「來了甚麼魔頭，你可知道？」

岳紅花搖搖頭：「樂知足與其師弟沈鶴終日匿在地窖裡練武，莫測高深，看他們之動態，似乎很有把握！」忽然寒風來帶來一陣腥味，岳紅花又道：「不好，一定是千蛇谷的人來了！」

「石城已到了分舵？」

「是的，是他偷偷將貴方情況告訴賤妾的！告訴你，他不一定是你的人，假如形勢不利於你，他絕對不會反戈一擊，可得小心！還有，熊老祖也到了！這一戰表面上是丐幫內鬨，實際上已形成正邪大戰，關係武林前途正大！賤妾這一命是你救的，一定會盡力助你！只是我一個人能力有限，對方又十分神秘，只怕幫不上忙！」

展玉翅心頭如同壓上一塊石頭，沉吟道：「總堂主這樣說，反教在下不好意思了，若無其他事，你還是先回去吧，免得讓他們誤會。」

「一切小心！」岳紅花點點

頭。「對付毒蛇賤妾尚有點辦法，屆時我想辦法替你除掉毒蛇。」

她未說畢，展玉翅截口將捉到高長治的事告訴她。「此人對你是否有用？」

岳紅花毅然道：「多此一個敵人不爲多，讓我帶他回去，也好交差。」展玉翅又叮嚀了她一番方分手，然後各自離開。當展玉翅凌空躍下時，見遠處屋旁有人，正想撲過去滅口，却見黑暗中現出兩個人來，可不是蘇義和管飛星？

展玉翅改變主意，請他倆上殿頂，三人在屋脊後低聲商量：「老蘇，你倆是否有什麼發現？」

「他們守得眞緊，一點風聲也不外露，不過，咱們剛見到諸葛神在歡迎千蛇谷的人，眞是討厭。」

展玉翅乃將岳紅花的話告訴蘇義，然後輕嘆一聲：「也許這一戰我是有點大意了，不過還來得及。」

管飛星道：「那些毒蛇十分討厭，不如先放他娘的一把火，迫牠們逃跑，讓陰三娘和霍長青昆仲無用武之地。」

展玉翅道：「不行！安慶分舵本來是四海丐幫之總舵，當時咱們實力薄弱，因此裡面地形故意弄得複雜，以便有强敵來犯可資防禦，要攻進去不容易，若是放火，咱們被擄的人在地窖裡，如何逃出來？」

管飛星嘆了一口氣，道：「幫主，那咱們只能寄望諸葛神講究武林規矩了，否則這一戰誰勝誰負，實難逆料。」

「咦！」展玉翅忽然壓低聲音道：「你們聽，這是什麼聲音？」他沒待蘇義與管飛星回答，已自答道：「一定是蛇，蛇爬行之聲。」

寒風中帶來一股腥氣，蘇義道：「果然是蛇，莫非咱們已暴露了？奇怪，那些『長尾』這時候應該冬眠，爲何還可聽指揮？」

「你忘記千蛇谷霍氏昆仲是以馴蛇馳名武林的，他當然有辦法。」展玉翅道：「你倆快走，待本座先來個下馬威，煞煞諸葛神的威風。」

管飛星和蘇義那裡肯走？展玉翅道：「那你們先埋伏在遠處，沒有我下命令，不得現身。」蘇義還待要說，管飛星已一把拉着他跑了。

俄頃，便見有火把逐漸移近，火光下看得分明，地上果然有千百條大大小小的蛇兒，那大的有一二尺長，短的只有半尺多，持火把的是兩位蛇奴，遠處又見兩名眼熟的漢子，最後還有十來個手持竹哨的壯漢。

展玉翅長身而起，道：「兩位霍谷主，別來無恙？」

那頭頂微禿的霍長青，深深地看了他幾眼，詫聲問道：「你果是幾年前去渝州，曾有一仗之緣的那位後生小子？」

「展某認識兩位堂主，正是在渝州，斯時貴谷正與青竹門惡鬥，想不到大谷主還記得我。」

霍長青仰頭打了個哈哈：「好好，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當年的乳臭未乾小子，今日已野心勃勃欲當武林盟主。」

展玉翅訝然地問：「大爺是說誰想當武林盟主？」

霍長虹怒道：「除了你這狂妄小子之外，還有誰？哼，你年紀輕輕，城府深沉，裝得挺像。」

展玉翅心思一動，便知他倆一定是受諸葛神唆擺，是以報以一陣笑聲。「想當武林盟主的不是在下，而是造謠的諸葛神。」

「你第一步是要統一天下數十個大大小小的丐幫，第二步便是要利用這天下最大的幫會，一統武林，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霍家兄弟不是受人唆擺。」

「第一，展某是受幾位兄弟幫主之推舉，目前在進行合併各丐幫之情事，天下丐幫統一之後，由誰當幫主，目前尚言之過早，在下年輕識淺，入行時間又短，根本沒有多大機會，那就更談不上統一武林了。」

霍長虹道：「不管你是不是要統一天下武林，咱們今夜都不會輕饒你。」

展玉翅再度驚異地道：「丐幫之事，外人絕不明瞭，亦無權過問，請問你挑撥離間，意欲何爲？」

「這可不是挑撥離間，也不是好管閒事，而是一件關係全武林的事。」霍長虹侃侃而談：「試想想丐幫那麼大，完全可以左右武林，以後咱們不是要瞧叫化子之臉色行事？相信抱有此疑慮的人，十有七八，你不說個清楚，誰會放心？」

展玉翅方恍然大悟，這一點他從沒考慮過，是以一下子竟怔住了。霍長青乾咳一聲：「三年前，你惡鬥胡宗廣時，賤兄弟也盡了點力，對你之爲人亦不陌生，今日來問你，亦無惡意，希望幫主能解開咱們之疑慮。」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方慢慢道：「老實說，展某從沒考慮及此，今日經賢昆仲一提，方如夢方醒，其實兩位之疑慮大可不必，叫化子雖多，但能武的人比例不多，且武功低微的人一多，對任何一個當幫主的人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單管吃飯的事已精疲力盡了，還有精力去左右其他幫會？」

「有沒有精力是一回事，丐幫弟子一經聯合，沒有五萬也有四

萬，你管得住下面的人，全部跟你一樣的心思？何況叫化子武功不行，你們不會到外面聘請高手？」

霍長虹接口道：「不錯，只要你們有野心，或是外人有野心，一旦加入貴幫，便能興風作浪，你這一代頭領沒有野心，難道下一代便沒有？屆時你雖死了，又怎對得起武林同道？是故反對你們合併的同道，必定如恆河沙數，愚兄弟不想跟你爲敵，希望幫主三思。」

展玉翅忽然抬頭問道：「貴谷養了這麼多毒蛇，不怕門下不肖弟子，放出來傷害善良？」

「咱們管得很嚴，他們輕易出不了谷口。」

「這個展某相信，但萬一兩位歸西之後，你又如何保証他們不出谷？不驅蛇行凶？難道把他們都殺光？」

霍長虹沉聲道：「人不可殺，蛇却可殺之。」

展玉翅失笑道：「這是你倆心血所在，捨得將之毀於一旦？他們已學會了養蛇馴蛇技術，只要你們留下一對異種蛇，他們都可以再建一座千蛇谷，說不定，他們已懂得自己培養了，假以時日，你們日感老邁，難道不傾囊相授，而把絕學帶進棺材？」

這席話，說得霍氏兄弟面面相覷，半晌，霍長虹沉聲道：「如此說來，今日此戰，咱們是免不了的了？」

展玉翅道：「這是在下第三次與賢昆仲見面，前兩次兩位給在下之印象甚佳，尤其是上次，多得賢昆仲拔刀相助，方能擊退西北諸高手，保住我中原武林之威名，是故，今日實不願與兩位爲敵。」

展玉翅頓了一頓，續道：「兩位可否再考慮一下，可再打聽在下之爲人，我是否野心勃勃之人？天下丐幫合併，從人數上看，無疑是最大的幫會，但實力却不强，若論眞正之實力，爲何兩位不害怕少林及武當？」

霍長虹道：「丐幫能與少林武當相比？那兩家絕不會意圖統一武林，叫化子嘛，就難說了，賤兄弟可以再考慮，但這兩天趕來此地的人，必定日多於一日，賤兄弟不動手，誰能保証他們也不動手？」

「樂知足之爲人如何，兩位可知？」

霍長虹反問：「正想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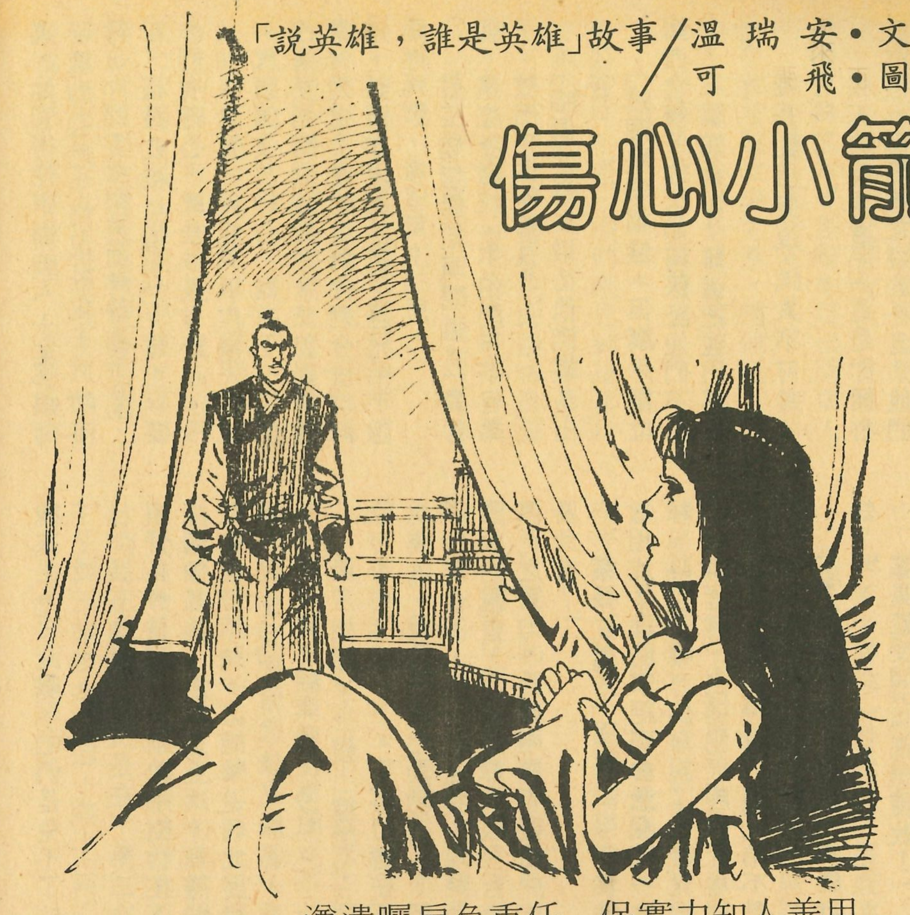
展玉翅輕輕一嘆：「你們連他之爲人也不知道，便來阻止丐幫？可知眞正要統一武林的人，正是他！他爲了練毒功，害死了不少孕婦。」

霍長虹截口道：「他練毒功害死人，跟咱們無關，你有何証據，說明他欲統一武林？」（未完・十四）

傷心小箭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温瑞安・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王小石尚未到風雨樓，張炭、蔡水擇已攻上白樓的七樓，使白愁飛到口的肥肉掉了。白愁飛將衝進留白軒的屬下殺了，怪他們破壞自己的好事，溫柔才不致失身。蔡水擇因救溫柔而遭吳諒叛變殺害，此時白愁飛已部署好等王小石來……六分半堂的雷純遣人抬着一頂轎子來不驚堂，介紹這人和狄飛驚相見，狄已猜出是什麼人……



遵遺囑肩負重任　保實力知人善用

雷純她又委婉的笑着，笑視自己的指尖，還有指上的魔眼翠戒：「爹臨死前還不止跟我說這句話。」

「哦？」狄飛驚沒有正式的問。

但他的語氣却是問了。

這種語氣可以讓人不回答他的問話，畢竟沒有問出來，就算不回答也不算什麼不給面子。

狄飛驚做事，一向留有餘地。

予人留有餘地，就是給自己留了餘地。

「他還告訴我：必要時召集『江南霹靂堂』雷家高手來援的方法。」雷純眨着一雙幽夢似的眼，「除此以外，還有一句話。」

狄飛驚這次完全沒有問，他從來不問不該問的問題。

但雷純卻主動的說了：

「雖然他可以說是間接死在蘇夢枕手裡，但在他臨終前卻告訴我：既然我已死了，就是死了，妳要為我建立的大業而活，而不是為我報仇而死，這樣我雖死猶活。眞正的復仇不是用自己的力量來殺死敵人，而是用敵人的力量來壯大自己。」

狄飛驚聽著，長嘆道：「總堂主果然是非凡人物，見識非常人能及。」雷純笑了。

雷純是笑了，但可能因她眼色依然不改其悒之故，令人覺得她是帶點悲淒的。

「所以，我們今晚轎子裡的客人，才能活到現在。」她指着那頂艷麗的轎子說，「所以，風雨樓裏的主人，才可以活到現在！而且……」

她的柔弱顯得在此時無比堅決：

「我們還等到了時機，讓蘇公子重新成為金風細雨樓裡的主子，樓子裡的唯一主人！」

然後她忽然改變了話題，向狄飛驚充滿歉意的問：「這麼多和這麼重要的事我都沒在事前告訴你，」她怯意的問，「你不會感到生氣吧？」

「妳做的都是對的。」狄飛驚似不假思索的道，「妳才是總堂主，尤其是那麼重大的事，妳才不必事先跟我說。」

雷純向狄飛驚倩然一笑，非常感激的樣子。

這時候，那頂艷麗的轎子裏的人卻陡地發出一陣令人悚然的嗆咳，而且像一個病深疾重的彌留者，一口氣把剩餘的呼息極力吐出來，然後才說了一句話：「你們的話不一定都對。」

狄飛驚微詫。

雷純泛着疑問的眼色。

她的眼連悲切、淒迷、猜疑的時候都是一色的。

「至少你們就說錯了一件事。」詭異的轎子裡詭異的人與詭異的聲調說，「我是一個自招其敗的人，至少，我重用了白愁飛，就是自招其敗的如山鐵証。」

* * *

醒了。

溫柔。

白愁飛臨走前因生怕給這兩條漢子「佔了便宜」，所以他隨手解開了溫柔的穴道。

於是溫柔溫柔地轉醒。

第一件事，她便是發現自己竟是赤條條地。

她大驚。

飛紅……於臉。

「這是怎麼回事？」

她羞呼，抓起床單，掩住身子，之後看見張炭也在，忿叫：「你幹什麼？」

張炭訥訥地，轉過身去，又轉過來，想跟溫柔解釋。

正好溫柔正設法盡快的把褻衣穿上，一見張炭回頭，大喊：「別別別回頭！你敢看我就挖了你的眼睛，餵給大鷹吃了！你這死黑炭頭，幹什麼的，本姑娘不殺了你……」

這時候，她覺得乳頭似有點疼癢，彷彿曾給人輕嚼過，那乳蒂略有些刺痛，乳暈也紅了一大斑。

但下身……下身卻似沒什麼異樣。

（到底這裏發生什麼事情了？）

（白愁飛呢？那死大白菜去了那裏？）

所以她見張炭像見了鬼似的疾轉過了頭，她一面疾穿上衣服（好冷，凍得手都冰了——這時她竟還有餘暇這樣想）（眞羞人！近日因為太冷了，今天還沒洗澡，給人這樣瞧了眞是——這時她居然還想到這些），一面厲聲問：「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話未問完，她已發現地上倒了五具屍體，其中兩具是她認得的，其中一人還是她的好友：蔡水擇（還有吳諒）！

「天哪！」她叫了起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炭正待分說，忽然聽見外面嘶喊爭吵聲突然停了下來，完全地靜了下來，一時間只聽到馬隊步履調度進退齊整的微響。

張炭忙從窗欞往下望去，只見樓下火光獵獵，照得通明，金風細雨樓裡的人，人人嚴陣以待，這時大柵門忽徐徐往兩樓邊推開，一隊人馬緩緩步入，井然有序，馬上為首一人，鵝絨黃色的衣袍，遠遠望去，仍見其膚色白好，氣態清朗，像只是來赴一場吃的玩的樂的的盛宴，而且彷彿還無所謂的可以淨揀甜的美味的吃。

張炭這回是第二次自白樓憑欄下望：以前他跟王小石結為弟兄時，常在紅、青、白、黃四樓走動（玉塔則是蘇夢枕的「重地」，別說張炭了，就連王小石、白愁飛也少有徘徊該處），卻沒有現時這種感覺。

他剛才居高臨下一望，乍見自己的「戰友」吳諒交頭接耳不已，在這四面楚歌的情形下，連少數兩名「同僚」也變得如此人心叵測，使他產生了一種嚴重的悲情與無助感覺，而今再看悠蕩而入的王小石，只見他赴義如赴宴，視死如視樂，凡他過處，敵人都讓出一條路來，讓他直驅白樓，張炭心中不但喝了一聲采：

大丈夫，當如是也！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生死等閑事，抱劍對千軍！

養氣不動眞豪傑，居心無動轉光明。

（對，就這「光明磊落」，四字而已矣！）

* * *

忽覺鬢邊一熱。

原來是溫柔自左後側靠近了他，隨他的視線下望，就看見坦然分衆而入的王小石和他的兄弟們。

「天！」溫柔輕呼，她看見王小石含笑連向她招手：「發生了什麼事？怎麼王小石也可以直入風雨樓……」

剛披上衣服的溫柔這樣詫異，只覺一陣剛剛成熟就給掩罩着的處子體香，馥人欲醉。

張炭不止鬢邊覺熱，眼裏看的是她雲鬢半亂、眼兒猶媚，心裏想的是她軟玉溫香火熱胴體，一時連臉頰都燠熱了起來……

（該怎麼告訴她呢？）

「該告訴她那些事？）

（告訴她他是為她而遭困「留白軒」麼？）

（還是告訴她蔡水擇就是為了她而死、吳諒因她而背叛？）

（難道要告訴她小石頭這些人是為救她而深陷重圍的？」

（抑或是告訴她白愁飛人面獸心要強暴她？）

（令溫柔的相信，還是……）

他不知道。

他或許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告訴她他愛她……

他甚至不知道：蔡水擇是不是暗戀着溫柔，所以才不惜性命來救她……

小石頭是不是也愛慕着溫柔，因此才不顧一切來救她……

要不是為了愛，就為了義便不可以嗎？難道男人只跟男人有義氣，換了女子就不可以？

自己呢？

（卻是為什麼這般豁出了性命

：就為救這胡里胡塗的她？）

你說呢？

人在戀愛中，是不是一下子變成了什麼都可以，或者成了什麼都不可以？是否本來可以的忽然變得不可以了，而可以的又全變成了不可以？

戀，到底苦還是甜？

愛，究竟可不可以值不值得……

出去愛？

* * *

你說呢？

她依然單純如一次閃電，一道驚雷。

那麼美，美得教人可以忍耐，可以等待，美得帶點稚氣，清純得彷彿連這美的本身也殘酷了起來。

她看着那頂艷麗的轎子，清清而親親的輕輕笑了起來，說：「白愁飛背棄了你，這才是眞正的自招其敗。」

轎裡的人咳嗽。

咳了好久，彷彿連心和肺都咳出來了，才喘着氣道：「白愁飛小看了沒有雷損的風雨樓，這才是他的敗亡。」

雷純笑道：「他也不該提前引發王小石的反撲，這叫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轎中人咳道：「他沉不住氣的原因是怕再待下去，王小石會因而坐大，他要趁此做掉了他的心腹大患。別忘了，白愁飛是在江湖上用了幾十個化名，失敗了十幾次，才一層一層的，一陣一陣的打上來的，他已不能再失敗，他已三十多歲了，再也失敗不起。」

他頓了頓，語音蒼涼：「一個人年歲長了就敗不起了，我就是這樣子。」

雷純愉快的抿嘴笑道：「可是你敗了依然能再起。」

轎裡人澀聲道：「那是因為妳。」

雷純酒渦深現：「因為你是蘇夢枕。」

她婉轉而堅定的道：「只有蘇夢枕才是風雨樓眞正的主人。」

轎裏的蘇夢枕沉鬱的道：「那到底是妳起？還是我起？」

雷純道：「我只知道：我爹敗了，你也必敗，勝利者是白愁飛。他等你解決了我爹爹，然後他設計迫走王小石，背叛了你，剩下的就可以慢慢收拾我，併吞六分半堂了。可是他沒料到王小石會回來得那麼快，而且象鼻塔會崛起得那麼速。他等不及了，所以要立即剷除王小石派系的實力。」

「不。」蘇夢枕有力的更正：「眞正的勝利者是蔡京。以前，他籠絡京裏『迷天七聖』的勢力，一時叱吒，可惜關七神智迷惘，不是堪當大任。之後，他拉攏你爹爹，但他也很快發現，雷總堂主既有『江南霹靂堂』在背後支持，而且也不全讓他牽着鼻子走。現在他知道白愁飛的野心不止於稱霸武林，還想當政，他就利用這個心理，縱控着白愁飛，霸佔風雨樓，對付六分半堂，併吞京裏其他派系實力，眞正的獲利者是蔡家。」

雷純一笑：「可是白愁飛的野心着實是太大了。」

蘇夢枕沉吟了一下：「妳的意思是……」

雷純一笑：「我沒有什麼意思，我覺得，這是時候了，白愁飛已沉不住氣了，要調度所有的兵力與王小石一戰，我們正好可去收拾殘局。」

蘇夢枕沉默了一下。

奇怪的是，他一旦沉默下來，彷彿連火把獵獵和蟲豸嚀嚀之聲也沉寂了下來。

場中一時死寂無比。

天底下，說話與不說之間有此聲勢者，僅蘇氏一人耳。

「我不明白。」

「人不是老揀他明白的事去做，正如人不是老做對的事一樣。」

「我是你的殺父仇人，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那妳為什麼要幫我對付白愁飛、收復風雨樓？」

雷純一笑。

笑得眞好。

「那我為什麼要救你，要收留你，還把樹大夫的弟弟樹大風請出來治你的病？還替你保住你的心腹強助？」

雷純眨眨如夢似幻的大眼睛，露出皓齒幽幽笑說：「也許我本就是你未過門的妻子，我本就深深的喜歡上了妳……」

「許是英烈的決心，來自似水的柔情。你雖然失敗了，但成功的失敗就是成功的開始。」雷純道：「這世間一向都是做對了沒有人知道，做錯了沒有人忘記，這是人們的鐵律。要制衡它，就盡揀大對大錯、大成大敗的做，人們反而弄不懂誰對誰錯。」

她純純、美美的一笑，又道：「小是小非，謠言滿天飛，大是大非，反易指鹿為馬，黑白不分。前進後退易，左右為人難。」

狄飛驚乾咳了一聲。

雷純輕睨着他：「你也有話要說？姑且說吧。」

「對付金風細雨樓，是件極危險的事，妳可有把握？」

雷純嫣然一笑：「我有殺手鐧……白愁飛斷斷意料不到。」

狄飛驚道：「可是就連當年雷

老總到頭來也棋差一着。」

雷純淡淡的道：「那時的風雨樓是有蘇夢枕的金風細雨樓。」

狄飛驚道：「不過蘇公子已非昔日的蘇公子了。」

雷純道：「不錯，所以我才要助他行事，你也得幫他成事。別忘了，蘇夢枕畢竟是蘇夢枕，蘇公子永遠是蘇公子。」

狄同意：「有些人，的確是永遠遇挫不折，遇悲不傷的，而且倒下去便一定會爬得起來，在那裏倒下，便在那裏爬起來，甚至蹲着的時候也比站着的人高大。」

雷純笑道：「何況，我還跟他找到了他的好拍檔：當年四色樓子裏的總堂和莫北神都會重新歸入他的部隊裡。至於『江南霹靂堂』，已派了『八雷子弟』中的雷如、雷有、雷雷、雷同等四雷來。而我們的第一號戰士，他也已恢復了，今天就要出戰。」

狄飛驚倒吸了一口涼氣，一時作不得聲。

在轎裏的蘇夢枕似也微微一震。

雷純反問：「你還有什麼意見。」

「沒有了。」

「我反而幫助殺父仇人去復仇，你也不反對？」

「妳才是六分半堂的總堂主，我跟隨妳，絕對服從。」

「這不傷害你效忠六分半堂的原則嗎？」

「雷總死後，妳已代表了六分半堂，何況，沒有原則，一向就是我的原則。」

雷純笑了，瞇瞇着眼，眼肚兒浮了起來，很嬌也很美。

「這樣很好……」她晏晏笑着，「沒有原則就是你的原則……」

然後她忽然拍了拍手，微揚聲喚：「楊總管主，楊堂主，你這還不出來見見故主……」

只見一個高長瘦子、額上有痣、舉止斯文儒雅、得體禮有禮的人，緩步向前，朝轎子深深一揖。

「蘇公子……」他的語音微顫。

火光中，他在年前仍俊秀英朗的臉，而今已一臉滄桑、佈滿皺紋，像他用一年的時光老了二十年。

只聞轎中人又震動了一下。

這種因驚駭而發生的顫動自然極其輕微，但像狄飛驚這種人還是一定聽得出來的。

只聽轎子裏的人長噓了一聲，好半晌才充滿感情的咳了一聲。

「無邪……」

楊無邪一聽這語音，頓時熱淚盈眶，眼前往事如飛掠過，百感交集盡在心頭，種種繁華，一一歷盡，不禁立跪下去，再哽咽的喚了一聲：「……公子！」

* * *

這時，溫柔卻充滿不解與好奇的問張炭：「小石頭他們來幹什麼？他已跟不飛白不飛的談和言好了麼？」

「小石頭？」張炭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蔡水擇，他那張裂了的臉像極了一個笑容，「他是來救咱們，為我們殺出大包圍而來的。」

「大包圍？」溫柔看見了那一層又一層、一陣又一陣、一堆又一堆的「風雨樓」子弟，這時才好像弄懂一些當前「局勢」：「我們要從這兒殺出去？」

* * *

而今騎馬趕赴那一場京師之戰的王小石，經過汴河，只見酒旗凋，燈籠黯，如此殘景，忽聞隱約梅花掠鼻香，驀地省得：此處豈不就是當日他面對（以為是）無情的轎子，分別以石、雪、梅、棋、針、箭激戰一場之地嗎？

物依舊。

人呢？

今夜無月。星燦爛。

風狂嘯而來，呼嘯而去，吹襲得兩岸蘆葦狂擺亂舞，宛若恣意張狂的一羣海盜。

雪意濃。

雪猶未降，但徹骨的寒，使眼白要結成冰，瞳眸也凝成墨硯。

河床上有很多枯枝斷樹。

王小石憶起當晚他在這兒對敵，而今又是一場赴戰，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慨，卻揚聲道：「別再跟了，請出來吧！」

這時候，他的兄弟仍未追上他，他只孤單一人，策馬過河。

這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後，其輕功確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覺」，但一旦涉水，王小石便從水波的逆流中知曉後邊還有人。

後面的人沒有作聲。

王小石胯下的馬不安的蹬着蹄，可能因沒結冰的河水太冷之故。

「是你。」

王小石閒笑着說話，一點也不像有事在身的樣子。

「我聽出是你，風吹過你腰畔繫的簫，簫孔發出微響，我聽過你的簫聲，我認得出。」

對方默然。

然後一陣簫聲，幽怨中帶着了劍氣，劍氣中隱吐了殺氣。

那簫聲宛若壯士紅粉的輓歌悲曲，傷感而英烈，使王小石又生起了那種感覺：

百年如一箭，且帶少許驚艷。

彷彿那簫既是天籟，也是天機。

然後卻在今夜，這時候，又遇上了這人，這是不是天意？假如

是，這天意又蘊含了透露着什麼天機？

也許，人生到頭來，一半要隨機，一半得隨緣。

* * *

聽完了後面女子的簫聲，王小石好一會才道：「你的輕功進步了。」

「哦？」

「你的內功也進步了。」

「你怎麼知道？」

「我從你跟在我後面，我一時沒聽出來而知道的，也是從你簫聲中聽出來的。」

女子莞爾：「我已練成了『忍辱神功』，現在就等『山字經』了。」

王小石靜了半晌，道：「如果我不給你呢？」

無夢女也靜了片刻，道：「那我就搶。」

她說得堅決無比。

王小石道：「現在我有事在身，不是談這個的時候。」

無夢女冷哂道：「我就趁這時候跟你討，你只有給我或殺了我兩條路。」

王小石道：「我不想殺你，也不想現在就把『山字經』給你。」

無夢女忽然靜了下來。

殺氣。

王小石忽然感受到來自後頭的殺意。

河水迅速結冰。

馬凍得不住呵着氣，蹬着蹄。

王小石霍然回身。

他一回身，臉迎着風，一時幾睜不開眼，無夢女卻整個人彈跳了起來，隨手抄起一截斷枝，向王小石迎頭打來。

王小石(只來得及？)一側首。

「啪……」的一聲，王小石竟沒避過去。

斷枝打在他肩上。左肩。

無夢女忽然感到一種反震之力，斷枝脫手飛去，她清叱一聲，半空中三翻觔斗，落在河床之外。

她臉、頰、耳一齊通紅。

她的手在抖。

映着星光、冰意，她露出來的一截手腕很白，玉藕一般。

「你爲什麼不避？」

她厲聲問。聲已顫。

看得出她是個很怕冷的女子。

「你爲什麼不還手？」

「我爲什麼要還手？」王小石反問，「我說過，我沒意思要殺你。」

「可是如果你不給我『山字經』，我就一定殺你！」

女子固執地說。

王小石向穿着緋色衣飾的無夢女道：「我從來沒有說過不把『山字經』給你。」

「拿來呀。」無夢女倔强的說。

王小石眞的伸手往襟內掏。

「我一直隨身帶着。」

無夢女的眼色狐疑了起來。

「猜一猜自從『山字經』在我這兒之後，曾遭受多少次搶奪與截擊？」王小石問。

無夢女只蔑了蔑嘴兒。

「三十一次。」王小石說，「我的師叔變成後來的樣子，可以說是它害的。我不知道元師叔把它交給我的眞正用意是什麼，但它確是件不祥物。」

無夢女狠狠的盯着他，她狠的眼色仍是很甜。

風在她背後。

風使她衣袂說着話。而她自己並沒有回答。

「我想告訴你的是：我們要想學有所成，就得靠自己的實力，如果依賴秘笈奇功，只怕弄巧反拙，也得不償失。」

他衷心的說。「假如你對工作生厭，對生活的藝術也投機取巧，你就會眞的對一切生厭，那麼生命中最大的快樂，你就享受不到了，所以『山字經』我也一直沒練，我只怕你『傷心小箭』沒學成，你就先傷了自己的心。」

「那是我的事。」無夢女悻悻然的道：「你不公道。」

「我不公道？」王小石詫道：「我一生只爲公道而戰。」

「世上那有絕對公道的事。人一生下來，富有與否，美貌醜陋，才智愚蠢，就已經不存公道。」無夢女忿然道，「我跟你不能比。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一入京，有貴人賞識；我呢？我到今天還不知自己是誰。你有一大堆朋友兄弟，又是『象鼻塔』的一方之主，我什麼都不是。我跟了元十三限，爲了他可以當我的靠山。他死了，我不靠『山字經』和『忍辱神功』，去練成『傷心小箭』，還靠什麼？我不像你，我也不如你！」

王小石沉吟。

「你說給我的，」她在十三尺之遠伸出小手，「拿來！」

「是的，這是個不公平的世界，就算努力，也不見得就有收穫，就算做對了，也不見得就有人稱許；」王小石嘆道：「不過，幸好還有一個疏而不漏的道理存在：不努力，就不會有收穫；不努力得到的收穫，也不會持久。」

然後他說：「如果我把『山字經』給你，你身懷『忍辱神功』和『山字經』，那會十分危險的。」

無夢女聽出對方的口風，有點喜出望外的道，「你放心，我有了『忍辱神功』的秘笈，也遇過七、八次劫奪，但卻威脅不了我。何況，我也有我的貴人，有他護着我，我誰也不怕——就是你，也惹不起他！」

「如此最好。」王小石說，「但我總認爲練『傷心小箭』傷人傷己，是不祥之物，還是不練爲上。」

「你不給，我就纏着你，我聽說你正急於去救你的朋友，我就看你敢不敢殺了我，看你怎麼找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來獨佔這箭訣！」

無夢女刷地自身後拔出一支黛色的箭，向蒼穹揚了一揚：

「『忍辱神功』的歌訣就刻在箭身上，你快找個藉口殺人奪寶，少來假惺惺，充好人！」

王小石搖首，勒韁，笑道：「姑娘好厲害的一張嘴。我勸，是勸過了，你不聽，我也沒法子。元師叔可以說是死在我手裡，他的絕藝沒道理由我承傳，我也愧不敢當。他臨終前的一段日子，是你陪他渡過的；你在口裏說是拿他當靠山，但看得出來，若全沒感情那是假的。這『傷心小箭』如你練成，也名正言順，只望你不要用這絕世奇功多造殺孽，能存慈悲，恕敵助人，那就功德無量，感激不盡了。」

無夢女聽他口氣，甚覺詫異：「你眞的要將它……給我？那你自己呢？我們交換……可好？」

王小石一笑：「我們男兒漢眞要想揚名立萬闖天下創幫立道，應該要靠自己的絕活兒，而不是靠抄襲模倣靠山寶藏神藥秘笈！」

無夢女聽得出他的語氣浮動，故意相激道：「是你殺了他，你敢把『山字經』傳我，不怕我一學成就第一個先殺了你？」

「你若能殺了我，」王小石微笑道，「就請。」

然後他掏出一物。

一個瓶子。

瓶裏有一張紙。

「我急着有事，無法相陪，」王小石把瓶中稿擲給無夢女，「總之，物歸其主，一切小心，萬望保重！」

接得瓶子的無夢女，喜出望外，只覺於心一陣沁人的冰。

* * *

王小石只向橋墩那邊(四年前有個在寒夜裏傷心醉酒漢子飛針破空之處)的黯處深深望了一眼，再不發一言，遂打馬而去。

蹄聲遠去後，無夢女乍驚乍喜，好一會，她感覺到他來了(祇是那種溫柔而尊貴的氣質)，就來到她的身後。

「我都拿到了，」無夢女乍嗔乍喜的說，「你的猜測沒錯，我要給他『忍辱神功』字訣，他反而給了我『山字經』經文，他果然不堪激。」

她背後果爾輕輕湧現(如一朵尊貴祥和的雲)那溫柔矜貴的聲音：「是的，妳得到了。」

然後又似帶着絕大的關懷和一點點稚怯的問她：「如果他眞的連妳的『忍辱神功』歌訣一並要了，妳會不會交與他？」

「你還說呢！」無夢女啐道：「我不是一早把『忍辱神功』的歌訣都給了你嗎？這那是什麼秘訣！」

「對，妳都給我了……」那聲音悠悠的道，「說起來，我還眞沒好好謝妳哪。」

「謝什麼。」無夢女嗔道，「我的還不就是你的。」

「可是……」那聲音溫和且善解人意的說，「我的可決不是妳的。」

這句話一說完，無夢女就聽到寒風裏金刃破空之聲。

她霍然回身，就看到劍光。

不，血光。

血一般的劍光。

她在匆匆間用手一格，血光暴現，她眼前一片紅潮，並看見自己一隻手飛向半天。

她眼前的人已一手摟住了那隻仍拿着瓶中稿的斷手，徐徐收回了血汪汪的劍，笑着對她稚氣的說：

「現在，『山字經』、『忍辱神功』，都齊全了，烏日神槍，還有血河神劍，再加上傷心小箭，我已足以無敵天下！」

無夢女慘然嘶聲道：「你……」

那人溫情的一笑，一手拿住無夢女右手緊握的箭。

無夢女死不肯放，那公子溫和的一嘆，婉惜的道：「事到如今，妳還未夢醒嗎……」

喟息中隨手一掌，拍在無夢女的腦門上。

* * *

這人拳掌劈着無夢女腦門之際，忽然也覺察了一股奇特的反震之力。

這輕微的反震非常奇怪，然而他又知曉無夢女(泡泡)是從沒練這種武林傳說裡的奇功的。

所以他也不以爲然，不以爲意。

因爲他已得到了練「傷心小箭」的一切條件，這使得向來靜若處子定如禪僧的他，也忍不住開心得不像往昔那般大處謹慎小處也小心翼翼了。

* * *

王小石轉身打馬而去時，心中彷彿聽到一個奇異的聲音在呼喚他。

就像昔年雪夜裡在此地一戰的一切幽魂在呼着他的小名。

如果他不是趕着去救他的兄弟，他一定會早就停下來，再回頭去看無夢女，原因是：

一，他總是不放心把一切練成「傷心小箭」的秘訣，全交給一個女子。

二，他不知怎的，在心裏總覺得有些不妥，雖然那不妥也還不知道是什麼，在那裏。

三，他覺得橋墩那頭有人在監視着一切，他本應該弄個清楚：到底是誰？

不過，今夜京華合當有事。

他要趕去多風多雨的風雨樓，去救他的兄弟。

何況，這時候，他有部份兄弟，在何小河、梁阿牛帶隊之下，已從另一捷徑抄了過來，跟他會合，而且說什麼趕也不走，要與他並肩上天泉山，理由是：

「『象鼻塔』裡有的是講義氣的弟兄，怎能讓大哥一人涉險。」

「溫柔、張炭、蔡水擇、吳諒是你的兄弟妹妹也是咱們的兄弟姊妹，那有你一人救得咱們便救不得的道理！」

「只有禍福與共的兄弟，無有難獨當的當家！」

王小石只有嘆息。

也罷，生死有命，一切且隨緣隨機吧。

* * *

楊無邪現身之後，那頂妖艷的轎輿，布簾緩緩拉開。

狄飛驚終於又見到了蘇夢枕。

上一次見面，上一次見面是在……

在開封府南大街口「三合樓」內，當時是「天下第一樓」、「風雨樓」樓主蘇夢枕，意興風發的帶着他那兩個新結義的兄弟：意氣飛越的王小石和白愁飛，直撲登樓，會着了他，要他勸雷損投降，要他帶領「六分半堂」向「金風細雨樓」投誠……

那時候，蘇夢枕是一個病人。

而且還是一個負傷、中毒的病人。

要任是誰受了他這樣的傷、中了他那樣的毒、得了他那樣的病，早就十條命都不剩一口氣了，可是，他卻要一口氣吃掉號稱「武林第一堂」的「六分半堂」，連眼也不眨一下。

那一次睽別，又近十載了吧？

當時那一次會談，「六分半堂」總堂主，就在「三合樓」樓頂之上。

而今，雷損已逝……

就死在「金風細雨樓」的「紅樓」中，「跨海飛天堂」裏！

如今，「紅樓」仍屹立在那兒，在「六分半堂」的重地裡也隱約可以望見樓椽飛簷，可是，「玉塔」與「青樓」，卻在半年前那一陣轟然爆炸聲中，蕩然無存了。

那「金風細雨樓」原來的主人，也跟他坐鎮的「象鼻塔」一樣，在滾滾塵烟中彷佛灰飛烟滅。

剩下的紅、黃、白樓，樓依舊，但已物是、人非。

沒料到，這「六分半堂」的首敵，在他逃亡之際，竟然就在堂內重地「踏梅尋雪閣」出現。

「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心愛的一棵「傷樹」下面，竟有一個地道，直通死敵「六分半堂」的要塞！

故而，蘇夢枕在這樣一個欲雪狂風，有星無月之夜，出現在這一頂妖異的轎輿內……

想到這裏，念及這些，狄飛驚心裏不禁一陣恍惚了……

* * *

楊無邪一望見那對鬼火般陰冷的眼神，心中就像焚起一把熊熊的烈火，一向喜怒不形於色（多年埋首各種重大機密的工作，他早已學會無動於衷）的他，也不禁喉頭哽咽、泫然欲泣：

「公子……」

「楊總管。」

轎裏的人伸出了手，一隻瘦骨嶙嶙的手。

冰的。

要不是這隻手能動，楊無邪眞錯以爲剛才在自己手背碰了碰、握了握的手，是死了很久的人的手。

楊無邪只覺心裏一酸。

他一向認爲：「男兒有淚不輕彈」，就算有淚，也決不在外人面前淌，可是，今兒重會故主，竟完全抑制不住，他咬得唇角滲出了血，但那淚竟像斷了線的念珠，不住往下滑落。

還是蘇公子先說話：「看到你仍活着，眞好。」

「……」

「怎麼悲傷呢？重逢是很好的事。」

「公子還在，屬下不敢先死。我等了半年，忍死苦守，到處打聽，等的就是公子的消息，待的就是今天。」

「好，很好。」

「可惜，有很多的弟兄，給擠兌的擠兌害死的害死了。」

「我知道，我是知道了……」

「不要緊……只要公子在就好了……公子一定能爲他們報仇的。我楊無邪活着，就等今天，只等公子一聲令下……」

「你有心了……記得我們從前在『青樓』之巔同吟的詩嗎？」

楊無邪臉色忽然一變。

紅了眼，白了臉。

然後他才能目帶淚光，顫聲吟哦：「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

蘇夢枕點頭，火舌吞吐，照進輿內，映得他雙目一陣寒碧：他的髮已脫落不少。

鬍髭很亂。

衣袍很藍，藍得很亮。

亮得眩目，而且還很香。

穿這樣亮藍（比晴天還藍，比碧海更藍，比青更藍）的衣飾，還有那麼濃郁的香味，是要掩飾什麼，還是隱瞞了什麼？

狄飛驚這樣的揣想。

他也想起他和雷損的交情。

在「六分半堂」裡，他是「大堂主」，雷損是「總堂主」。

按照江湖上的常規，武林中的規律：老大創幫立道，自少不免有個好老二的支持相助，一旦老大得了天下，打下江山，那麼，老大對老二逐漸強壯的勢力，定有衝突，只要一生嫉恨，老大和老二的勢力，少不免會來一場併吞、對壘。

雷損是個陰狠、多疑、而且相當殘暴的人，他一向爲利（凡對他有「利」的事，這自然包括了「勢」、「權」、「名」和「錢」）是圖。

狄飛驚却是個人材。因爲有他，所以雷損的「六分半堂」可以迅速壯大，就算遇上「金風細雨樓」這般強敵，他也一樣可以維持對峙的局面，不衰不潰。

沒有人知道：沒有了狄飛驚的「六分半堂」，還可不可以屹立不倒。

但沒有了總堂主雷損的「六分半堂」，的確仍雄視一方，因爲仍有個大堂主狄飛驚！

可是，最令敵人詫異的是（也最使人意外的是）：雷損似乎極信任狄飛驚，一直都沒有抵制他，懷疑他；而狄飛驚也像極忠心於雷損，一直都沒有出賣、背叛過他。

這使得「六分半堂」能夠遇挫不折，遇險能存。

雷損當衆就說過這樣的話：「六分半堂可以沒有我，但不能沒有狄飛驚。」

別忘了，狄飛驚不姓「雷」，他在「六分半堂」裡只不過是個外姓子弟。

他也眞的珍惜狄飛驚，甚至在總動員偸襲金風細雨樓之一役裡，他眞的把狄飛驚留在「苦水鋪」鎭守大後方，不讓他稍爲涉險。

因而，雷損雖命喪於斯役，但因狄飛驚不死，所以仍保住了「六分半堂」的元氣。

問題在於（難得也在這裏）：

雷損是個大奸大惡的人，他有什麼場面沒見過？什麼人沒對付過？什麼奸計沒用過？不但他做過想過策劃過，狄飛驚跟他共事多年，也一直受重用，可以想像得出來，有許多毒計，陷阱和對付敵手的策略，兩人都曾共同商討、設計過。

可是雷損仍對他推心置腹，既沒有排斥他，也從來沒嫉恨之，更沒有因他知道得太多而防範他，反而處處保着他，從不用對敵的方法來對付他。

同樣的，狄飛驚也是奸詐之人，他跟雷損，非親非故，但雷損不但重用他，許多重大計策，也必與他商量，方才推動。按照道理，他已知道得太多雷損的事，這極可能導致雷損要除掉這個心腹大患或他要先下手爲强推翻雷損兩種結果。

可是，直至雷損死去那一天，這兩種情形都沒有發生，反而，狄飛驚仍然當他的「大堂主」，一力維護雷純，讓她繼承父業。

所以，而今目睹這星夜裏，楊無邪與蘇夢枕主僕相逢的場面，狄飛驚也在恍惚中想起他的故主：

卻聽雷純在旁幽幽的道：「他們使你想起爹爹，是吧？」

狄飛驚微微一驚。

要說是「一驚」，不如說是「一悚」吧。

這女子彷佛能看透人的內心在想什麼。

「自從白愁飛背叛蘇夢枕之後，」雷純說，「我想，最重要的是拉攏一個人，還有留着一個人的性命。」

「你所說的第二人指的是楊無邪？」他沒有問第一位是誰。

「對。」

「白愁飛雖然佔領了白樓，」狄飛驚深深會意，「但只要讓楊無邪活着，那些資料就完全猶如在他腦海裏，像一部機器，可以把那些要點全部保留下來，這是一座活的白樓，活的白樓當然比死的白樓更有用。」

（未完・廿三）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上文提要： 仝大夫被白翎等人毫髮不傷地救走了，這使慕容長青等人心有不甘。可是仝大夫被救回後却一直未醒過來，白翎等人見救命恩人如此非常難過，試將仝大夫放了聚元之血後他才醒過來，却同時使他失去了金丹神功而從此不能自保，仝大夫怕他活着一天，便對和尚等人威脅一天，遂要求他們讓他安靜地死去……

大夫潛水離去　妖女揮劍追來

「老夫不能冒險，這筆賬我算了又算，就目前情勢而言，你們任何一個人都比我重要，不能有一個傷亡，如若因我的拖累使你們實力受損，」仝大夫道：「不但對不住龍道長，也可能使武林世道永淪黑暗，很難再見天日，也有背老夫放棄仙道大業，投入江湖的心願了。」

白翎輕輕歎息一聲，道：「前輩，我們會成全你的心願，也會殺了你，但必需是無路可走的情勢之下，我們才能採取這最後手段，大夫心中既有替代之計，何不說出來，讓我們大家琢磨一番，找出個可行又安全的辦法？」

但聞鳥羽劃空之聲，掠空而過，聽來，就在船頂之上。

知機子一口氣吹熄燈火，低聲道：「已經搜過來，我想危機迫在眉睫，不是研討用兵的時刻，老朽有個辦法，不知是否可行？」

「說吧！」白翎道：「如若可行，我們就要馬上行動。」

「三聖會好像還未能肯定你們有多少人，」知機子道：「我就利用這個盲點，和尚、道士、江豪走一起，誘敵爲主，行方金陵，惑敵耳目；我和蕭寒星帶着仝大夫，潛往湖州，咱們在太和堂見，那裏有仝大夫存留的藥物，也有他一批屬下。不過蕭老弟要脫光衣在水中潛行，五日夜不離開水面，五日後穿衣登路，潛往湖州，這幾日水中生活雖很辛苦，但可能會洗除蕭寒星身上的藥味。」

「有道理，」天衣大師道：「只剩下一個問題了。」

「我明白，」知機子道：「我們發覺不能保護大夫，就先讓他死去。」

白翎道：「我呢？」

「姑娘責任重大了，你要留在這附近，保護我和蕭寒星，最好等我登岸離開後，妳再趕往金陵，會合道士、和尚回湖州，」知機子道：「我們聚齊之後，就以太和堂作基地，和三聖會正面鬥幾陣，當然，先要安排好仝大夫。」

「還有兩件事，」蕭寒星道：「大師別忘了去看唐老婆婆，江兄別忘了去利人當舖，探下風聲，我們需要人手，如若江老盟主早已在江南留下伏兵，此刻正是借用時機。」

他年紀幼小，尤帶稚氣，但這番話說得老誠持重，入情在理，大家都還未曾想到的事，却爲他一言道破。

「對！眞是一言提醒夢中人，」江豪道：「家父遠慮到二十年後的江湖形勢，這隻伏兵，當非小可，我要去看看他們，如若那些人認識我，就更好辦事了。」

「大師，也該去晋見唐婆婆，」白翎道：「語出自天鏡大師之口，絕不容人懷疑。」

知機子道：「就我所知，唐家巷一直在慕容世家的武士監視之下，二十年如一日，一切平靜無波，究竟有沒有唐虹這麼一個人歸隱金陵唐家巷，尙難斷言，二十幾年追踪不懈，竟然難覓跡象，實非易事。傳說的唐虹歸隱唐家巷時，已近半百之年，現在是否還活在世上呢？」

「大隱於市，人海茫茫，當然不易尋覓，如再有多人掩護，那就更難找了，」白翎道：「那是指的一般人，但如早有聯繫的人，那就大不相同了，天鏡大師如若沒有十分把握，絕不會傳話出來，」打量天衣大師一眼，接道：「我擔心的是他形貌裝扮，要人發覺他是一個和尙才行。」

「姑娘的意思是說，」知機子道：「發覺了和尙身份，就會有人帶我們去見唐虹？」

「慕容世家派遣武士監守了二十年，仍然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那証明了唐虹潛藏得很深很密，」白翎道：「如是無人接引，很難見到她。」

「那就去一趟唐家巷吧。」天衣大師道：「如何表達出來自少林的和尙身份，老衲自有分寸。」

「好！我們先把他們引入金陵，」江豪道：「再悄然折轉湖州。」

知機子道：「就這麼決定了，我們分頭行事……」

急促的鳥羽划空之聲又傳過來，歷久不絕，似已在這艘葦林孤舟上空盤旋不去。

「我們先走一步，」知機子取出一截削好的蘆葦，放入仝大夫的口中，道：「透出水面，以助呼吸。」

江豪一把抱起仝大夫，道：「我送你們一程。」當先滑入水中。

蕭寒星、知機子，也學江豪滑入水中，雖非水波不驚，但靜夜中竟沒聽到聲息。

「什麼鳥能夠夜間視物？」白翎道：「散花仙子這個人，能役使各種怪鳥奇獸，似已超越了人的能力。」

「夜貓子，」飛雲子道：「除此之外，貧道就想不出還有什麼飛禽，能夠夜間視物飛行了。」

「老衲聽一位長老談過，有一種吸血蝙蝠，嗜吸人血，身含奇毒，」天衣大師道：「事實上，它是一種變種的飛鼠，如何會變種？是否由人工干預，就非老衲所知了，何況，只是聽人說過，却從沒見過。」

白翎凝神傾聽一會，道：「好像有快艇駛過來了，兩位小心一些，我暫不出面了，而且我還要留在這裏保護大夫，掩護他們上了岸，我再去金陵和兩位相會。」

「要不要約定聯絡暗記？」飛雲子道：「我們也可能隨時變改身份。」

「不用了，」白翎道：「留下暗記，只怕難逃過三聖會的耳目，晤見唐老前輩的事，要多費一番心機，江凌波如眞的在江南留下了一股力量，又能爲江豪所用，對我們的幫助太大了，一定要爭取到手，兩位保重，咱們金陵再見！」忽然一個轉身，消失不見了。

飛雲子呆了一呆，道：「這是什麼輕功啊？快如閃電，沒見過，也沒有聽說過。」

「好像已不是輕功，」天衣大師道：「如是輕功，也是已入化境的身法。」

「不是輕功，是什麼呢？相距不過數尺，就算快得像陣風，咱們也該看出一點苗頭，」飛雲子道：「怎麼會一個轉身就不見了？」

「遁術，不知飛雲道兄是否聽師長說過？」天衣大師道：「五行遁術的術法。」

「好像龍道長提過遁術，已脫出了武功的範疇，所以，龍道長沒有深說，貧道也沒多問……」

木槳的撥水之聲已清晰可聞，也打斷了飛雲子的話。

天衣大師輕輕拉開一片黑幕，推開了一扇窗子，一陣微風迎面吹來，頓使人神志一清。

飛雲子道：「來自正北方位，似是已接近五丈以內了。」

天衣大師道：「我們以靜制動，等他們接近之後，有所行動，再來個出手反擊。」

「對！貧道也是這般想法，出手就殺，邊殺邊走，只可惜三公子還未回來。」

天衣微微一笑，道：「好像回來了，就潛藏在兩丈外的水中……」

但聞羽翼劃空，兩隻飛鳥掠空而過，飛得不高，可以清楚看到是比鴿子大一些的飛禽，只是夜色幽暗，飛速又快，無法認出是什麼鳥。

一艘大型快艇，悄然出現在三丈左右，行船人技術高超，船在蘆葦叢中折轉，聲息能十分微弱，來得相當小心。

大約快艇也看到了停泊的帆船，突然加快速度，分裂蘆葦，直衝過來。

這一衝就是兩丈多遠，停下時已到了帆船前四五尺的距離，大跨一步，就可以登上對方船面甲板。

天衣大師和飛雲子都很沉得住氣，兩人靠窗而立，只探出一半面孔，監視着駛近的快艇。

那是艘相當大的船，具有了快艇的形狀，但又有掛帆的桅檣，似是可作長程航行，構造十分奇怪，顯然是經過特殊設計的船，可以在不很寬大的河道中行駛，也可以利用風帆行駛於長江大河。

但見緊閉的艙門突然大開，兩行身着黑色勁裝的大漢，快速的走了出來。

這些人的衣服一樣，不同的是臂上的標誌和兵刃，左面一行全都佩劍，左臂上帶了一個虎頭袖章。

右面一行全都佩刀，而且是彎月刀，袖章上綉的是一鈎彎月，下面是一把燃燒的野火，看上去有些詭異，以飛雲子見識之廣，也不瞭解那袖章代表了什麼意思。

但那柄彎月刀洩漏了他們的身份，是南宮世家的武士，由此推論，帶着虎頭袖章的人，九成是慕容世家的武士了。

每一行十五個人，一排縱隊，分列在船艙邊的甲板上。

天衣大師發現這巨型艇船的另一個特點是容量很大，因爲還有人由艙中走出來，是四個黑衣人，兩個佩刀，兩個佩劍，但年齡却大了很多，似是這兩大世家的武士領隊。

最後出現的是四位藍色勁裝的美麗少女，除了佩劍之外，都掛了一個很大的革囊。

道士、和尚都不認識四個女子。她們沒有佩帶標誌，肯定不是慕容、南宮兩大世家中的人。

但隱在水中，探出半個腦袋，打量巨型快艇上動態的江豪認識，四女正是明月觀中弟子，其中兩個人便是混跡在桃花園中的三姑娘小桃紅和六姑娘，能和兩個人走在一起的女人，自然也是明月觀中弟子了。

天上無月，但星光明亮，江豪目力好，又距離很近，二女中有一個似是年長很多，而且，身上佩的是雙劍，看年齡，論輩份，似乎是高了小桃紅等一輩。

看清楚形勢之後，江豪潛入了水中，繞到背面，登上甲板，走入艙中，道：「除了慕容、南宮世家的武士三十四人之外，明月觀也來了四個女弟子，兩個是桃花院中餘孽，另兩個是補充來的新人，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年過三十以上的中年女人，身佩雙劍，如果在下的推想不錯，她應該是和散花仙子同一輩份的人。明月觀的古怪很多，動手時要小心一些。」

「奇怪，他們已經集合完成，何以不肯發動攻勢？」飛雲子道：「還在等什麼呢？」

「明月觀中人擅用毒物，」江豪道：「難道已在暗中施放，等待毒物先行攻上？」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對！一定有陰謀、暗算，咱們先離開這裏……」

「距離東南方位的沙洲最近，」江豪道：「但也有兩百丈左右的距離，兩位能渡過這段水面麼？」

「一躍兩百丈，老衲還沒有這份功力，」天衣大師道：「但如借這蘆葦墊足，兩百丈的距離還難不倒老衲。」

飛雲子道：「貧道也自信可以辦到，在沙洲之上和他們動手，感覺上踏實很多。」

江豪心中明白，不會水的人，站在水面的小船上和人動手，心理上先輸了一半，飛雲子只是稍通水性，老和尚完全是旱鴨子，敵勢如此之強，而且，放棄了暗襲偷攻，完全是一副明攻硬打的架式，必然有所仗恃。

「走！江三斷後。」

和尚、道士心中都明白，在水面上，絕對玩不過江豪，天衣大師道：「不可獨力拒敵，我們在沙洲上等你，三人聯手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兩位放心，江三不會逞强。」

和尚、道士點頭一笑，一脚把艙板撞出了一個大洞，兩條人影竄飛而出，足踏在高出水面數尺的蘆葦上，捷逾飛鳥，直向東南方位奔去。

這功夫有個名堂，叫作草上飛，和尚、道士功力深厚，一口氣飛渡了兩百尺，落在一片沙洲上。

天衣大師目光轉動，發覺這地方是沙土沖積成的一片平原，地方相當大，看樣子似是和東南方的陸地相接一處。

這就使老和尚心中更覺穩定，後退有路，大可以且戰且走。

道士、和尚和江豪，早已有了計較，不到決戰時刻，絕不全力施爲，不讓敵人測出虛實。

所謂決戰時刻，也就人和地方的選擇，人要聚齊，對方的三個首腦都要在場，白翎、蕭寒星也不能缺，因爲，殺一些慕容、南宮門下武士，展露出眞正實力，無疑暴露出內幕訊息，也許，這些人就是三聖會安排的釣餌，犧牲一批精選武士，以瞭解和尚、道士等人的技藝成就。

但也不能示弱，以免三聖會中人小覷他們，爭先恐後的追上來，以三聖會人數之衆，眞是殺不勝殺了。

死亡畢竟是可怕的，殺的人膽顫心寒了，就不會太主動的追覓行踪，慕容長青等，也不會派出武功太差的人，參與追覓行踪的事務。

當然，和尚、道士也可避免了濫殺無辜的罪名，敵人的暗樁、耳目，也可能失去了一些靈敏，對和尚、

道士一批人，來一個視而不見。

江豪緊追在和尚、道士之後，踏蘆葦飛上沙洲。

也就不過是剛落實地，四條有如蝙蝠夜飛的人影，緊隨着落上沙洲。

三個緊身勁裝的姑娘，一個穿着寬大道袍的道姑。

三個勁裝女人，一個年紀較大，該有三十四五了，背插雙劍，面罩寒霜，模樣就像是所有的人都欠了她一筆銀子沒有還，一副討債的姿態。

另兩位是十二金釵中人，三姑娘小桃紅和六姑娘，兩個混入風塵的美麗婊子。

人還是一樣美麗，但却少了桃花院中那份動人的笑容，七姑娘的死，留給了她們很難磨滅的印象，這是動劍玩刀子的場合，一個不好，就得血濺五步，不是和客人打情駡俏。何況，面對的高手，是殺死七姑娘的人，能殺死七師妹，也可能殺了兩位師姐。

所以小桃紅和六姑娘笑不出來，她們在全神警戒，作好了出手準備。

另一位穿着道袍的道姑，就有點神秘難測了。

第一，你估不出她的年齡，說她三十幾，不算離譜，但說她二十幾，也很適合。

第二，她身上似是散發出一片烟霧，人就籠罩在那片烟霧中，但如全神凝注，仔細觀察，那烟霧又似若有若無，看不眞切。

以天衣大師等三人的銳利目光，竟無法把她看得很眞切。

腰中懸掛一口劍，手中抱着一個似是靈牌之物，但不是靈牌，只是有些像靈牌，是一個畫滿符咒的兵刃。

飛雲子看了好一陣工夫，仍然看不出是什麼兵刃，也看不出它是銅打，還是鐵鑄的？但兵刃上畫滿了五顏六色的符咒，不管它是否眞的有用，看上去就有些詭異驚心了。

何況，巫山神女峯的明月觀，本就是一個充滿着神秘傳奇的所在。

「女道姑陰陽怪氣，」飛雲子道：「可能修有異術，精通符咒，咱們得小心一些。」

「符咒奇術，眞能傷人？我江三就不相信。怪力亂神之說，只不過是哄嚇一下村民愚婦罷了，不過，那個道姑陰氣森森，只怕練成了什麼惡毒怪異的武功，身懷奇毒之物，倒是不可大意。」

「有一些詭奇難測的事，確能直接的傷人，稱它爲陰毒的武功也罷，術法也罷，」天衣大師道：「防守均是極之不易，老衲的主張是殺敵不手軟，但也不戀戰，有一點兒不對，回頭就走。」

「邊退邊戰，能殺就殺，」江豪道：「何況，人的鮮血，可破邪術。」

這時，那道姑突然開了口，道：「我是來自神女峯上明月觀的金牌劍手之一，不過，我的劍術不如她。」目光一掠身佩雙劍，年齡較長的女人一眼，接道：「玩劍要刀，她要比我高明，但我別有所長，三位想必就是觀主口中的高手，見面和傳說不同，傳說中說的是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還有一位江三公子，怎麼三個全是俗人哪？」

「老衲天衣，來自少林。」

道姑點點頭道：「是和尚，我喜歡坦白的敵手，告訴你我的道號，不讓你吃虧，貧道法號梨花女！」

「怪！怪得離譜啊！」飛雲子道：「不像是深山靜修、絕俗忘塵的法號，倒像是風塵中的名花雅稱。」

梨花女淡淡一笑，道：「明月觀，築建在神女峯上，就有點引人綺思，觀中女道士，自然也與衆不同，觀主號稱散花，觀中自然百花競艷，你又是誰呢？是道士，還是江三？」

「貧道飛雲子，來自武當山，散花觀主出動了觀中的金牌劍手，似是很抬舉我們了？」

「說的也是！」梨花女道：「我們已五年沒有出動過了，頗有靜極思動之感，此番得觀主招請下山，對諸位頗有感激之情……」

但聞蓬然一聲大震，巨型快艇撞在了沙洲上，三十四個黑衣勁裝人聯袂飛起，像一羣大黑鳥似的，落在了沙洲上。

足着實地，立刻佈陣，把天衣大師等三個人圍了起來。

但仍然是經緯分明，慕容、南宮兩世家的武士，各守了兩個方位，人已站好，刀劍立刻出鞘，連四個正副領隊也亮了傢伙。

江豪仔細瞧，看出了兩家武士還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南宮世家的武士，有半數腰間掛有革囊，顏色是黑的，配着黑色勁裝，夜色中很難看得清楚。

慕容世家的武士，除了一身黑衣之外，還戴了一頂黑色帽子，腕上有護袖，上半身有護胸、護心甲片，這等裝備，江湖人很少穿用，因爲它有點笨重，轉動之間少了那份靈活。

江豪冷笑一聲，道：「大軍上陣啊？穿着甲胄來了。」

慕容世家的武士領隊，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大漢，陰森一笑，道：「等一下，你就會明白這是一支

訓練有素的鐵甲軍，慕容世家的三甲武士，豈能讓人輕侮。」

小桃紅低聲和那身佩雙劍的年長女子交談了幾句話後，提高了聲音，道：「就是你，那一夜在杭州桃花院中殺死了我的七師妹？」

「好記性，」江豪道：「一點也沒記錯，是我殺了她！」

「殺人償命，」小桃紅道：「今晚上就是償命時刻。」嬌軀向前移動，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天衣、江豪、飛雲子都很沉着，對這等緊張的場面視若無睹。

三人都對本身的技藝有着强烈的自信，那會把這場面放在心上，心中想的是，殺到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再行退走。

「回來，」那身佩雙劍的女人喝住了小桃紅，道：「這個人很狂妄，不可饒恕，我來教訓他一下。」

江豪笑一笑，大步而出，道：「行，誰都一樣，殺人要劍疾，刀快才行。」

「三公子，不可大意，明月觀的金牌劍手，絕非小可。」天衣大師低聲道：「她身佩雙劍，必有奇招。」

「多謝指點，」江豪停下脚步，調勻呼吸，提聚了功力，反手抽出紫金刀，橫刀待敵。

這時，圍在四週的兩大世家武士，不進反退，突然向後撤了三丈多遠，讓出了一個很大的搏殺場子。

那身佩雙劍的女子非常沉穩，緩步向江豪行去，走得很慢，舉止也很優雅，拔劍的姿勢也十分美妙，那裏像是和人動手拚命，簡直是舞台上表演劍舞的姿勢。

但江豪却看得吃了一驚，走路、拔劍的動作慢得像舞蹈，但慢中有序，竟未露出一點破綻，江豪刀就握在手中，却找不出一個攻擊的機會。

想一想，眞是一件天大的笑話，以江豪現在技藝成就，竟然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出刀時機。

不過，這也顯現了來人的劍術修養，已入爐火純青之境。

果然，雙劍入手，立刻有一股無形劍氣籠罩全身，人也逼到了江豪身前三四尺處，是雙方刀劍都可以攻上身體的距離。

「我是神女峯明月觀的金牌劍手曹飛燕，你叫江豪？」

「對，如假包換的江豪，姑娘閨諱飛燕，和花全然無關了？」

「明月觀中弟子的名諱，排行，都經過一番心思安排，」曹飛燕道：「豈是局外人所能瞭解？」

口中說話，兩道凌厲的眼神却不停的四下打量。

「這片沙洲上，除了我們三個之外，全是你們的人，」江豪道：「還想看些什麼呢？」

「你們有五個人？」曹飛燕道：「另外兩個，是留在船上，還是藏在水中？走出來！」

看到江豪身上衣褲未乾，想來這些人都是水中高手。

聽到五個人，還眞把江豪嚇了一跳，他們一直避開五個人一齊出動，摸入姑蘇宅院救人，江豪就沒出動，陪着知機子留在船上。

「這要妳姑娘自己猜了，」江豪淡淡一笑，道：「留船上，在水中，都有可能，該他們現身時，自會出來。」

「油嘴滑舌，死有餘辜，看劍！」曹飛燕雙劍齊起，攻了過來。

像突然而來的一場暴風雨般，劍光打閃，幻化出一片光幕，捲襲而至。

只看到一片光幕，鋪天蓋地的罩過來，不見人，也看不到劍，人和劍溶化成一團冷芒。

江豪從來沒看到過這麼兇厲的劍勢，吃了一驚，暗道：「這是什麼劍法，能鋪展出如此宏大的場面。」

飛雲子也沒見過，出劍一擊，有如此驚人的威勢，集中了全神觀戰，第一劍籠罩了數丈方圓，第二劍呢？又會如何變化？

這一劍雖然凌厲驚人，但天衣大師、飛雲子都不爲江豪擔心，一年來在一起習練武功，江豪的進步非常快速，他正值習武的黃金歲月，又在相互砥礪下，下了苦功，再加上藥物的神奇力量，這一年，等於他苦練十年的成績，功力增長更爲驚人。

果然，江豪並未退避，紫金刀一招「穿雲取月」，人隨刀起，刀護人身，投入了那一片劍芒之中。

明月觀的金牌劍手，劍技果非小可，劍勢擴展，把江豪捲入了一片劍光之中。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不絕於耳，濛濛的劍勢中，迸飛出一串火星。

這是硬打硬接的結果，一陣硬拚之後，劍氣收斂，人影重現。

沒有看清楚他們交手的經過，但可以由他狼狽的神色中看出一點端倪。

江豪臉色有些蒼白，前胸衣衫也有兩處破裂，明顯是劍勢劃裂，但却沒見血跡，証明沒有傷及肌膚。

曹飛燕也不輕鬆，髮亂釵橫，臉上汗水尤存。

這說明雙方拚得很兇險，身體未受到傷害，大概是憑仗精湛技藝，及時自保。

「江湖上不少高手，都死在這一招『烟鎖離魂』之下，」曹飛燕道

：「你是十年來唯一逃過這一劍的人，也可以自豪了。」

「我現在才發覺，明月觀中人，說話很禮貌，態度也很溫柔，」江豪道：「但一出手，却都是奪命追魂的招術，稍一大意，就上當丟命了。」

「不過，你也不用得意，你如敢和我獨鬥兩百招，」曹飛燕道：「我一定取你性命。」

江豪道：「獨鬥兩百招，妳眞能殺了我，我認命，如是殺不了呢？」

「我不會跟你打賭，我只有一條命，沒有別的東西，」曹飛燕道：「能贏了我，也該能殺了我，但明月觀中弟子，有一種死後殺敵的本領，當然，那必需要剛剛死去的人，你可以不相信，但我一定要告訴你，這些年來，我很少遇上對手，你能躲過我『烟鎖離魂』一劍，是個技藝精湛的敵人，很可怕，也很可愛！」

江豪點點頭，道：「練劍是一件很莊嚴的事，劍術有成的人，就不會太奸詐，就算施展計謀吧，也會流露出一點誠信的本色，所以，我也回報姑娘一句眞話，妳劍術精奇，但還是殺不了我……」

曹飛燕冷笑一聲，接道：「那是說你能殺死我了？」

「江某人倒沒作此想，肯定的是，這一戰對妳我而言，十分艱苦，勝負的分野，可能已非妳我所能控制，這一戰兇險十分，姑娘可曾想過？」

「明月觀中人，決定一件事時，十分謹愼！」曹飛燕道：「決定了，決不更改。」

江豪抬頭望望天色，道：「既是如此，姑娘出手吧！」

曹飛燕雙劍一探，點向江豪。

明明是兩支長劍，但在近胸兩尺處，突然幻起了一片劍花，兩隻劍，幻現出六道劍芒。

江豪橫在胸前的紫金刀，在對方劍勢幻出劍花時，才突然推出。

這打法很危險，也很嚇人，刀勢如是慢上一點點，來劍就刺中了前胸，人化爲劍下亡魂。出刀必需要快如閃電，快過對方的劍勢，才能發揮出這一刀的作用。

江豪的出刀就快如閃電，一道寒芒掃過，幻起的劍花盡爲刀光掃去，雙劍也被封在門外，刀勢迴轉，橫腰斬來。

這一刀攻勢就搶回先機，也把曹飛燕逼退了三步。

耳際間，響起天衣大師的聲音，道：「三公子，不能勝，也不能殺了這位金牌劍手，那會使散花仙子提高警覺，現在，還不是殺的時機，最好是打出個稍遜一籌態勢，不過，對慕容、南宮兩大世家的武士，就不用手下留情了，他們人數太多，不殺他們一個膽顫心驚，他們不會害怕。」

老和尚施用傳音之術，語聲凝聚一線，只有江豪一個人聽到。

但這一陣講話工夫，雙劍單刀已經交手了二十一招，招招是硬接强封，響起了一陣不絕於耳的金鐵撞擊之聲。

「好刀法，好功夫，是我出道以來，遇上的第一高人。」曹飛燕道：「再試試我的十八連環飛空斬！」一式「潛龍升天」，飛起了兩丈多高，人在半空中，揮劍下擊。

江豪一刀揮出，蕩開雙劍，但曹飛燕借着刀劍相撞之力，人又升高了八尺。

人在空中飛行，劍如迅雷下擊，逼得江豪要仰着臉，揮刀拒敵。

江豪終於明白了飛燕的由來，她盤空飛轉，有如海燕掠波，不但姿勢優美，而且人劍結爲一體，把借力的機會，發揮到淋漓盡緻，飛行折轉，愈見輕鬆，劍勢如行雲流水，一波波不停下擊，劍上蘊含的力道，却又是致死取命招術。

這却是江湖上從未出現過的劍法，連飛雲子也看得十分專注。

江豪也感覺打得吃力了，除非改變打法，全力還擊，就算內力充沛，但耗消太大，也會有後力不繼的時刻。

該走了！江豪心中已作了撤退的打算，猛然攻出一刀，轉身一躍，人落地已到三丈開外。

天衣大師、飛雲子，也配合着江豪的行動，聯袂而起，落在江豪的身側。

這正是慕容世家武士的防守地區，兩個武士領隊，帶着十五個武士，蜂湧而上。

飛雲子劍出如風，一接手就攻出七劍。

但閃電雷奔的七劍，只傷了一個武士。

原來這些武士，非常善用身上佩帶的鐵甲，他們也清楚那一片能抗拒利刃、重擊，非常巧妙的以鐵甲迎向刀劍，却空出手中之劍攻向敵人。

初動上手，天衣、江豪、飛雲子，還眞被這一些機敏又豪勇的武士，鬧得有點忙亂，但十招過後，已看出形勢，這些武士並非是全身披甲，就是頭頂、前胸、後心，兩隻小臂上，佩帶着特製的鐵甲，所以，不太影響他們運功的靈活。

可悲的是，他們遇上了三個技藝超凡的敵人，而且，三個人都動了殺機，刀、劍忽然一變，全斬向鐵甲空隙之處。

三人的出刀、揮劍太快，快得武士們應變不及。（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厲九娘偷學到的狠功，武當掌教無爲道長也非其敵，在聚英樓顯盡威風。黃鳳娟奉狠姑婆之命，約厲九娘到佛頭塔決鬥，目的是使江湖上、武林中知道有眞假狠姑婆之人，揭開二十年前盜取胎兒之謎，是假的狠姑婆——厲九娘幹的。還有地魔也來爲魔教的人報仇，似敵不過厲九娘，狠姑婆在旁越看越心驚，也心領意會地學到本門的功夫……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羣雄齊索債　元兇難遁形

厲九娘呷呷尖笑道：「老婆子手下，從無人走得出七招，你已經走出七招，才中我一爪，縱然身死，也足以自豪了！」

這話聽得狠姑婆心頭猛然一動，暗道：「莫非她使的會是天狠門失傳已久的『天狠七變』不成？」

地魔左浩左肩被厲九娘「天狠爪」抓中，只覺肩頭微微一痳，別無感覺，但他知道她爪上染有「狠毒」。此物奇毒無比，魔教雖有解毒丹藥，不知是否能解，一時不願多躭時間，口中陰聲說道：「厲九娘，咱們後會有期，左某會討還妳這筆賬的。」

厲九娘呷呷尖笑道：「你沒有討還這筆賬的機會了。」

地魔左浩不再說話，急忙運氣閉住左肩要穴，身形一晃，宛如一縷輕煙，貼地飛去。這一式身法，宛如行雲流水，快速已極。

就在他掠下小山之際，突聽身後有人叫道：「朋友留步。」

魔教「木石遁形身法」不但快捷無比，只要有樹木山石之處，對敵人來說，還有迷踪作用，不虞有人跟踪。

此時居然有人在背後叫他「留步」！

地魔左浩心頭暗暗一驚，身形一晃之勢，隱入山下一塊大石之後，舉目看去。

但見身後正有一個人緊隨而來，走到大石前面，腳下忽然一停，面向地魔站停下來，微微一笑道：「朋友身中厲九娘『天狠爪』，除了她獨門解藥，只有在下身邊靈丹可解，在下跟踪朋友而來，並無絲毫惡意。」

這人站停下來，地魔才看清他的面貌。

他不過弱冠年紀，生得玉面朱唇，氣宇軒昂，尤其兩道眼神，光如皓月寒星，清澈照人！

地魔左浩暗暗一驚，忖道：「此人看去年甫弱冠，居然能看清『木石遁形身法』，唔！光看他一雙眼神，分明內功修爲已臻上乘境界。還有他能跟踪自己而來，連本教『木石遁形』潛踪之術，都會瞞不過他，此人究竟會是甚麼人呢？」

他終究是魔教首席長老，人家既然看出了自己行藏，自然不肯失了他的身份，口中呵呵一笑，身形已從大石後走出，抱拳道：「閣下何人，恕老朽眼拙。」

青衫少年蕭洒一笑道：「在下姓名並不重要，這是解毒靈丹，專解天下奇毒，舉以奉贈，在下尚有事去，恕要先走一步。」

說罷，隨手遞過一顆丹丸，放到大石之上，轉身就走。

地魔左浩急忙叫道：「閣下請留步……」

他話聲甫出，青衫少年已經走出七八丈遠，不見他提氣作勢，抖臂點足，一道人影突然凌空而起，去勢如電，一閃而沒。

這下直看得地魔左浩暗暗慨歎了一聲，忖道：「自己還當他是五大門派中人，如今看來此人身手之高，只怕五大門派掌門人，連同教主大哥在內，都難望他項背，天壤間，當眞人上有人！」

他目光轉到大石上青衫少年留下的那顆丹丸，朱砂爲衣，只有梧桐子大小一粒，這就伸手取過。

湊着鼻孔一聞，但覺異香撲鼻，他身爲魔教首席長老，自然見多識廣，心知青衫少年說得不假！

這粒丹藥不是尋常之物，當下就毫不猶豫，把丹丸納入口中，回到石後，盤膝坐下。

* * *

再說小山崗上，地魔左浩走後，驀見西北首飛起一道人影，快若殞星，一下瀉落小山崗中央，落到八手羅刹厲九娘面前。

這人身穿綠衣，頭束長髮，却生得濃眉如帚，鷂目如星，黃面無鬚，看去略帶病容。

年紀約在四十左右，腰間掛着一柄綠鯊皮鞘的短劍，和一張小弓，一壺綠翎小箭，赤脚穿一雙痲繩結的草鞋，打扮有些不倫不類。

這綠衣人飛落場中，就朝狠姑婆躬身一禮，說道：「晚輩星宿門下晏海清，奉家師之命，來向厲九娘取回本門被盜之物，還望前輩恕罪。」

狠姑婆含笑道：「晏大俠好說，你只管請先。」

晏海清轉過身，目注厲九娘，問道：「妳就是厲九娘？」

八手羅刹氣得兩鬢白髮忽忽自動，尖笑道：「好個小輩，老婆子的名號也是你叫的麼？」

晏海清翻着一雙鷂眼，毫無表情的道：「在下奉家師之命，來向厲九娘索回昔年被盜之物，妳就是厲九娘，那就沒錯了。」

厲九娘呷呷怪笑道：「星宿老鬼門下，原來都是不講禮數的東西。」

晏海清臉色一變，沉聲道：「妳假扮狠姑婆，趁家師外出，竊取了本門鎮山至寶，在下何用和妳講甚麼禮數？」

厲九娘厲聲道：「胡說，老婆子竊取了你們甚麼？」

晏海清道：「妳盜走甚麼，自己心裏明白。」

厲九娘道：「老婆子不明白。」

晏海清道：「妳盜走本門吸星球，難道還想抵賴不成？」

厲九娘道：「老婆子只是暫借一用，用完了，自會親自交還星宿老怪去的。」

晏海清道：「家師要在下帶回去。」

厲九娘道：「老婆子不給你帶回去呢？」

晏海清冷峻的道：「在下臨行之時，家師曾說，他老人家念在昔年和九幽門主有過一面之緣，只要妳交出吸星球，大家免傷和氣……」

厲九娘尖笑道：「否則如何？」

晏海清道：「要在下便宜行事。」

厲九娘發出狠嗥般的長笑，說道：「老婆子倒要看看你如何一個便宜行事？」

晏海清雙目閃動，冷聲道：「厲九娘，這是妳逼在下動手了？」

厲九娘怒道：「好小子，就是星宿老怪親來，也不敢對老婆子這般說話，憑你這一點微末之技，居然在老婆子面前如此叫囂。好，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來，只要接得下老婆子三招，老婆子就讓你把吸星球帶回去。」

晏海清盛氣的道：「星宿門下，若是連妳三招都接不下來，那就不用在江湖上走動了。」

厲九娘當然不會把區區一個星宿門下放在眼裏，尖笑道：「好哇，那就來吧！」

晏海清沉喝道：「妳小心了！」

條地身形一旋，人若陀螺，像旋風一般直欺而上，右手一揮，朝厲九娘肩頭切下，身法十分奇特！

厲九娘連身子也沒動一下，只是腰背微弓，左爪輕舒，朝前抓出。

說也奇怪，她只要身形一弓，登時之間，一個人就會變成狠形，遠遠看去，就像一隻人立而起的獰惡野狠。

狠姑婆特別注意她這一點，心中暗道：「她果然練成了『天狠七變』！」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晏海清人如旋風，一掌切下，厲九娘探出的左爪也已抓到。

照說晏海清發動在先，厲九娘出手在後，他應該閃避得開，尤其他身法如同旋風，只要及時輕旋，定可脫出厲九娘的爪勢，但不知怎的，他竟然不知趨避。

這一下，厲九娘自然手到擒來，一把抓住了晏海清的脈門，晏海清也沒有掙扎，任由她抓住手腕，一動沒動。

厲九娘發覺星宿門下武功稀鬆得很，不覺一陣呷呷怪笑道：「星宿老怪派出像你這樣的徒弟來辦事，豈不……」

她要說：「豈不丟人現眼」，但底下四字，還沒出口，陡然發覺不對！

她抓住晏海清的手腕，只覺對

方手碗上忽然傳來一股綿綿不絕的吸力，把自己左手五指，牢牢吸住！

不，他這股吸力十分怪異，自己發出的「天狠爪」功力，竟然透過五指，源源不斷的被他吸了過去。

厲九娘這一驚非同小可，她自然知道星宿門有一種特異的旁門功夫，叫做「化功大法」。

只要被對方吸住，一直可以把你一生修爲吸光爲止，那時你就剩下一身臭皮囊，變成一個功力盡失的廢人。

因此江湖中人遇上星宿門下，絕不正面比拚內力，也差幸星宿老怪昔年和五大門派有約，除非有事，門下弟子絕不進入中原一步。

厲九娘這正合了八十老娘倒繃孩兒，一時大意，竟然上了晏海清的當，心頭驚怒交迸。立時猛吸一口眞氣，企圖切斷被對方吸住的眞力，同時右手抬處，正待擧掌朝晏海清當頭劈落。但她這兩個緊急措施，都失去了效用！

猛吸一口眞氣，要待收回眞氣，竟然絲毫未能切斷由體內通過五指、源源不絕被吸去的眞氣，甚至被吸住的五指，好像膠住了一般，那想收得回來？

那擧起的右掌，也因左手眞氣外洩，未能再凝聚眞力，這一掌，自然就再也劈不出去了。

這一下眞可把自視不可一世的厲九娘驚出一身冷汗，瞪着一雙兇睛，一時說不出話來。

晏海清一張黃得似有病容的臉上，依然一無表情，目注厲九娘，左手一攤，冷冷說道：「拿來。」

厲九娘大敵當前，自然不肯再讓自己一身功力被人吸去，口中哼了一聲，右手探入懷中，取出一個用黑布包着的水晶球，恨恨的道：「拿去！」

晏海清接到手中，右手立時放鬆吸力，身如旋風，一下飛旋出去。

厲九娘對他恨之入骨，豈肯放過，只聽她口中發出一聲狠嗥般厲笑，左脚倏地前跨一步，身若狠竄，雙手同時化爪爲掌，朝晏海清身後追擊過去，她不敢用爪，就是怕抓落之際，又被對方「化功大法」吸去。

是以改爪爲掌，使用掌力拍擊，以她的功力，當然不用手掌拍到對方身上，數步之內，都可傷敵。

晏海清使的星宿門「旋風身法」，本也快捷絕倫，但比起厲九娘使的「天狠七變」，那就遜了一籌。

厲九娘獰厲狠嗥，追踪擊來，晏海清發覺不對，身形突然飛旋如風，朝右旋出，但還是遲了半步。

只聽「砰」然一聲，厲九娘兩股洶湧掌力一下擊在他左肩之上，這還是他及時警覺，施展「旋風身法」，旋出了一半，才避開後心，一個人就像斷線風箏般飛了出去，才落到地上。

厲九娘豈肯放他逃走，雙足一頓，身形凌空，跟踪飛撲過去。晏海清被她震出一丈開外，翻了兩個觔斗，才落到地上，就在他落地之時，厲九娘也追踪撲到，落到他的面前。

就在厲九娘飛身落地之時，忽然綠光一閃，一箭急射而至，厲九娘大叫一聲，往後飛退出去尋丈來遠。

晏海清更不怠慢，手捧水晶球，身形騰空掠起，往山下投去，去勢如電，一下就掠出十數丈外。

原來他被厲九娘震出之時，就已料到厲九娘交出水晶球，決不甘心，必會乘機追撲過來奪取。

因此在翻着觔斗，卸去對方震力之際，已經從腰間抽出一支綠翎箭，搭在弓上，等到雙脚落地，厲九娘追踪撲到，他早就張弓搭箭等候着她。

這一箭，厲九娘不曾防備，被他射中了右肩巨骨之上。

星宿門「化功神箭」，弓箭雖小，威力極强，尤其箭名「化功」，箭鏃塗有星宿門獨門煉製的化功藥物。

射中人身，血液沾上了箭鏃化功藥物，立時會使週身氣血渙散，無法制止，一個人就會漸漸失去功力。

厲九娘撲去的人勢道極速，等於是迎着箭湊上去的，因此被箭射中，幾乎入骨，口中發出一聲淒厲嘯聲，往後疾退尋丈，低頭看去，自己右肩插着一支綠色小箭，正是星宿門的「化功神箭」。

心頭不覺大怒，一手拔出短箭，抬目看去，晏海清早已走得無影無踪，奮力擲去短箭，恨恨的道：「好小子，我老婆子不會放過你的。」

狠姑婆深沉一笑道：「厲九娘，現在該咱們作個了斷了吧？」

厲九娘右肩被「化功神箭」所傷，差幸她見機得快，適時閉住了幾處主要穴道，但一條右臂已然若廢。

今晚之事，擺在眼前，已極明顯，魔教和星宿門兩撥人都是狠姑婆約來的了，心頭更是暗暗切齒，哼道：「妳要如何了斷？」

她自然知道，自己右臂若廢，再也用不上力，這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功力，因此能拖則拖。

狠姑婆呷呷笑道：「厲九娘，妳也是老江湖了，如何了斷，還用我說麼？」

厲九娘總是成名多年之人，最近又膺任七星會副總護法身份，極高，豈肯示弱，聞言桀桀怪笑道：「只要妳劃下道來，老婆子接着就是了。」

狠姑婆道：「那很好，老身之意，咱們兩人之中，今晚只能有一個人走下山去。」

厲九娘心裏明白，狠姑婆一向性如烈火，出手毒辣著稱。但今晚站在面前的狠姑婆，一直安詳若定，神光湛然，分明在內功修爲上，已臻化境。

自己如是右臂沒負傷，也未必會輸給她；但如今右臂中了星宿門一箭，連擧都擧不起來……她目注對方，左手暗暗凝聚功力，一面尖笑道：「很好，老婆子完全贊成。」

狠姑婆厲聲道：「那妳接着了！」

擧手一掌，直向厲九娘迎面劈去。一股强猛暗勁，「呼」的一聲，隨着掌勢直往對方身上撞去。

她沒有施展天狠門的狠形身法，是因爲看到厲九娘的狠形身法，「天狠爪」和「天狠七變」，玄奧之處，猶勝過自己所學，天狠門武功只好捨棄不用，純以本身修爲內力和對方拚搏。

厲九娘沉笑道：「來得好。」

同樣左手揮處，拍出一掌，硬接狠姑婆的掌勢。

兩股掌力撞在一起，兩人身前捲起了一陣强烈的旋風，彼此身子都不禁微微搖動了一下。

顯然在內力方面，狠姑婆佔了上風。

狠姑婆知道，自己在這一掌上，只不過使了七成力道，對方看去從容，實則已是全力相抗，當下更不打話，欺身撲進，左手又是一掌，猛擊過去。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她右掌劈出，左掌再發，連環擊出。

厲九娘吃虧在右臂中了「化功神箭」，功力若廢，動彈不得，只好左掌一抬，再次硬接對方一掌。但這一掌，狠姑婆用了九成力道，雙掌接實，發出「啪」的一聲輕響，狠姑婆峙立如狠，屹然不動。

厲九娘白髮飄飛，脚下再也站立不住，身不由己往後連退了兩步，身上一襲黑衣被吹得獵獵作響！

狠姑婆一招得手，試出了對方斤兩，口中驀地發出一聲狠嗥般長笑，身形一弓，全身衣衫都隨着鼓了起來，人如狠撲，雙掌開闔，猛擊過去。這下不但身法奇快，就是這聲狠嗥，也如老狠夜啼，聲音特別淒厲刺耳。

厲九娘平日慣作狠嗥，用以唬人，但和狠姑婆這聲以丹田內力發出來的狠嗥相比，就差得多了。

心頭不禁暗暗一驚，左足倏地横跨一步，身形向右一側，打算閃避狠姑婆的雙掌擊來之勢。

她那裏知道狠姑婆在她和地魔左浩及晏海清二人動手之際，一直凝神察看「天狠心法」中的「天狠七變」身法。

須知狠姑婆雖然並沒見過，但「天狠心法」終歸是天狠門的武功，萬變不離其宗。

狠姑婆參研天狠門武功，積數十年之久，只要被她看到一招半式，就不難擧一反三，因此「天狠七變」身法縱然怪異，狠姑婆早已可以揣摩個十之八九。

此刻明知厲九娘右肩中了星宿門一箭，右臂尚未復原，自己發出雙掌，對方無法硬接，必然會向右閃出。

因此身形撲進之際，已經暗暗把力道帶轉，雙掌掌勢一偏，朝厲九娘閃出的人猛掃過去。

厲九娘剛剛閃出，就覺疾風撲面，兩股凌厲掌力合而爲一，當胸撞到，再待變換身法已是不及，只好咬緊牙關，左手當胸推出。

這回她事出倉猝，雖然也運起了全身功力，但以單掌硬接人家雙掌，自然先吃了虧。雙方手掌一接，厲九娘只覺心頭狂震，眼前金星亂冒，一個身子騰空飛起，落到數丈之外。

發覺這一震之力，右肩封住的穴道一時悉被震散，心頭不禁大驚，急忙運氣閉住穴道。一面心中暗自盤算，今晚連番失着，全吃虧在右臂無法運用。好漢不吃眼前虧，自己何必和她硬拚？

一念及此，一聲不作，雙足頓起，往西掠去。

這小山頂上，不過十來丈方圓，西首矗立着幾片危石。

厲九娘堪堪掠近危石，陡覺一團如山內勁，直逼胸腹，她飛掠而來，勢道極速，何況身子凌空，自然再也躲閃不開，但她終究功力深厚，在這一瞬間，把全身眞氣運到胸前，硬接一記。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但聽「砰」然一聲，這一掌打得胸口如中巨石，打得她翻了一個觔斗。

厲九娘白髮披散，身子連滾帶摔，震出去七八步遠，才脚跟一點，倏地站了起來。

只見兩片巨石之間，站着一個蒼髯及腹又矮又扁的老頭，那不是剛才被自己「天狠爪」所傷的魔教長老地魔左浩還有誰來？

左浩呵呵一笑道：「厲九娘，老夫被妳抓中一爪，妳也挨了老夫一掌，咱們正好扯平，但此路不通，妳若要硬闖，還得再接老夫一掌。」

厲九娘仗着數十年修爲，硬接

了對方一掌，先前還不知道暗算自己的是誰，這一看清此人，竟是以「魔影巨靈掌」著名的魔教長老地魔左浩，不用說，自己中了他一記「魔影巨靈掌」。

難怪來得如此突然，此刻胸腹之間猶在隱隱作痛，看來內腑已爲他魔掌震傷，一時不覺急怒攻心，切齒道：「左浩，你給我記着，總有一天老婆子會加倍奉還的。」

一手掩胸，轉身朝南飛奔過去。

地魔左浩大笑道：「只怕妳沒有那一天了。」

厲九娘縱橫江湖，不可一世，此時也只好隱忍在心，彷若不聞。

就在她衝近南首一片疏林之際，只聽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喝道：「厲九娘，還不站住？」

這當眞合了一句老話，時衰鬼弄人，今晚會有這麼多人，找自己晦氣？

厲九娘目光抬處，但見林間早已排開了陣仗。

居中一個是身穿淡青衣裙的中年婦人，正是冷面觀音常如玉，她身後侍立着四個青衣配劍少女。

左右兩邊還有兩個老婦人，左邊一個瘦高得有如男人，右臂已斷，正是獨臂婆婆易姥，右邊一個身軀矮胖，一身玄衣的則是嫪姆。

樹林左首還有七個漢子，年齡均在五十以上。這七人高矮不一，服飾各異，手中兵刃也各自不同，一望而知是昔年二十八宿中僅剩的七宿了。

喝聲出自獨臂婆婆之口，這情形，顯然是早就設好的埋伏。

厲九娘到了此時，深悔自己太以大意，才落入狠姑婆佈置的圈套之中，腳下一停，冷然道：「常如玉，妳擺下這副陣仗，還當老婆子沒有見識過麼？」

嫪姆雙目一瞪，尖聲喝道：「厲九娘，妳死到臨頭，還冒甚麼大氣？識相些，妳就自縛雙手，免得咱們動手。」

只見站在林左的七宿爲首一人朝冷面觀音常夫人躬身道：「啓稟夫人，厲九娘在百石崖以『魔火神針』殺害在下兄弟九人，此仇不共戴天，夫人准許在下七人爲死去的兄弟報仇，把她拏下，碎屍萬段，方雪在下兄弟心頭之恨。」

她說話之時，其餘六人，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個個手持兵刃，目露殺機，大有一湧而上之勢。

厲九娘右臂若廢，方才又挨了地魔左浩一掌，內腑負傷，對方這些人，個個功武高强，即使換在平時，只怕也不易對付。心念閃電一轉，立即厲聲道：「常如玉，老婆子今晚還有事去，恕不奉陪。」

說完，轉身就走。

那七宿爲首一人大喝道：「厲九娘，妳還想走麼？」

常夫人一擺手道：「隨她去吧，前面還有人等着她呢。」

西首有地魔左浩，南首又有冷面觀音常如玉擺下的陣仗，如今她只有東首一路可行了。

那是因爲小山北首，是接連一座插天高峯的一片斷崖石壁，不易上得去，厲九娘急於下山，自然只好朝東首衝去。

不，她轉身之際，聽到常夫人曾說：「前面有人等着她。」她不知常夫人說的「前面」，是指小山東首？還是山下，反正好像還有一路埋伏在等着自己。

厲九娘今晚可眞有些膽顫心驚，不知還有一路埋伏的是些甚麼人。

她心中略爲盤算，猛一咬牙，運起全身功力，雙足一頓，人已離地飛起，身如玄鶴，快若殞星，朝西首一片樹林上空飛掠過去。

這在她而言，是急於脫身，樹林中縱有埋伏，她這手凌空飛渡，由他們頭頂飛掠而過，等到下面的人發覺，也已追不上她了。

那知就在她劃空飛近東首樹林上空之際，瞥見從樹梢間同時飛起兩道黑影，衝天直上。

這兩道黑影一左一右，正好攔在她的前面，左首一人口中沉喝一聲：「打！」

呼呼兩聲，兩股掌風分從左右攔腰掃來。

厲九娘連人影都沒有看清，掌風已如狂濤般掃到。

要知厲九娘學的「天狼心法」中「天狼七變」，其中有一變，正是在空中轉身的身法。

她再也顧不得內腑負傷，驀地吸一口眞氣，身形一弓，雙爪作勢，向前猛撲出去，抓向來人。

這一式在空中撲出，必須有深厚內功，藉着雙爪划動之勢，支持身子前竄不墮，然後再吸氣緩降，落到地上。

但厲九娘右肩自封穴道，右肩若廢，無力舉動，她這一式勉强劃動雙爪，再加內腑受傷，已是無能爲力了。

猛力吸氣之時，頓覺一陣絞痛，人是竄出去了，但再也收不住勢，一個人在半空中連翻了幾個觔斗，砰然一聲，跌墮在地。

那兩人一掌落空，雙雙跟蹤飛瀉，落到厲九娘身前。

厲九娘這一跌墮下來，只覺眼前發黑，一身眞氣幾乎全散，她强自提起一口殘餘的眞氣，足跟用力一頂，一個人倏地從地上站起。

這才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赫然是錢神路五爺和黑風怪司東山。

她白髮披散，雙目通紅，嘶聲厲笑

道：「是你們兩個！」

路五爺沉聲道：「厲九娘，今晚是妳惡貫滿盈之日，自有收拾妳的人，老夫也不想難爲妳，此路不通，妳應該回去才對。」

黑風怪司東山道：「老夫受她折辱，不能白白放過她。」

飛起一脚，朝厲九娘掃去。

厲九娘僅憑一口殘餘眞氣，才堪堪站起，黑風怪這一記掃堂腿，她縱然要想閃避，也已力不從心。

「砰」的一聲，一個人像皮球般騰空飛起，摔出去三丈開外，跌落地上，一時幾乎仆地不起。

狠姑婆一直凝立在草坪之上，似是早已料得厲九娘會被逼回來的，但却沒想到她會回來得如此狼狽。

這時望望摔倒在地的八手羅刹，冷冷說道：「厲九娘，妳站起來，老身不殺仆在地上的人。」

厲九娘心頭清楚，今晚要想全身而退，只怕已是難如登天，那只有和她拚個同歸於盡，心念閃電一動，口中發出一聲尖厲如同鬼哭的長笑，笑聲甫起，突然雙手抱頭，倒豎蜻蜓，在地上亂轉。

狠姑婆目光一注，沉喝道：「厲九娘，妳死在臨頭，還想使甚麼花樣？」

厲九娘愈轉愈快，突然雙手揚處，打出一片綠陰陰的火星，和閃爍着金色的細沙，漫天亂飛，朝狠姑婆襲去。

這一片細碎綠芒之中，包括了九幽門最厲害的「奪命神沙」，「綠燐鬼火」，和其他不知名的細碎暗器，總有八九種之多。

厲九娘果然不愧八手羅刹之名。

「綠燐鬼火」數十點鬼火般的綠芒飛洒開來，落到地上，登時發出「烘」然異響，綠色火光在地上熊熊燃燒起來。

數百點「奪命神沙」洒落地上，附近一片山石登時發出一陣細碎而密集的炸裂之聲！

這份聲勢，端的驚心動魄！

就在綠色火燄衝天爆發之際，火光之中，突然響起了一聲悽厲的慘叫之色，聲若狼嗥！

就在厲叫乍起之時，一個滿頭白髮，一身黑衣，人立如狼的人影，隨聲衝天飛起，疾若殞星，朝山下瀉落。

* * *

佛頭塔左右草地上，各自停放着一頂黑色軟轎。

這兩頂黑色軟轎，無論大小、形式，都是一模一樣，絲毫無異。

連轎前站着的兩個抬轎的大脚婆子，身上穿的黑色衣袴，都十分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她們的面貌而已。

這兩頂黑色軟轎，停在佛頭塔左首一頂，是狠山狠姑婆乘坐來的。

停在佛頭塔右首的一頂，則是七星會副總護法假冒狠姑婆之名的八手羅刹厲九娘乘坐來的。

兩頂軟轎，四個抬轎的大脚婆子，都在等着她們主人。

時間漸漸接近四更，山影空濛，夜色更見沉闃。

突然，一道黑影如殞星墮地，從空中瀉落，那是一個白髮飛揚，黑衣飄忽的鳩臉老婆子。

她正好瀉落在佛頭塔的前面，因此兩頂軟轎的四個抬轎大脚婆子，弄不清她是自己這軟頂轎的主人？還是對方那頂軟轎的主人？

那白髮、鳩臉的黑衣婆子忽然仰天發出一聲淒厲如狼的尖銳長笑，舉步朝右首頂軟轎走去。

站在轎前的兩個大脚婆子眼看副總護法走來，立即打起了黑色轎帘。

黑衣老婆子一脚跨進軟轎，在椅子上坐下，口中尖聲道：「走！」

兩個大脚婆子趕緊放下轎帘，抬起軟轎如飛而去。

* * *

小山北首的一塊斷崖上，佔地約有三四丈見方，正好面向着小山頂，相距足有十數丈上下。

如果站在這片斷崖上，觀看小山頂上的動靜，那等於坐在戲院的包廂裏看戲，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距離雖遠，但內功精深之士，就是連說話的聲音也可以聽得清清楚楚，這是最好的觀戰之處了。

夜色正濃，斷崖上又生着許多矮樹。

這些矮樹其實也不算矮，每棵都有一人來高，因此如果從下面看上去，就不易看得清楚。

這時，正好大半輪明月從烏雲堆裏鑽了出來。

月光雖然沒有月半那樣清澈，但也有一層淡淡的清光，散發到山林之間，驅散了黑暗。

斷崖上，在淡淡的清影中，現出了幢幢人影，包廂裏果然有人！

這些人中，有僧、有道、有俗，差不多有十幾個人影。

你當他們是誰？

說出來個個都是大有來歷之人！

他們赫然是：武當無爲道長、無量道長、華山掌門商桐君、少林長老鐵羅漢慧能、點蒼雙劍飛雲劍范松陽、流雲劍孫景陽、中原一鼎勝百里、雷公祝連生、金刀柳逢春、忠州大俠高如山、南川鐵爪龍鏢董鎮江等十一個人。

接待他們的是兩名青衣少女，狠姑婆門下的常鳳君和陸小青。

這自然是狠姑婆安排的了！

她請這些人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洗刷她二十年前被五大門派誤會她就是盜取胎兒之人。

而且在她修復玄功之前，又遭高如山等人找上百石崖去，她要他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假冒她狠姑婆的七星會副總護法八手羅刹厲九娘，親口供出二十年前的舊案來，故而不厭其煩的反覆問詢，使眞相大白於世。

這些人中，只有四川唐門的當家天毒星唐友欽沒到。

不，狠姑婆沒有邀請他，究竟爲了甚麼，後文自有交代。

武當無爲道長看了師弟無量一眼，說道：「師弟，你現在都明白了，聽信道途傳言，就信以爲眞，誤己誤人，這是多麼危險之事。」

無量道長臉上一紅，稽首道：「大師兄責備的極是，小弟當日聽到的許多流言，只怕都是厲九娘故意安排的詭計了。」

高如山道：「道長這一說，老朽更慚愧了，百石崖之事，可說都是老朽一時激於義憤，邀約來的……」

華山掌門商桐君道：「這也怪不得高兄，其實這場錯誤，種因於二十年之前，唉，當年若非天台山農范樂山力爭其非，後果將是更不堪設想……」

常鳳君朝大家福了福道：「家師奉邀諸位前輩蒞臨，就是爲了澄清昔年一段公案，也是對五大門派及諸位前輩的一個交代。諸位前輩既已親目所視，親耳所聞，家師不白之冤已雪，就感激不盡了，只是家師還另外有一個請求，就是今晚之事，除了諸位前輩在場之人，暫時幸勿外洩。」

無爲道長點頭道：「令師一番苦心，志在拯救武林一場劫運，貧道等人自當三緘其口。」

常鳳君襝衽道：「晚輩就先代家師致謝了。」

無爲道長還禮道：「姑娘不可多禮。」

中原一鼎勝百里道：「諸位道兄，咱們也該走了。」

他話聲甫出，突聽一個蒼老的聲音接口道：「難得諸位道長都在這裏，暫請留步如何？」

衆人回頭看去，但見說話的是一個身穿藍布大褂，身子佝僂，鬢髮花白的老人。這人大家沒有見過，不知他來歷，更沒看到他是如何上來的？

勝百里目光一注，問道：「朋友也是狠姑婆邀約來的麼？」

藍褂老人微微一笑道：「難得諸位道長在此集會，老朽是自己找上來的。」

雷公祝連生雙目隱射精光，回顧諸人，問道：「諸位道長可認識此人麼？」

無爲道長望望商桐君，沒有作聲。

忠州大俠高如山道：「這位老哥，看來眼生得很。」

陸小青道：「他是磨刀伯伯。」

商桐君問道：「姑娘認識他麼？」

常鳳君道：「他自稱磨刀老人，曾替家母磨過刀。」

藍褂老人拱拱手，陪笑道：「是的，是的，老朽就是磨刀老人。」

商桐君朝常鳳君問道：「不知姑娘令堂，如何稱呼？」

常鳳君襝衽道：「家母就是家師的師妹，姓常諱如玉。」

冷面觀音常如玉，江湖上自然無人不知。

商桐君拱拱手道：「原來姑娘就是常夫人的千金。」

常鳳君道：「掌門人好說。」

點蒼雙劍老大飛雲劍范松陽道：「就算你老哥替常夫人磨過刀，也不能證明你的身份。」

磨刀老人朝范松陽抱拳道：「范掌門人說得極是，但老朽只是磨刀之人，原無身份可言。」

范松陽聽他一口叫出自己姓氏，不覺一怔道：「你認識在下？」

磨刀老人呵呵一笑道：「范掌門人一代大俠，老朽自然認識，就是在場的諸位道長，也都是老朽慕名已久的人。」

鐵爪龍鏢董鎭江重重一哼道：「看來這位老哥，倒是並不簡單。」

磨刀老人謙虛的道：「董大俠過獎了，老朽簡單得很。」

董鎭江臉色一沉，沉聲道：「在下覺得你老哥來歷，大有可疑。」

磨刀老人淡淡一笑道：「不知董大俠懷疑老朽甚麼？」

董鎭江濃眉掀動，洪笑道：「如果在下判斷不錯，你可能是七星會派來的奸細。」

磨刀老人微笑道：「董大俠如是判斷得不對呢？」

董鎭江冷然道：「以在下的經驗，自信判斷還不致有錯。」

磨刀老人大笑道：「董大俠未免太武斷了。」

董鎭江雙目一瞪，洪聲道：「在下如何武斷了？」

磨刀老人道：「董大俠懷疑老朽是七星會的人，老朽試問董大俠，你對七星會知道的有多少？」

這話聽得在場諸人不禁一呆！

七星會在江湖上是一個半公開的組織，大家只知有七星會，而不知七星會的內容如何，究竟是些甚麼人在主持。

尤其大家明知它日後必然爲惡

武林，但目前却惡跡未彰，看不出它的動向，不過七星會所羅致的都是些黑道人物，極明顯的等他們羽翼長成之後，必然會和五大門派成對立的局面。

高如山道：「聽老哥的口氣，似乎對七星會知之甚稔？」「豈敢，豈敢！」磨刀老人含笑道：「老朽不過略知一二。」

鐵羅漢慧能大師雙手合十道：「老施主能否說出來聽聽？」

磨刀老人道：「七星會組織龐大，說起來千頭萬緒，不知大師想知道些甚麼？」

鐵羅漢道：「老衲只是隨便問問，譬如七星會有甚麼人？他們崛起江湖，有何目的？」

磨刀老人道：「這問題可大了，七星會表面上是昔年十三妖殘餘的七妖所組成，但實權似乎並不操在七妖之手……」

金刀柳逢春道：「那是操在何人手中？」

磨刀老人道：「這個老朽還不太詳細，但幕後另有操縱之人，却是事實。」

中原一鼎勝百里道：「聽說七星會有七絕魔劍鄧玄公在支持，不知是否確實？」

磨刀老人道：「鄧玄公自詡劍術獨步武林，平日自視甚高，但在七星會中，也只當了一名總護法。」

無爲道長道：「那假冒狠姑婆的厲九娘，也當了副總護法。」

磨刀老人道：「厲九娘只是第二副總護法。」

無量子問道：「那麼第一副總護法又是甚麼人？」

磨刀老人緩緩說道：「火德星君。」

「火德星君」這四個字鑽進衆人耳朵之中，不期又是一怔！

火德星君在江湖上名氣之響，他僅在七絕魔劍鄧玄公之下，這兩個老魔頭當上了七星會一正一副的總護法。

武林中只怕很少有人能與之抗衡，就是五大門派也會深有顧忌。

磨刀老人看大家沒有作聲，接着說道：「說到七星會崛起江湖，有何目的？那只有一句話可以概括，志在武林霸業，要達到此一圖謀，必須剷除所有異己……」

無爲道長似是被他言詞所動，不住的頷首，但却沒有開口。

磨刀老人續道：「七星會網羅了不少黑道高手，分立爲十二宮，對外則以九大鏢局名義，分佈各省，對各大門派，進行顚覆和各個擊破，最先以蠶食方式，併吞各地較小門派，最後五大門派只怕也很難倖存……」

華山掌門商桐君仰首大笑道：「七星會縱有併吞武林各大門派的圖謀，但各大門派屹立江湖，根深蒂固，要逐一加以擊破，又談何容易？」

磨刀老人道：「商掌門人可是不信麼？形意門蕭掌門人遇害，勞山通天觀李道長三月前失踪，都是七星會預定的目標，不出一年，不在五大門派之內的門派，均將依次消滅，到時就將輪到五大門派頭上了。」

鐵羅漢合十當胸，低宣一聲佛號，道：「老施主說的也許確是事實，但五大門派受武林同道公舉，主持武林公道，必須有顯著惡跡，始能過問，如是事無佐證，縱然明知是實，也無法出面了。」

無爲道長道：「大師說的極是。」

磨刀老人道：「防患未然，未雨綢繆，天下武林公推五大門派主持公道，應該負起全責，主動調查，才能敉亂象於未萌……」

高如山點頭道：「這位老哥說的也是有理，七星會包藏禍心，終必爲害武林。」

無爲道長苦笑道：「貧道和敝師弟在沒到此地之前，已經去過九大鏢局接待江湖人物的聚英樓，他們延攬江湖人士，其中大有能手。五大門派若不聯合行動，只怕任何一派，誰也無法對付得了，但要五大門派聯合行動，對方必須有罪大惡極的明證，難就難在這裏……」

磨刀老人輕輕歎息一聲道：「白道中人袖手不問，黑道中人已經盡入他們彀中，看來只有等着瞧七星會併吞異己，一統武林了。」

說着，轉身自去。

高如山叫道：「這位老哥請留步。」

磨刀老人走得很快，眨眼之間已消失在黑暗之中。

無爲道長咨嗟道：「善哉善哉，看來這位老施主倒是有心人。」

* * *

君簫在兩個狠姑婆一個倒下去，另一個飛身下山之時，也跟着離開了樹林，悄悄尾隨黑色軟轎，趕往城中。

軟轎抵達聚英樓之時，任駝子、屠青庭、小諸葛諸葛眞、總管馮友三和景福堂管事田文海等人，早已鵠立花園門口，恭候迎接。

任駝子在地位上雖然高過小諸葛，但小諸葛是主持聚英樓的人，因此仍由他領頭，趨前幾步，躬身道：「屬下恭迎副總座。」

任駝子也跟了上去，抱拳道：「副總座才來麼？屬下等人已經恭候多時了。」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燕子飛和柳青青研討案情，覺得越來越複雜，撲朔迷離，莫衷一是，認爲如意是個關鍵人物，要查清她的底子，爲何會在侯府出現，扶桑浪人花十郎找她幹什麼……燕子飛懷疑江彪是否假死，便去一探，發現陳恭、柯友德正撬江彪的棺，二人邊掘邊談論血手印，懷疑黑衣人殺死師父，燕子飛在旁偷聽，突有所悟……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血洗坤寧宮　設宴黑龍會

暴喝聲中，馬逵人劍俱到，柯友德被迫撒手後退。

陳恭仍扳着棺材尾，用力猛掀。刷！刷！馬逵好妙的劍法，但見寒芒舞空，劍如蛇信，吞吐間連攻數招，將二人逼退出墓穴。

馬逵站立棺木之上，聲冷色厲道：「人死入土爲安，你們這樣做太過份！」

陳恭報以一聲冷哼，道：「好一個入土爲安，姓江的是死是生恐怕還是一個未知數。」

馬逵臉一沉，破口大罵道：「媽的，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明明是你們下的毒手，鐵証如山，想推也推不掉。」

陳恭不甘心示弱，反唇相譏道：「姓馬的，人是不是我們殺的，你心裡比誰都明白，少來這一套。」

「兩位現在是欽命要犯，石總正在到處追捕，識相的最好束手就逮，跟馬某回去歸案吧。」

「馬逵，休逞口舌之利，陳恭今天就是豁出這條命不要，也要看一看在棺材裡的是甚麼人！」

「你敢，馬逵但有三寸氣在，你們就休想越雷池一步。」

柯友德早已按捺不住，怒豎雙眉道：「三師兄，別跟他磨牙，先把他放倒再說。」

他年輕氣盛，急於擺脫糾纏，心念動處，手掌已呈赤紅之色，欲以血手印應戰。

陳恭睹狀大驚，道：「師弟切勿莽撞，傷了馬逵，我們的麻煩更大，可能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馬逵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自知罪孽深重，就俯首認命吧！」

柯友德怒吼道：「少賣乖，死罪可免，活命難逃，再不讓開就要你好看。」

變掌爲劍，挽起一團寒星，疾取馬逵的上盤要害。

與此同時，陳恭一招「風捲殘雲」，猛攻馬逵雙足。登時，棺木之上劍氣縱橫，殺機重重，馬逵亦非庸手，立與二人大打出手。

柯友德步步進逼，招招凌厲，「毒蛇吐信」、「天女散花」，依舊咬住上盤要害不放。

陳恭也不含糊，「釜底抽薪」、「海底撈月」，仍然猛攻馬逵下盤。

師兄弟倆都是一流高手，左右夾擊，前後呼應，馬逵以一對二，難免顧此失彼，刹那間便被逼出墓穴，退到三丈以外。

陳恭一鼓作氣，再攻三劍，道：「友德，姓馬的交給我了，快去掀棺蓋！」

柯友德正有此意，橫跨數步，伸手就掀。

「慢着！」

棺蓋揭開一尺多，忽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壓回去，定目處，棺木上已多了一個全身青衣，頭戴斗笠，斗笠四周圍了一圈黑布的人。

另外，墓旁還站着一個女人，一個身穿宮裝，外型酷肖如意，同樣戴着斗笠，圍着黑紗的女人。

柯友德道：「二位何人？」

宮裝女子答道：「過路人。」

「與姓馬的有何關係？」

「沒有關係。」

「既然毫無瓜葛，就別攪局。」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是攪局。」

「這兒沒有不平，二位可以上路啦。」

「以多凌少，掘人墳墓，難道不是？」

「我們之間的事不足爲外人道，芳駕少管爲妙。」

「抱歉，姑娘我今天管定啦。」

「哼，只怕妳管不了。」

「哼哼，天底下沒有姑奶奶管不了的事。」

彼此針鋒相對，話已說絕，只有在功夫上見眞章，柯友德一劍逼退青衣人，挺劍刺向宮裝少女。

夕陽西下，天色將黑，柯友德心急手快，劍劍近搏，掌掌搶攻，左掌右劍，宛若瀉電奔雷。

孰料，宮裝少女技高一籌，接連閃過二掌一劍後，嬌軀猛一個大迴旋，玉腿倏揚，踢得柯友德虎口發痳，手中劍差點脫手飛出去。

這一驚非同小可，方待欺身再進，陡覺側面襲來一股强勁掌風，倉卒間還手已然不及，當場被震退四五步。

青衣人得理不饒人，「隔山打虎」，又添了一掌。

「殺！」

嬌叱聲中，宮裝女子摸出一把匕首，分心就刺。

陳恭見師弟處境險惡，心下大急，一不留神，也被馬逵反客爲主，取得先機，險象環生。

柯友德以寡敵衆，危急萬分，力拚十招不到，噹！的一聲響，手中長劍卒被宮裝女子的匕首挑飛出去。

青衣人以一式「天雷灌頂」，朝柯友德的腦門劈下去。

宮裝女子的匕首更可怕，已近在柯友德咽喉三寸之處。

「住手！」

「住手！」

燕子飛彷若天馬行空，在柯友德的頭頂之上，將青衣人的鐵掌接住，把他反震出一丈有餘。

柳青青也不含糊，長鞭爆出一個鞭花，巧妙無比的將宮裝女子的匕首纏住，順勢一揚，立即飛上天去。

事出突然，宮裝女子驚魂未定，燕子飛已將她的左腕扣在手中。名家身手，果然高人一等，目睹之人均爲之駭異不已。

柳青青戟指喝問道：「妳是誰？」

宮裝女子傲氣依舊：「過路人。」

昨夜侵入侯府的那個女人，和眼前的宮裝女子，以及如意，從體型衣著上來看，幾乎完全一樣，連聲音都極爲相似，柳青青不肯罷休，道：「少裝蒜，今天就算妳長了翅膀也飛不走。」

一巴掌打飛了她的斗笠，露出一張熟悉的臉，不是如意還會有誰？

燕子飛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惡狠狠地道：「如意，妳果然不是正路上的人，快說是何身份？」

宮裝女子緊咬着銀牙，冷笑道：「姑娘我根本不是如意，壓根兒就不認識這個人。」

「那麼，妳總該有個名和姓吧？」

「過路人。」

她一再以過路人搪塞，燕子飛火冒三丈，臉一沉，道：「丫頭，妳最好實話實說，以免皮肉受苦。」

話畢，腕上加力，宮裝女子氣血逆流而上，痛得她汗下如雨，全身發抖。

這女人好硬的骨頭，還是不肯招供，惡言相向道：「姑奶奶技不如人，既然落在你燕子飛手裡，本來就不想活命，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柳青青腦中靈光一閃，道：「子飛，別跟她貧嘴，先看看她的廬山眞面目再作計較。」

敢情柳青青已發現情形有異，伸手從宮裝女子的臉上撕下一張人皮面具來，現出一張二十上下，清秀嬌媚的少女臉龐。

不是如意。

亦非熟悉的扶桑女子。

但體態與聲音跟如意極爲相似，幾乎可亂眞。

燕子飛劍眉雙挑道：「毫無疑問，進出侯府的女人就是妳？」

「不錯。」

「是誰叫妳去的？」

「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是如意吧？」

「你錯了，我不認識這個人。」

「胡說，本俠親眼見妳從紫禁城出來。」

「那祇是騙人的障眼法。」

「進出侯府，目的何在？皮箱內所裝何物？」

「燕子飛，你不覺得話問得太多，要殺現在就可以下手了。」

「對不起，在眞相未明之前，妳想死也死不了。」

「恐怕未必！」

這少女是個狠角色，必字出口，又從身上摸出一把匕首來，振匕向自己的小腹刺下去。

柳青青愕然一楞，手起掌落，不但劈飛了匕首，被匕首劃破的一片衣襟也跟着飛起來。

衣襟內，隱約可見一條青色緞帶，柳青青撕開一看，青色緞帶上赫然綉着八條金色的龍。

燕子飛做夢也沒想到，這麼一位嬌柔俏麗的少女，竟是身懷絕技的扶桑八段高手，道：「看不透妳小小年紀，已名列武林高手之林，但不知青帶金龍與黑帶玫瑰之間有何關聯？」

宮裝少女答得乾脆：「不知道！」

燕子飛偏不信邪，非要問出一個結果來不可，腕上再加三分力，但聞骨頭「卡巴！卡巴！」作響，一張紅噴噴的臉蛋兒，已經變成紫色，臉部的線條完全扭曲的走了樣兒。

然而，此女好倔的脾氣，就是不肯說實話，索性閉起雙目，連嘴都不張了。

一個人如果連命都不要了，這倒的確是件麻煩事，燕子飛正無計可施，柳青青忽道：「子飛，這丫頭不是省油的燈，這樣問下去不會有結果，乾脆交給張總，打入天牢，讓她嘗嘗紅烙鐵、老虎凳、辣椒水的滋味，看是她的骨頭硬，還是牢裡的刑具硬。」

燕子飛應了一聲好，正欲點她「麻穴」，發覺宮裝少女突然萎縮下去，柳青青定目一看，糟！她已自斷心脈而亡。

事出無備，防範不及，天大的一條線索又告斷絕，二人氣得直跺腳，却絲毫沒有挽回的餘地。

青衣蒙面人及馬達見此情狀，不敢戀戰，悶不吭聲的溜之大吉。

陳恭，柯友德亦未追趕，合力將棺蓋掀起。

一陣屍臭撲鼻而來，薰人欲嘔，雖然死者的皮肉業已開始腐爛，面貌仍清晰可辨，躺在棺內的並非江彪，而是嗜酒如命的常不醒。

死人也會掉包，眞是千古奇聞。燕子飛道：「陳兄，柯兄，毫無疑問，姓江的沒死，我想聽聽二位的看法如何？」

陳恭的情緒顯得有些激動，道：「我們沒殺江彪，他也沒有自殺的理由，我倆始終認爲他仍活在人間，今日來此掘墳，就是想証實這一點，照這情形看來，石貴妃失踪一案，打從一開始便是設計好的一個陰謀陷阱。」

燕子飛望着常不醒的遺體，回想一下往事，道：「當時在玉華宮時，江彪無疑是故意裝死，怪祇怪那時太粗心大意，不曾明察細觀，中了他們的詭計，也不知道這小子躲到那裡去了。」

柳青青心細如絲，道：「兩位是否注意到，那個青衣蒙面人的外表與姓江的有幾分神似？」

柯友德驚「哦」一聲，道：「從外表觀察的確很像，不過，江彪最擅使劍，今天這個則一直以拳掌對敵，甚至連劍都沒帶。」

陳恭道：「還有，此人滑得像泥鰍，從現身到離開，總共才說了兩個字，否則，從聲音上也可以辨別出來，青衣蒙面人是不是江彪很難下斷語。」

事情的發展，並不如想像中順利，但不論如何，有幾件事似乎已可肯定，花十郞與如意關係非淺，江彪並沒有死，進出侯府的女子乃扶桑女奸。

燕子飛將石碑反轉過來，運勁右手食指，以「金剛指」功寫下「老友常不醒之墓，燕子飛、柳青青敬立」十五字。

陳恭蓋好棺蓋，正欲釘死，燕子飛攔阻道：「且慢，本俠還欠他十罎『女兒紅』，二百兩銀子，這件事就麻煩二位代爲處理一下吧。另外，江彪未死，你倆的嫌疑大爲減輕，但此案錯綜複雜，尚未完全明朗，仍請與張大人保持連絡，以便隨傳隨到。」

燕子飛一直認爲，由於自己對朋友的信心不夠，以致常不醒白白的送了一條命，在故人的棺前畢恭畢敬的鞠了三個躬，交給陳恭三百兩銀子後始悻然離去。

＊　＊　＊

炊煙繚繞，昏鴉滿天，該是晚膳的時刻，燕、柳仍在城東的羊腸小徑上疾行，打算在天黑之前趕回別有天，嘗嘗厨師鶯鶯姑娘的好手藝。

前面三岔路口，停着一頂轎子，看來很特別，通體一色墨黑，既無簾幔，亦無小窗，活像是生鐵鑄造成的一個大箱子。四名轎伕俱皆身強力壯，旁邊還站着一個矮小精幹，低額濃眉，腰下佩有寶劍的漢子。

當二人走近時，佩劍之人橫跨三步，擋在路中，抱拳爲禮道：「區區何一川，敢問尊駕可是燕大俠與柳女俠？」

燕子飛止步還禮道：「本俠正是燕子飛，何朋友何見教？」

何一川道：「田風田九段二位還記得吧？」

柳青青道：「老朋友了，當然記得，不知何故提起田九段？」

何一川笑道：「來而不往非禮

也，敝上前二次在別有天承蒙熱誠招待，銘感在心，想回請一次。」

柳青青一揚雙眉，冷嘲熱諷道：「噢，聽說扶桑孤懸海外，國小人小氣量小，想不到田九段還挺懂禮貌的。」

彼此互換一道眼神，心意已通，決定一探虎穴龍潭，燕子飛道：「謝謝，於禮我們也該回拜一次，何朋友就說個日子吧。」

「就是現在。」

「也好，那就走吧，我們正餓着呢。」

「兩位請上轎。」

「上轎？又不是娶媳婦，坐甚麼轎子。」

何一川正經八百的道：「對不起，宴設本會中樞要地，田九段交代，二位必須坐轎子去。」

柳青青玉面一寒，道：「這是爲何？」

「設宴之處乃機密所在，我們不願讓外人知曉。」

「姓田的花樣可眞不少，假如我們不去又待怎地？」

「此擧純屬禮貌往來，絕不強求。」

燕子飛久走江湖，還不曾碰上這麼有理性的敵人，和柳青青密商數語後道：「客隨主便，恭敬不如從命，坐轎就坐轎。」

何一川手推鐵門，在一陣滑輪滾動聲中將門打開，伸手作勢道：「二位請！」

這轎子果眞是生鐵鑄造，整然一體，無窗無簾，轎內的裝潢十分講究，雪白的內襯上繪有花鳥魚蟲，寬厚的鵝絨墊子，坐上去格外舒坦。

何一川滾動滑輪，鐵門迅即關閉，轎內呈現一片漆黑，柳青青大聲嚷嚷道：「喂，姓何的，你是不是成心想將我倆悶死？」

打開鐵門，何一川探進半個頭來，笑道：「女俠言重了，轎內另有縫隙，通風良好，二位儘管放心好了。」

柳青青不悅道：「起碼也該點盞燈吧？」

何一川扮了一個鬼臉，道：「二位仗義江湖，戎馬倥傯，公而忘私，難得闢室幽會，享受片刻的『私生活』豈不更好。」

柳青青啐了他一口，道：「少貧嘴，我問你，閣下幾段？」

何一川倒也痛快，打開外衣，露出一條黑帶，八朵玫瑰，道：「說來慚愧，何某學藝不精，五六年前便已取得八段資格，至今毫無長進。」

話雖說得謙虛，眞正的意思則是說，老八段了，跟九段的功力也差不了多少。

柳青青抓住機會問道：「何八段，恕青青孤陋寡聞，青帶金龍跟貴派也是源出一脈吧？」

何一川不願多言，答非所問道：「柳女俠，菜涼了不好吃，我們該上路了。」

燕子飛道：「好極了，就請快點啟程吧，本俠正想一飽口福，品嘗一下東瀛的佳餚珍品。」

這話一語雙關，言外之意是想領教一下扶桑武學，何一川當然聽得出來，回話亦帶有弦外之音：「南甜北辣，東鹹西酸，各擅勝場，各有所好，實在難下定論。不過，有一件事何某願先提醒二位，途中，最好安靜的享受『私生活』，不要有窺視的意圖，不然，今日之宴便將取消。座位後方，敝上準備了一壺陳年佳釀，歡迎取用。」

「田九段倒設想得挺周到的，如非彼此立場互異，本俠極願交他這個朋友。」

「敝上對二位也素極尊重，行前還特別交代，飲宴之事純屬交誼，藉以回報前番厚愛。」

「謝了。」

「還有，田九段囑在下代爲申明，宴畢辭去時，仍須坐轎離開。」

「咱家曉得，狡兎之窟，不願爲外人知，咱們上路吧。」

何一川頷首稱是，關起轎門，卡察！似乎還上了一把鎖，二人感覺出轎子已經在動了。

起先伸手不見五指，時間稍久，藉門縫中微光之助，彼此的面貌已可依稀辨認。憑他兩的功力修爲，小小的一頂鐵轎子還困不住，但爲了一探龍潭虎穴，爲了千金一諾，始終未採取任何行動。

不，燕子飛的手有動作，摟住柳青青的楊柳細腰，依偎在一起，輕聲細語道：「青青，這一陣子眞委屈妳了。」

柳青青抬起頭來，溫柔得像一團水，一灘泥，甜蜜蜜地道：「子飛，別說傻話，你這樣說就太生分了，多少年來水裡來，火裡去，我幾時抱怨過？」

「我知道，但是，總覺得我如果不是燕子飛，妳也不是柳青青，那該多好，也許……也許我們早已結婚，爲人父母了。」

「事實無法改變，變通一下又有何妨。」

「如何變通？」

「譬如暫時忘記你是燕子飛，我是柳青青，享受片刻的溫馨。」

「對，我們的生命可以奉獻，時間應該保留一部份給自己，現在正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

說到這裡，燕子飛兩片火熱的嘴唇已經印上去。

柳青青沒有躲避，反將一雙玉手鉤住他的脖子，四唇相接，一陣

熱吻。

二人的感情，早已昇華到神仙般性靈交感的境界，自然不會有火辣場面，亦未見狂風暴雨，祇是在人生的旅途上作片刻小憩，添油加料而已。

不知過了多久，祇覺得耳畔風聲呼呼，轎伕氣喘如牛，概略計算，應奔出數十里之遙。

然而，轎子仍然在動，不知到了何處？欲往何地？

門縫中，有燈光透入，亦有人語之聲，速度也慢了下來，彷佛正行走在街道之上。

「子飛，我們已離開大街，進入一條小巷。」

「何以見得？」

「人聲沒了，燈光暗了。」

「嗯，有道理，速度也慢了下來。」

「現在，跨過一道門檻。」

「不錯，前後一高一低的，感覺得出來。」

「已進入第三進，咦！停住了。」

果然，轎子停住了。鐵轎子，再加上兩個人，累得四名轎伕滿身大汗，在一旁牛喘不已。

何八段打開鐵門，恭謹有禮的道：「二位貴客請下轎。」

燕、柳四目相對，互道聲：「小心！」雙雙暗自運足一掌眞力，步出轎外。

馬上看到，這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通往第三進的大門已關閉，四面牆高三丈，與外界完全隔絕，弄不清楚身在那裡。

兩旁的廂房，同樣門窗緊閉，正面大廳內則紅燭高挑，八仙桌上舖着橘色絲巾，餐具業已擺好。

廳門口，整整齊齊的站着二排人，男左女右，共是二十四人，從他們緞帶上的玫瑰花數，知道是三至五段的後起之秀。

獨不見主人田風。

何一川在前領路，燕子飛、柳青青魚貫而行，猛可間，二十四人齊喝一聲：「接招！」左男右女，倏地散開，將二人分別圍了起來。

十二個男的招出如電，雨驟風狂，展開一場車輪大戰，燕子飛虎吼一聲，單脚拄地，彷若陀螺也似的掃出一腿。

這一腿，剛柔並濟，變化多端，十二人不知怎地，竟跟着他的腿滴溜溜地轉起來，想停也停不下來。

也不知轉了多少圈，總之，大夥俱已暈頭轉向，燕子飛乍然收勢回腿，鐵塔般站住，別人却收不住馬步，仍在繼續轉圈圈，燕子飛眼明手快，過來一人，摘一頂帽子，一霎時十二頂帽子全部到了他一人手中。

柳青青又豈是等閑人物，面對十二金釵的輪番猛攻，毫無懼色，貼着地面橫掃一鞭，巧妙無比的將十二嬌娃的綉花鞋全部掃掉了，却未曾傷到任何一位女嬌娥的脚。

田九段終於出現在廳門口，一面鼓掌叫好，一面讚不絕口的道：「好功夫，好身手，能與二位把酒言歡，足慰平生！」

燕子飛抱拳道：「那裡，雕蟲小技，不值方家一笑。」

柳青青亦道：「莊稼把式，當不起田朋友如此謬讚。」

二十四人的儀仗隊，這時已戴好帽子，穿上鞋子，分站兩旁，以九十度鞠躬禮相迎。

進入廳內，立見正面牆上畫着一條黑色巨龍，龍口前有大束玫瑰花，上方，書有三個斗大的草字：「黑龍會！」

剛剛分賓主坐定，酒菜便已上桌，田風敬了二人一杯酒，正容道：「燕大俠，柳姑娘，有一句話田某願說在前面，今天，咱們祇談私誼，不涉公事。」

燕子飛回敬一杯酒，道：「田兄眞是快人快語，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好，二位請用菜，別客氣。」

「田會長，你也請……」

田風是否黑龍會會長，燕子飛無所知，這話志在試探，田九段連忙截口道：「抱歉，有一事田小弟忘記稟明，田某祇是副會長，黑龍會會長因有急事他往，親手爲兩位貴客燒了三道菜後便先一步走了。」

柳青青問明現在擺在桌上的三道佳餚，正是黑龍會長的傑作，暗以銀針一探，確知無毒後，連吃三口，道：「很好，很好，想不到貴會長還是一位烹飪高手呢，看這色、香、味似曾相識，與鶯鶯的手藝極爲相似。」

田風愕然道：「鶯鶯？誰是鶯鶯？」

「是別有天的一位廚師。」

「別提別有天的菜了，燕子三吃，實在不敢領教。」

「鶯鶯是新來的，風味獨特，絕不在貴會長之下。」

「哦，有這等事，有機會田某倒要見識見識。」

「歡迎，歡迎！」

「會的，我說過，我們還有最後一次談判。」

燕子飛道：「今天談也無妨。」

田九段大搖其頭道：「不，今天祇談私誼，不涉公事。」

「那麼，不談黑龍會，談談青龍會的事好了。」

「我不曉得有個青龍會，更不清楚青龍會的事，抱歉。」

對公事，田風絕口不提，盡海

闊天空的談一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甚或古今人物，風花雪月，林林總總，胡扯一通。

一頓飯，拖得很長很長，中間還夾雜着不少餘興節目，將從中原學到的一些東西，如茶道、花道、柔道、劍道等等添油加醋的表演出來。

趁着四對男女以柔道對打的嘈雜場面，柳青青碰一下燕子飛，噤聲道：「子飛，你是否覺得，姓田的似乎有意將咱們留住？」

「唔，是有這個企圖，他實在沒理由如此大張旗鼓。」

「依你看，田風目的何在？」

「說不定另有陰謀在進行中，故意將咱倆留置在此，以便放手去幹，黑龍會會長避而不見，就不是好兆頭。」

心念及此，二人不禁大爲焦急起來，看完了柔道表演，燕子飛立即說道：「田兄，客去主安，我們該告退了。」

田風則熱情挽留道：「還早，還早，下面是東瀛艷舞，美女玉腿如林，二位千萬不能錯過。」

擊掌三響，一羣濃粧艷抹，袒胸露腿，手持羽扇的少女已活蹦亂跳的跑了出來。

柳青青睹狀大怒，認爲這種下三濫的玩意兒，對二人無異是一種侮辱，當先鐵青着臉步出廳堂。

燕子飛也跟着走了出來，道：「副會長，燕子飛向來一言九鼎，承諾之事一定遵守，但如貴會的轎伕有意拖時間，可別怪我們要自行離開。」

田九段一聽不送他們走，就要自行離去，怎敢再事拖延，望一眼天色，暗自笑笑，召來轎伕，對何一川道：「老何，你再送他們一程吧。」

柳青青從廳堂內取來三寸多長的半截蠟燭，道：「田九段，何八段，請聽清楚，不管轎伕的脚程多快，也不管把我倆送到那裡，當這半根蠟燭燒完時，就必須停止，如其不然，砸爛了轎子，傷了轎伕，可別怪青青無禮！」

田風無可奈何的回報一聲苦笑，燕、柳一入轎門，轎子馬上被抬了起來，飛馳而去。

二人不再理會轎外人多人少，燈明燈暗，四隻眼珠子死盯着那半截殘燭不放，直待全部燃盡時，燕子飛大叫一聲：「停！」

燕子飛、柳青青在黑龍會牛刀小試，震駭全場，何一川本不敢玩花樣，但爲了拖延時間，祇好硬着頭皮不肯停下來。

不禁惹惱了柳青青，猛然向轎身左側拍出一掌。

燕子飛同樣怒滿心頭，運足全力劈向轎身右側。

合力一擊，勢如石破天驚，一陣碎金裂鐵之聲過後，鐵轎立告四分五裂，兩個人箭也似的射出來。

四名轎伕中，二人當場腦袋開花，二人昏迷不醒，何一川躲得快，暴退丈八，逃過一劫，嚇得他直喊：「我的媽呀。」

轎外，一片漆黑，原來被抬到了荒郊野外。

辨明了方向，燕子飛拉着柳青青直向京城奔去，連罵何一川一句話的時間都不肯浪費。

何一川却追了上來，嚷嚷着：「燕大俠，請慢走，何某有話要說。」

燕子飛不予理會，發足狂奔，轉眼工夫便將何一川遠遠拋開。

* * *

進入京城後、柳青青道：「子飛，咱們該往那兒去呀？」

「青青，我問妳，扶桑倭寇採取怎樣的行動對我們最不利？」

「當然是以威脅到皇上的生命最險惡。」

「其次呢？」

「太子及皇后。」

「好，且不論事實如何，先跑一趟皇城再說。」

二人心急腿快，去勢如風，先到御書房，見聖上安然無恙，再到坤寧宮，却傻了眼。

一羣黑衣黑褲，黑布蒙面，人數約莫三十左右的歹徒胆大妄爲，居然侵入紫禁城，在坤寧宮內掀起一場腥風血雨。

孫皇后母子縮作一團，躲在一個牆角上，處境岌岌可危。

孫九峯領着陳恭、柯友德兩位師弟，正在負隅頑抗，與歹徒周旋。

來犯者人多勢衆，攻勢猛銳，其中五六人將陶濤，以及幾位隨他而來的江湖朋友圍困在東邊。另外七八人，將張鐵虎跟刑部的幾名捕快逼退到西邊，其餘的主力則猛攻孫九峯、陳恭、柯友德三人。

歹徒老謀深算，將孫、張、陶三夥人分割開來，使他們彼此間無法支援呼應。

鮮血染紅了半個坤寧宮，死屍觸目皆是，有捕頭，有江湖朋友，有來犯的歹人，死得最多最慘的還是宮女。

單單不見警衛皇城的石大勇，與大內高手。

是泥人，也會把肺氣炸，燕子飛大吼一聲，揮掌揚拳，朝孫九峯那邊衝過去。

被蒙面人在半途攔下，出手圍攻，燕子飛殺氣騰騰地道：「你們這是自尋死路！」

盛怒之下，出手極重，拳掌交揮，一招一個，很快便殺入重圍之中。

（未完・八）

上文提要：金申如玉帶玄小龍前去與花滿天等四君子決鬥，金申如玉負傷而歸，多虧玄小龍救命才不致喪生。金申豹見其妹負傷，對玄小龍大為不滿。深夜，玄小龍終於找到了那個山洞，裡面被關着的都是失踪已久的大龍幫的人，其中還有一個金申如玉的舊男友金玉。玄小龍當即救出他們，搶了兩條船，行至海中，後面已有船追來……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窮寇不敵跳海　援兵出山助戰

這時候，雙方的人們拚上了！那黃忠揮動着大刀，他狂劈着，在霍霍刀光中大聲吼！

「殺光他們呀！」

「殺！」大伙四十多人，有一半舉着鐵鍬十字鎬幹上了，雙方在人員方面太懸殊了，幾乎五六個人夥殺對方一個人，就如同螳螂陷入螞蟻窩，空有一對鋸齒刀！

兩船有人把繩拴，只見有個凶漢用十字鎬砍向敵人，那敵人有功夫，半側身回一刀插在這漢子的肚皮上，只這一刀殺，一般人難以承受早躺下了，豈料這漢子不倒也不退，拋去手中十字鎬，張臂便把那敵人緊緊抱住！

於是，另外五個怒漢圍上了，殺得這敵人幾乎碎屍在甲板上。

另外的幾個敵人見這光景，有幾個機靈的，立刻飛身海裡跳。

金申虎大怒，他抱刀一個大旋殺，左後側的一個瘦漢活生生被他攔腰斬為兩段，鮮血淋漓的倒在地上。

玄小龍忿怒的追過來了。

「我要殺了你這凶殘的海盜。」

隨着他的叱吒，一團人影已撞進金申虎的懷中，只見無數流電疾閃，金申虎一聲狂嗥。

「哎呀！」

他叫的聲音直衝雲霄，三道血口自他的臉上達到兩臂，手中大刀「噹」的一聲落在船板上，玄小龍旋劍未疾刺，金申虎拚命的踢出一腿。

玄小龍的修羅掌打從側面猛一拍，金申虎就是這麼一借力，他躍入大海中了。

海面上已有幾個上島的人在呼喊，看着他們隨着潮流往大海中漂去了。

* * *

這時候另一條船上正殺得凶，那大掌舵馬超人身上帶着傷，金玉力拚金申豹。

金申豹這船上有十三人，他們與馬超人的船來一個船頭往船身撞，雙方的人馬不往對方殺去，只在接觸船身地方幹。

那馬超人的船上也有近四十人，只不過一時之間衝不過去敵人的船上，才會對峙這麼久。

於是，玄小龍把他再一次把搶到的大船分開一半人馬，他要黃忠快把一條船駛去支援。

黃忠也發覺遠處兩條船在斷殺，他厲聲吼道：「有刀的快跟少幫主去支援馬大把頭呀！」

果然，又見二十一個持刀漢子躍到玄小龍的船上來。

由黃忠派會把舵的漢子來掌舵，大船立刻往馬超人的那條大船疾駛過去。

黃忠站在玄小龍一邊，道：「

少幫主，咱們幸運，沒有碰上大海盜金申之洞。」

玄小龍似乎殺紅眼了，他重重的道：「遇上又怎樣？」

黃忠道：「人言大海盜金申之洞的武功高不可測，今天如果他追來，咱們就慘了。」

玄小龍冷笑不語，他的雙目直視着前方。

前方的兩條船，船頭抵在另一船中央，雙方人馬互有進退，於是玄小龍冷笑了。

黃忠站在船頭上厲聲吼。

「馬老弟，撐着，咱們來助你了。」

海面上無阻隔，吼聲傳得遠，果然，大船上有個雙手持斧的怒漢狂叫了。

「二哥，二哥，他們把我二哥幹了呀！」

這人不是別人，乃金申豹是也。

金申豹正在船上督戰，忽見來了一條大船，這條大船金申豹認得是他二哥的大船，見是玄小龍與黃忠這批死囚在上面，便為他的二哥金申虎擔心了。

玄小龍站在船頭上，黃忠大手猛着揮，掌舵的用力搬動大舵往前衝，三次未頂上金申豹的船。

黃忠急了，他親自奔向船尾去把舵。

大船來個原地轉，三根桅上的帆全落下，就聽彭彭彭連响三聲，玄小龍已躍上金申豹的大船上。

玄小龍仗劍不即殺，他此刻要表明身份了。

玄小龍表明身份是有目的的，因為他要弄清楚，那大龍幫篡位的丘泰來，他到底與大海盜是什麼關係。

* * *

金申豹也剎住前衝之勢，因為他要問一問，這包英把他二哥怎麼樣了。

金申豹雙手板斧左右敵，眥目欲裂的道：「操那娘的包英，我大妹子待你並不薄，你為什麼要造反，我問你，你把我二哥怎樣了？」

玄小龍咬牙，道：「你二哥跳海了，金申豹，小爺我不姓包，當然也不叫包英，小爺的大名玄小龍。」

金申豹哇哇怪叫，道：「你原來姓玄呀！」

玄小龍道：「我還要告訴你，我爹就是大龍幫幫主玄劫。」

金申豹大怒，叱道：「放屁，大龍幫幫主乃是我二叔丘泰來。」

玄小龍立刻追問一句：「原來丘泰來是你二叔呀？」

金申豹道：「丘二叔與我老爹八拜之交，如今他掌淮上大龍幫，你小子少唬人。」

「轟」的一聲，黃忠把大船頂上了，船上二十一個操刀大漢發一聲喊。

「殺！」

這些如狠似虎的餓漢們，立刻間一窩蜂似的往金申豹的大船上殺去。

玄小龍怕金申豹出斧殺了他的兄弟們，也不再多問了，一聲厲吼，仗劍直欺上去。

金申豹見這光景，何止是一場混戰，這簡直就是倚多為勝。

金申豹無遐多想，舞動雙斧便往玄小龍狂劈過去。

「我劈死你這奸詐的小畜牲。」

玄小龍發覺金申豹不要命似的殺來，他中途忽的一個雲裡翻，半空中他擺動長劍往下殺。

金申豹雙斧併起空中攔，他攔了個空。

金申豹知道不妙，他忽的矮身甩腦袋，就聽「咻」的一聲起處，金申豹一聲低嗥。

「啊……唔……」

他的肩頭被長劍掃開一道血口子往外冒血。

就在這時候，船上已是混戰中，忽聽一人大吼。

「兄台，把這惡海盜留給在下。」

玄小龍剛自空中躍下地，回頭看，見是金玉仗刀奔過來了，金玉一身血，便臉上也染得赤紅。

當然，那是別人流的血，這中間除了金申豹能與金玉一較長短之外，別的人遇上他便只有挨刀。

此刻，金玉奔過來。

金玉也不再看玄小龍，他刀指金申豹叱道：「王八蛋，你認識金大爺嗎？」

金申豹雙目一厲，嘿嘿冷笑，道：「他娘的，你不是我大妹子的垃圾嗎？你沒死呀！」

金玉大怒，吼罵：「你娘的，你們父子，父女不是東西，拿你家金爺當點心玩物呀，今天叫你嚐嚐金大爺的厲害，你接刀吧！」

他「咻」的一聲出刀，還真厲害，果然「紹興刀怪」金不換的兒子，刀法另是一番怪招。

金申豹肩頭在冒血，他還真怕玄小龍再出招，如果只是金玉一人，他自信還能抵得住。

只不過……

* * *

對於金申豹的話，便是玄小龍聽了也覺可悲，因為他也是金申如玉「擄」去的男人，如果有一天他也被另一個男人打敗，他也許與金玉的命運一樣……

花滿天也幾乎死在上島……

玄小龍怒視金申豹，因為金申豹說金玉是垃圾，他收劍不出招，

他要看着金玉出刀……

玄小龍一邊爲金玉掠陣，如有必要，他才出手！

他也發覺，如今兩條大船已把金申豹的這條船圍堵在中間，以將近五十多漢子對付十九個上島的海盜，這光景他不必再出手！

玄小龍只要聽着有人往海中跳，便知道這一戰必是大獲全勝……

再看金玉力拚已受了傷的金申豹，兩個人殺得忘了自己是老幾……

呼叱與咒罵隨着兩人的拚搏不斷的發出來，大船上忽然沉寂下來，玄小龍猛抬頭，只見黃忠與馬超人等正在船上到處追殺殘餘份子，大海上至少有七八個帶傷的漢子往遠處漂去……

大船上也只有金申豹一人在拚殺……

玄小龍「嗆」的一聲拔出長劍，他冷重的沉叱。

「金兄，敵人只有這傢伙一人了，小弟前來助你，殺了他咱們開船……」

金玉忿怒的甩出幾滴鮮血，大叫……

「不用，十招之內我砍了他……」

金申豹的肩頭傷得幾乎抓不牢板斧，如是沒有受傷，他相信金玉不是他對手！

金申豹也聽到玄小龍的話，他以眼的餘光看船上，果然全是挖山洞的死囚們，這光景他如果再殺下去，他就是頭豬！

金申豹當然不是豬，他也不想就這麼死去。

猛可裡，金申豹狂吼如獅，他雙斧狂砍二十一斧，逼得金玉暴閃疾退，金申豹却突然一個倒翻觔斗，噗通一聲躍入海中去了……

金玉大吼一聲：「那裡逃……」

他拔身就要往海中追去，早被玄小龍出手抓了個結實不放開！

「窮寇莫追呀！」

金玉見是玄小龍攔住，他急得直跳脚，道：「玄兄，別攔我，我非殺了他不可！」

玄小龍道：「你冷靜。」

金玉道：「他們把我囚在山洞中做苦工，這口怨氣我非出不可！」

玄小龍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呀。」

金玉道：「仇人就在眼前。」

玄小龍道：「如是在船上，我不攔你，下了海，大家無法助你。」

金玉道：「我不怕！」

玄小龍指着海中正自往遠處游去的金申豹，道：「你金兄在水中打得過那金申豹嗎？如果無他的水性佳，你便會反被他砍死在海中，多寃吶。」

金玉不掙了，他憤怒地罵道：「我饒不了他們！」

玄小龍道：「咱們還是立刻往岸邊駛去，兄弟們都很慘，便是金兄，也該找些衣衫換穿了。」

金玉乃是「紹興刀怪」金不換的長子，幾會想到有一天他會被人整得如此淒慘？

玄小龍不會指揮大船，他叫黃忠與馬超人二人分別派出人來，如今又多了兩條大船，每一條船上二十人，船上的糧食不多，但船上裝有老酒，這些受過罪死而未死的大龍幫兄弟們，便在船上狂歡起來。

海上今日無風浪，但海上却有人在掙扎。原來，這十七八個人是被人用刀逼下海中的，而且這其中一半人身上在流血。

受傷的人罪可受大了，只因爲傷口被海水泡浸之後，立刻刀口處變了灰白色，痛得人們「絲絲」叫。

於是，遠處一條快船駛來了。

這條船來得快，刹時間到了這片海面上，原是有人在海中叫「苦也」，怕的是仇人找過來。

玄小龍不是趕盡殺絕的人，人既然落海，他又何必一一殺死？就看這些人的造化了。

果然，這些人似乎不該死，一條快船過來了。

船上一共有十五人，其中三人是女子。

是的，仔細看過去，船頭上站的是金申如玉。

金申如玉的脖子上纏着紗布，只因爲她的脖子被「浙東四君子」藍天虹的槍扎了個洞。

金申如玉站在高處看得遠，她先是發現遠處四條大船往陸地方向馳去，再看看海面上有人在掙扎。

「快過去，且看何人落海中。」

駕快船的把頭忙把船打偏，又叫人把帆降一半。

快船駛近落水人，這才發現落在海中的全是上島兄弟們，這其中還有受傷的三哥金申豹。

金申如玉迭足大聲尖叫了。

「怎麼一回事，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金申豹被抱上船，他幾乎力氣用盡了，血快流光了，大喘氣的開口罵。

「操那娘的爛污，個玄小子。」

金申如玉急問：「三哥，二哥呢？」

金申豹道：「只怕死在海裡了。」

金申如玉大驚，她落淚了。

「怎麼辦，怎麼辦啊……」

有人忙對金申如玉道：「咱們在海上找，也許二公子命大，還活着。」

金申如玉指着大片海面，道：「快找呀！」

忽然聽金申豹怪叫又罵……

「王八小子啊，他原來不叫包英呀！」

一邊的金申如玉正親自爲她的三哥金申豹療傷，聽得金申豹的話，立刻驚怒的道：「果然是包英在搞詭呀。」

「他不叫包英，他叫……玄小龍。」

金申如玉道：「他姓玄？」

金申豹憤怒的道：「大龍幫玄劫的兒子。」

金申如玉也吃一驚，她憤怒的道：「爲了要玄劫死，爹特別把『江南刀才子』伍超介紹給丘叔，不料伍超會失手，後來又把中原大殺手『奪魂旗』朱剛請出山，姓朱的反被砍去一臂，如今……」

金申如玉沒再往下說，因爲她心中正自後悔，爲什麼會把玄劫的兒子帶到上島。

有個漢子爬到桅杆頂端去，只因爲高處看得遠，掌舵的在船尾大聲吼：「汪老二，你的眼最尖，可要看仔細呀！」

爬桅杆的人叫汪老二，他摟抱住桅端往四下裡看，這時候已由海面上撈起七八人了，可就是不見金申虎。

忽聽有個老人道：「快看潮水呀，潮水流向那裡，咱們快往那裡找。」

這半百老者有經驗，立刻提醒掌舵的，先是一塊木片拋大海，那木片正自往大海中漂……

於是，快船急往木片漂的方向找過去，就在這時候，忽聽桅杆上的人大叫。

「在那面，快過去……」

快船上的人立刻擠到船頭看，果然發現有兩個人正自載沉載浮的順流漂，見有快船過來，有個人還把手臂用力的甩不停。

等到快船駛近，金申如玉第一個大聲喊叫了。

「是二哥，二哥呀。」

噗通通又跳下兩個漢子去水中，幫着那人把個受傷的金申虎抱到了船邊上。

大伙把金申虎救上船，發現他已奄奄一息了。

金申如玉直落淚，忙把金申虎抬入中艙。

原來金申虎受重傷落入海中，他身上的血正自流不停，等到他發覺這一次下海不應該，怕是死定了，豈料有個大漢游過來。

這大漢拖住金申虎，兩個人便任由海流漂向大海遠方去。

這批海盜一家人，他們自是講義氣。

金申虎叫這人別管他，快往西方游，因爲西方近陸地，但這大漢却搖頭。

「二公子，你別叫我離開你，死有何怕，二十年後又是一條英雄好漢。」

金申虎還喝叱這人：「都死了，誰向老爺子報告去？你別管我。」

那人慘然一笑，道：「二公子，咱們要死死一起，我下決心了。」

金申虎幾乎想哭，平日裡怎麼忽視了身邊還有這名忠心耿耿的好兄弟！

如今金申虎半昏迷的睡在船艙中，那個大漢却趺坐在船尾直掉眼淚。

爲什麼他掉眼淚？聽了便知道。

掌舵的見這人哭了，便安慰的道：「小順子，哭什麼呀，你救了二公子，往後你吃香喝辣還用愁？」

那人叫小順子，他抹着淚但未哭出聲。

「齊兄，你知道的，我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小子，我的家當全在船上，如今全完了，十年海上流血拚命，這一回全完了。」

原來他爲了此事忍不住的哭了。

* * *

玄小龍率船四艘，繞過幾個孤島先行駛入三門灣，只因爲船上七八十人都需要換衣衫，更加有人受了傷，急需靠岸先治傷。

玄小龍在中艙把幾個有份量的人物叫在一起。

這些人其實只有黃忠、馬超人與金玉三人。

玄小龍先是問金玉，打算在何時回紹興。

不料金玉却直截了當的道：「玄兄，別問我的事，我有打算。」

玄小龍道：「金兄不在三門鎮上岸回去紹興？需知你已離家太久了，也好回去令家人安心。」

金玉搖搖頭，道：「我去太湖幫！」

他此言一出，玄小龍一怔，立刻想到太湖雙嬌二人。

玄小龍道：「金兄要去太湖幫？不知爲什麼不回家，反而去太湖？」

金玉道：「玄兄，實不相瞞，太湖幫幫主君萬年乃是在下姑丈的換帖好兄弟，我姑丈是丁大光，爲太湖幫出盡力了，死在海上，我姑就住在太湖暖香樓。」

玄小龍一聽之下，心中一緊，原來這金玉與太湖雙嬌還是姑表親，他們是表兄妹呀。

又聽金玉咬牙，道：「我有兩位表妹，她們原來對我還不錯，不

料我迷迷糊糊的上了那金申如玉臭女人的當，上了她的孤島上，差一點沒命。」

玄小龍道：「不錯，金兄是應該去一趟太湖，向令姑母報個平安。」

金玉道：「我請姑母說動君老幫主，發動太湖幫的力量，前去上島為我報仇。」

玄小龍不回應了。

玄小龍以為，太湖幫的力量雖然夠大，但是想同「閩浙海運總棧」在大海上一決雌雄，怕還差一截。

忽又聽金玉道：「我建議你們開船回淮上，順水道去太湖，那是一條內河捷路。」

黃忠開口了：「對，少幫主，咱們好不容易弄了四條大海船，不能就此放棄。」

馬超人接道：「要想恢復大龍幫基業，咱們少不了戰力，這四條大船不能失。」

玄小龍道：「各位的想法與我一樣，咱們且先靠岸去，大伙趕製衣衫再加補給之後，放船回淮上。」

玄小龍這一決定，立刻傳了出去，大船上一片歡呼聲響徹雲端。

附近的三條大船上的人們也聽見了，不知這兒又發生什麼可喜之事。

人們這才意味着什麼叫「否極泰來」的味道。

* * *

四條大船迅速進入三門灣裡的三門鎮，這時候天已近黃昏了。

四條大船上的人們折騰了一天整，却是不見有人累，就在船剛靠定，忽有個漢子奔來了。

那漢子在石堤上高聲喊：「那位堂主帶來的船呀，咱們的蘇堂主有急事要明日一早才回來。」

玄小龍一聽，驚喜的笑了。

原來這人是三門鎮上「閩浙航運分棧」派來的人，這四條大船他們當然一瞧就認識，於是先派人迎來了。

玄小龍示意大伙別出面，他出面。

玄小龍當先跳到石堤上，他迎上那漢子，笑笑道：「你這位兄弟還識得我嗎？」

那人笑呵呵的道：「我見過，上一回你同大小姐一齊來，蘇堂主還說你的功夫了得。」

玄小龍一笑，道：「你客氣。」

他指指四條船，又道：「我就是承蒙大小姐的關愛，大小姐的傷很重，才派在下前來。」

那人撫掌，道：「來了四條船，什麼事呀？」

玄小龍道：「上一回老爺子與在下等把奪回來的東西連那東洋海盜船全部押回上島，東西再由老爺子親押去台灣了，島上如今欠糧，還需補充衣衫，你馬上回去辦，最好今夜趕辦齊送過來，一切由大小姐在島上點收。」

那人一瞪眼，道：「那要很多呀！」

玄小龍道：「所以來了四條船，只不過，你們能找多少沒關係，還有別的地方呀！」

那人稍一頓，忙點頭，道：「好，我這就去辦。」

他回身匆匆而去，玄小龍幾乎笑出聲來。

* * *

玄小龍回到船上撫掌笑，他把如何認識三門鎮上「閩浙海運分棧」的堂主蘇來之事對大伙說了一遍。

黃忠與馬超人也愉快地笑了。

金玉冷笑道：「這些只是小件，我的目標是血洗海盜窩，方消我心頭之恨。」

果然，不過一個多時辰，天還未及二更天，三輛大車駛來了，大車上除了米糧就是衣衫。

又見那人奔向玄小龍，他還十分抱歉的道：「少爺呀，咱們庫存的就這些，你們先點收，明日堂主回來，也許還有辦法再弄些送來。」

玄小龍拍拍那人，笑道：「盡力就好。」

他自懷中拿出一錠銀子塞在那人手中，又笑笑道：「往後你自會知道，給我辦事總是不會白幹的。」

那人大喜過望，見三大車的東西全部抬在石堤上，便率領馬車往鎮上回去了。

石堤上，玄小龍大手一揮，嚯呀，眞可怕，打赤脚少衣穿的蓬頭垢面漢子們一擁到了碼頭上，三大車東西一古腦的搬上了船。

於是，這一夜船上的人喝酒吃肉到三更天，新衣全是天藍色，大海盜金申之洞的人馬就是這種衣衫。

* * *

天色快亮了，玄小龍才不會等着蘇來的回來，他甚至不打算與蘇來碰面。

玄小龍走出船艙來，正面有個漢子對玄小龍笑道：「少幫主，怎不多睡一刻，天還早吶。」

一笑，玄小龍道：「天色不早了，咱們快離開這裡。」

那人怔了一下，道：「現在就開船？」

「不錯。」

就在那人正要開口大喊的時候，忽見石堤上奔來一個人，這人的手上有東西。

玄小龍不認識這人，但他並不怕蘇來。

那人到了岸邊，立刻舉起手中

的紅箋。

「船上有位包少爺嗎？」

玄小龍道：「我是包英。」

那人道：「請接帖子吧，姓包的。」

一怔，玄小龍皺起眉頭了。

玄小龍躍下船走近那人，道：「老兄，你是從那兒來的？這帖子……」

那人冷冷的單手把帖子往玄小龍懷中一遞，一句話沒說便回頭就走。

玄小龍抖開帖子看，見落款是梅家莊主梅冬陽，便立刻高聲急叫：「喂！你等一等！」

那人已走到十幾丈外，聞言回過頭來，道：「姓包的，你還有何話說？」

玄小龍急步走上去，道：「梅莊主叫你來送的？」

那人道：「我乃梅家莊管事，我姓申……」

玄小龍笑笑，道：「申管事，煩你回去告訴梅莊主，上一回交手之事，算是一場誤會，大家以後仍然好朋友，忘了過去不愉快！」

申管事一瞪眼，冷笑道：「什麼，誤會？把人殺傷是誤會？這要是把人殺死也是誤會？你可眞輕鬆呀！」

玄小龍道：「我們馬上要走了，便是再比鬥，那也只有以後再較量了。」

申管事咬牙叱道：「自從你與金申家攪和一起傷了四位浙東名家以後，咱們便派人專門注意來船，昨夜好不容易發現你們，怎麼的，要走？難道怕了？難道不怕江湖上笑你膽小如鼠？」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便是膽小如鼠，以後他們四位明白，自然也釋懷了。」

申管事道：「只怕沒有那麼簡單，天台山大覺寺的百忍大師已在梅家莊的打稻場上候教了。」

玄小龍低頭再看帖子，上面果然有百忍大師四字。

他心中明白，如今梅家莊上來了能人，這人就是百忍和尚。

玄小龍有些無奈的對申管事道：「申管事，我確有急事要馬上開船，但為了化解雙方誤會，我在此等一個時辰，大家見面說清楚，過了時辰我不候。」

申管事先是一怔，他怎知玄小龍的心中正有事。

玄小龍擔心此時萬一蘇來堂主找來，那麼，四條大船之事立刻會被發現。

當然，玄小龍不怕蘇來，但三門鎮乃蘇來地盤，有道是強龍不壓地頭蛇，此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心念及此，玄小龍對申管事道：「你請快回，只不過數里之遙，我拜託你，越快越好。」

申管事道：「眞有誤會，你為何不自己前去？」

玄小龍搖搖頭，道：「我有苦衷。」

申管事當然不明白玄小龍的苦衷，玄小龍最擔心的莫過於蘇來得了消息以後率人找來，到那時他不在，船上只有金玉一人功夫尚可，而金玉會不會為大龍幫出刀，那當然是個問題。

申管事見玄小龍如此，忽的回身便走，走得還眞快，不旋踵間已消失不見了。

就在玄小龍發楞的時候，金玉自船上走下來了。

「玄兄弟，剛才什麼事？」

玄小龍把手上帖子交在金玉手中，道：「你瞧！」

金玉打開帖子只一看，皺起眉來，道：「是大覺寺的百忍和尚呀！」

玄小龍道：「金兄認得這位出家人？」

金玉道：「我爹提過這個老和尚，脾氣十分古怪，有時候正邪難辨，全憑好惡，可是一身功夫了得。」

他看看玄小龍，又道：「玄兄怎麼惹上他……」

玄小龍道：「我怎麼去招惹出家人呀，還不都是為了金申如玉，可惜。」

金玉道：「又是這臭女人。」

玄小龍道：「我把花滿天打敗以後，有一回來了三門鎮，正遇上花滿天與他的三位好友在酒樓吃酒，雙方變成仇人了，遂約了海邊再比鬥……」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我無奈呀，我把他們浙東四君子也殺傷了。」

金玉忽的仰天哈哈一笑，道：「痛快，痛快！」

玄小龍一怔，道：「痛快？我痛苦呀！」

金玉道：「花滿天挨你的殺，令我痛快，哈……」

玄小龍道：「你與花滿天也有仇？」

金玉道：「我恨死花滿天了！」

他忽的咬咬牙，又道：「金申如玉看上了花滿天，她帶着花滿天回上島，我在當夜就被姓花的以他們花家三絕殺殺傷，唉，我乃紹興刀怪之子，眞為我爹丟人！」

玄小龍終於明白了，原來金玉也是被打敗之後金申如玉沒殺掉他，才關入石洞中為島上開山洞設機關……

不錯，金申如玉要天下最好的當她的丈夫，只要這個男子能在她身邊熬過滿兩年無敵手，金申如玉才會嫁給這個男人，而花滿天已一

年有半了，却不料又來了玄小龍。

花滿天當然恨透了玄小龍，就如同金玉恨死花滿天是一個樣！

金玉要找花滿天再幹一架，他對玄小龍道：「江湖上是非曲直一念間，理字放中間，義字沒人管，說來說去誰混蛋，老天也不管，玄兄弟，刀才是凌駕一切之上，你我就在此候教吧！」

玄小龍道：「我如今不是上島金申如玉的艮人了，我還同他們殺個什麼名堂？」

金玉道：「當你對一個人出過刀，你就需準備出第二刀，因爲你已很難退出了！」

玄小龍道：「我本無意殺人。」

金玉道：「你已經殺過人了，所以你必須出第二次刀！」

玄小龍嘆口氣，道：「大覺寺在什麼地方？」

金玉道：「天台山呀，百忍和尚便是在大覺寺卓錫，這老和尚很難纏，到時候你多加小心！」

玄小龍道：「到時候還望金兄替我美言！」

金玉却搖頭了。

這令玄小龍心中不快，爲什麼這點忙也不幫他，只是幾句話嘛。

他怎知此刻金玉只想到花滿天，他決心要與花滿天對決，看一看是他們花家三絕殺厲害，還是他紹興刀怪的家傳刀法高明……

於是黃忠與馬超人與另外幾人下了船走到石堤岸！

黃忠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天色大亮，正是咱們出航好時候，難道……」

玄小龍想了一下，道：「原本打算立刻走人，只不過既然接了帖子，也只有候教了！」

金玉道：「便是玄兄弟率人走去，我金玉也要在此重與那花滿天一決勝負！」

他似是下了決心，當知他恨透了花滿天。

玄小龍又對黃忠幾人道：「少時石堤下面免不了一場搏鬥，這却不關咱們大龍幫的事，你們守在船上，千萬不可下船來！」

馬超人道：「少幫主，咱們不能任由敵人對付少幫主一個人吧！」

玄小龍道：「事情不能連累大伙，我相信我還能應付得了！」

黃忠道：「眞有不妥，少幫主只需一聲召喚，兄弟們便會一擁而上。」

笑笑，玄小龍揮手叫黃忠幾人又回去船上了！

＊　＊　＊

那金玉與玄小龍二人正在石堤下面談論着金申如玉的洋派作風時候，一條石道上奔來一批人物，這些人中有四人玄小龍見過，不錯，正是「浙東四君子」梅冬陽四人！

另外一人身軀高大，肩上頂着個大光頭，九個戒疤在晨陽斜照中閃閃生光！

這人一身黃袈裟，手上提了一串大佛珠，足蹬芒鞋，雙目就似銅鈴直視着玄小龍與金玉二人！

這和尚敢情正是天台山大覺寺來的百忍和尚！

花滿天也瞪眼，他直視着衝他冷哼帶冷笑的金玉。

「操那娘的，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花滿天當然不知道玄小龍已把上島挖山洞的人們全救出來了，這中間就有金玉在內！

金玉冷叱道：「花滿天，你爲那臭女人生生把金某人坑在島上挖山洞，你他娘的以爲我死定了？」

花滿天道：「姓金的，你失敗了，你知道失敗的後果嗎？那是死，而我却建議把你囚起來，那是給你找一個生存的機會，要不然你早死了！」

金玉叱道：「囚我到山洞做苦工呀，那比死還難受！」

花滿天道：「至少你此刻活着！」

他忽然一皺眉，道：「噫，不對呀，你逃了出來，爲什麼會同這包英攪在一起？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又有人打敗包英不成？」

金玉却冷笑，道：「咱們別管他人的，姓花的，聽說你在此，我不高興了！」

花滿天道：「你高興什麼？」

金玉道：「討教你的刀法呀，姓花的，你我這一筆舊帳，我姓金的已迫不及待了！」

花滿天道：「行，我會滿足你的要求，只不過我想知道何人又被那臭女人擄爲己有了？」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花兄，老實說，我並非叫包英，我姓玄！」

他此言一出，對面五人一怔！

玄小龍又道：「我乃淮上大龍幫幫主玄劫的兒子，我叫玄小龍，只因幫中有人謀權，害得我一家四散各地，我也是爲了找那去年大龍幫海上出事十一條大海船一去不還的案子，才會去了上島！」

花滿天冷冷一笑，道：「太妙了，我花滿天正巧逢到那次事件，哈……」

玄小龍立刻急問，道：「你當時在上島？」

花滿天道：「我當時在島上準備做金申之洞的嬌客！」

玄小龍道：「你也參與海上打劫大龍幫十一條大海船之事？」

花滿天道：「我與金申蛟在同一條船上，那次事件金申如玉並未前往！」

玄小龍道：「你都聽了些什麼？」

花滿天道：「包英……不，你姓玄……」

他無奈的一笑，又道：「因爲你的眞姓不是姓包，否則我又爲什麼告訴你！」

玄小龍忙重重抱拳，道：「玄小龍心存感激！」

花滿天道：「我只聽那金申蛟高興的大叫，什麼太好了，太好了！」

他似乎想了一下，又道：「那金申蛟說他的丘大叔此計果然高明，他奪權，咱們奪利！」

玄小龍咬牙切齒，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是姓丘的勾結上大海盜了！」

花滿天語出驚人的道：「他們不是勾結，他們根本是一夥的！」

玄小龍吃驚，道：「怎麼說？難道你又發現什麼可疑之事了？」

花滿天道：「不是可疑，而是事實，有一次大龍幫丘幫主到了上島，他與大海盜金申之洞站在碼頭上二人把臂大笑，幾乎都笑得眼淚直流！」

就在這時候，忽聽那高大的和尚暴吼一聲。

「得，俺來這裡不是聽你們說故事的，打從老遠你們把我找來，爲什麼呀！」

他衝着梅冬陽，又道：「梅施主，這架打不打了？」

梅冬陽道：「大師，咱們把你請下山來，不爲別的，只爲了叫這姓包的……不，是叫這姓玄的知道，在這浙東道上，還有比他更高明的大人物，那就是大師你呀！」

桂秋風接道：「叫這姓玄的別太囂張跋扈！」

藍天虹道：「大師，浙東四君子之名，不能栽在這姓玄的小子手上！」

花滿天未開口，他冷視着金玉嘿嘿笑。

金玉也同樣的怒視着他，兩個人誰也不含糊誰的模樣，令人立刻覺得大戰一觸即發！

玄小龍看這光景，又聽了梅冬陽三人的話，立刻搖着雙手，笑道：「誤會，誤會！」

百忍和尚叱道：「什麼誤會？」

玄小龍道：「上一次也是在下跟隨在金申如玉身邊，那情景就如同她牽了一條馴過的狗，她叫咬人，這狗是不會不聽她話的！」

「哈……」幾個人全笑了！

藍天虹笑道：「還有人自比狗兒的，哈，哈……」

梅冬陽笑道：「你把自己作賤了，哈……」

桂秋風道：「是不是見了大師前來，你姓玄的怕了，才自比狗呀，哈……」

百忍和尚却冷叱，道：「梅施主，似這種沒骨頭的人物，你也把我和尚找來爲你們撐腰，太過份了，我和尚有失大師身份！」

他以爲玄小龍眞窩囊，因爲玄小龍自比小狗，他也以爲似這樣的小子，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功夫！

玄小龍不笑，他木然的道：「我聽過勾踐嚐糞，也聽過韓信受胯下之辱，我爲了查明大龍幫被奪權坑人的這件事關衆人生命的事，我便是暫時裝扮成金申如玉身邊的小狗，又有什麼值得各位恥笑的？難道各位分辨不出什麼是大我，什麼又是小我嗎？」

他此言一出，幾個人楞然了！

一怔間，花滿天道：「聽你之言，再看到金玉，我想你已把山洞中囚的人全救出來了？」

玄小龍道：「除了救出八十多人之外，更奪回四條大海船！」

他把手指石塘另一邊，又道：「咱們正準備回淮上去，却是收到了各位的約鬥帖子，我爲了化解雙方誤會，才答應在此等候，各位，比鬥可以免了吧？」

藍天虹忽的拔身踏在石堤上，他果然看到石岸邊停着四條大海船！

藍天虹一躍而回，他戟指玄小龍，冷然的道：「好啊，你把約鬥地點放在這兒，原來就在那批人的附近，有了那些人，你佔盡便宜了！」

玄小龍搖手，道：「絕非你老兄說的，事情解釋清楚，雙方何需再打？」

梅冬陽也一怔，他看向百忍和尚。

那百忍和尚却已捧腹哈哈大笑起來。

他笑聲宏亮，氣衝天庭，震得人耳朵嗡嗡響，笑聲半天未已，他已指着玄小龍，道：「我和尚幾乎錯失艮機，錯把翔龍當蟒蛇，聽了你的話，才知什麼是眞英雄，什麼又是狗熊，哈……」

玄小龍忙抱拳，道：「大師，翔龍不敢，却是正義常在心中，大師，這一仗總算可以免打了！」

不料百忍大師却把大臉一拉，道：「相反的，這一架是打定了！」

玄小龍一楞，道：「還要打？」

百忍大師道：「從你的表現中，我和尚斷定你必有高深功夫，我和尚絕不能失之交臂而放過機會！」

他身子晃動間，手上那串唸珠已掛在脖子上。

玄小龍道：「大師，在下不懂你的意思。」

百忍大師全身骨節響得如同乾鍋炒豆咯咯崩崩響不停，他作着幾

次深呼吸，才應道：「玄小施主，咱們不動兵刃，我和尚只在一雙掌上討教你幾招，你不會吝嗇的拒絕於千里之外吧？」

玄小龍見勢成騎虎，只好硬起頭皮，道：「但願大師多多承讓！」

百忍和尚刹時滿面莊嚴，抖着寬大長袖，唬唬生風的道：「一旦出手，你全力施為，和尚以羅漢掌接你幾招！」

眞大方，其實也是小覷人的口胳，百忍和尚竟先自說出自己要以羅漢掌對敵！

玄小龍心中好笑，他想到了師父王子正曾對他說過的話，他修的那套修羅神掌，乃是來自羅漢掌的再精研，換句話說，修羅神掌比之羅漢掌更高一籌境界，修羅，修羅，原是如此，不正是修理羅漢嘛！

心念間，玄小龍雙掌併舉，淡淡的道：「大師呀，點到為止！」

百忍和尚道：「接招吧！」

玄小龍道：「不，大師進招，在下不可僭越！」

百忍和尚一抖長袖，雙掌倏然露出來，已快即上玄小龍的胸上了！

玄小龍也為百忍和尚的快速出掌而暗中叫好！

他雙肩疾晃，雙掌疾拍，人已閃出三步，但百忍大師的雙掌仍然交替的前送而越見接近玄小龍的胸上！

玄小龍連連閃未閃開，他大吼一聲雙掌交互迎擊，空中發出辟啪脆響，空中也傳來驚呼聲！

「修羅神掌！」

緊接這句話，百忍和尚那高大的身子已經斜偏去，他的左手撐地才直起身子！

百忍大師滿臉泛紅，他直視着玄小龍，道：「你……你認識那『天山飛鷹』王子正嗎？」

玄小龍立刻恭敬的抱拳，道：「王老俠士乃在下師父！」

百忍大師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忽見他取下脖子上唸珠，又道：「王子正他眞不要臉呀，哈……」

玄小龍聞言大怒，面色一寒，吼道：「你住口，你為什麼罵我師父！」

百忍和尚道：「我不但罵他，我還想揍他！」

玄小龍怒道：「父債子還，師父欠情，徒兒擔當，來吧，咱們就在此決一生死，為我師還你的債！」

百忍大師哈哈笑道：「王子正呀，王子正，好事盡被你檢去了，收了這麼個有出息的徒兒！」

玄小龍道：「你出招吧，和尚！」

他改口了，不再稱百忍大師了！

百忍大師道：「我問你，王子正身邊是不是有個姑娘在呀！」

一驚，玄小龍道：「你問這幹什麼？」

百忍大師道：「幹什麼？關係大了！」

玄小龍更驚，道：「你請明言！」

百忍大師道：「你先說，是不是有個姑娘在王子正的身邊？」

玄小龍道：「我師父只有一個女兒，她叫王彩雲！」

百忍大師仰天哈哈大笑！

他似乎快樂得不得了，幾乎手舞足又蹈！

「個老小子，他可眞的有心吶！」

玄小龍奇怪，便是一邊準備決鬥生死的花滿天與金玉二人也靜下心來了！

梅冬陽心中嘀咕，他心想，找和尚來也打不過人家，反而套什麼交情了！

藍天虹也是一臉的茫然！

桂秋風以為，今天必是個不了了之的局面！

百忍大師走近玄小龍，道：「先說說，王子正的日子過得怎樣？」

玄小龍道：「吾師逍遙山林，蹚徉綠水間，日子過得與世無爭！」

他頓了一下，又道：「清靜無為，遠絕江湖！」

百忍大師一笑，道：「不對，不對！」

玄小龍道：「本來就如此呀！」

百忍大師道：「既清靜無為，不問江湖事，為何調教出你這麼一位高手？我相信他收的女兒必也功夫了得！」

玄小龍聽出百忍大師話中有病，急問：「什麼？收的女兒？」

百忍大師道：「你不知道呀！」

玄小龍道：「第一次聽說，大師，休得造謠呀！」

百忍大師一笑，道：「我和尚不會造謠，造謠之人是想生事，我為什麼生是非？」

玄小龍也立刻興緻起來了，因為他已聽出師父與這和尚必有老交情！

當然，玄小龍更關心師妹王彩雲的身世，如果王彩雲不是師父親生女兒，那麼她的親生父母又是什麼人？

玄小龍在天山湧雲嶺下住了快十一年之久，怎麼也想不到師妹會不是師父的親生女！

如今既然百忍和尚知道這件事，他當然要聽聽了。

於是，百忍大師手指西方高山笑了！

百忍大師指着西方的天台山，道：「想當年，王子正常常去到大覺寺與我和尚下幾盤棋，他的棋藝不比他的武功高，但他卻嗜愛下幾盤，那是一個彩雲滿天飄的初秋時分，我和尚正與王子正二人對坐在寺門老松下對弈，忽有個漢子抱了個女嬰奔到山上來，那人是個獨目中年漢子，他也是個啞巴！」

百忍大師嘆了一口氣，又道：「眞可憐呀！」

玄小龍心中頓覺一窒。

百忍大師又道：「一個獨目啞巴，把一個女嬰放在棋盤上，便跪在地上猛叩頭！

「我和尚一看心中不忍，就在我抱起那女嬰仔細看的時候，忽見獨目啞巴狂笑着往山下奔去！

「我和尚原本要追上去的，因為大覺寺無法養活一個女嬰，留下來怎麼辦？

「當時呀，我和尚那還有心情再下棋呀！」

百忍和尚臉上忽的一笑，又道：「豈料王子正開心的對我和尚道：不用擔憂，他負責把女嬰養活大！」

百忍大師看看玄小龍，又道：「你那個師父只在女嬰臉上看看幾眼，便立刻抱了女嬰揚長而去，我和尚要追，却又想到無法養活大才沒追去，然而，從此再也沒有看到王子正再來下棋了！」

他搖頭一笑，又道：「眞想不到，王子正已把那女嬰養大了，唉，他這一輩子未娶妻，老來有女在身伴，也算安慰的了！」

玄小龍聽了這一段，他單膝點地，道：「原來大師還與我師是舊好，剛才是小子失禮了，萬望恕罪！」

百忍大師道：「你沒錯，你起來！」

他轉而對梅冬陽幾人，道：「便是眞想同你四位施主出口氣，也難了！」

他再向玄小龍，又道：「你會修羅掌，必會修羅劍法，我和尚也認為這是一場誤會，就此拉倒！」

他也不再多留，振起雙袖，那麼瀟灑的甩袖而去，走得就好像有人要攔他似的，刹時不見了！

花滿天却冷冷的道：「這和尚風向轉得也太快了！」

藍天虹道：「見風轉舵，置我等不顧了！」

梅冬陽道：「寃有頭債有主，咱們的敵人是大海盜那批人。」

玄小龍立刻應道：「對，說來我們也是受害人，對於梅兄的明辨是非，小弟在此深為感激！」

忽聽金玉叱道：「姓花的，故事也聽完了，咱們的帳也應該算一算了！」

花滿天「嗆」的一聲拔出刀來，道：「算就算，誰怕誰！」

玄小龍打算出手攔，金玉已一聲怒吼，揮刀欺身而上，光景形同拚命。

花滿天不含糊，同樣奮力上去。

這二人，一個是花家三絕殺，另一個乃紹興刀怪的絕活使出來，一時間刀聲「咻咻」，人影旋閃，殺得砂石也飛揚起來了！

兩個人殺得凶，旁邊的人也緊張，忽的，花滿天的刀法一緊，隨之一聲：「殺！」

那金玉的刀已高舉在半空中，兩把刀一個是攔腰平殺，另一人當頭砍下來！

雙方已是殺紅眼，好像也不打算閃讓對方的刀，光景是個同歸於盡的局面！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一團人影直挨過去，這黑影的掌勢十分凌厲快速，一片掌影中，只見兩把刀已自飛落在地上，同時間兩個互殺的人也蹬蹬蹬的往外退出幾丈遠，搖着雙肩才站定！

等到那黑影站定，才發覺是玄小龍！

玄小龍以修羅神掌化解兩個人的必死一刀，倒也令梅冬陽三人齊吃驚，却又十分佩服！

玄小龍道：「二位仁兄，其實說穿了，你我他三人同是被金申如玉當成她的禁臠一般，我們三人應該合作對付金申如玉才是，不應該在此以死相拚，反被金申如玉暗中拍手笑！」

花滿天怔住了！

金玉也為之動感。

玄小龍道：「我們在此拚個死活，何異死在上島？想一想便明白了。」

於是，花滿天收刀了。

「眞叫慚愧！」

金玉也收刀，他只重重的一聲嘆，道：「玄兄弟，我先回船上了，對於這件事，我提得起放得下，從此不提！」

他再冷冷看了花滿天一眼，便轉身而去。

玄小龍也向「浙東四君子」抱拳，打算回船去，因為他擔心一件事。

他擔心蘇來堂主回來。

不料，玄小龍剛回身，石堤上有人大聲喊叫了。

「少幫主，快回來呀，敵人來了五十多……」

花滿天忍不住的道：「大龍幫少幫主，他果然有大將之風範，恩怨情仇分得明！」

梅冬陽道：「石堤那面要開打，咱們過去瞧一瞧！」

（未完・十）

上文提要： 齊鳳、白嘉麗將卓約懲治一番，卓約醒來痛苦難耐，後遇到假小關，陪她去找民間醫生，假小關找借口將那醫生殺死。賭場中假小關被揭發是冒充的，他還暗中殺了名醫黃大謀，卓約想懲治他的同時，遇上了齊鳳、白嘉麗，假小關被喬運乘機救走，齊、白二女則被卓約賣到了妓院，幸被深愛齊鳳的年慶餘救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文・司空羽　圖・飛可

賭俠



臟栽力揭人證　戮屠意恣手殺

三小盡快趕往關、卓、毛三人的秘密居處，這地方也只有三小知道。

在此同時，關、卓、毛三人的秘密居處來了一個人。開門的是毛翔羽，而且嚷嚷着，「老關，是你的兒子回來了……」

只聞卓布衣在屋中道：「老關出去了，是小關回來了嗎？那太好了！令尊一會就回來！」

這工夫小關往屋裡走。卓布衣迎出，兩人已回到屋中，卓布衣道：「坐下來談談你們年輕人近來的事吧……」

他背向小關，那知道這是個要命的狠角色，一式貫手，戳向卓布衣的左後腰，用了全力。

因爲他的任務就是要死的。

卓布衣雖然一點也沒懷疑這個小關是假的，但他看到了地上的影子向他施襲的動作。

緊急閃身撤步，無論如何總是太遲了。

一式貫手，貫入卓布衣的腰上體內。

卓布衣大駭，非但認錯了人，也輕估了此人。

在前一瞬，當他發現被攻擊時，即知此人非關永。

只不過以前聽關永及兒女說過，假關永的身手不高，就因爲這先入爲主的意念，也就種下了禍根。

陶璐佯死之後，再次出現之前，經過好幾個人日夜調理，要使他改頭換面，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不空回。

卓布衣倒下，口鼻中大量噴血。

正因爲如此，陶璐才沒有再補上一下。

人已死，又何必多費手脚？

此刻毛翔宇在後面弄茶。

小關是好友的愛子，也是好友的女婿，更是自己兒子的好友，他自動地煮茶招待小關。

茶還未弄好，忽聞脚步聲。

他以爲是小關到後面來看他。

「小關，眞不巧，你爹出去不久，你就來了……」毛翔宇低頭煽火，却沒聽到小關回答他的話。

不由好奇地回頭觀望。

他看到的是小關，但那表情却不像小關。

小關筆直走近，毛翔宇何等經驗？由此到前廳，不過二十步左右，他沒聽到小關和老卓交談的聲音。

這本就使他有點奇怪。

現在，他突然心頭一緊，一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

這是一個假貨，不知老卓如何了？

毛翔宇雖已警覺，却故作不知道：「小關，小毛那小子怎麼樣了，我還挺想他呢……」

手中拿了根通火爐的鐵物，突然揮向陶璐。

這一手夠快也夠意外。

只不過，他仍然低估了陶璐，一撩腿讓過這一鈎。

這一鈎未中，陶璐的另一脚快逾閃電踢到。

毛翔宇堪堪一滾閃過這一脚，尚未爬起，另一脚又到，這一脚蹴在他的腰臀之間。

這一脚看來用力很輕，毛翔宇却有腰、臀脫節的感覺，正要反擊，人家又貼了上來。

毛翔宇本來是以小巧功夫貼別人的能手。

現在他被人貼上却脫不了身。

大約在第七招上，毛翔宇被擊中兩掌。

可以說，重重的兩擊，一下子就失去了反擊能力。

連退五步，倚在牆上滑坐牆邊然後倒下。

心脈被擊碎，似乎一下子就斷了氣。

陶璐看了一下，托起毛翔宇往前走。

然後把他放在卓布衣身邊不遠處。

他打量了一會，以爲這麼放很像兩人動手互毆致死的場面，或者被另一人殺死的樣子。

陶璐滿意地拍拍手，正要轉身離去時，他突然發現，小關站在客廳門口獰視着他。

小關的眼球上血絲隱隱。

他相信陶璐這麼安排也有嫁禍他父親的毒念。

上次本就差點造成誤會，那是喬運和卓約。

這一次如他來遲一步，至少會認爲這兩位長輩是互毆致死的。

「你這個狗賊好毒！」

陶璐有點意外，道：「你似乎得到了消息？」

「狗賊，是誰要你這麼做的？」

陶璐道：「先告訴我，誰叫你來的？」

小關一字字地道：「你可知我會怎麼處置你？」

陶璐笑笑，道：「以前，你有資格說這句話。」

「現在，也沒改變！」

「現在你能否保命，也要看你的造化了！」

「狗賊！拿命來……」

小關一撲，再撲，三撲都落了空。

現在他眞的信了對方的話，在這半年中，這狗賊脫骨換胎了，但關永也非等閑，在這半年中，他也有突破性的進步。

這兩個年輕人目前要分勝負很難。

小關不服。

陶璐更不甘心，但不甘心也不成，以前他不是小關的對手。

兩人兔起鶻落，鵬滾隼翻，火爆地折騰了七八十招，小關蹴了陶璐一脚，陶璐砸了他一拳。

又打了二十招左右，陶璐又挨了兩下。

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客廳中多了一人。

此人一言不發就出了手。

小關不識此人，却試出功力奇高，而且是個中年人。

此人正是喬運，小關沒見過。

以小關目前的情況，獨接陶璐堪堪平手，也僅能稍佔上風，但又怎能再加上個喬運？

不論他如何賣力，甚至亮劍力戰，二十招後，連連中掌，隨時都有受重傷的危機或倒地不起。

喬運也不能不佩服小關，在年輕高手中，的確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居然能支持到現在還沒躺下。

小關又挨了三下，腿上還中了一劍時，敗亡就在轉瞬之間。

就在這時一個蒙面女人突然人劍合一，「龍形一式」穿窗而入，一下子就把陶璐震退五步。

一轉身，這蒙面女人連環三劍，又把喬運震退五步。

喬運向陶璐一揮手，兩人左右穿窗而出。

喬運還冷冷地道：「我知道妳是卓約！」

小關要追，但卓約阻止了他。

小關受了內傷，追上又如何？卓約雖厲害，以她一個人對付喬、陶兩人，也未必穩吃。

況且她還要照料小關。

卓約取出內傷藥爲小關服下，要爲他運功療傷。小關道：「不必，我死不了的！」

卓約一邊爲老父之死流淚，一邊問道：「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小關大致說了一遍。

「他要嫁禍？」

「大概是的。」

「你自行療傷，我爲你護法！」

小關以爲，的確有此需要，目前武林中太險惡了，一個內傷之人，隨時都會遇上對頭大敵的。

小關內心傷痛，久久不能集中精神。

大約半個時辰才收斂心神。

大約兩個時辰左右，小關站起來，衣袂聲傳來，小毛和卓倩這才趕到。小毛見老父遺體，死得奇慘，哭了幾聲就昏了過去。

卓倩也差不多，昏了醒來，哭了一會又昏厥過去。小關又能如何，也陪着哀傷救人。

就在這時，又來了兩人。

一爲齊鳳，一爲白嘉麗。

白母曾把白嘉麗輸給了小關，是有心也好，無意也好，反正他是守信之人，這是不能反悔的。

二女乍見卓約，大罵狗賤人，雙雙撲上。

小關道：「過去的事也就算了……」

「不是過去的事，是剛發生的……」

「剛剛又發生了甚麼事？」

齊鳳道：「她爲我們服了藥，把我們賣入欄中，若非年少俠及時救出，我們……」

小關臉色一冷，道：「卓約，是眞的？」

卓約道：「小關，她們先害我！」

「我不信她們能害妳！」

「眞的……」她以「蟻語蜨音」說了她們兩人剃了她的陰毛塞入她的下體內使她奇癢，且被假小關利用殺人之事，當然沒說被他玷污之事。

小關一言不發，因爲這件事太不像話了。

此刻小毛醒來，流淚不已。

這工夫，關庸趕回，乍見兩位老友罹難，默然流淚。小關說了陶璐行兇的一切，關庸道：「幸虧你及時看到，不然爲父可能還會惹嫌……」

葬了卓、毛兩位老友，關庸背後對小關道：「永兒，卓約這個姑娘行爲不檢，你要小心！」

「爹，我知道。」

「她的武功，似乎不僅僅是來自耿淼及費雪兩人。」

「別人也教過？她怎會有那麼多的機遇？」

關庸欲言又止，停了一會，才道：「據我側面探知，卓約學過費雪及耿淼的武功，却又殘害過耿淼。」

「這件事，孩兒也聽說過。」

「據說她曾經擒住冒充你的那個陶璐，由於特殊關係，又把他放了，就憑這點，你千萬小心！」

「會不會她又和『神蛛會』搭上了線？」

「也不無可能！但果眞如此，一定和學武有關。」

「爹是說有人以武功誘惑她？」

關庸微微點頭。

「爹知不知道年五洲背後是否仍有人？」

「那是必然的！只憑年五洲，成不了大事。」

「那會是誰？」

「那個人已呼之欲出了，你可以自『赤面天王』喬運身上追尋，永兒，從現在開始，咱們父子以及咱們的一些友人，可要四面受敵了。」

「爹，要不要逼問卓約叫她透露點秘密？」

「她不說，逼也沒用，儘可能不要和她在一起。」

「可是不久前是她爲孩兒解了圍的。」

「她對你似還有情，但一個女人若是行爲不檢……」

「孩兒懂爹的意思……」

「先要擺脫她，以她的身手，不難自保，不會因此而對不起你卓大叔。至於卓倩和卓玉，你要好好待她們。」

「是的，爹。」

事後小關發現，卓約已不辭而別了。

可能是由於齊、白兩女揭了她的瘡疤。

她在此已經待不下去了。

* * *

卓約一出門，在不遠處就遇上了喬運。

可見他仍在附近監視着。

是監視關氏父子還是卓約呢？

她不能不這麼想。

「喬運，又遇上你了！」

「是啊，眞巧！」

「你有沒有回去過？」

「還沒有！」

「近來有沒有見過左老爺子？」

「沒……沒有……」

卓約動了殺機，留着此人，總會說出她的秘密。

她的最大秘密就是和左道之的曖昧關係。

似乎喬運知道，或者他只是猜測？

其實以前左道之就有此嗜好，而且曾有兩個少女耗乾而亡。

「卓約，關氏父子如何了？」

「本想下手，關庸又到了。你是知道，關庸絕非泛泛之輩，不可操之過急！」

「對對，便以妳的身份，在他們身邊，不會被懷疑吧！」

「不然，由於齊、白兩女去了，我已不受重視，你看，那是不是關氏父子來了……」

喬運扭頭望去，卓約舒指猛戳。

她不下手則已，一旦出手，包死不活。

喬運發現上當而急退。

再快仍是稍遲一步，喬運的「志堂穴」附近被戳了一下，半身一麻，踉蹌退了三步。

第二次攻擊又到，喬運失去了先機，招架不住。

「蓬！」一脚踩在他的小腹上。

喬運向後倒翻，人未站起，一脚踩向他的心窩。她希望一脚了事，不必拖泥帶水，多費手脚。

忽然有人在背後道：「姑娘手下留情……」

原來是遲覺、「天地一怪」、江

滔和齊天。

另外兩人不識，其實一個是「天鈎」奚樹人，和「琴劍雙絕」黎明，黎是名醫黃大謀的至友。

「天鈎」奚樹人是被殺的「太極圈」霍承中的友人。

這些人是出來爲友人復仇的。這兩人和江滔及遲覺等人一起，可能是還沒弄清利害關係。

遲覺道：「姑娘爲何趕盡殺絕？」

卓約道：「事出有因。」

「是甚麼原因哪？」

「別人不便插手。」

奚樹人道：「武林中的糾紛，就是這種戾氣造成的太多的不幸，甚麼事同道不能插手？」

「他要玷辱我，你說別人可以插手嗎？」

「這……」奚樹人道：「也不能憑一面之詞。」

卓約一脚踏在喬運的心窩處，道：「各位問問他，是不是這麼回事？」她一臉殺機，而且示意愼言。

如果喬運不承認，她脚上加勁，身子就會被踏扁。

遲覺道：「這位不是喬運喬兄嗎？」

「正……正是在下……」

「喬兄，眞有此事嗎？」

「誤會……誤會……但年輕姑娘小心多心，也無可厚非，在下一點也不怪卓姑娘！」

卓約道：「你想以四兩撥千斤把事化小？」

「不不，既爲誤會，在下鄭重向姑娘道歉！」

「道歉也不成！因爲你如沒犯錯，又何必道歉？」

喬運道：「姑且承認這回事好了！」

卓約道：「各位聽到了吧？」

遲覺等人一時無話可說。

卓約道：「既然各位相信他曾想向小女施暴，小女子處罰他，各位應不會反對吧？」

萬惡淫爲首，被害人懲治一個淫徒，別人實在不便干涉，反之，那豈不是姑息養奸了？

就在衆人默然之際，只聞「咯」地一聲，躺在地上的喬運，口鼻標起一股血箭。

卓約一收脚，喬運就寂然不動了。

現場上一干高人都驚呆了。

他們大多數人還沒見過如此心狠手辣的女人。

幾乎是在笑談之下殺人的。

卓約不慌不忙托起喬運的屍體，道：「他雖是淫徒，我殺了他，仍要收埋，不忍讓他曝屍！」

卓約走了，一干高手誰也沒有說話。

遲覺等「神蛛會」的人想有所動作，但不方便。

奚樹人及黎明却也不願多事，他們不能袒護淫徒。

懲治淫徒，手段狠些也不必計較。

走出衆人的視野，卓約狂奔而去。

不久，關氏父子處被人圍住。

這是兩撥人，其中一撥是奚樹人和黎明爲首，另一撥全是以「神蛛會」中人爲主。

如駱一葦、雷中雨、聞人俊、何九成、鄒揚及交趾國的「滾堂刀」高手等人。

這勢道非同小可。

就算關氏父子了得，爲了保護齊、白二女，只怕也擋不住，何況卓倩和小毛也不十分了得。

關庸道：「奚大俠，黎大俠，二位怎會和『神蛛會』中人在一起？這些人的行爲，三位沒有聽到？」

黎明冷冷地道：「我二人並非參加了該會，只不過是目標一致，有個共同的敵人而已。」

「不知共同的敵人是誰？」

「就是你這個沽名釣譽的僞君子。」

關庸的涵養不錯，道：「在下僞在何處？」

「大魔頭之名，絕非亂扣帽子，你老魔縱容你的兒子到處殺人，甚而殺民間名醫。」

關永道：「黎前輩，你親眼見過我殺人嗎？」

「沒有，但知道的人很多。」

「如果有人說那些人是你殺的又如何？」

「畢竟沒有人敢胡說八道！」

「如果我敢說呢？」

「小崽子，你太無禮了。」

小關道：「黎前輩，我一直在尊敬你，你却橫一句『老魔』，豎一句『老魔』地侮辱家父，你見過家父作過任何壞事嗎？」

「善惡好壞，自有公論。」

「既講公論，總要拿出事實來吧？」

黎明道：「所有的死者家屬，都是見你在行兇現場出現過，而你殺了民間大夫，目擊者在十五人以上，殺人的原因，也只是醫生因非本科，拒絕診病而已。」

小關道：「根本不是我，另有其人。」

奚樹人道：「所謂另有其人，你知道是誰嗎？」

小關道：「請問『神蛛會』的遲覺等人。」

奚、黎二人向遲覺望去。

遲覺道：「爲什麼要信這小子的話？」

奚樹人道：「小子，另有其人是誰？」

「就是該會培養的一個極像我之人，名叫陶璐，殺『太極圈』霍承中、溫星野以及民間大夫之人，都是此人所為。」

「這就不對了吧！」遲覺道：「以前是有個陶璐，但已死了年餘，而民間大夫卻是一月內被殺的，這謊言太離譜了。」

小關道：「我以為那小子詐死。」

奚樹人道：「這麼說姓陶的曾死過一次了？」

「正是。」

「他埋在何處？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小關道：「我有個辦法，可以証明此人是否詐死。」

奚樹人道：「說出你的辦法來。」

小關道：「如他是詐死，由於是我親手埋了他的，棺中一定無屍骨，因為我相信埋後他已被救出。」

黎明道：「這的確是個辦法，遲大俠是否同意開墓驗屍這個辦法？」

遲覺道：「在下十分贊成。如果有屍呢？」

奚、黎二人同聲道：「就証明關永說謊！」

關庸看看兒子，乃是徵求他的意見。

那就是問他是否有把握。

小關當然有把握，於是眾人去了陶璐的墓地。

人多好辦事，不一會就弄出了棺木。

由於埋了才年餘，開棺時還有味道。

這已經使小關十分驚心了。

陶璐又出現，証明是假死，既然假死，棺中自然是空的，空棺為什麼會有臭味？小關開始躭心。

一年的屍體有時會完好無損。

也有埋了十年的遺體還是完好的。

據說這是地質好（乾燥）加上棺木好之故。

打開棺木，屍已爛而見骨，但尚未爛完。

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有臭味。

這工夫黎明和奚樹人二人大喝一聲「說謊！拿下！」於是十六七個高手把六人圍住。

小關想不通，他們事先知道會來驗証而放了個死人進去？這屍體又怎能証明是陶璐呢？

現在說這些，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關庸雙手一張，道：「各位，這件事雖是犬子經歷的事，但在下深知他的為人，必然另有蹊蹺，可否容在下查明，再給各位一個交代？」

遲覺道：「各位，大魔頭的話你們信嗎？」

此刻這種話是絕對有挑撥作用的。

雙方一動上手，對方立刻就有人負傷。

只不過，這邊的三女立刻就岌岌可危了。

只是齊鳳的老子在此，不很吃緊，白嘉麗就不同了。而小毛比他稍好些，但也不能持久，卓倩好得多。

關庸對黎、奚二人手下留情，對「神蛛會」中人就不客氣了。

小關更是如此。

他恨極了這種以卑鄙的手法害人的人。

先受傷的是交趾國幾個「滾堂刀」的高手。

人多，無法施展「滾堂刀」，用別的就太差了。

不到兩盞茶工夫，對方已傷了六個。

只不過，關氏父子手下留情，黎、奚二人似乎並不領情。

或者二人根本不知他們父子手下留着情。

他們都是一流高手，不在遲覺之下。

這二人硬拚死幹，為友報仇，還真讓關氏父子為難，因為傷了他們二人，誤會必然會越來越深。

但如不認真，體力消耗太多，後果堪虞。

關氏父子只好把心一橫，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放手大幹，江滔、齊天先受了傷。

小毛傷了三處，白嘉麗被「八臂猿」婁英擊倒，大概是受傷最重的人。關庸怒極。

他目擊這景象，掠過去未出一招半就把婁英踹出七八步，立刻鮮血狂噴，但立有五個來纏住了他。

不管對方有多少人，關庸一旦放手幹，情勢就不同也。

因為黎、奚二人和關庸的身手又差了一截。

這時黎明攻出一掌，奚樹人自後面逼上。

關庸似未注意，待奚樹人近了時，突然攻出一腿。

所謂絕頂高手，所不同的就在這兒。

這一腿在一般高手心目中，根本無法攻出。

正為有這想法，這一腿非中不可。

「蓬」地一聲，奚樹人倒翻個觔斗，差點栽倒。

這是一個高手嚴重的失招。

黎明看得心頭一凜，無形中稍稍一緩，居然被小關掃了一掌，這一下把他的面子掃光了。

面子很重要，面子也可以說是身份。

很多人在武林中是靠面子生存的。

這兩人的面子大，所以身份也高。

只不過面子大，身份高是不是身手也很高呢？

這就要在緊要關頭方能弄清了！

黎、奚兩人此刻是在為面子拚命。

他們只要找回面子，似乎並不是為友報仇了。

這樣含恨狂搏，氣勢驚人，但出招卻不會精準。

作任何事，一旦失去了穩沉，必然失常。

小毛和關永盡全力保護倒下的白嘉麗，齊鳳就利用對方不敢向她下煞手的心情下重手。

對方的人又傷了幾個。

如今對方二十個人中未傷的大約不到三分之一了。

情勢逼人，功力懸殊。

可以說，只要關庸下決心要傷任何一個，那絕對逃不了。所以，在心理上，這些人已立於必敗之地了。

關庸忽然雙手一張，道：「各位還要打下去嗎？」

由於奚、黎兩人也受了傷，而且沒出聲，眾人那敢表示意見，不服氣成嗎？這時都停了手。

齊鳳抱起重傷的白嘉麗。

關庸道：「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各位應該細心去調查，我們父子沒殺人，也沒教唆……」

小關道：「黎、奚兩位前輩要多留意，你們不可與狼虎同行，冒在下之名殺人的陶璐，已証明是『神蛛會』之人……」

六人正要離開現場，忽然有人道：「請留步！」

來人竟是年五洲。

小關心頭一凜。

他相信父親應比年五洲略勝一籌，但此時此刻那就難說了，這老奸經常撿這種便宜。

關庸笑笑道：「年五洲，你經常會來得很合時！」

「對，也許咱們有緣！」

關庸道：「你們調理出來的陶璐，極似犬子關永，這一手很毒，也很管用，但早晚必大白於天下。」

年五洲道：「關庸，大魔頭的話，如果是想强迫別人相信，那當然成，但若讓別人講公道話，那就不靈了。」

關庸道：「任何人不可能永遠一手遮天。年五洲，就憑這件事看來，『神蛛會』就成不了大事。」

年五洲道：「今天咱們又遇上了，總不能不玩玩。」

關庸道：「關某奉陪！」

年五洲雙手一揮道：「各位請退到十步以外。」

關庸也道：「你們退後十步。」

眾人都退了下去，只有小毛未退。

關庸道：「毛志高，你……」

小毛道：「關伯伯，在你們動手之前，可否讓小姪對年五洲說幾句話？」

「可以，當然可以！」

年五洲眉頭一皺，道：「你小子何人？」

「我是一個耳報神，我知道很多武林秘辛。」

「你知道武林秘辛與我何干？」

「和你太有關係了！」

年五洲心頭一沉，他當然也有些事怕人談論，尤其是當眾攤開來談。也許每個人都不可告人之事。

小毛道：「年大俠的太夫人春秋正盛是吧？」

年五洲臉色微變道：「這關你何事？」

「年大俠的令堂能活得高壽，也是一件喜事。」

年五洲道：「退下去，你無資格和我說話。」

小毛道：「在目前，我很有資格和你聊聊！」

關庸道：「毛賢姪，你如果沒有甚麼正事……」

小毛道：「老伯，這是正里八經的事……」

小毛又大聲道：「年大俠認識『郝三腿』郝龍飛嗎？」揭人之短不道德，但揭此人之短則不為過。

年五洲再穩沉也罩不住了，一字字地道：「小子，你如果敢當眾胡說八道，我會……」

小毛一字字地道：「家父已死在假關永也就是陶璐手下，而陶璐的一切，都由你扯了一根線操縱，姓毛的這條爛命不值錢，所以要公佈一件喧騰武林的大花邊……」

年五洲那能讓他公佈此事，突然往前一滑。

但小毛也很精，第一是距年五洲在七八步以上，其次是距關庸只有五六步左右。

所以關庸一攔，道：「話未說完，怎可動手？」

年五洲和關庸接了一掌，各退了一步。

小毛道：「各位，郝龍飛這人和秦始皇老娘的姘頭嫪毒一樣，長一尺二，粗逾兒拳，硬逾鐵杵，他在武林中到處亂甩，之所以還能混，主要是有人為他撐腰……」

年五洲鬚髮皆張，道：「小子你敢胡扯？」

小毛道：「如我說的有一字不

實，就叫我死在亂刀之下。這郝龍飛在『神蛛會』搖來擺去，就憑下面那條『腿』，各位知道『郝三腿』這綽號的義意了吧？我十分驚異，世上竟然有這等孝子，各位說，該不該列入二十五……」

年五洲再上，又被關庸攔住，立刻展開了生死搏鬥。年五洲以爲是關庸叫小毛揭他瘡疤的。

這一次年五洲當然又佔了便宜。

只不過關庸就是關庸，絕不會因消耗了些體力而退縮，進退有據，攻守兼備，年五洲佔不到多少便宜。

這樣打下去，勝負難估。

至於小關等人，儘管小關非同小可，對方人手仍多。

卓倩也了得，怎奈小毛受了傷，白嘉麗倒地。

這無形中使小關分散了精神。

四五個沒受傷的纏鬥小關，他也開始挨打了。

就在這火爆而緊要的關頭，出現了一個人。

這一個人的出現就引起了年五洲的注意。

父子連心，那一個能例外？

來人乃是年五洲的兒子年慶餘，道：「爹，請馬上停手吧！我實在看不出有甚麼必要拚命！」

年五洲道：「兒子，聽爹的話，馬上離開！」

年慶餘道：「爹不走，兒子怎可獨走？」

「爹有把握，你快點走吧！」

「爹不走我也不走！」

「渾帳的東西！你這是抽爹的腿呀！」

年慶餘道：「爹，我以爲關大俠並不是大魔頭，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白道長者，爹……」

「住口！他教唆殺人，有目共睹，要不黎大俠及奚大俠等人，怎會和他勢不兩立？」

年慶餘道：「那是因爲他們還沒弄清事實！」

「渾帳，快滾！」

年慶餘大聲道：「奚、黎二位大俠，我以人格擔保，『神蛛會』的確培養了一個和關少俠一模一樣的青年人，冒關少俠之名到處殺人……」

年五洲大喝一聲，道：「孽子，不可胡說！」

年慶餘道：「爹，你們陰謀整人，孩兒良心不安，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出面澄清。」

此刻黎、奚二人停止不攻了。

這二人畢竟不是一意孤行之人。

再說他們也久仰關庸的俠名，實在不大可能唆使兒子行兇，這缺乏有力的論據和原因。

任何人要不斷的殺人，總要有個理由的。

這二人一旦停攻，小關和卓倩的壓力就大減了。

只不過還有遲覺、「天地二怪」、包一鳴與鄒揚等人，其餘如雷中雨、何九成、聞人俊、江滔及齊天等等，都已受了傷。

僅這四五人對付小關及卓倩，也夠他們調理的了。

小毛此刻也差不多了，和齊鳳都已力盡。

年五洲道：「小子，你走吧，你的看法爹會考慮的。」年家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他開始採妥協低調了。

年慶餘道：「爹不退我絕對不走。」

年五洲暗暗咬牙。

他知道兒子對齊鳳十分傾心。

本來齊天是他的部下，只要他示意一下，齊天當然會設法說服女兒向年慶餘靠攏的。

只不過男女之事，並不是一道命令可以辦到的。

齊天說過太多次，齊鳳一直搖頭。

不過他也表示過，年慶餘和他爹不同。

齊天對女兒軟硬兼施，都沒有用，年五洲對他也很惱火。

年五洲從沒檢討過，是他的形象影响了這件事。

這工夫年慶餘向齊鳳走近。

年五洲以爲他要去搶齊鳳或者援助她。

那知一個不小心，被小關自背後欺上，一把抄住了他的左臂肘關節，年慶餘大力揮了兩下未能擺脫。

這是個絕對的意外。

是年慶餘一時疏忽還是小關施襲的技巧夠高？

也許是年慶餘的全部精神都在齊鳳身上，一時大意才會被得手吧，反正他現在已經被人家制住了。

年五洲突然收手停攻。

他知道，在目前，他的兒子遜於小關。

萬一小關私心自用，爲除情敵而下煞手，他年五洲豈不是要絕後了？他大聲道：「小關！」

關永道：「甚麼事？」

「堂堂武林名宿之後，怎可施襲？」

小關道：「你剛才不是還叫家父爲大魔頭嗎？怎麼又變了口胳？」

「小關，你放了犬子。」

「可以！」小關道：「老實說，你兒子比你光明得多，但你爲人陰險，應該絕子斷孫。」

「你胡說，你若敢動他一根汗

毛……」

小關一抖手，「格崩」一聲，年慶餘的左臂上發出聲音，這小子尖叫了一聲，年五洲大驚。

現在場上的情勢完全變了。

年五洲大聲道：「兒子，你的左臂怎麼了？」

「爹，不要緊張，只不過是脫了臼而已。」

「脫臼也很痛啊！兒子，爹能代替你受苦多好。」

小關道：「年五洲，你是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年五洲一字字地道：「你敢！」

小關道：「你再說一句試試看！」

年五洲眞不敢再重複一句，道：「小關，你放了他，我們言和，我馬上就帶着人撤離。」

小關道：「那還不夠！」

「小子，你還要如何？」

關庸在一邊負手觀望，看看兒子如何處理這個場面。小關道：「第一，你要承認，有個陶璐！」

年五洲道：「是有個陶璐呀，可是他死了。」

小關道：「那是假死，他還活在世上。」

年五洲道：「小關，不能說的我怎麼能說？」

「你不要你的兒子了是不是？」

「小子，你可不要太過份！」

「年五洲，我們父子被你害慘了，連黎、奚二位大俠都幾乎上當，武林中人把家父當魔頭的仍然大有人在。」

年五洲如何能說實話？

一旦全抖出來，「神蛛會」算什麼東西？

年五洲道：「陶璐有沒有復活，我並不知道。」

「你瞪着眼說謊，好！我就再……」

一抖年慶餘的右臂，又發出「格崩」一聲。

年慶餘又發出一聲嗥叫。

年五洲躍躍欲上，但關庸在一邊監視他。

現在只有黎明和奚樹人心知肚明，很慶幸有今日之會，明白了大概的眞相，看來事實大有出入。

「說不說實話？」

年五洲厲聲道：「這是城下之盟，强人所難，我年五洲誓死也不能屈從而說謊的！」

「好！現在我要扭斷這小子的左臂了。」

「慢着！」年五洲一頭大汗。

齊鳳無動於衷，這使年五洲大爲氣憤：「齊鳳，犬子可以說是爲了妳而被制的，妳怎可不聞不問？」

齊鳳道：「對這件事我一直沒有興趣！」

「這也是一份人情，妳難道一點同情心也沒有嗎？」

「同情有甚麼用？小關要怎麼樣，誰也改變不了。」

這工夫黎明開腔了，道：「年大俠，是你說句眞話的時候了，要不，只怕令郎不會全身而退。」

年五洲道：「黎大俠，如果你是在下又如何？」

「果眞有那事，就要承認！」

年五洲道：「在下眞的不知道，也許是部下幹的？我也不敢武斷，但總要回去調查清楚才能承認哪！」

小關還要繼續逼年五洲，奚樹人道：「也許年大俠不知此事，在下求個情，就給他一個調查的機會如何？」

小關道：「奚大俠，是否該要求一個時限？」

奚樹人道：「年大俠可願計個時限？」

年五洲道：「一個月之內。一定通知奚大俠和黎大俠。」

這工夫小關看看父親，關庸點點頭，小關放了年慶餘。

年五洲爲兒子接上脫臼的雙臂，帶人離去。

黎明道：「關大俠，也許誤會了您。」

小毛道：「應該把『也許』二字拿去。」

奚樹人道：「在年五洲來說，今天他丟了臉。」

關庸道：「所以在下還是要提醒兩位小心！」

「爲什麼？」

「因爲兩位是目睹他丟人現眼者，也在等他的調查報告，他可能殺二位滅口的。」

黎明抱拳道：「多謝！就此告別！」

黎、奚二人走後，關庸道：「永兒，你和年慶餘有默契是不是？」

衆人都不由一楞，他們二人有什麼默契？

一個疏忽，一個施襲成功而已，有什麼默契？

那知小關道：「爹，您眞是觀察入微。」

「你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

「是的，爹，爲了平息紛爭，年慶餘故意疏忽讓我制住，事前我們以『蟻語蜨音』溝通過。」

小毛叫了起來，道：「這可眞絕！」

卓倩道：「其實不該說是絕，而是年少俠爲情執着，難能可貴地當衆佯作被制。」

小關道：「對，我以爲年少俠對齊鳳用情之深之專，眞是令人敬佩。齊鳳，妳……」

齊鳳道：「那是他的事，與我何干？」

白嘉麗還躺在地上道：「齊姐，被愛是幸福的，這份摯情，千萬不可等閑視之。」

這工夫齊鳳抱起了白嘉麗，和衆人離開了現場。

* * *

年慶餘和小關暗中互通消息，卓約也是。

只不過他們來往十分秘密。甚至連小毛及卓倩都不知道。

保密是必要的，他們都有點惺惺相惜。

此刻，小關和齊鳳獨處，小關道：「齊鳳，有許多話我不能不說，但也許會造成妳的誤會。」

「你不說我也知道。」

「既然如此，我就說了吧！年兄是個好人，最可貴的是他用情之專，百折不撓……」

「這麼說你用情就不專了？」

「比之年兄，我自嘆不如。」

「你的意思是不要我了？當然，你有了卓倩，而白姐的母親又和你說定，白姐已是你的人了，聽說你和卓約也有一手，有沒有我就無所謂了。」

「齊鳳，我是個負責的人，絕不反悔。但是……」

「太多了！怕分配不均是不是？」

「齊鳳，一旦多了，怕會有這種情況，我的確是一份善意，失去這機會是人生一大損失。」

「也許我是你的女人中最蹩脚的一個。」

「錯了，妳是我的女友中最美的一個。」

「你對年慶餘感恩，只想把我當禮物報答他？」

「感激他出面解圍是一回事，爲了妳的幸福着想又是一回事。齊鳳，千萬別誤會扭曲了我的善意。」

齊鳳道：「小關，謝謝你！」

「妳怎麼客氣起來了？」

「小關，你可以陪我一夜嗎？」

「爲甚麼？」

「不爲甚麼就不成嗎？」

「我只怕妳未婚之前，而有了身孕！」

「不會的……」

小關既想成全年慶餘，就不願和她上床。但她主動要求，拒絕會使她下不了台，這天晚上，他們在另一家客棧相聚。小關只是把此事告訴了小毛，叫他編一套詞兒，向卓倩交代。

齊鳳從未像今夜這麼活躍。也可以說從未如此風流好玩。

她主動地變換體位，甚至在上面搖晃。

甚至身上香汗淋漓，臉也水淋淋地，一次又一次地追求更大的刺激。有些動作使小關十分吃驚。

但天亮後，他發現齊鳳走了。

小關以爲她回到原先的客棧了。

回去一問，沒見齊鳳回來。

小毛私下道：「小關，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他大致說了昨夜的情況。

小毛想了一會，道：「她以爲你要遺棄她。」

「出走的動機又是如何？」

「絕不會去找年慶餘！」

關永對卓倩說，齊鳳出走，找了一夜沒找到。

卓倩要去找，小關道：「卓倩，嘉麗傷勢未癒，要妳照料，還是我去找吧……」

找了兩天也沒有見到齊鳳的影子。

小毛以爲，齊鳳也許去找年慶餘了。

只不過他們兩人却又遇上了卓約。卓約說沒見到齊鳳，也表示會盡全力找到她。並告訴兩小一個秘密後離去。小關警告她不可害人。

* * *

這家賭場兩小來過一次，但無人認識他們。

兩小要賭「梭哈」，立刻就湊了一桌。

一個老頭，肌膚細白，衣着頗爲講究。

兩小一看就知道，是個老女人化裝的。

另外，有個漢子坐在老女人身後附近，不離左右。

小關要大家決定枱面數字，不能太少。

小毛說二十萬両，小關斥他是小廟的鬼。最少也要一百萬両。但老婦人却以爲「應爲三百萬両」。

小關同意，小毛湊不足那麼多。

小關道：「不足數以身上的零件充數，你敢嗎？」

小毛立刻答應了，老女人也不反對。

另外一個，看樣子也是個老賭客，已把三百萬両銀票放在枱面上，道：「請這位少俠解釋一下，所謂『零件』代表甚麼？」

老女人道：「一隻手，一隻耳朵或者一隻腿甚麼的！」

這人似也見過世面，沒有異議。

小關又道：「老兄你聽清了沒有？」

小毛道：「當然聽清了！武林中人，終年刀頭舐血，身上少個零件的人太多太多了！」

小關洗了牌，叫小毛遷牌。

（未完・十六）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